

列 寧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  
馬克思主義

04.2

列 寧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  
馬克思主義

人 民 出 版 社

1955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МАРКС ЭНГЕЛЬС МАРКСИЗМ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排印的，其譯文係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莫斯科）所編俄文第六版（一九四六年版）譯出。書末附有簡要註釋、俄文刊物索引、書內所引馬恩著作索引和名目索引，以供讀者參考。

列 寧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唯 眞譯校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15  $\frac{1}{8}$  · 插頁8 · 字數368,000

1949年12月第1版 1953年6月第2版

1956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11,001—46,000 定價(5)1.60元

統一書號1091·301

44 66 11 11 11

24600/15

## 目 錄

卡爾 馬克思 .....	15—45
馬克思底學說 .....	19
哲學的唯物主義 .....	19
辯證法 .....	22
唯物史觀 .....	23
階級鬥爭 .....	26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 .....	28
價值 .....	28
剩餘價值 .....	29
社會主義 .....	38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 .....	41
弗里德利赫·恩格斯 .....	46
論馬恩通信集(恩格斯是共產主義底創始人之一) .....	55
一 概述 .....	57
在馬恩紀念碑揭幕典禮會上的演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	62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	64
馬克思學說底歷史命運 .....	70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摘錄 .....	74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	74
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 人？（對俄國財富雜誌上反馬克思主義者論文 的回答）一書摘錄 .....	78—91
附錄 三 .....	88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	92
我們的綱領 .....	104
做什麼？（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一書摘錄 .....	108—130
一 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	108
✓（一） 什麼是「批評自由」？ .....	108
✓（二）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底意義 .....	112
二 羣衆底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底覺悟性 .....	117
✓（一） 自發高漲底開始 .....	117
✓（二） 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工人思想報 .....	121
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一書摘錄 .....	131
一八 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 .....	131
馬克思論美國「土地平分運動」 .....	137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書後摘錄 .....	144
三 庸俗資產階級的專政觀和馬克思底專政觀 .....	144
游擊戰爭 .....	155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	166
伯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人致左爾格等 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	176
對社會民主黨內知識分子機會主義派的典型估計 .....	187

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大工業所需內部市場形成的 過程）一書摘錄.....	195
再版序言.....	195
反對抵制（社會民主黨人政論家底時評）一文摘錄.....	199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208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對一個反動哲學的批評）	
一書摘錄.....	217
第六章 經驗批判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217
四 哲學中的黨派與哲學上的無頭派.....	217
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230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	242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247
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改良主義.....	252
論民族自決權一文摘錄.....	265
八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265
論歐洲聯邦口號.....	274
談談辯證法問題.....	278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問題論綱摘錄.....	283
五 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	283
自決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摘錄.....	285
七 是馬克思主義呢，還是蒲魯東主義呢？.....	285
九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一封信.....	293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295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一文摘錄.....	311
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無產階級黨底行動 綱領草案）一書摘錄.....	315

我們黨究竟應有何種在科學上正確，在政治上能幫助啓發無 產階級意識的名稱呢？ .....	315
論策略書一書摘錄 .....	320
第一封信。對時局的估計 .....	320
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 在革命中的任務）一書摘錄 .....	328—348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	328
三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	328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	330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	331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	333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	338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	341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 委員會書） .....	349
旁觀者底意見 .....	356
預言 .....	359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摘錄 .....	365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	365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	377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禮 .....	385
偉大的創舉（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 義務星期六」）一書摘錄 .....	390
論國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 的講演） .....	405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	428
青年團底任務（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俄國共產主義 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	434

論我國革命（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	452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 .....	456
簡要註釋 .....	467
俄文刊物索引 .....	476
書內所引馬恩著作索引 .....	479
名目索引 .....	483



04.2

# 列 寧

##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 馬克思主義

人 民 出 版 社

1955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МАРКС ЭНГЕЛЬС МАРКСИЗМ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排印的，其譯文係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莫斯科）所編俄文第六版（一九四六年版）譯出。書末附有簡要註釋、俄文刊物索引、書內所引馬恩著作索引和名目索引，以供讀者參考。

列 寧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唯 眞譯校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15  $\frac{1}{8}$  · 插頁8 · 字數368,000

1949年12月第1版 1953年6月第2版

1956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11,001—46,000 定價(5)1.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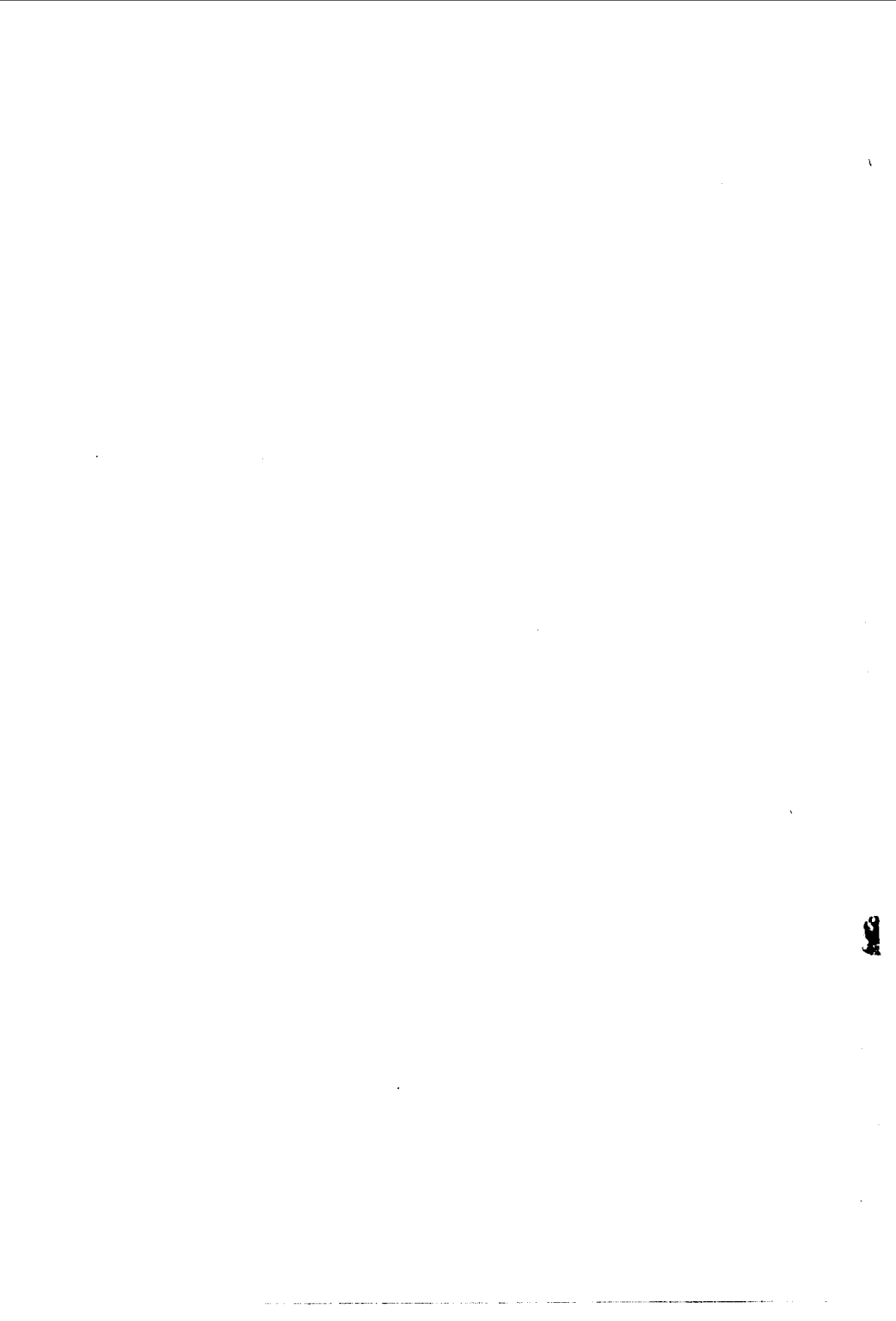
統一書號1091·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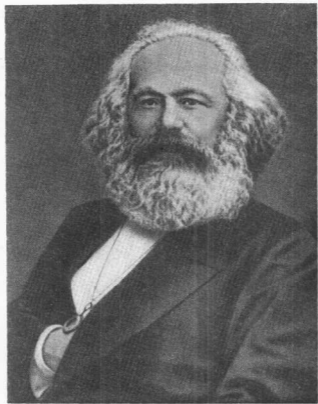
44 50 70 1



*W. J. ...*

1467392





Karl Marx



24600/15

## 目 錄

卡爾 馬克思 .....	15—45
馬克思底學說 .....	19
哲學的唯物主義 .....	19
辯證法 .....	22
唯物史觀 .....	23
階級鬥爭 .....	26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 .....	28
價值 .....	28
剩餘價值 .....	29
社會主義 .....	38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 .....	41
弗里德利赫·恩格斯 .....	46
論馬恩通信集(恩格斯是共產主義底創始人之一) .....	55
一 概述 .....	57
在馬恩紀念碑揭幕典禮會上的演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	62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	64
馬克思學說底歷史命運 .....	70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摘錄 .....	74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	74
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 人？（對俄國財富雜誌上反馬克思主義者論文 的回答）一書摘錄 .....	78—91
附錄 三 .....	88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	92
我們的綱領 .....	104
做什麼？（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一書摘錄 .....	108—130
一 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	108
✓（一） 什麼是「批評自由」？ .....	108
✓（二）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底意義 .....	112
二 羣衆底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底覺悟性 .....	117
✓（一） 自發高漲底開始 .....	117
✓（二） 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工人思想報 .....	121
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一書摘錄 .....	131
一八 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 .....	131
馬克思論美國「土地平分運動」 .....	137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書後摘錄 .....	144
三 庸俗資產階級的專政觀和馬克思底專政觀 .....	144
游擊戰爭 .....	155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	166
伯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人致左爾格等 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	176
對社會民主黨內知識分子機會主義派的典型估計 .....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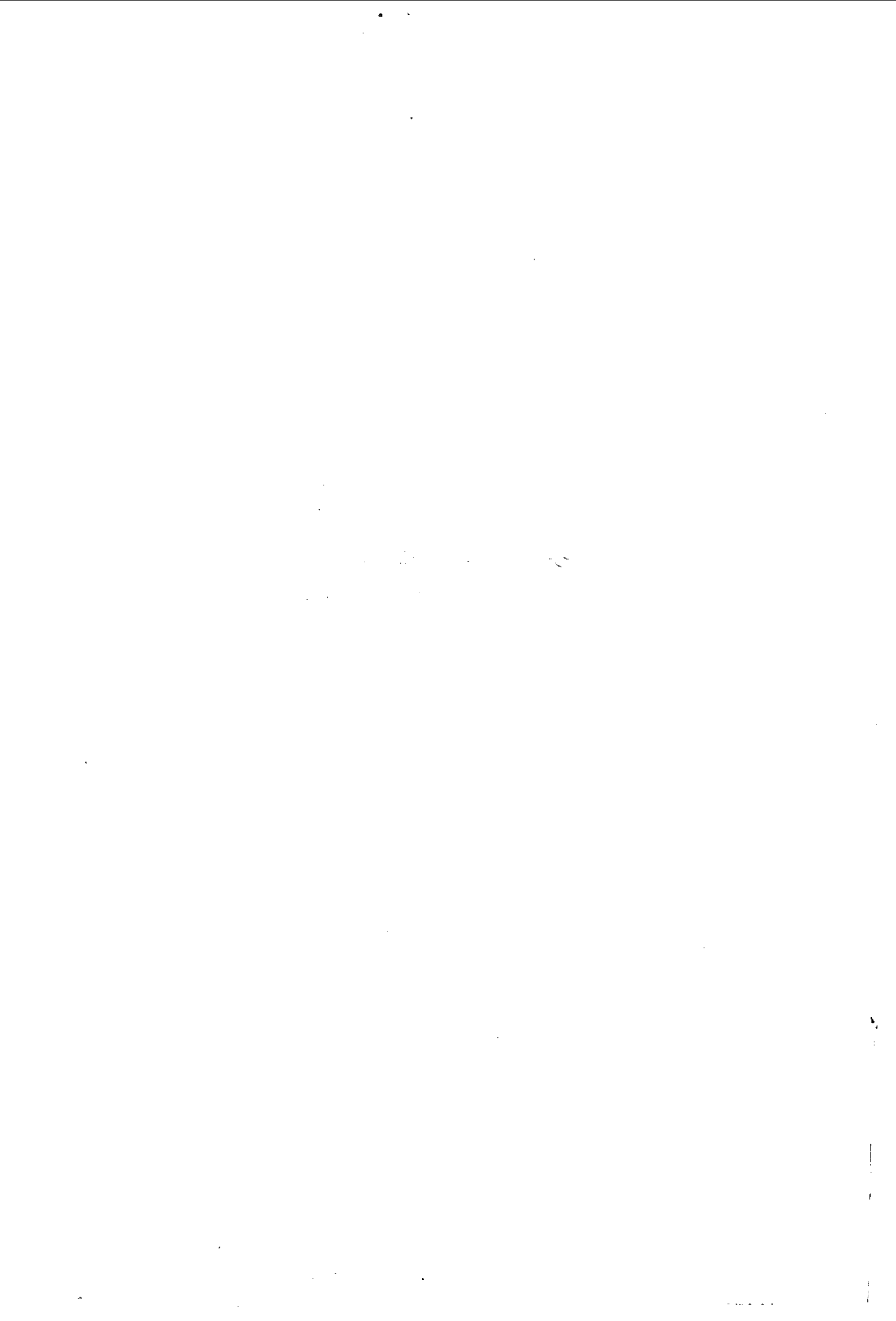
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大工業所需內部市場形成的 過程）一書摘錄.....	195
再版序言.....	195
反對抵制（社會民主黨人政論家底時評）一文摘錄.....	199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208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對一個反動哲學的批評） 一書摘錄.....	217
第六章 經驗批判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217
四 哲學中的黨派與哲學上的無頭派.....	217
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230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	242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247
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改良主義.....	252
論民族自決權一文摘錄.....	265
八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265
論歐洲聯邦口號.....	274
談談辯證法問題.....	278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問題論綱摘錄.....	283
五 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	283
自決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摘錄.....	285
七 是馬克思主義呢，還是蒲魯東主義呢？.....	285
九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一封信.....	293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295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一文摘錄.....	311
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無產階級黨底行動 綱領草案）一書摘錄.....	315

我們黨究竟應有何種在科學上正確，在政治上能幫助啓發無 產階級意識的名稱呢？ .....	315
論策略書一書摘錄 .....	320
第一封信。對時局的估計 .....	320
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 在革命中的任務）一書摘錄 .....	328—348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	328
三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	328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	330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	331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	333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	338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	341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 委員會書） .....	349
旁觀者底意見 .....	356
預言 .....	359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摘錄 .....	365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	365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	377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禮 .....	385
偉大的創舉（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 義務星期六」）一書摘錄 .....	390
論國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 的講演） .....	405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	423
青年團底任務（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俄國共產主義 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	434

論我國革命（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	452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 .....	456
簡要註釋 .....	467
俄文刊物索引 .....	476
書內所引馬恩著作索引 .....	479
名目索引 .....	483



論馬克思恩格斯  
及馬克思主義



## 卡爾·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以公曆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居利城（普魯士的萊茵河區），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猶太人，一八二四年受洗禮為新教徒。這是個富裕的，文明的，但非革命的家庭。馬克思在居利中學畢業後，初入邦恩大學，然後又轉進柏林大學，研究法學，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歷史與哲學，一八四一年在大學畢業時交了一篇論伊壁鳩魯哲學的博士論文。馬克思按其當時的觀點來說，還是個黑格爾唯心主義者。他在柏林加入過「黑格爾左派分子」（布魯諾·鮑威爾等人）小組，這些分子是想從黑格爾哲學中作出無神主義和革命結論來的。

馬克思在大學畢業後，移居邦恩，打算在那裏謀得一個講席。但因政府當時厲行反動政策，一八三二年撤銷費爾巴黑所任教授職務，一八三六年又禁止費爾巴黑進大學教課，一八四一年又褫奪年輕教授布魯諾·鮑威爾在邦恩的講學權，所以馬克思也不得不拋棄了學者的志願。當時黑格爾左派觀點在德國發展得很為迅速。費爾巴黑——特別是從一八三六年起——開始批評神學，轉向於唯物主義，而到一八四一年時，他的思想就完全由唯物主義佔得上風了（基督教底本質）；一八四三年，又有他所著的將來哲學底基本原理一書出版。後來，恩格斯論到費爾巴黑這些著作時寫道：「當時必得經受這些書底解放影響」，「我們」（即黑格爾左派分子，包括馬克思在內）「立即變成費爾巴黑派了」。當時，萊茵區常與黑格爾左派接觸的急進資產者分子，在科倫創

辦了一種反對派的刊物，定名為萊茵報（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開始出版）。馬克思與布魯諾·鮑威爾被聘為該報主要記者，一八四二年十月間，馬克思成為該報主筆，從邦恩移居科倫。該報由馬克思主編時，革命民主趨向表現得愈益濃厚，所以政府起初用兩三重檢查辦法加以拘束，而在一八四三年一月一日就決定完全將其封閉了。馬克思當時只好辭去主筆職務，但該報並沒因此得救，却在一八四三年三月遭受封禁了。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的宏偉論文，除下面列舉的（見參考書目）<sup>1</sup>以外，恩格斯還指出了論摩茲力河沿岸釀酒農民狀況一文。馬克思根據辦報工作的經驗，感到自己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認識不足，於是就努力來研究這門科學。

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在克壘次那哈同威斯特華倫爵士女公子燕妮結婚。燕妮是馬克思幼年時代的朋友，馬克思還在求學時期就已同她訂婚了。燕妮出身於普魯士一個反動貴族的家庭，她哥哥在一個最反動的時代（一八五〇至一八五八年）當過普魯士的內務總長。一八四三年秋，馬克思到了巴黎，以便協同盧格在國外出版一種急進派的雜誌（盧格生於一八〇二年，死於一八八〇年；他是個黑格爾左派分子，一八二五至一八三〇年被監禁，一八四八年後亡命國外，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時期以後成為俾斯麥底信徒）。這雜誌定名為德法年書，只出版過第一期。其所以停刊，是因為在德國秘密銷行困難以及與盧格意見不合。馬克思在這個雜誌上所發表的論文，已表明他是一位革命家，主張「對一切現存制度進行無情的批評」，尤其主張進行「武器批評」；他訴諸羣衆，訴諸無產階級。

一八四四年九月，恩格斯來到巴黎住了幾天，從此就成為馬克思底莫逆之交了。他們極熱烈地參加了當時巴黎各革命團體沸騰般的生活（蒲魯東底學說當時起有特別作用，於是馬克思就在——



八四七年撰述哲學底貧困一書來給它一個澈底的駁斥)，並與各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創立了革命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與策略（參看馬克思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八年這一時期的著作——見下面所載參考書目）。一八四五年，因普魯士政府方面的堅持，法國政府將馬克思視為一個危險革命家而逐出了巴黎，於是他只好移居於布魯塞爾。一八四七年春，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加入定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秘密宣傳團體，出類拔萃地參加過該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並受此次大會委託擬定了一八四八年二月公佈的著名共產黨宣言。在這部著作裏用天才透澈鮮明的筆調敘述了新的世界觀，即包括有社會生活在內的澈底唯物論，作為最完備最精深發展觀的辯證法，論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新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所負全世界歷史革命使命的學說。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發時，馬克思被逐出比境，重返巴黎。三月革命後，他又從巴黎回到德國的科倫。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起，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止，在科倫有新萊茵報出版，由馬克思任主筆。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的革命事變進程完全證實了新的理論，正如後來世界各國所有一切無產階級運動和民主運動把它證實了一樣。得勝的反革命派，起初將馬克思提交法庭審判（一八四九年二月九日宣告無罪），隨後又把他逐出德境（一八四九年五月十六日）。馬克思起初移到巴黎居住，而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示威後又被逐出巴黎，移居倫敦，並在那裏一直住到逝世時止。

僑居生活底條件極端困苦，這點可從一九一三年出版的馬恩通信集中特別明顯地看出。貧困簡直把馬克思和他的家屬逼到了走頭無路的地步。若不是經常有恩格斯在經濟上慷慨扶助，那馬克思就不但不能把資本論完成，而且一定會因死在貧窮壓迫底下

了。加之，當時小資產階級和一般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學說和思潮頗為盛行，所以馬克思不得不經常進行無情的鬥爭，有時還要駁斥最瘋狂野蠻的個人攻擊（福赫特先生）。馬克思避開僑民小組，在許多歷史著作中（見參考書目）闡明了自己的唯物論，主要是致力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在其所著政治經濟學批評（出版於一八五九年）和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於一八六七年）兩書中，把這個科學革命化了（參看後面馬克思底學說一章）。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民主運動復興時期，重新呼喚馬克思去進行實際活動。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建立了有名的第一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是這個團體底靈魂，是其最初一個通告，許多決議案，聲明和宣言底作者。馬克思設法把各國工人運動統一起來，把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馬志尼，蒲魯東，巴枯寧，英國的自由主義工聯派，德國的拉薩爾右傾等等）納入一致行動的軌道，反對了所有這一切宗派和學派底理論，為各國工人階級鍛鍊了統一的無產階級鬥爭策略。自從馬克思用革命家態度給了一個極其深刻、確當、燦爛和實踐估計（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的巴黎公社遭到失敗（一八七一年）而巴枯寧派又把國際分裂時起，國際已經不能在歐洲繼續存在下去了。於是，在海牙那次國際代表大會（一八七二年）以後，馬克思便把國際總委員會遷到了紐約。第一國際已經完成了它所負的歷史使命，把位置讓給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增長更大得無比的時代，即工人運動向橫廣方面發展，羣衆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在各個民族國家範圍內相繼成立的時代了。

馬克思由於在國際方面劬勞工作以及加緊從事理論鑽研的關係，已把自己的身體弄得衰弱不堪，雖然如此，但他還是繼續進行着改造政治經濟學和完成資本論的工作，蒐集了大批新的材料，學習了好幾種外國語言（例如俄文），但因他已身罹重病，

以致沒能把資本論這部著作寫完。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馬克思夫人不幸逝世；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馬克思本人也在自己的安樂椅上靜靜地與世長辭了。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差不多像家裏親人一樣的忠實女僕葉蓮·德姆特，一同安葬於倫敦的海格特墳地。

### 馬克思底學說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觀點與學說的體系。馬克思是十九世紀人類三個最先進國家裏三個主要思潮底繼承人和天才的集其大成者，這三個主要思潮就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與法國一般革命學說相連的法國社會主義。馬克思觀點之非常徹底嚴整，是馬克思底敵人也公認的，而這些觀點總和起來，便構成了作為世界各文明國裏工人運動理論和綱領的現代唯物主義和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在敘述馬克思主義底主要内容，即敘述馬克思底經濟學說以前，必須把馬克思底一般世界觀簡括敘述一下。

### 哲學的唯物主義

馬克思確立自己的觀點，是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時期，從那時起，他已經是個唯物主義者，特別是個擁護費爾巴黑觀點的人，並且馬克思後來也認為費爾巴黑底弱點，祇在於他的唯物主義不十分徹底，不十分周到。馬克思認為費爾巴黑『劃時代的』世界歷史作用，就在於他堅決拋棄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而宣揚了唯物主義，這個唯物主義早『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特別是在法國，就不祇反對了一切現存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和神學，並且…反對了一切形而上學』（意即與『嚴謹哲學』相反的『在妄思辨』）（見遺著中的神聖的家族）。『在黑格爾看來，——馬克思寫

道，——思維過程，即他所稱爲觀念而甚至將其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界底創造主…在我看來，恰巧相反，觀念現象不過是被移置於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現象而已』（資本論，第一卷再版跋言）。恩格斯在他預先交給馬克思看過的反杜林一書中（參閱原書），完全依據馬克思底這個唯物主義哲學而且加以解釋時寫道：「…世界底一致並不在於它的存在，而在於它的物質性。這種物質性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底長期困難發展過程證明着的…運動是物質存在底形態。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都未曾有過，而且也不會有什麼離開運動的物質或離開物質的運動…假使你要探問…什麼是思維和認識，它們究竟是從什麼地方發生，那你就會知道它們都是人腦底產物，人類本身是自然界底產物，是在某種自然界環境中發展起來，並且是和這個環境一同發展起來的。因此，這歸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產物的人腦底產物當然不是與自然界中的其他聯繫相矛盾，而是與之相符合的」。黑格爾是個唯心主義者，換句話說，黑格爾認爲人腦底思想不是真實物象和真實過程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即映影；恩格斯有時還稱之爲「印本」），恰巧相反，黑格爾認爲物體及其發展是世界尚未出現以前已存在於某個地方的某種觀念底反映」。恩格斯在其爲敘述他和馬克思兩人對於費爾巴黑哲學的觀點而作的費爾巴黑論一書中——恩格斯在把此書交去付印以前重新閱讀過他和馬克思兩人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時期論黑格爾，費爾巴黑和唯物史觀問題的舊稿，——寫道：「全部哲學，尤其是現代哲學底偉大基本問題，就是思維與存在，精神與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兩者孰先孰後的問題：究竟是精神先於自然界，還是自然界先於精神的問題… 哲學家就是依其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兩大營壘的。凡斷定說精神先於自然界存在，因而這樣或那樣認爲世界是由上帝所創造的人，便組成唯心主義的營壘。凡認爲

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主義底各派。凡用其他方法來運用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哲學唯心主義和哲學唯物主義）概念，都祇能使觀念模糊。馬克思不但堅決駁斥了始終是與宗教相連的唯心主義，並且堅決駁斥了現今特別流行的休謨觀點和康德觀點，各種各樣的不可知論，批評主義以及實證主義，認為這一類哲學都是對唯心主義所作的一種「反動的」讓步，至多也不過是「當衆拒絕唯物主義，然後又羞答答地把它從後門裏接納進來」。關於這個問題，除上面已指出的馬恩著作之外，還可參看馬克思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上，馬克思指出了著名自然科學家赫胥黎所說過的一段比通常「較為唯物主義的」言論，及其認為「當我們真正觀察和思維的時候，我們永遠也不能離開唯物主義立場」的說法，但馬克思同時又責斥赫胥黎，說他留下了逃到不可知論和休謨主義方面去的「後路」。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對於自由與必然性的關係的觀點。「必然性尙未認識時是盲目的。自由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見恩格斯所著反杜林一書）——這也就是承認自然界底客觀規律性，就是承認必然性按辯證律變成自由（也如尙未認識，但可以認識的「自在之物」變成「爲我之物」，或「物底本質」變成「現象」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包括費爾巴黑唯物主義在內的「舊」唯物主義（尤其是畢希奈爾、福赫特、莫萊肖德底「庸俗」唯物主義）底根本缺點是：第一，這種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它沒有顧到化學和生物學（現在還應添上物質電子論）底最新發展；第二，舊唯物主義是一種非歷史性，非辯證法的（是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思想，它沒有澈底周到地遵行過發展觀；第三，舊唯物主義者抽象地瞭解「人底本質」，不是把它視為「一切社會關係底總和」（即歷史上某種具體社會關係底總和），所以他們僅僅「說明過」世界，但問題却是要「改變」世界，換句話

說，就是他們沒有懂得「革命實踐」底意義。

## 辯證法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黑格爾辯證法這一最周到、最富有內容和最深刻的發展論，是德國古典哲學最大的成果。他們認為其他一切表述發展原則，表述進化原則的說法，都是片面性的和內容貧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會中的實際發展過程（往往有突變，劇變和革命發生的過程）弄得殘缺不全的。『當時差不多祇有我和馬克思才救出了自覺的辯證法（使其不致與包括黑格爾主義在內的唯心主義同被粉碎），並把它轉移到唯物的自然觀』。

『自然界是辯證法底證實，並且正是現代自然科學指明這種證實非常豐富』（這是在鐳、電子以及元素變化律等等尚未發現以前寫的呵！），『每天都提供出大批新的材料，證明自然界中的現象歸根到底是辯證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

『偉大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寫道，——即認為世界不是由什麼一成不變的物象所構成，而是許多過程底總和，其中各個似乎毫不變易的物象及其反映於人腦中的意象或概念，都是處在不斷變化的狀態中，時而發生，時而消滅的，——這個偉大基本思想，從黑格爾時代起就已深入於一般人的意識，現在未必還有人會去根本表示反對了。可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而把這個思想運用於每一具體場合和每一具體研究部門，却是另一回事』。『在辯證哲學看來，根本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它認為一切和任何現象都含有必然崩潰底跡象，除了不斷發生和消滅的過程，由低級昇至高級這一毫無終極的上升過程外，再沒有什麼東西能避免這種崩潰。辯證哲學本身也不過是這一過程在思維的人腦中的反映』。因此，馬克思認為辯證法是『論外部世界運動以及人類思維運動一般法則的科學』。

馬克思把黑格爾哲學這一革命方面接收過來，並加以發揮了。辯證唯物主義〔並不需要有什麼凌駕於其他科學以上的哲學〕。先前的哲學只留下了〔論思維及其法則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依照馬克思底理解，以及據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本身就包含有現今所稱呼的認識論，這個認識論同樣應當用歷史眼光去觀察自己的對象，研究並歸納認識底起源和發展，從不識進到認識的過程。

在現今這個時代，發展觀念，進化觀念，差不多完全透入了一般人的意識，但不是經過黑格爾哲學，而是沿着另一途徑透入的。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依據黑格爾哲學而加以闡發了的這個觀念，要比流行的進化觀念周到得多，內容豐富得多。發展好像是重複着已往的階段，但却是用另一種方式，在更高的基礎上重複着已往的階段（〔否定底否定〕）；發展不是按直線式而是按所謂螺旋式行進；發展是突變式的，劇變式的，革命式的進程；〔漸進過程底間斷〕；量變為質；因有作用於某一物體，或在某一現象範圍內，在某一社會內發生作用的種種力量和趨勢相互矛盾或衝突而造成的內在的發展基因；每個現象底一切方面（而且歷史日益揭示出各種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彼此有極其密切而不可分離的聯繫，形成為統一的，規律性的，世界的運動過程，——以上就是辯證法這一內容（比之通常的）更豐富的發展論底幾個特點（參看馬克思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致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了史騰所提出的〔死板的三段式〕，而認為把這種三段式與唯物辯證法混為一談是很荒謬的）。

### 唯物史觀

馬克思認識了舊唯物主義那種不徹底性，不完備性和片面性以後，就認為必須〔使社會科學適合於唯物主義的基礎，並根據

這個基礎來改造社會科學〕。既然唯物主義一般是用存在解釋意識，而不是相反，那末把唯物主義應用於人類社會生活，就要用社會存在來解釋社會意識。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內說道：「工藝揭示出人類積極對待自然界的關係，揭示出人類生活，以及人類生活所處社會關係和由此發生的種種精神觀念底直接生產過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中，把運用於人類社會和人類社會史的唯物主義底基本原理，作了如下一個完備的說明：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爲社會底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所藉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的那個現實基礎。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於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去與人們所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對於自己的揣度爲根據一樣，我們評



判這樣一個變革時代時，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爲根據。恰巧相反，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大體說來，亞洲生產方式，古代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可以看成爲社會經濟形態發展中的幾個演進時代』。

（參看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作的簡略定義：『我們的認定生產資料決定勞動組織的理論』）。

發現唯物史觀，或更正確點說，澈底發揮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現象上去，就消滅了先前一切歷史理論底兩個主要缺點。第一，先前一切歷史理論，至多不過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底思想動機，却沒有考究這些動機究竟是由什麼所引起，沒有捉摸到社會關係體系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沒有認定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底根源；第二，先前的理論恰巧沒有包括到人民羣衆底行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用自然歷史精確眼光考察羣衆生活底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底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不過蒐集了一些片斷的生硬事實，描寫了歷史過程底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完備周密研究的途徑，因爲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底總和，將其歸因於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排斥了人們選擇單個『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持的主觀態度和武斷態度，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歸因於物質生產力狀況的根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們即大衆底動機究竟由什麼決定，各種矛盾思想或趨向間的衝突究竟由什麼引起，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底總和究竟怎樣，構成人們全部歷史行動基礎的客觀物質生活生產條件究竟怎樣，這些條件底發展法則又是怎樣，——馬克思對於這一切都曾加以注意，並指出了用科學態度研究歷史，即將歷史當作一個雖然十

分複雜，十分矛盾，但終究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途徑。

## 階級鬥爭

一個社會中某一部分人底趨向與另一部分人底趨向相抵觸；社會生活充滿着各種矛盾；歷史上各個民族彼此之間，各個社會彼此之間，以及各族人民與各個社會內部，常有鬥爭發生，除此而外，還有革命時期與反動時期，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停滯時期與迅速進步時期或衰落時期互相更替，——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基本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彷彿迷亂混沌的狀態中找出一種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論。祇有把某一社會或幾個社會內全體組成員趨向底總和拿來研究，才能對這些趨向底結果作出科學的判斷。其所以有各種矛盾趨向，是因為每一社會所分成的各個階級底生活狀況和條件，都是各不相同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道：「迄今所有一切社會底歷史（原始公社底歷史除外，——恩格斯補充說），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幫工，簡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是處於互相對抗的地位，進行着不斷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公開的鬥爭，每次結局不是全部社會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鬥爭階級同歸於盡… 從滅亡了的封建社會中間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掉階級矛盾。它不適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罷了。但現今這個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却有一個特點，就是它使階級矛盾單純化了：社會愈益分裂成為兩大對立的陣營，兩大對抗的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從法國大革命時起，歐洲好幾個國家的歷史非常明顯地揭示了事變底這種真實內幕，即階級鬥爭。法國復辟時代的一批歷史家（梯也里、基佐、民耶、梯也爾）歸納了當時的事變，不能不承認階級

鬥爭是瞭解全部法國歷史的關鍵。最近時代，即資產階級獲得完全勝利，創立代議機關，施行廣泛（如果不是普遍）選舉制，創辦深入羣衆的廉價日報等等的時代，工人聯合會和企業家聯合會等等勢力強大和範圍日廣的時代，更加顯然證明（雖然有時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憲政的〕形式證明）階級鬥爭是事變底發動機。馬克思所著共產黨宣言中有一段話表明，馬克思嚴格要求社會科學用客觀態度分析現代社會中每一階級底地位，以及每一階級發展底條件。這段話就是：〔在現時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祇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一切階級都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趨於衰落和滅亡，而無產階級却是大工業本身底產物。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都是專爲救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生存地位於滅亡而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保守的力量。不僅如此，他們並且是反動的力量，因爲他們企圖使歷史車輪倒退。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力量，那就是因爲他們行將落入無產階級底隊伍，那他們就不是捍衛着他們現時的利益而是捍衛着他們將來的利益，那他們就是拋棄他們固有的觀點而接受無產階級底觀點〕。在許多歷史著作中（見參考書目），馬克思作出了用唯物主義態度研究歷史，分析每個階級以至每個階級內部各種集團或階層所處地位的燦爛深刻的模範，透澈地指明爲什麼和怎樣〔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從我們所摘引過的那一段話中，就可知道馬克思爲估計歷史發展底全部合成力而分析了社會關係，以及從一階級進到另一階級，從過去進到將來的許多過渡階段的複雜情景。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就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最周到和最詳細的證實與運用。

##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內說道：「本書底終極目的，是要發現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底經濟運動法則」。考察歷史上這個一定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怎樣產生，怎樣發展和怎樣衰落，便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底內容。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佔統治的是商品生產，所以馬克思也就從分析商品來着手分析。

### 價 值

商品一方面是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一種物品，另一方面是能用以交換別種物品的一種物品。物品底有用性，使物品成爲一種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簡稱價值），首先就是相當數量的一種使用價值與相當數量的別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關係或比例。每一天的經驗都告訴我們：重複億萬次的這種交換，經常使參差萬別，不能相比的各種使用價值互相比量。這些在一定社會關係體系內經常互相比量的各種物品，究竟有什麼共同點呢？它們所有的共同點就在於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人們實行交換產品，就是把各種各樣的勞動拿來互相比量。商品生產就是這樣一種社會關係體系，其中各個生產者製造着各種各樣的產品（社會分工），經過交換來使這一切產品互相比量。因此，一切商品所有的共同點，並不是某一生產部門底具體勞動，並不是某種形態的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即一般人類勞動。某一社會內表現於一切商品價值總和的全部勞動力，都是一般人類勞動力：億萬次的交換事實都證明這一點。因此，每件商品祇是表現着某一部分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價值量是由社會必需勞動量決定，或者說，是由生產該項商品，生產該項使用價值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決定的。「人們經過交換把各自不同的產品互相比量，就是把

各自不同形態的勞動互相比量。他們雖不知道這點，但他們却這樣作着。價值是兩個人中間的關係，——有一位舊經濟學家這樣說過。不過他還應該補充一句：被物品外殼所遮蓋着的關係。祇有從歷史上一個一定社會形態底社會生產關係，並且是表現於普遍的重複億萬次的交換事實中的生產關係體系方面來看，才能瞭解什麼是價值。〔商品所含的價值不過是某一數量的凝結的勞動時間而已〕。馬克思仔細分析了體現於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以後，就進而分析價值底形態與貨幣。這裏馬克思所提出的主要任務，是要研究貨幣的價值形態底起源，研究交換發展底歷史過程，起初是單個的偶然的交換行爲（〔單純的，單個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即用相當數量的一種商品與相當數量的別種商品相交換），然後是一般的價值形態，即幾種商品換成一種共同商品，最後是貨幣的價值形態，此時金子成了這種共同商品，即普遍等價物。貨幣是交換發展和商品生產發展底最高產物，它把各個局部工作底社會性質，以及各個生產者彼此經過市場所發生的社會聯繫模糊起來，掩蓋起來。馬克思非常詳細地分析了貨幣底各種機能，而且這裏（也如一般在資本論頭幾章內一樣）也特別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這裏所作的抽象的，甚至好像純粹演繹式的敘述，其實是拿交換和商品生產發展史中的巨量實際材料做根據的。〔貨幣是以商品交換已達到一定高度爲前提。貨幣底各種形態——單純的商品等價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依其中某種機能應用範圍，依其中某種機能較佔優勢而示出社會生產發展過程中的各種不同階段〕（資本論，第一卷）。

### 剩餘價值

當商品生產發展到相當階段時，貨幣就變成了資本。商品流通底公式是：商品——貨幣——商品，即爲買而賣。反之，資本

底一般公式却是：貨幣——商品——貨幣，即爲賣而買（賣時加上利潤）。這種投入週轉中的貨幣原有價值增殖額，馬克思就稱之爲剩餘價值。貨幣在資本主義週轉中這樣〔增殖〕，是大家知道的事實。這種〔增殖〕，就使貨幣變成資本，即變成一種特別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流通中產生，因爲商品流通不過是等價底交換；同時它也不能從附加價格中產生，因爲買主和賣主相互間的盈虧必會彼此抵消，但此地所談的是普遍的，平均的和社會的現象，而不是個別的現象。爲要獲得剩餘價值，〔貨幣所有者必須在市場上找到一種按其使用價值就具有可能成爲價值泉源的特性的商品〕，換句話說，他必須找到一種使用過程同時就是創造價值過程的商品。這種商品是確實有的。這就是人底勞動力。勞動力底使用過程就是勞動，勞動就是創造價值。貨幣所有人按勞動力底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而勞動力底價值，也如其他一切商品一樣，是由勞動力生產所必需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決定的（就是說，是由工人及其家屬生活品底價值決定的）。貨幣所有人買得了勞動力，就能隨便使用這種勞動力，即強迫工人整天作工，比方作十二小時的工。實則工人在六小時內（〔必需的〕勞動時間）就能創造出足以抵銷其生活費的產品，而在其餘六小時（〔剩餘的〕勞動時間）內則創造着資本家所不付價的〔剩餘〕產品或剩餘價值。因此，從生產過程方面看來，必須把兩部分資本區別清楚：一部分是耗費在生產資料（機器，勞動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變資本，它的價值（一下子或是逐漸）毫無變更地轉移到製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費在勞動力上面的可變資本。可變資本底價值不是不變，而是在勞動過程中增長起來，創造出剩餘價值的。因此，爲要表示資本對於勞力的剝削程度，就不應拿剩餘價值去與全部資本比較，而只應拿它去與可變資本相比較。按我們所舉的例子來說，剩餘價值

率，——這是馬克思用以表示這種比例的名詞，——是等於六分之六，即等於百分之百。

資本所由產生的歷史前提，第一就是在一般商品生產達到比較高度發展的時候，一部分人手裏積蓄有相當數量的貨幣；第二就是存在有所謂「自由」工人（所謂「自由」，一方面是說可以不受任何拘束或不受限制地出賣勞動力，另一方面是說脫離了土地以及一般生產資料），無產業的工人，即是只能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無產者」。

有兩種增加剩餘價值的基本方法：延長勞動時間（「絕對剩餘價值」），或是縮短必需勞動時間（「相對剩餘價值」）。馬克思分析前一方法時，非常詳細而鮮明地描寫了工人階級要求縮短工作時間的鬥爭，以及政府干預延長工作時間事件（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和縮短工作時間事件（十九世紀的工廠立法）的情景。資本論出世以後，全世界所有一切文明國內工人運動底歷史，又有了成千累萬表明這種情景的新的事實。

馬克思分析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時，考察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個基本歷史階段：（一），單純的協作制；（二），分工和手工工場；（三），機器和大工業。對於俄國所謂「手工業」的考查，提供了表明這三個階段中前兩個階段的極其豐富的材料，由此就可知道馬克思在這裏怎樣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底主要標本特點。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所描寫的大機器工業底革命作用，從那時到現在這半世紀過程中，在許多「新的」國家（俄國，日本等等）裏都表現出來了。

其次，馬克思所作出的一種極端重要的新貢獻，就是對於資本蓄積的分析。所謂資本蓄積，就是將一部分剩餘價值變成資本，不是把它用來滿足資家家底個人需要或癖好，而是用來增加生產。馬克思指出，所有先前古典政治經濟學（從亞當·斯密

起)底錯誤，就是以爲變成資本的全部剩餘價值，都用作爲可變資本。其實，剩餘價值分成生產資料和可變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轉變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變部分（在全部資本中）比可變部分增殖得更快的事實，是極其重要的。

資本金蓄積，加速機器排擠工人的過程，在一個極端上造成財富，在另一個極端上造成貧困，因而產生出所謂「勞動後備軍」，即工人人口「相對過剩」或「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其形式非常紛繁，使資本金能異常迅速地擴大生產。這種可能性，再加上信用制度以及表現於生產資料增加方面的資本蓄積，就使我們可以瞭解生產過剩底危機，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總是定期發生，起初平均每十年發生一次，後來相距期間已經是比較長久，比較無定了。必須把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本蓄積和所謂原始蓄積區別清楚，所謂原始蓄積就是用暴力迫使勞動者脫離生產資料，把農民從土地上驅走，強佔村社土地，施行殖民制度和國債制度，保護關稅制度等等。「原始蓄積」在一個極端上造成了「自由的」無產者，在另一個極端上造成了貨幣所有人，即資本家。

馬克思曾用如下一段名言描寫過「資本主義蓄積底歷史趨勢」：「剝奪直接生產者，是最殘酷野蠻的手段，憑着最卑鄙，最醜惡，最鄙吝和最瘋狂的慾望衝動實行的。私有者（農民和小手工業者）自力掙得的私有財產，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工具及勞動資料結合爲基礎的私有財產，已被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即被專靠剝削他人表面上自由的勞動力爲基礎的私有財產排擠了。現在已經不是經營自己經濟的工作者，而是剝削着許多工人的資本家應受剝奪了。這種剝奪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內在法則的作用，即經過資本集中而實現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這種集中過程，或者說：少數資本家剝奪許多資本家的過程愈發展，則勞動過程底協作形式也愈加擴大和發展，則科學在工藝



方面的自覺應用，對於土地的合理經營，勞動工具變為只能公共使用的過程，一切生產資料因當作合力社會勞動底公共生產資料而達到的節省程度，各個民族捲入世界市場系統因而使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國際性質的過程，也愈加發展。霸佔壟斷這個轉變所造成的一切利益的資本大王人數不斷地減少，而大眾貧窮、受壓迫、受奴役、退化以及被剝削程度則不斷地增加，但同時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機構本身訓練、聯合、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底義憤，也隨着不斷地增加。於是資本底壟斷就變成了和它一同繁盛並在其羽翼下繁盛起來的那個生產方式底桎梏。生產資料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已達到了不能與其資本主義外殼並存的地步。這個資本主義外殼就要破裂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底喪鐘就要響起來了。剝奪者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一卷）。

馬克思所作出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貢獻，就是他在資本論第二卷內對於全部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分析。馬克思在這裏也不是考察個別現象，而是考察普遍現象；不是考察社會經濟底零碎部分，而是考察這全部社會經濟底總和。馬克思糾正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犯的上述錯誤，而將全部社會生產分成兩大部分，即分成（一）生產資料底生產和（二）消費品底生產，並按他所列舉的數目例證來詳細考察了全部社會資本在實現原先規模的再生產的場合，以及在實行蓄積的場合怎樣週轉的情形。在資本論第三卷裏，解決了平均利潤率按價值律構成的問題。馬克思在經濟學方面所造成的偉大進步，就在於他分析問題時是從普遍的經濟現象，從社會經濟底全部總和出發，而不是像庸俗的政治經濟學或現代的「有限效用論」所常作的那樣局限於單個偶然現象或競爭的外表。馬克思首先分析了剩餘價值底來源，然後考察剩餘價值分為利潤、利息和地租的事實。利潤是剩餘價值對於投入企業的全部資本的對比。「高等有機構成的」資本（即不變資本超過可

變資本的比例率高於社會平均數）所提供的利潤率，低於平均利潤率。而〔低等有機構成的〕資本所提供的利潤率，則高於平均利潤率。資本間的競爭以及資本從某一部門自由移注於另一部門，就使前後兩種情形下的利潤率趨於平均利潤率。某個社會全部商品價值總量與全部商品價格總和相合，但在單個企業和單個生產部門中，由於競爭底影響，却使商品不是按它的價值，而是按生產底價格（或生產價格）出賣的。生產價格等於所費的資本加上平均利潤。

於是，價格離開價值而使利潤平等化這件盡人皆知和不容置辯的事實，馬克思就根據價值律把它充分說明了，因為所有一切商品價值總和是與價格總和相合的。然而價值（社會的價值）轉化為價格（個別的價格），不是經過簡單的直接的路線發生，而是經過很複雜的路線發生的，因為在各個商品生產者彼此分散，祇有經過市場才能聯系起來的社會內，規律性自然只能表現為平均的、社會的、普遍的規律性，至於單個偏差情形，則會互相抵銷下去。

勞動生產率底提高，就是表示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加得更快。既然剩餘價值不過是可變資本底功能，所以利潤率（它是剩餘價值對於全部資本的比例，不只是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自然就有下降的趨勢。馬克思很仔細地分析了這一趨勢，以及掩蔽或阻礙這一趨勢的許多情況。現在我們不去轉述資本論第三卷中專論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非常饒有興趣的章節，只講講最主要的論點：地租論。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土地全被單個經濟主人佔據，面積有限，所以農產品底生產價格，並不是由中等土地上的生產費用，而是由劣等土地上的生產費用決定的，不是在中等的運輸生產品於市場的條件下，而是在劣等的運輸生產品於市場的條件下決定的。這種生產價格與優等土地上（或優

等條件下)生產價格的差別,就產生出所謂級差地租。馬克思詳細分析了這種地租,證明它的來源是由於各塊土地肥沃的差別,亦即由於土地上投資量的差別,於是就完全揭露了(參看剩餘價值論,那裏對於洛貝爾圖的批評特別值得注意)李嘉圖底錯誤。李嘉圖以為級差地租只是依次由優等土地轉到劣等土地的結果。其實不然,因為也有相反的轉變,也有由劣等土地轉為優等土地的事實(因為農業技術進步,城市發展等等的緣故),所以有名的「地質遞減律」乃是一種極錯誤的說法,是把資本主義底缺點,局限性和矛盾推在自然界身上。其次,一切工業部門以及一般國民經濟部門裏利潤平等化,是以完全的競爭自由,資本能從一部門自由移注於別一部門為前提的。但土地私有制造成了壟斷,不讓資本這樣自由移注。由於有這種壟斷,所以資本有機構成較低,因而單個利潤率較高的農業所出產的產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碾平利潤率的過程;土地所有人能以壟斷者資格把價格保持在高過平均價格的水準,這種壟斷價格就產生出絕對地租。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下,級差地租是不能消滅的,而絕對地租却是可能消滅的,例如在土地國有的條件下,在土地變為國家財產的條件下,就是可能消滅的。這樣的轉變,就是在農業中間破壞私有者壟斷權,就是比較澈底和比較完滿地實現競爭自由。因此,馬克思指出說,急進的資產者在歷史上屢次提出過這個進步的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要求,但資產階級大多數却害怕這種要求,因為這種要求未免太切近地「牽連到」現代特別重要和特別「依依難舍的」另一種壟斷權,即一般生產資料壟斷權。(馬克思本人在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上,特別通俗簡明地敘述了他自己關於資本平均利潤和絕對地租的理論。見通信集,第三卷,第七七至八一頁。並參看同書第八六至八七頁上所載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信)講到地租史的時候,還必須指出

馬克思對於地租漸次轉變情形的分析：工役租（農民以其在地主土地上的勞動創造剩餘產品）轉變為產品地租或實物地租（農民在自己土地上生產剩餘產品，並因受「非經濟的強迫」而將其交給地主），然後轉變為貨幣地租（也是一種實物地租，不過因為商品生產發展而變成了貨幣，在舊俄時代稱為「代役租」），最後轉變為資本主義地租，此時農民已由使用僱傭勞動經營的農業資本家替代了。講到對於「資本主義地租起源」的這種分析時，還必須指出馬克思關於農業資本主義進化問題的許多精細的（對於俄國這樣一種落後國家特別重要的）思想。「實物地租進到貨幣地租的轉化，不僅必然要以受工錢僱傭的無產者零工階級的形成為伴侶，而且要以它為前提。在零工階級產生出來而還極為罕見的時候，那些比較富裕的繳納代役租的農民自然就發展着一種自己剝削鄉村僱傭工人的習慣，正好像封建時代的富裕農奴自己也畜有農奴一樣。於是，這種農民便能漸漸積蓄起相當的財產，獨自變成將來的資本家。於是，那些從事獨立經濟的舊有土地佔有者中間就漸漸產出資本主義的佃戶，他們因農業範圍外的資本主義生產底一般發展而發展起來」（資本論，第三卷，下冊，第三三二頁）…「剝奪一部分鄉村人民的財產並將其逐出鄉村，不僅替工業資本「解放了」工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手段，他們的勞動工具，並且還造成了國內市場」（資本論，第一卷，下冊，第七七八頁）。鄉村人口底貧困和破產，又替資本造成了勞動後備軍。因此，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有「一部分鄉村人口經常處於轉變為城市人口或工場手工業人口（即非農業人口）的過渡狀態中。這種相對人口過剩的泉源，是沒有窮盡的…於是鄉村工人只能獲得最低微的工資，因而經常是一隻腳陷在赤貧的泥潭裏」（資本論，第一卷，下冊，第六六八頁）。農民對於他所親自耕種的那塊土地的私有權，就

是小生產底基礎及其臻於繁榮，成爲標本形式的條件。但這種小生產，只能與狹隘原始的生產範圍和社會範圍相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只有表面上的區別。實行剝削的始終都是資本。單個資本家用典當制和高利貸來剝削單個農民，資本家階級用徵收國稅來剝削農民階級〕（法國階級鬥爭）。〔農民佔有一小塊土地，祇是使資本家有機會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土地所有人自己隨便怎樣去掙得他那一點工資罷了〕。農民通常甚至要將一部分工資交給資本主義社會，即交給資本家階級，而自己却要〔在私有者名義下降低爲愛爾蘭式的佃農〕（法國階級鬥爭）。〔小農土地所有制佔優勢的國家中的糧食價格低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中的價格，其中原因之一〕（資本論，第三卷，下冊，第三四〇頁）何在呢？就在於農民要把一部分剩餘產品白白交給社會（即交給資本家階級）。〔可見，這種低廉價格（糧食及其他各種農產品價格）是由於生產者貧困，而絕對不是由於生產者勞動生產率很高〕（資本論，第三卷，下冊，第三四〇頁）。小土地私有制，即小生產底通常形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衰落，消滅，以至滅亡下去。〔小土地私有制根本上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底發展，排斥勞動底社會形式，排斥資本底社會集中，排斥大規模的畜牧業，排斥加緊採用科學。高利貸和賦稅制度，必然到處使小土地私有者陷於貧困。由於必須用資本購買土地，便使這種資本不能用來改良耕作。生產資料毫無止境的零散化，生產者本身毫無止境的散漫化〕（合作社，即小農協作社，雖能發生非常進步的資產階級的作用，但它只能削弱這個趨勢，而不能消滅這個趨勢；同時還不應忘記這種合作社所給予富農的利益甚多，而給予貧農大眾的利益則極少，差不多是等於零；況且協作社本身也成爲剝削僱傭勞動的一種手段），〔以及巨量人

力的浪費，生產條件的日益惡化，生產資料的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私有制度的規律。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也如在工業方面一樣是專以『犧牲生產者』爲代價來改造生產過程的。『鄉村工人散居於廣大區域，使他們的反抗力量削弱，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則使這種力量加強。在現代資本主義農業裏，也如在現代工業裏一樣，勞動生產力底提高和勞動移動性底加強，是以破壞和損耗勞動力本身爲代價換來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所達到的一切進步，不僅是掠奪工人的技巧上的進步，並且是掠奪地質技巧上的進步… 可見，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發展技術以及社會生產過程聯合制，同時也就不免要破壞一切財富底泉源：土地和工人』（資本論，第一卷，十三章末段）。

## 社會主義

從上文中間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結論，馬克思是完全而且僅僅根據現代社會發展底經濟法則引伸出來的。勞動社會化，即取着無數形態愈益迅速向前進展，而且自馬克思死後半世紀以來特別明顯表現於大生產的增長，表現於資本家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長，以及表現於財政資本規模和勢力極度增加的勞動社會化，便是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主要物質基礎。資本主義本身所養成的無產階級，便是在智慧和精神上推動這個轉變，並在體力上實現這個轉變的力量。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表現於各種不同的，內容日益豐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爲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爲目標的政治鬥爭。生產社會化，結果不能不使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即實行『剝奪剝奪者』。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工作時間大大縮短，集體的完善的勞動代替殘存的原始散漫的小生產，便是這種轉變底直接結果。資本主義完全打斷農業和工

業中間的聯繫，但同時資本主義又以其高度的發展造成這種聯繫底新要素，使工業和農業能彼此結合起來，其基礎便是自覺的運用科學，集體的勞動聯合，重新分佈人口（一方面消滅鄉村的偏僻性及其與外界隔絕的野蠻狀況，另一方面消滅巨量人口密集於大城市的悖理現象）。現代資本主義底最高形式準備着新的家庭形式，以及新的婦女地位和青年教育條件。女工和童工的採用，宗法家庭被資本主義瓦解的過程，在現代社會內必然要取着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惡的形式。可是，「大工業既使婦女、男女青年和兒童在超出家庭範圍的社會組織的生產過程中起着極大的作用，就為更高形式的家庭和兩性關係造成了經濟基礎。當然，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也如古代羅馬或古代希臘或東方的家庭形式一樣，決不能認為是什麼絕對的形式，這種種都是互相聯繫成為一個統一的歷史發展系列。顯然，男女老幼構成一個勞動體的事實在自發的粗魯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下，即是當工人為生產過程存在，而不是生產過程為工人存在的時候，固然是使人遭受滅亡和奴隸生活苦痛的來源，但在相當的條件下，却反而必然會變成人道發展底來源」（資本論，第一卷，十三章末段）。工廠制度向我們表示出「將來時代教育底萌芽，那時對於超過了一定年齡的所有一切兒童說來，生產勞動與課程及體操的結合不僅是一種增加社會生產的手段，而且是使人受到全備發展的唯一手段」（同上）。馬克思底社會主義學說，對於民族和國家問題也是根據這種歷史立場提出的，其意義不僅是說要解釋過去，而且是說要大胆預察未來，並勇敢從事實際活動以求實現這個未來。民族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發展時代底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階級除非「在民族範圍中構成起來」，除非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像資產階級所瞭解的那樣」），就不能強固、壯大和形成。但資本主義底發展，使民族界限一天天破壞，使

民族孤獨性趨於消滅，用階級對抗代替民族對抗。因此，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內『工人無祖國』，以及至少文明各國工人『共同努力』『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一個首要條件』（共產黨宣言）這一原理，是完全正確的。國家是有組織的強力機關，它是在社會發展到相當階段，即是當社會已分成爲不可調和的各個階級，因而沒有一種彷彿超越於社會以上，相當地脫離了社會的『權力』，便無法保持的時候所必然產生的。國家從階級矛盾內部產生出來，就成爲『最有力量的、並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一個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利用國家，就成爲在政治上也是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一種新的控制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手段。例如，古代國家首先是奴隸主控制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控制農奴的機關，現代議會國家是資本案剝削僱傭工人的工具』（見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在這本書上恩格斯所敘述的是他和馬克思兩人底觀點）。甚至最自由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形式，即民主共和國，也絲毫不能消除這一事實，不過是改變了這一事實底形式（政府和交易所密切聯繫，直接或間接收買官吏和出版物等等）罷了。社會主義將使階級消滅下去，因而也使國家消滅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一書中寫道：『國家將來以全社會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次行動，即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同時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便會逐漸成爲贅舉而自行泯滅下去。那時，對於人的管理便會由對於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所替代。國家不會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以生產者自由平等聯合爲基礎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會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是它所應份到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而與紡紗車和青銅斧一並陳列起來』（見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



最後：講到馬克思社會主義對於那些在實行剝奪剝奪者時期中還會存留着的小農的態度問題時，必須指出恩格斯說明馬克思觀點的一段話：「我們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根本就不會想用強力剝奪小農財產（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而我們對於大土地佔有者，却不得不採用強力剝奪的手段。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要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有財產變成爲合夥制的，但不是採用強力手段，而是只能用表率的辦法，以及給予實現這一目的的社會幫助的辦法。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將有充分的資具把這種轉變上的一切優點都證明給農民看，關於這種優點，我們現在就應該向他們解釋」（見恩格斯所著西方土地問題一書<sup>2</sup>，阿列克塞也娃負責刊印的版本第十七頁，俄譯本上有許多錯誤。原文載於新時代雜誌）。

###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時期就已揭示了舊唯物主義底一個基本缺點，認爲這個缺點就是不瞭解革命實踐底條件和意義，而馬克思本人一生除了理論工作之外，對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問題，始終都予以莫大的注意。馬克思所有一切著作，特別是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四卷馬恩通信集，都有證明這點的極豐富的材料。這種材料還遠未完全收集起來，還沒有總括起來，沒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們現在只能作一個最普及最簡短的說明，同時要着重指出，馬克思因舊唯物主義缺少這一方面而認定它是一種不澈底的，片面性的，死板的唯物主義這一估計，是完全公正的。馬克思決定無產階級策略底基本任務時，始終是嚴格倚據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底一切前提出發的。只有用客觀態度把某社會所有一切階級底全部相互關係作個綜合的觀察，亦即把這個社會發展底客觀階段，以及這個社會和其他社會間的相互關係都加以觀察估量，才能定出先進階級底正確策略。同時，觀

察各個階級和各個國家時又不應將其看作處於靜態而應將其看作處於動態的現象，換句話說，不應將其看作不動而應將其看作運動的現象（這個運動規律是從每一階級底經濟生活條件中產生出來的）。同時，觀察運動時又不要單祇從過去的方面出發而是還要從將來的方面出發，並且不是按只知道緩慢變化的「進化論者」底庸俗見解而是按照辯證法態度來觀察，即正如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上所寫的那樣：「二十年等於偉大歷史發展時期的一天，雖然後來也許會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期」（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二七頁）。在每個發展階段上，在每個時機內，無產階級底策略應估計到人類歷史這個客觀必然的辯證律，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時代或所謂「和平的」遲緩發展時代來發展先進階級底意識、力量和戰鬥能力，另一方面在進行這種利用工作時完全要以達到這個階級運動底「終極目的」，並在這個階級中養成能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實際解決偉大任務的本事為主旨。關於這個問題，特別必須提出馬克思所指出的兩個原理：一個是在哲學底貧困中論及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和經濟組織時提出，另一個是在共產黨宣言上論及無產階級底政治任務時提出。前一原理是說：「大工業把大批各不相謀的人集合於一處。競爭使他們的利益彼此分裂。可是，保護工資，一致對付僱主的這種共同利益，却把他們用必須實行反抗和一致聯合的共同思想統一起來…這種聯合起初是孤單的，後來形成爲許多團體，於是工人爲反對經常聯合的資本而保護自己的聯合，便比保護工資更加必要了…在這個真正是國內戰爭的鬥爭中聚集並發展着進行將來決戰的一切要素。聯合一達到這個程度，就成爲政治性質的聯合了。」這就是經濟鬥爭與職工運動在數十年內，在準備無產階級力量去作「將來戰鬥」的整個長久時期內所必需實行的策略和綱領。這裏我們還要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英國工人運動實例所作出的

許多論斷：工業的〔繁榮〕引起了一種〔收買工人〕（見馬恩通信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頁），使工人放棄鬥爭的企圖；這種繁榮又一般地〔敗壞工人意識〕（第二卷，第二一八頁），英國無產階級日益〔資產階級化〕，〔最帶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民族〕（英國民族）〔大概是想要終究造成一個資產階級式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來與資產階級並列〕（第二卷，第二九〇頁）；英國無產階級日益喪失其〔革命毅力〕（第三卷，第一二四頁）；必須在一個較為長久的時期內等候〔英國工人解脫他們彷彿已陷於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情形〕（第三卷，第一二七頁）；英國工人運動缺乏〔憲章派的熱情〕（一八六六年；第三卷，第三〇五頁）；英國工人領袖是按介居於〔急進資產者與工人〕中間的樣式造成的（論高利鄂克，第四卷，第二〇九頁）；因為英國佔有壟斷地位，所以當這種壟斷地位尚未破壞時，〔對不列顛工人是毫無辦法的〕（第四卷，第四三三頁）。經濟鬥爭底策略，在這裏是用非常廣泛的，完滿周到的，辯證法的，真正革命的觀點把宅和工人運動底全部進程（和結局）聯繫起來觀察的。

共產黨宣言論到政治鬥爭策略問題時提出了一個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共產黨人爲着工人階級底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奮鬥，但他們在現今運動中同時還堅持着運動底將來〕。因此，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援助了波蘭〔土地革命〕黨，即〔那個引起了一八四六年克拉科夫起義的黨〕。馬克思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援助了德國極端革命民主派，並且後來也從沒有收回過他當時關於策略問題所說的話。馬克思認爲德國資產階級是〔自始就蓄意叛變民衆〕（資產階級當時只有與農民實行聯合，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任務），〔同舊社會底王公貴族實行妥協〕的成份。以下就是馬克思對於德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階級狀況所作的一個總結的分析（這一分析同時又是用唯物主

義觀察社會，即是從運動中間，並且不是祇從運動底已往方面觀察社會的榜樣）：「…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層面前咕嚕，在下層面前戰慄；…被世界的大風暴嚇得膽戰心驚，始終顯得沒有毅力，到處實行剽竊；…沒有主動性；…令人痛恨的老頭子却要爲自己晚年的利益着想而領導年少力壯的民衆底初次的青年發動…」（載於一八四八年的新萊茵報，見遺著，第三卷，第二一二頁）。約過二十年後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第三卷，第二二四頁），說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失敗是因爲資產階級一覺察到將有爭取自由的鬥爭發生就寧願去同奴隸制度媾和。當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時代已經完結時，馬克思便堅決反對任何玩弄革命的兒戲（反對沙佩爾和維利赫一流人），要大家善於在似乎是「和平地」準備着新革命的那個新階段中好好進行工作。馬克思當時究竟怎樣要求進行這種工作，這可從他對德國一八五六年最厲害反動時期的情形所作的如下估計中看出：「德國全部事情，都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爲轉移」（馬恩通信集，第二卷，第一〇八頁）。在德國民主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尙未完成時，馬克思認爲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策略應以發展農民底民主毅力爲主要目標。馬克思當時認爲拉薩爾「客觀上是爲普魯士底利益而叛變了工人運動」（第三卷，第二一〇頁），也就是因爲拉薩爾容忍了地主和普魯士民族主義。一八六五年，恩格斯寫信同馬克思商量他們將要在刊物上共同發表意見的問題時說道：「在一個農業國內代表產業工人說話時只攻擊資產者而竟忘掉了封建貴族對農村工人施行的宗法式的「鞭笞式的剝削」，真是可恥已極」（第三卷，第二一七頁）。一八六四至一八七〇年間，當完成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即普奧兩邦剝削階級爲了究竟要用何種方法來從上面完成這個革命的問題而互相鬥爭着的時代決告終結時，馬克思不僅責備

過實行和俾斯麥勾通的拉薩爾，並且糾正過陷於『親奧主義』思想和擁護分立主義觀點的李卜克內西；馬克思當時要求採取革命策略，無論對俾斯麥或親奧派都要進行無情鬥爭，不要遷就『獲得勝利』的普魯土地主，而要在普魯士軍事勝利所造成的基地上也立刻恢復反對他們的革命鬥爭（馬恩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三四，一三六，一四七，一七九，二〇四，二一〇，二一五，四一八，四三七，四四〇至四四一等頁）。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發表的那個著名的國際通告中，馬克思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舉行不合時機的起義；但當起義終於發生時（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却又十分喜悅地歡迎了羣衆實行『衝天』的革命首創精神（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從馬克思底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來，在當時的形勢下，也如在其他許多形勢下一樣，革命發動底失敗，對於無產階級鬥爭底整個進程和結局的害處，要比放棄陣地，不戰而退的少些：因為不戰而退就能使無產階級精神頹唐，能削弱無產階級底鬥爭能力。馬克思十分注重在政治消沉和資產階級合法制流行時代利用合法鬥爭手段，所以他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間，即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sup>3</sup>頒佈以後，嚴厲地責備了莫斯特底『革命空談』，但他又同樣嚴厲，甚至更加嚴厲地攻擊了當時在正式社會民主黨中佔得暫時統治的機會主義思想，因為這種思想使黨沒有立刻表現過堅定性、堅決性和革命性，沒有立刻表現過用不合法鬥爭手段對付非常法令的決心（馬克思致恩格斯書信集，第四卷，第三九七，四〇四，四一八，四二二，四二四等頁，並參看致左爾格的信）。

寫於一九一四年七月至十一月間。

## 弗里德利赫·恩格斯

一盞怎樣明亮的智慧之燈熄滅了！

一顆怎樣偉大的心停止跳動了！

公曆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七月二十四日），恩格斯在倫敦與世長辭了。在他的友人馬克思（歿於一八八三年）去世後，恩格斯是整個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學者和現代無產階級底導師。自從命運使馬克思與恩格斯遇合之後，這兩位友人底畢生工作，就成了他們兩人共同的事業。因此，爲要瞭解恩格斯對無產階級有什麼貢獻，就要首先明白認識馬克思底學說和活動對於現代工人運動發展的意義。馬克思與恩格斯最先指明了：工人階級及其要求是現代經濟制度底必然產物，因爲現代經濟制度除造成資產階級外，同時必然造成並組織着無產階級。他們指明了，能使人類擺脫現時所受災難的，並不是個別高尚人物所舉行的善意嘗試，而是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他們的科學著作中，最先說明了社會主義並不是什麼夢想家底臆造，而是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底終極目標和必然結果。迄今全部成文史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都是某些社會階級相繼統治和戰勝另一些階級的歷史。這種情形，在階級鬥爭與階級統治底基礎，即私有制度與混亂社會生產尚未消滅以前，是會仍然繼續下去的。無產階級底利益要求毀滅這種基礎，所以有組織的工人們自覺進行的階級鬥爭，也就應該向這種基礎開火。而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種見解，現在已爲爭取解放的全體無產階級所領會了，但當這兩位友人在四十年代參加社會主義的宣傳與當年的社會運動時，這樣的意見還完全是一種新奇的東西。當時許多有才幹或庸碌無能的人，純正或寡廉鮮恥的人，都醉心於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醉心於反對皇帝，警察和牧師專橫暴戾的鬥爭，而看不見資產階級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對立的事實。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工人能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另一方面，當時有許多夢想家，甚至往往是些天才的人物，都以爲只要勸導統治者與統治階級相信現代社會制度不合正義，就很容易在世上建立和平與普遍福利了。他們夢想不經過鬥爭就可實現社會主義。末了，差不多當時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和一般工人階級之友，都認爲無產階級只是一個潰瘡，用一種恐懼態度來觀察這個潰瘡隨工業發展而增長的情形。因此，他們都想方設法阻止工業與無產階級發展的進程，阻止〔歷史車輪〕運轉的行程。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反對這種害怕無產階級發展的流行心理，而將全部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不斷增長的事實。無產者人數愈多，他們這一革命階級底力量也就愈加強大，而社會主義底實現也就愈逼近，愈有可能。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可以用幾個字來表示：他們教工人階級認識和意識到了自己的作用，用科學代替了夢想。

正因爲如此，所以恩格斯底名字和生平，是每個工人所應知道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在這本與我們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樣是以喚醒俄國工人底階級意識爲目的的文集中，應把現代無產階級兩位偉大導師之一的恩格斯底生平與活動敘述一下。

恩格斯一八二〇年生於普魯士王國萊茵省的巴門城，父親是個工廠主。一八三八年，恩格斯爲家庭環境所迫，還沒有在中學畢業，就到布勒門內城一家商號去實習商業了。但恩格斯並沒

因担任商業事務而間斷過科學和政治研究工作。他還在中學讀書時，就已憎惡專制制度與官僚專橫。哲學上的鑽研，更使他向前發展了。當時支配德國哲學的是黑格爾學說，於是恩格斯也成了一個黑格爾信徒。黑格爾本人雖然是個讚美普魯士專制國家的人，雖以柏林大學教授資格服務於這個國家，但黑格爾底學說是革命的。黑格爾對於人類理智和人類權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學基本原則，即認為世界是經常變化着發展着的過程這一原則，却使這位柏林哲學家底不願與現狀調和的信徒得出了一種觀念，認為反對現狀，反對現存不公平制度及流行罪惡的鬥爭，也是基於世界永恆發展法則的。既然一切都是發展着的，既然各種制度是依次更替的，那末為什麼普魯士國王底專制制度，或俄國沙皇底專制制度，以及極少數人專靠剝奪極大多數人致富的制度，或資產階級對人民的統治，偏會永遠延續下去呢？黑格爾哲學所說的是精神和觀念底發展，這是唯心主義的哲學。它從精神底發展中推演出自然界底發展，人底發展，人類社會關係底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保持了黑格爾哲學底「永恆發展過程」這一思想<sup>①</sup>，而拋棄了它那種偏執的唯心主義的觀念；他們轉向實際生活的時候，就知道並不是要用精神底發展來解釋自然界底發展，而是要從自然界，從物質中找得精神底解釋…與黑格爾及其他黑格爾主義者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義者。他們用唯物主義觀點觀察世界和人類，就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現象都有其物質原因的基礎，同樣人類社會底發展也是由物質生產力底發展所決定的。人們彼此在生產人類必需品時所發生的關係，是依生產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屢次指出，他們的智慧發展，有很多是受益於德國諸大哲學家，尤其是受益於黑格爾的。恩格斯說：「沒有德國哲學，就不會有科學社會主義」。



力底發展爲轉移的。所以，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象，人類的意向，觀念與法律，都是由這種關係來解釋的。生產力底發展，造成了基於私有制的社會關係，但我們現在看見，這個生產力底發展又剝奪大多數人底財產，而將其集中於極少數人底掌握中。它推翻私有制，即現代社會制度底基礎，它自己就是朝着社會主義者所抱定的那個目標進展的。社會主義者只是必須認識究竟那種社會力量因其在現代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而利於實現社會主義，並使這種力量意識到它本身的利益和歷史使命。這樣的力量就是無產階級。恩格斯是在英國，在英國工業中心曼徹斯特認識無產階級的。他於一八四二年遷到這裏，在他父親與人合辦的那家商號中服務。但他住在這裏的時候，並不只在工廠的賬房裏坐着，而是常到工人棲身的污穢陋巷中去，親眼看見過工人貧窮困苦的情形。同時，他又不以親身觀察爲滿足，而且還閱覽了所有在他以前論述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一切書籍，細心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一切官方文件。這種研究與觀察底結果，就是他於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中所作出的主要功績。在恩格斯以前已有很多人描寫過無產階級底痛苦，並指出了幫助無產階級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空前第一次說明了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而且它所處的那種可恥的經濟地位，就無可遏止地推動它前進，使它必須去爭取本身的最終解放。而戰鬥着的無產階級是能自己幫助自己的。工人階級底政治運動必然會使工人認識，他們除了社會主義外，再沒有別的出路。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只有成了工人階級政治鬥爭底目標時，才會成爲一種強大的力量。這就是恩格斯所著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底主要思想。現在，這些思想已爲全體有思想的和奮鬥着的無產階級所領會了，但在當時却是種完全新奇的東西。這些思想是用一部寫得很

動人，充滿關於英國無產階級窮苦狀況最確實最驚人的事實的著作敘述出來的。這部著作是控告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一張極嚴厲的訴狀。這部著作引起了極大的印象。從此以後，到處都有人援引恩格斯底這部著作，認為它是對現代無產階級狀況的最好的敘述。的確，不論在一八四五年以前或以後，都沒有出現過一本把工人階級底困苦狀況敘述得這麼真實動人的書。

恩格斯到英國後才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在曼徹斯特與當時英國工人運動中的活動家發生聯繫，並開始向英國社會主義刊物投稿。一八四四年間，他於回德途中路過巴黎時與馬克思相識了，在此以前他與馬克思已有過通信關係。馬克思在巴黎時，也因受到法國社會主義者與法國生活底影響，而成爲社會主義者了。在這裏，兩位友人合著了一本書，名爲神聖的家族，或批評的批評之批評。這本書比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先出版一年，大部分都是由馬克思執筆撰述。它奠定了革命唯物社會主義學說底基礎，關於這一學說底主要思想，我們在上面已敘述過了。《神聖的家族》是給哲學家鮑威爾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一個綽號。這班先生鼓吹一種說要超越於一切現實，超越於政黨和政治的批評，否認一切實際活動，而只是《批評地》靜觀周圍世界及其中所發生的事變。鮑威爾先生們鄙棄無產階級，說它是一群沒有批評頭腦的人。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反對了這種荒謬有害的思潮。他們爲了真實的人格，即爲了受統治階級與國家踐踏的工人人格，反對靜觀態度，而主張爲實現優良社會制度奮鬥。在他們看來，當然只有無產階級才是能够從事這種鬥爭，利於這種鬥爭的力量。還在神聖的家族一書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馬克思與盧格兩人共同編輯的德法年書上發表了政治經濟學短評一文，從社會主義觀點上考察了現代經濟制度底主要現象，視之爲私有財產統治底必然結果。馬克思同恩格斯往來的關係，顯然推動了馬克思

着手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即研究馬克思後來以其著作在那裏造成了整整一個革命的那門科學。

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七年時期，恩格斯先後在布魯塞爾與巴黎兩地居住，一面從事科學研究，同時又在布魯塞爾與巴黎兩地德國籍工人中間進行實際工作。此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已與秘密活動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發生聯絡，於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委託他們把他們所製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敘述出來。一八四八年出版的馬恩合著的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本書篇幅雖小，但價值却不下於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還鼓舞着，推動着文明世界的全體有組織的奮鬥的無產階級。

一八四八年間，革命首先在法國爆發，然後又蔓延於西歐其他國家，於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便回國工作。他們在普魯士的萊茵河區科倫城主編民主派的新萊茵報。這兩位友人成了普魯士的萊茵河區所有一切革命民主趨向底靈魂。他們盡力保衛人民和自由底利益，反抗反動勢力。大家知道，當時反動勢力是獲勝了的。新萊茵報被封，馬克思因僑居國外時喪失普魯士國籍而被逐出國境，而恩格斯則參加了人民武裝起義，在三次交鋒中為自由作戰，直到起義者失敗後才經瑞士逃往倫敦。

馬克思當時也在倫敦住下。恩格斯不久就回到他在四十年代服過務的那個曼徹斯特商號去當管事，後來又做這家商號底股東。他在曼徹斯特一直住到一八七〇年，馬克思當時住在倫敦，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兩人維持極密切的智慧上的聯系；他們差不多每天都互通音信。這兩位友人在通信中互相交換意見和知識，繼續其共同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事業。在一八七〇年，恩格斯移居倫敦，直到一八八三年馬克思逝世時為止，他們兩人始終都過着充滿緊張勞作的共同智慧生活。其成果在馬克思方面是現代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文獻資本論，在恩格斯方面是大大小小的許

多著作。馬克思從事於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複雜現象，恩格斯寫着非常通俗，往往是論戰性的東西，根據唯物史觀與馬克思經濟學說來闡明了最一般的科學問題，以及過去和現在的各種現象。從恩格斯底這些著作中，我們舉出如下幾種：論戰性的著作反杜林（在這裏分析了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極重大的問題）<sup>①</sup>，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俄譯本出版於聖彼得堡，一八九五年已刊行第三版），費爾巴黑論（俄譯本附有普列漢諾夫所加的註解，一八九二年在日內瓦出版），一篇論俄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俄譯本刊載於日內瓦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第一二兩期上），幾篇專論住宅問題的燦爛文章，以及兩篇篇幅雖小，但價值極大的論述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文章（見恩格斯論俄國一書，有查蘇利奇譯成的俄文本，一八九四年在日內瓦出版）。馬克思還沒有把他論資本的那部巨著整理完結，就與世長辭了。可是，這部著作底草稿已經完成，恩格斯在他的友人逝世後担起了整理和出版資本論第二第三兩卷的重任。他於一八八五年負責出版了第二卷，一八九四年出版了第三卷（他沒來得及把第四卷整理好）。整理這兩卷資本論，是一件很費力的事情。奧國社會民主黨人阿得列爾說得很對：恩格斯把資本論第二第三兩卷刊行出版，就算是替他的天才友人建立了一座莊嚴華麗的紀念碑，在這座紀念碑上，他無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永遠銘刻上去了。這兩卷資本論確實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合力作成的著作。古譚中有許多非常動人的友誼故事。歐洲無產階級有權說，它的科學是由兩位學者兼戰士創造成的，這兩個人相互間的關係超過了一切古譚中

---

① 這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極有教益的書。可惜譯成俄文的還只有一小部分，即概述社會主義發展史的那一部分（科學社會主義底發展，一八九二年在日內瓦刊印了第二版）。

最令人感動的友誼的故事。恩格斯總是把自己放在馬克思之後，而這一般說來是公正的。他在寫給一位老友的信中說：『當馬克思在世時，我演的是配角』。他對於在世時的馬克思無限親愛，對於死後的馬克思無限敬仰。這位嚴峻的戰士與嚴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顆深情摯愛的心。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運動失敗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出亡國外，但他們當時也沒有單只從事於科學鑽研工作。在一八六四年，馬克思創立了國際工人協會，並在整整十年內領導了這個協會。恩格斯也很密切地參加了該會底工作。國際工人協會依照馬克思底意思團結了各國無產者，它的活動對於工人運動發展起了莫大的作用。並且在七十年代國際工人協會解散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團結各國無產者的作用絲毫也沒有停止下去。恰巧相反，他們之爲工人運動精神領導者的作用，可以說是與日俱增，因爲工人運動本身也在不斷地發展着。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繼續担负着歐洲社會主義者底顧問與指導者的作用。無論是雖受政府壓迫，但力量仍不斷迅速增長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或是落後國家內那些還須仔細考慮斟酌其初步動作的社會主義者，如西班牙，羅馬尼亞和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同樣向恩格斯徵求過意見，請求過指導。他們都從年老恩格斯底豐富知識與經驗寶庫中領到過指示。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都懂得俄文，讀過俄文書籍，對俄國情形異常關心，用同情態度注視俄國革命運動，同俄國革命家保持聯絡。他們兩人都是由民主主義者變成社會主義者的，所以他們仇恨政治專橫制度的民主情感非常濃厚。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因爲具有這種直接的政治情感，同時對於政治專橫與經濟壓迫間的聯系有深刻的理論的認識，加以他們都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所以他們在政治方面是異常敏感的。因此，俄國極少數革命者所進

行的反對强大沙皇政府的英勇鬥爭，總是獲得這兩位飽受磨鍊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響應。反之，那種爲求虛幻經濟利益而離開俄國社會主義者當前重要任務，即離開爭取政治自由這一重要任務的偏向，在他們看來自然是很可疑的，他們甚至認爲這是種公然叛變偉大社會革命事業的態度。〔無產階級底解放應該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經常訓示。所以無產階級爲要爭得經濟解放，就應爭得相當的政治權利。此外，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又清楚地看到，俄國政治革命，對於西歐工人運動也會有莫大的意義。專制制度的俄國，向來就是歐洲全部反動勢力底柱石。由於一八七〇年戰爭造成了德法兩國間的長期的紛爭，使俄國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國際地位，結果當然只是增加了專制俄國底反動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國，既不需要壓迫波蘭人，芬蘭人，日耳曼人，阿爾明尼亞人及其他任何弱小民族，也無須經常挑撥德法兩國之間的爭執，——只有這樣的俄國才能使現代歐洲擺脫戰爭的災難，使歐洲一切反動勢力削弱而使歐洲工人階級力量增加起來。因此，恩格斯爲西歐工人運動底進展利益着想也渴望俄國建立起政治自由制度。俄國革命者因恩格斯逝世而失去了他們最好的友人。

永遠紀念無產階級底偉大戰士和導師恩格斯！

寫於一八九五年秋。

## 論馬恩通信集

(恩格斯是共產主義底創始人之一)

久已答應刊印的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通信集，現在終於出版了。恩格斯曾囑託伯伯爾和伯恩施坦負責印行這部通信集。伯伯爾逝世不久前已把自己所擔負的一部分編輯工作完成了。

這部馬恩通信集是於幾星期前由斯多德牙爾城的狄茨書局印行，共四厚冊。這裏面一共編進有馬克思與恩格斯從一八四四至一八八三年的長時期中寫的一千三百八十六封信。

編輯工作，即為每一時期的通信寫篇序言，是由伯恩施坦擔任的。這一工作在技術和思想方面都做得不能令人滿意，原是意料中的事。伯恩施坦既已臭名昭彰地〔進化〕到了極端機會主義的觀點，本來也就不能來負責編輯這些徹頭徹尾浸透革命精神的書信。伯恩施坦所寫的序言，一部分是言之無物，一部分簡直是捏造，例如他不僅沒有對拉薩爾與施維采爾兩人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抨擊的那些機會主義錯誤給一個明確坦直的評判，反而說出了一些折衷主義的辭句和胡言暴語，如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拉薩爾的意見並不盡是正確的〕（第三卷，第XV III頁），或說在策略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意見與施維采爾底意見相近的程度，要比他們與李卜克內西意見相近的程度更大（第四卷，第X頁）。這種胡言暴語除了掩蓋和粉飾機會主義而外，是沒有什麼別的意思的。不幸在現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對

馬克思與其許多敵人所作的理論鬥爭持折衷主義態度的人，一天多似一天。

從技術方面來看，索引編得不能令人滿意，——四冊總共只有一個索引（例如，把考茨基與斯推林兩人名字遺漏了）；對於各封書信所加的附註未免太少，並且都是夾雜在編者序言中而不是像左爾格版本裏那樣放在相當書信近旁，以及其他等等。

這個版本定價太高，四冊差不多價值二十盧布。全部通信當然可以而且本來應該印成較低廉較樸素的版本；此外，可以而且應該把原則上最重要的信札印成一本選集，以廣佈於工人中間。

本版中所有的這些缺點，自然要增加研究這部通信集上的困難。這當然是很可惜的，因為這些通信底科學的和政治的價值極大。這些通信不僅使讀者能很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處，並且還把馬克思主義底最豐富理論內容發揮得極為詳明，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在通信中再三反覆說到他們學說底許多方面，強調並說明了一——有時是用共同討論與互相解釋的方式——最新穎（對於先前觀點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難之點。

讀者從這些書信中可以異常明白地認識全世界工人運動底歷史，——認識這個歷史中最重要、最重大的時期與最重大的地方。尤其重要的，是工人階級政策底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種各樣的歷史時期，遇到東半球各個不同的國度中以及西半球上所發生的各種事件時，都討論了有關工人階級政治任務問題提法的最有原則意義的問題。通信集所包括的那個時代，正是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方面脫開的時代，正是獨立工人運動產生的時代，正是確定無產階級策略和政策原則的時代。在現今時期，各國工人運動因資產階級停滯腐敗，因工人領袖專門注意日常瑣事等等而沾染機會主義的程度愈深，則這個通信集中所包含的極豐富的材



料也愈有價值，因為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對於無產階級底根本改革目的具有極深刻認識，以及針對着這些革命目的來異常靈活地規定相當策略任務而絲毫不對機會主義思想或革命空談表示讓步的模範。

如果我們想用一個字來斷定全部通信集底焦點，即其中所發表所討論的一切思想集結的中心點，那末這個字就是辯證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爲注意，他們對之有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獻，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進步的地方，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經濟學，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方面。

\*     \*     \*

在往下的敘述中，我們首先就要把通信內容作一概述，然後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最重要的評論和意見作個大概的說明，但並不自命爲已把全部通信內容說明盡致。

## 一     概     述

二十四歲時的恩格斯在一八四四年間寫給馬克思的幾封信，是他們兩人通信的開始。在這幾封信中把德國當時的情形敘說得極其明晰。第一封信是於一八四四年九月下旬從恩格斯家庭所在和恩格斯出生的巴門城發出。恩格斯那時還沒滿二十四歲。他很厭煩自己家裏的生活，急想脫離家庭。他父親是個工廠主，性情橫暴，篤信宗教，深恨兒子四出參加政治會議，痛恨他的共產主義思想。若不是有我所深愛的母親，——恩格斯當時寫道——那我就在離家以前幾天的逗留，也會是忍受不住的。家裏的人提出來反對我離家的是何等瑣細的理由，何等迷信的愛慮，恐怕是你連想都想像不到的哩，——他當時這樣向馬克思訴說道。

常恩格斯還在巴門城的時候，——他因與一位女子發生戀愛，曾在巴門城逗留過一些時間，——他對他的父親讓步，到工廠賬房去（因為他父親是個工廠主）工作了兩個星期。『做生意是件可憎的事情，——他當時寫信給馬克思說，——巴門是個可憎的外省城市，這裏消遣時光的習俗真是可憎，而最可憎的是不僅要做資產者，而且還要做工廠主，即積極與無產階級作對的資產者…』。不過我所能引以自慰的，——恩格斯繼續寫道，——是我在寫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書（大家知道，這本書出版於一八四五年，是世界社會主義文獻中一部優秀的著作）。『一個身為共產主義者的人，若不從事於文字工作，還可迫於環境來做一個資產者和做一個幹生意經的負重的畜生，但一個人若要同時從事廣大共產主義宣傳和經營工商生意，却就簡直辦不到了。我必得離開這裏。此外，又加上這個徹頭徹尾都是基督教的，普魯士式的家庭中令人昏昏欲睡的生活，真使我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留在這裏，怕結果會變成一個德國的俗人，並把庸俗習氣灌輸到共產主義運動中去』。這就是年輕的恩格斯所寫的一段話。一八四八年革命後，他爲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回到他父親的賬房裏去做一個多年『幹生意經的負重的畜生』，然而他終能堅持自己的立場，給自己創造出一個環境，不是基督教的普魯士式的環境，而完全是另一個樣子的同志的環境，成了一個終身激烈無情反對『把庸俗習氣灌輸到共產主義運動中去』的人。

一八四四年德國外省社會生活，正與二十世紀初期一九〇五年革命前俄國社會生活相似。大家爭先恐後地加入政治運動，大家都充滿了憤恨政府的心理，牧師們因爲青年相信無神論而呵斥青年，資產者家庭中的子弟因反對父母『用貴族態度對待僕役或工人』而同父母爭吵。

普遍的反對情緒是表現於大家都以共產主義者自命。『巴

門城中的警察局長是個共產主義者』，——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我到過科倫，杜塞爾多夫，愛北斐特，——到處都碰得見共產主義者！』『有一位熱心的共產主義者，畫滑稽畫的美術家，名叫澤列，將於兩月後往巴黎去。我決定把你的住址告訴給他。你們大家都會喜歡他，因為他具有一副熱烈的性格，愛好音樂，可以當作一個滑稽畫家來用』。

『愛北斐特這裏常有奇事發生。昨天（此信是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寫的），在我們這個城中一個最上等的餐館裏一個最大的廳內開了第三次共產黨人大會。第一次大會有四十人參加，第二次大會有一百三十人參加，第三次大會至少有兩百人參加。愛北斐特與巴門城中一切有錢的貴族以至小商人都有人出席參加，所缺少的只是無產階級分子』。

這就是恩格斯在信中所寫的話，一個字也沒有增減。當時德國人人都是共產主義者，惟有無產階級除外。當時共產主義是大家，特別是資產階級表示其反對情緒的一種方式。『最魯鈍最懶惰最庸俗的一班人，素來是對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發生興趣的，現在都簡直熱烈歡迎起共產主義來了』。當時共產主義底主要宣傳者，是同我國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人民社會主義者』等等相彷彿的人物，換句話說，就是善心好意的資產者，多少有點憤恨政府的人。

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在不可勝數的冒充社會主義的思潮和派別當中，恩格斯終能為自己打通一條走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怕去與那許許多多善人君子，熱烈的革命者然而是很壞的共產主義者們決裂。

一八四六年，恩格斯到了巴黎。當時巴黎政治生活沸騰，大家都熱烈討論着各種各色的社會主義學說。恩格斯極興奮地研究

社會主義，與卡貝，路易勃朗以及當時其他著名社會主義者相認識，時常到各編輯部和各小組中去。

他最注意的是當時最嚴重最流行的社會主義學說，即蒲魯東主義。早在蒲魯東所著貧困底哲學一書出版以前（該書出版於一八四六年十月，而馬克思底答覆，即著名的哲學底貧困一書，是出版於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就對蒲魯東當時為德國社會主義者格龍所特別努力鼓吹的那些根本思想，給了一個無情毒辣和異常深刻的批評。恩格斯深知英語（馬克思學習英語，要比恩格斯晚得多）與英國刊物，故能立即（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的信）指出蒲魯東的所謂「勞動市集」在英國遭到破產的例證。蒲魯東沾污了社會主義，——恩格斯憤慨地說道，——因為照蒲魯東那樣說法，工人應該贖回資本。

二十六歲時的恩格斯就簡直把『真正的社會主義』消滅了。『真正的社會主義』一語，在他於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即是早在共產黨宣言出世以前寫的一封信中就可看到，而且那裏已經指出格龍是該派底主要代表人物。「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俗人的」學說，「無謂的空談」，所謂「一般人類的」願望，「盲目地害怕「粗野」共產主義」（Löffel-Kommunismus，直譯就是「湯匙的共產主義」或「口胃的共產主義」），為人類「造福的和平計劃」，——這就是恩格斯對於馬克思以前所有一切種類的社會主義流派所作的評判。

「我們對於蒲魯東主義問題，——恩格斯寫道，——共同爭論了三個夜晚；當時，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由格龍領頭來反對我。我所要證明的主要之點，就是強力革命的必要」（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往下又寫道：最後我大發雷霆，逼得對方不得不公開表示反對共產主義。我當時要求舉手表決，看我們究竟是不是共產主義者。格龍分子憤怒萬分，

就開始來辯解，說他們集聚起來是爲了討論『人類幸福』問題；說總要知道共產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才好。我當時給了他們一個最簡單的定義，使得他們無法閃避中心問題。我當時所下的定義是說，——恩格斯寫道，——共產主義者底主張是：（一）維護與資產者利益相反的無產者的利益；（二）用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的手段來實現這點；（三）認爲只有採用強力民主革命，才能實現這些目的（這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一年半以前寫的）。

大會上討論的結果，是由十三票對格龍派二票通過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定義。參加這些集會的約有二十個手工木匠。這樣，早在六十七年以前，就在巴黎實行奠定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基礎。

經過一年之後，恩格斯於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寫信告訴馬克思，說他已經擬好了共產黨宣言底草稿，並說他反對原來決定的那種問答式的體裁。『我開始就說明什麼是共產主義；——恩格斯寫道，——然後就直接說到無產階級，它的起源地，它與以前勞動者的差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性底發展；危機，結論』。『最後就說到共產黨人底黨政策』。

恩格斯這封有歷史意義的談論那部傳遍全世界，一切基本原則至今仍然正確，非常生動而迫切，好像昨天才寫成的著作初稿的信，異常明顯地表明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名字視爲近代社會主義創始人底名字並列在一起，是很正當的①。

寫於一九一三年十月。

① 原稿中斷於此。——編者。

## 在馬恩紀念碑揭幕典禮會上的演說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今天，我們把全世界工人革命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紀念碑實行揭幕。

數千百年以來，人類始終都是在蹂躪千百萬勞動大眾的一小羣剝削者壓迫下呻吟叫苦。但是，先前時代中的剝削者地主所掠奪欺壓的是些零星渙散，愚昧無知的農奴，而現今時代中的剝削者資本家却在被壓迫羣衆中碰見了這些羣衆底先進部隊，即城市的，工廠的，產業的工人。工廠使這些工人團結一致，城市生活使他們智慧發達，共同的罷工鬥爭和革命行動把他們鍛鍊成鋼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偉大全世界歷史功績，就在他們用科學的分析證明出資本主義必然要走到崩潰而過渡到不復有人剝削人現象存在的共產主義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偉大全世界歷史功績，就在他們向各國無產者指明出無產者底作用，任務和使命是要首先發難，進行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並在這鬥爭進程中把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團結到自己周圍。

我們處在一個幸福的時代，偉大社會主義者底這種預言已開始在實現了。我們大家都看見，在許多國家裏，無產階級底國際

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破曉了。不堪言狀的帝國主義殺人戰爭慘痛，到處都激起了被壓迫民衆底英勇高潮，把他們爭取解放的力量增加了十倍。

讓馬恩紀念碑再三叫千百萬工農羣衆記着，我們在鬥爭中不是孤獨無援的。較先進國家中的工人們也同我們並肩奮起鬥爭了。前面還有艱難的戰鬥等候着他們和我們。在共同的鬥爭中，資本壓迫是必被破毀，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是定會爭得的！

## 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 與三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學說在整個文明世界中都招致了全部資產階級科學（官場科學以及自由派科學）方面莫大的敵視和仇恨，這個科學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有害的宗派』。當然也決不能期望這個科學持另一種態度，因為在建築於階級鬥爭上的社會裏是不會有『公正』的社會科學的。全部官場與自由派的科學都是這樣或那樣來辯護僱傭奴隸制度，而馬克思主義却對這個奴隸制度宣佈了無情的戰爭。在僱傭奴隸制的社會裏期望公正科學，便是愚蠢可笑，正好比期望工廠主在應否以減少資本利潤來增加工資的問題上持公正態度一樣。

況且，哲學史和社會科學史已十分顯然地表明出：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與『宗派主義』相像的東西，它絕對不是一種什麼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出來的偏狹頑固的學說。恰巧相反，馬克思底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所已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是直接繼承那些偉大的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底學說而起的。

馬克思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十分完備而嚴整，給了人們一個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任何辯護資產階級壓迫的思想相調和的完整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在十九世



紀所造成的那些優秀成果，即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底當然繼承者。

現在我們就要來簡括說明馬克思主義底這三個來源及其三個組成部分。

## 一

馬克思主義底哲學是唯物主義。在歐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葉在法蘭西發生了反對一切中世紀廢物、反對農奴制機關與農奴制思想的決戰的時期，唯物主義成了唯一澈底的哲學。它忠於一切自然科學的學說，仇視迷信和虛偽習氣等等。因此，民主派底仇敵們就極力企圖〔駁倒〕、摧毀、誣譏唯物主義，而擁護那些歸根到底總是辯護宗教或維持宗教的哲學唯心主義派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堅決地捍衛了哲學唯物主義，並屢次指明，所有一切離開這個基礎的傾向都是極端錯誤的。他們兩人底觀點，在恩格斯底兩部著作，即費爾巴黑論和反杜林中，有極明確詳盡的敘述，這兩部著作，也如共產黨宣言一樣，都是每個覺悟工人必備之書。

但馬克思並沒有以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為限，而是把哲學推向前進了。他用德國古典哲學中的成果，特別是用那引起了費爾巴黑唯物主義哲學的黑格爾體系底成果把哲學豐富起來了。這些成果中最重要就是辯證法，即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發展學說，它認為反映着永恆發展的物質的人類認識是相對的。自然科學方面的最新發現，如鐳、電子、元素變化律等，都一反資產階級哲學家們那些〔從新〕回到陳腐唯心主義上去的思想，而燦爛證實了馬克思底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加深並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使其貫澈到底，將其對

於自然界的認識推廣爲對於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底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先前人們對於歷史和政治的觀點是極其混亂和隨便武斷的，而現在却已有一個極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指出由於生產力發達的結果，一個社會生活制度便發展爲另一個較高的制度，例如從農奴制度中生長出資本主義。

人底意識反映着不依賴於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着的物質；同樣，人底社會意識（即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各種觀點與學說），也是反映着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是經濟制度的上層建築物。我們知道，例如，現代歐洲諸國的各種政體，都服務於鞏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

馬克思底哲學是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它給予了人類，特別是給予了工人階級一個偉大的認識工具。

## 二

馬克思既認爲經濟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築物藉以樹立起來的基礎，於是他就特別注意研究這個經濟制度。馬克思底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專爲研究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制度而作的。

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是在馬克思以前形成於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亞當·斯密和達維德·李嘉圖考察經濟制度時奠定了勞動價值論底始基。馬克思繼續了他們兩人的事業。他嚴整地論證並一貫發展了這一理論。他證明出：任何一個商品底價值，都是由消耗於生產這個商品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底數量所決定。

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見物與物間的關係的地方（商品交換商品），馬克思則揭發出人與人間的關係。商品的交換是表示經過市場來實現的各個生產者間的聯系。貨幣是表明這一聯系更加密切，把各個生產者底全部經濟生活都聯結成爲一個分不開的整體。資本是表明這一聯系底繼續發展：人底勞動力變成了商品。

僱傭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佔有土地、工廠以及勞動器具的人。工人用他的一部分工作時間來抵償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費用(工資)，而用另一部分工作時間去作無報酬的勞動，爲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即利潤底泉源，資本家階級財富底泉源。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底主要基石。

工人勞動所造成的資本，反轉來壓迫工人，破壞那些小業主，造成失業軍。大生產在工業中的勝利是一望而知的，而且在農業中我們也看得見同樣的現象：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所佔的優勢步步增加，採用機器的範圍也步步增加，農民經濟陷入貨幣資本鐵磨中，因受技術落後所壓迫而日益沒落破產。在農業方面，小生產的沒落雖取着另一種形式，但它的沒落終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資本既打擊着小生產，同時就使勞動生產率增加起來，而造成巨大資本家同盟壟斷地位的局面。生產本身日益社會化，使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工人聯結成爲一個有條不紊的經濟機體，——而公共勞動底產物則歸一小羣資本家所佔有。生產方面的無政府狀態，危機，瘋狂搶奪市場的鬥爭，以及民衆生活毫無保障的情形，日益加厲。

資本主義制度使工人對於資本的依賴程度增長起來，同時也就造成了統一勞動底偉大力量。

馬克思從分析商品經濟萌芽，分析簡單交換來開始考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一直考察到資本主義底高度形式，考察到大生產。

所有一切新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過的情形，都是一年比一年更明顯地向更多更多的工人羣衆證明：馬克思底這一學說是完全正確的。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獲得了勝利，但這一勝利不過是勞動對

資本勝利底前階而已。

### 三

當農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時候，立刻就暴露了一件事實，即這種自由是意味着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的一種新制度。於是立刻就有反映這種壓迫和表示反對這種壓迫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發生。但初期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批評過資本主義社會，指斥過它，咒罵過它，夢想消滅它，夢想有較好的制度出現，勸導富人，說剝削是不合道德的事情。

但空想的社會主義不能指示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會闡明資本主義僱傭奴隸制底本質，也不會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底發展規律，也不會找到能夠成爲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

然而，在歐洲各國，特別是在法國，當封建制度，即農奴制度崩潰時發生的洶湧革命，却日益明顯地表明了階級鬥爭是全部發展進程底基礎和動力。

任何一次戰勝農奴主階級而爭得政治自由的勝利，沒有不是遇到拚命抵抗後才獲得的。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不是經過了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階級間的生死鬥爭以後，才在較爲自由的民主的基礎上奠定起來的。

馬克思底天才就在於他最先由此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所訓示的結論，並把這個結論引伸到底了。這一結論就是階級鬥爭學說。

當人們還沒有學會從任何一種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詞句，聲明與約言裏面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底利益時，他們始終都是要做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欺的愚蠢犧牲品的。當那些主張改良改善的人們還不懂得，任何一個舊制度，無論它顯得怎樣荒謬腐敗，都是由某些統治階級底勢力支持着的時候，他們總是會受

擁護舊制度的人們愚弄的。要打破這些階級底抵抗，就只有一個方法：即必須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找出，啓迪並組織一種勢力來進行鬥爭，這種勢力能夠——而且按自己的社會地位是應當——成爲足以掃除舊制度而創立新制度的力量。

只有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才爲無產階級指明了擺脫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所遭受的那種精神奴隸痛苦的出路。只有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才說明了無產階級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無產階級底獨立組織在全世界上，從美洲到日本，從瑞典到南非洲，都日益增加起來。無產階級在其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中受到教育和訓練，擺脫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偏見，日益緊密地團結起來，學習估量自己的成功，鍛鍊自身的力量而不可遏止地增長起來。

寫於一九一三年三月。

## 馬克思學說底歷史命運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就是闡明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全世界歷史使命。自馬克思闡述這個學說以後，全世界專變進程是不是已經把它證實了呢？

馬克思最初提出這個學說，是在一八四四年。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而於一八四八年出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已給了這學說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至今還是最好的闡述。自此時起，世界歷史顯然是分為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第二個時期是從巴黎公社到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第三個時期是從這次俄國革命時起。

我們且把馬克思學說在每一時期內的命運考察一下。

---

在第一時期開始的時候，馬克思學說並未佔有統治的地位。它不過是無數社會主義派別或思潮之一而已。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是那些在基本上與我國民粹派相似的社會主義派別：它們不懂歷史運動底唯物基礎，不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階級底作用和意義，却用各種貌似社會主義的什麼「人民」、「正義」、「法權」等等辭句來掩蓋各種民主改革底資產階級實質。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對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鬧叫囂，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派別，給了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各國發生的革

命，都把社會各階級底面目在行動上暴露出來了。共和派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事變時槍殺工人，最終地證明了只有無產階級具有社會主義本性，而自由資產階級之害怕這一階級獨立動作，比害怕任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匍匐於反動勢力之前。農民以封建殘餘底廢除為滿足，轉到現存秩序方面去，而只是間或動搖於工人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一切關於非階級社會主義和非階級政治的學說，都證明是些無謂的胡說。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最終結束了這一資產階級改革的發展過程；只是由於無產階級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階級關係顯現得最露骨的那種國家組織形式穩固起來。

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裏，較為混亂而不完備的發展過程也是引到了同一資產階級社會的形成。到第一時期（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即風暴與革命時期終結時，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死亡下去。新誕生了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 二

第二時期（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與第一時期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帶有「和平」性質而沒有發生過革命。西方已完結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東方尚未成熟到實現這種革命的地步。

西方進入了「和平」準備將來改革時代的階段。到處都形成着根本上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們學習利用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創辦自己的日報，自己的教育機關，自己的職工會以及自己的合作社。馬克思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並且廣泛傳播起來了。積聚與團結無產階級力量，準備無產階級去作將來戰鬥的過程，慢慢地，可是一往直前地進展着。

歷史底辯證律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義者的衣衫。內臟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圖在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形態下復活起來。他們把準備力量去進行偉大戰鬥的時期解釋成放棄這種鬥爭。他們把力求改善奴隸狀況以便進行反僱傭奴隸制鬥爭一事解釋成奴隸們爲換得幾文銅錢而出賣本身自由權。他們懦怯地宣揚「社會和平」（即是同奴隸制度講和平），背棄階級鬥爭等等。在充當國會議員的社會黨人，工人運動的各種官僚以及「表同情的」知識分子中間，他們有很多信徒。

### 三

當機會主義者還在拚命讚美「社會和平」，拚命鼓吹說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風暴的時候，而極大的世界風暴底新泉源已在亞洲湧現出來了。緊跟着俄國革命發生的有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我們現在正處於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不管那些「文明」豺狼磨牙欲噬的偉大中華民國的命運如何，但世界上決沒有一種力量能在亞洲恢復舊有的農奴制度，能剷除亞洲國家和半亞洲國家裏人民大眾底英勇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羣衆鬥爭準備條件和發展條件的人，看見歐洲反資本主義決戰長期遷延下去。就陷於失望和無政府主義的地步。現在我們看見，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失望是多麼近視，多麼小氣呵。

亞洲八萬萬人民已加入了爲同是歐洲那些理想的鬥爭——從這一事實中所應得出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氣。

亞洲各國革命向我們顯示出來的，同樣是自由派底懦怯卑鄙的劣根性，同樣是民主羣衆獨立性所具有的特別巨大意義，同樣是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間的鮮明分野。有了歐亞兩洲經驗之



後，誰若還說什麼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那他就只配放置在籠子裏，和澳洲袋鼠陳列在一塊去供人觀賞了。

歐洲也跟着亞洲——不過不是按照亞洲方式——動作起來了。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的『和平』時期已是永逝不返了。物價的高漲和托拉斯的壓榨已使經濟鬥爭空前尖銳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義腐化最深的英國工人也動作起來。就是在德國這個最『頑固的』資產階級地主國家裏，政治危機也在迅速成熟。狂熱的軍備競爭和帝國主義的政策，使得現代歐洲的『社會和平』活像一桶火藥。一切資產階級政黨解體與無產階級成熟的過程，是在一往直前地進展着。

自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全世界歷史三大時代中的每一時代，都使它獲得了新的證實與新的勝利。但行將到來的歷史時代，定會使馬克思主義這個無產階級學說獲得更大的勝利。

寫於一九一三年三月。

##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摘錄)

###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繫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堅定性，需要紀律，需要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題不會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詞外，不是還應把布爾什維克爲什麼能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極認真地去分析麼？

布爾什維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夠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

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

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並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沙皇專制壓迫之下，貪婪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極奮勉極仔細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是用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悉，實為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非合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那怕是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

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積聚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為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貪饕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

寫於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

## 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 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

（對「俄國財富」雜誌上反馬克思主義者論文的回答）

（摘錄）

一般說來，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即馬克思主義信徒，比其他各國共產主義者都更應把自己命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並在自己的活動中始終不要忘記民主主義底莫大重要性<sup>●</sup>。

俄國所有的中世紀關係和半農奴制度餘孽還非常厲害（比之西歐），使無產階級和一般民衆受到沉重不堪的痛苦，使一切等級和一切階級底政治思想發展都受到阻礙，所以我們不能不堅決認定反對一切農奴制度，反對專制制度，等級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鬥爭，是對工人有極重大的意義。必須叫工人充分詳細認識這些機構是種怎樣可怕的反動勢力，它是怎樣加強着資本對於勞動的壓迫，怎樣欺壓勞動者，怎樣把資本阻留在中世紀的形態中，即一方面使工人受到並不亞於現代工業形式的剝削，另一方面又使工人解放鬥爭受到極大的困難。工人應當知道，他們不把這些反動支柱推翻<sup>●</sup>，便根本無法順利進行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為這

---

●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普列漢諾夫說得很對，他說我國革命家有「兩個敵人：一方面是還沒有完全剷除的陳腐偏見，另一方面是對於新綱領的狹隘見解」。參看附錄三（見本版第八八至九一頁。——譯者）。

● 我國官僚是特別厲害而為我國革命者較少注意到的反動機構，他們就是俄羅斯國家 *de facto*（事實上的。——譯者）管理者。官僚主要是由平民知識分子

些支柱還保存的時候，俄國農村無產階級始終不能擺脫被拘束被欺壓的狀況，只能進行粗笨的掙扎而不能進行合理的堅忍的抗爭，但農村無產階級底援助却是保證工人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因此，同急進民主派一起去反對專制制度，反對反動等級和反動機構，是工人階級底直接義務，社會民主派應當叫工人階級記着這個義務，同時又要時時刻刻叫工人階級記着，同這一切機構作鬥爭，都不過是促進反資產階級鬥爭的必要手段，工人需要實現普遍民主要求，只是爲了促進戰勝勞動者主要敵人即資本的勝利，資本按其本性說雖是一種純粹民主主義的機構，但它在我們俄國却特別傾向於犧牲自己的民主主義，同反動派勾結起來壓迫工人，以求更厲害地阻止工人運動底出現。

根據以上所述，大概已可知道社會民主黨人究應怎樣對待專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怎樣對待近來特別加強起來，力求把所有一切革命者派別〔統一〕〔聯合〕起來爭取政治自由的一個思潮了。

這是個頗爲新奇而值得注意的思潮。

其所以新奇，是因爲提出成立〔聯盟〕這一主張的，並不是某個集團或某些對於某某問題持有共同綱領的集團。如果聯盟問題是由某個集團或某些集團所提出，那它就會是關於每一個別場合的問題，就會是實行統一的各個集團底代表所能處決的具體問題。那時也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統一主義〕思潮了。但這個思

---

補充，無論按其出身淵源或活動使命和性質來說，都帶有極濃厚的資產階級性質，但專制制度以及貴族地主享有莫大政治特權的事實，却使官僚帶着特別有害的特性。他們始終都是反覆無常，以配合地主利益和資產者利益爲其最高任務。他們是些猶太杜克，利用他們在農奴主中的感情和聯系來欺壓農工，藉口說是要「護衛經濟力量薄弱的人」，說是要「保護」這種人去反對富豪和高利貸者方面的壓迫，而實行種種辦法，把勞動者弄成聽憑農奴制地主宰制的「下賤奴才」，因而使其更加無法抵禦資產階級。他們是最險毒的偽君子，擁有西歐反動專家底經驗，巧於用一些愛民辭藻來掩飾他們那種阿拉克切也夫式的貪慾。

潮是有的，並且代表這個思潮的不過是一些雖已離開舊立場，但還沒有走到任何新立場的分子：反專制制度的戰士迄今所倚據的那個理論，顯然已在崩潰，因而也就使鬥爭所必需的團結和組織條件破壞下去。於是，這些「統一派」和「聯合派」先生大概認為最容易莫如創立這樣一個理論，其內容只是反對專制制度，要求政治自由，而把其餘一切社會主義問題和非社會主義問題都除開不說。這樣一種幼稚的錯誤觀念，當然是在實行此種統一的初次嘗試時就一定不會不攻自破的。

可是，這個「統一主義」思潮畢竟值得注意，因為它反映着戰鬥革命民粹主義變成政治急進民主主義的轉變過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關於這個轉變過程，我在上面已勉為指出過了。一切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集團，必須擬出一個拋棄舊時俄國特異發展論成見的堅定的民主要求綱領，才能在上面所講的那種旗幟下切實統一起來。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創立這樣一個民主黨當然是種有益的進步，所以社會民主黨人為反對民粹主義而進行的工作應該促成這種進步，打破一切偏見和神話，好使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團結起來，並使其餘各個集團組成一個民主主義的政黨。

社會民主黨人當然不能同這樣一個政黨講什麼「統一」，因為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工人必須獨立組成一個特別的工人政黨，但工人對於民主主義者所進行的一切反對反動機構的鬥爭，都會極力予以贊助。

民粹主義已經墮落成爲最平庸的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的理論，「人民之友」就是這種墮落的一種非常明顯的例證。由此就可看出某些人所犯的莫大錯誤，他們只向工人灌輸反專制制度鬥爭的思想，却不同時向工人說明我國社會關係底對抗性使資產階級思想家也主張政治自由的事實，却不同時向他們說明俄國工人是爭取全體勞動民衆解放的戰士這一歷史使命。



有些人喜歡向社會民主黨人提出責備，說他們不應妄想獨享馬克思學說，因為馬克思底經濟理論是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接受的哩。可是，既然你認為俄國勞動者遭受剝削根本不是由於資產階級性的社會經濟組織，而是由於土地缺少，繳納過重以及行政機關底壓迫等等，那末你向工人解釋價值底形態，資產階級制度底實質以及無產階級底革命作用，又有什麼意思呢？

既然你認為階級鬥爭理論甚至不能說明工人對於工廠主的關係（我國資本主義是由政府用人工方法培植起來的哩），更不必說不屬於已經形成的工廠工人階級的那些『人民』大眾，那末你向工人解釋階級鬥爭理論，又有什麼意思呢？

既然你想要避開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無產階級而尋找達到共產主義的道路，那末試問你又怎樣可以接受馬克思底經濟理論，及其認為無產階級具有經過資本主義而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革命使命這個結論呢？

在這樣的條件下號召工人去爭取政治自由，就顯然是等於號召工人替先進資產階級去從火中取栗，因為決不可否認（值得注意的，就是民粹派和民意黨人<sup>5</sup>也沒有否認這點哩）從政治自由方面獲得利益的首先是資產階級，而工人所能得到的却並不是他們生活狀況上的改善，而不過是…不過是他們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的鬥爭條件方面的改善。我這一段話，是專為反對某些社會主義者而說的，他們雖不接受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但他們却在工人羣衆中進行鼓動，因為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已經知道只有在工人羣衆中才可找到革命分子。這些社會主義者使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相抵觸，作出一種極嚴重的錯誤，因為他們誘惑工人離開其直接的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任務<sup>6</sup>。

<sup>6</sup> 必須發動工人去與專制制度作鬥爭的結論，可以從兩方面得出：或者把工人看作爭取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戰士，因而把政治自由看作是便利工人鬥爭的條

在從前一個時候發生這種錯誤，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當時資產階級社會底階級對抗形勢還由於農奴制的壓抑而全沒有發展起來，因為當時農奴制度激起了全體知識分子共同一致的反抗和鬥爭，因而造成一種幻想，以為我國知識界具有特別濃厚的民主主義性，以為自由派思想和社會主義者思想彼此間沒有什麼深刻的分歧。現在，對於這點已經根本沒有發生幻想的餘地，因為現在經濟發展已有長足的進步，甚至從前否認過俄國有資本主義發展可能的那些人都承認我國已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了。〔知識界〕底成份，也如從事物質財富生產的社會底成份一樣表現得十分明顯：如果說在後者中間起支配統治作用的是資本家，那末在前者中間起主導作用的，就是人數日益迅速增加的野心家和資產階級傭僕，即心滿意足，安心樂意，絲毫不夢想而是很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東西的〔知識界〕。我們的急進派和自由派不僅不否認這件事實，反而極力強調這件事實，煞費苦心證明這種現象不合道德，加以斥責，努力攻擊，恥笑…和推翻這種現象。想使資產階級知識界因自己帶着資產階級性而感覺羞恥的這種幼稚企圖是很可笑的，也好似市僧經濟學家想以資產階級引起人民破產，引起大眾貧困失業和飢餓等事實（援引〔哥哥〕底經驗）來恐嚇我國資產階級一樣；這樣裁判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就會頗與審判黑魚時判決把它投到水裏去的故事相同。除此而外，還有一種自由派的和急進派的〔知識界〕，他們叨叨不休，談論什麼進步，科學，真理，人民等等，他們喜歡追憶六十年代的情形，說當時未曾有什麼爭執、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都充滿着熱烈的民主主義精神。

---

件之一。社會民主黨人就是這樣看法的。或者單只把工人看作是在現代制度下最感痛苦，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喪失，最能堅定進行反專制制度鬥爭的人。但這就是要叫他跟着資產階級急進派走，因為資產階級急進派是只看見全體『人民』反對專制制度的一致而不願看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對抗。

這些先生們幼稚成性，根本不願意瞭解，當時那種同心一致是由當時那些一去不返的物質條件所引起的，因為當時大家都是同樣受到農奴制度的束縛，其中也有農奴主家中積蓄了一些錢財而很想獨自享福的管事，也有仇恨老爺方面的苛索和干涉而想自由經營本人產業的殷實農夫，也有地主家中的無產僕人以及被賣給商人去盤剝的破產農夫；受到農奴制度壓迫痛苦的有大商人，工廠主及工人，有手工業者和工匠。當時所有這些人中間只有一種聯系，就是大家都一致敵視農奴制度：超出這種一致而外便有彼此間最激烈的經濟對抗。目前這種對抗已有莫大的發展，只有完全沉醉於甜蜜夢想的人才會至今也看不見這種對抗；只有這樣的人才會在實際生活要求鬥爭，要求每個不願做資產階級底有意或無意走卒的人都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來的時候，還夢想這個一致時代底回返。

如果你不願輕信所謂「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語，如果你願加深探究一下，那你就會知道這種人完全是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這個小資產階級夢想用一些溫和的進步辦法改善、維持和恢復他們自己的（他們所稱爲「人民的」）經濟，却絕對不能瞭解，在現存的生產關係基礎上，所有這些進步辦法都祇會使大眾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更加深入。我們不能不感謝「人民之友」，因為他們大大幫助了我們認清我國知識界底階級本性，因而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認定我國小生產者是些小資產階級分子的理論；他們必然會促使舊時那些迷惑了俄國社會主義者很久的幻想和神話歸於消滅。「人民之友」已把這種學說用得腐爛骯髒不堪，使得俄國迄今信奉這種學說的社會主義者都不免要二中取一：或是從新修改這些學說，或是將其完全拋棄，讓那些向 *urbi et orbi* ① 宣揚富

①——全世界。——譯者

農購置改良農具，儼然向我們宣傳說必須對玩厭了紙牌的人表示歡迎的先生們去獨自享用。而他們還不只是這樣儼然談論『人民制度』和『知識界』，並且還大言不慚地妄談所謂廣大理想，所謂盡善盡美的生活問題提法哩！

社會主義的知識界一定要拋棄幻想，一定要在俄國現實而不是心願的發展過程中，在現實而不是可能的社會經濟關係中去尋找靠山，才可希望獲得工作上的成效。同時，他們理論工作底方向應是具體考察俄國經濟對抗方面的一切表現，考察這些表現彼此間的聯系及其一貫發展的情形，凡是這種對抗被政治歷史、法制特點以及傳統理論偏見所掩蓋的地方，都應加以揭露。這個工作應把我國現實作為一定生產關係的體系來給以完備的描繪，應指明勞動者在這個體系下必然遭受剝削與剝奪的情形，並指明經濟發展過程所昭示的擺脫這個制度的出路。

這理論既然是以詳細周密考察俄國歷史和現實為基礎，就能解答無產階級急需解答的一切問題，——既然這理論合乎科學要求，那無產階級底反抗思想一覺醒起來就必然會納入社會民主主義底軌道。擬製這理論的工作愈有進展，則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會增長得愈加迅速，因為就是最狡猾的保護現代制度的人，也不能阻止無產階級思想底覺醒，其所以不能，是因為這個制度本身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加緊着對於生產者的剝奪，使無產階級及其後備軍人數日益增加，同時社會財富又不斷增長，生產力大大發展，資本主義使勞動社會化。為要製定這樣一個理論，雖然還要作許許多多的工作，但社會主義者能夠完成這個工作，却是穩有把握的，因為在他們中間廣泛散佈着唯一科學方法的唯物主義思想，它要求任何綱領都是對於現實過程的確切表述；因為接受這些思想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獲得很大的成功，甚至我國自由主義者和民

主義者也因受這種成功激動而把他們那些厚本雜誌——如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弄成不是枯燥無味的了。

我這樣着重指出社會民主黨人理論工作底重大必要和艱鉅，並不是想把這個工作放到實際工作前面去<sup>⊖</sup>，更不是想把後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後去作。只有『社會學主觀方法』崇拜者或空想社會主義信徒，才會作出這種結論。當然，如果認為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在尋找該國『另一種(除現實道路而外)發展道路』，那末實際工作當然是只有在英明哲學家已發現和指明了這『另一種道路』時，才有可能進行；反轉來說，當這種道路業已發現和指明出來的時候，理論工作就從此終結，而應把『祖國』引上新發現的『另一種道路』的人底工作就從此開始。可是，如果認為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要做無產階級底思想領導者，是要領導無產階級進行現實鬥爭，以反對橫在一定社會經濟發展現實道路上的現實的真正敵人，那末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條件下，理論工作和實際工作就會溶合為一個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老戰士李卜克內西極為中肯表述如下的工作：

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sup>⊖</sup>

不做這種理論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領導者；不按事業需要進行這種工作，不在工人中間宣傳這個理論底結論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也不能做思想領導者。

社會民主黨人這樣提出任務，就能免除各種社會主義者團體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 恰巧相反。實際的宣傳鼓動工作始終都應放在前面，因為第一，理論工作只能解答實際宣傳鼓動工作急需解答的問題。第二，社會民主黨人往往被客觀情勢所迫而不得不局限於理論工作，所以他們非常重視每一可以進行實際工作的機會。

⊖ ——研究，宣傳，組織。——譯者

既然是以學說適合現實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為學說底最高和唯一準繩，就不會有什麼教條主義；既然認為任務是要幫助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換句話說，既然認為「知識界」底作用是要造成再不需要有特別知識分子領導者的情形，就不會有什麼宗派主義。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對於各種理論問題雖有某些意見分歧，但他們的政治活動手段，自從該派最初產生的時候起，就始終沒有變更，並且迄今也沒有變更。

社會民主黨人底政治活動是要促進俄國工人運動底發展和組織，使它脫離現今這種彼此分散，沒有主旨地企圖抗議，「騷動」和罷工的狀態，而轉變為整個俄國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其目的是要推翻資產階級制度，剝奪剝奪者，消滅專靠壓迫勞動者來維持的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者確認俄國工人是俄國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唯一天然代表的共同信念，就是這種活動底基礎<sup>●</sup>。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為俄國勞動者所遭受的剝削，如果把正在泯滅的農奴經濟殘餘除開不說的話，其實到處都是資本主義性的剝削；不過，生產者大衆所遭受的是規模狹小，零星渙散，尚未發展的剝削，而工廠無產階級所遭受的則是規模巨大，已經社會化，已經集中化的剝削。在前一場合的剝削，還被各種中世紀形式，各種政治上法律上風俗習慣上的附加成份，以及各種狡猾手段所蒙蔽着，使勞動者及其思想家不易看出勞動者受壓迫制度底實質，不易知道何處和怎樣找到擺脫這個制度的出路。反之，在後一場合的剝削，却已充分發展，並且表現為純粹的形式，沒有混雜任何模糊真相的枝節成份。工人們已不能不看出：壓迫他們的是資本，他們所要進行的鬥爭是反對資產者階級

● 代表俄國將來的人物是農夫，——農民社會主義者，即最廣義的民粹主義者，曾是這樣設想的。代表俄國將來的人物是工人，——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是這樣設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就是這樣在一個手稿裏表述過的。

的鬥爭。所以他們爲實現最近經濟需要，以改善本身物質狀況所進行的這種鬥爭，也就必然要求他們組織起來，必然會變成爲階級的戰爭，其目標不是反對個別的人，而是反對整個階級，即反對不僅在工廠裏，並且到處各地都壓迫着打擊着勞動者的那個階級。正因爲如此，所以工廠工人不過是全體被剝削民衆底先進代表；要他們在有組織的堅定的鬥爭中實現他們的代表作用，是根本不必用什麼「前途」來引誘他們，而只要向他們說明他們自己的地位，說明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底政治經濟結構，說明階級對抗在這個制度下必不可免就行的。正因爲工廠工人在一般資本主義關係體系中處於這樣的地位，所以他們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唯一戰士，因爲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底高級階段，即巨大機器工業，才造成了進行這個鬥爭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這種物質條件在其餘一切地方，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低的地方是沒有的，因爲這裏的生產分裂成爲成千累萬的細小經濟單位（這些經濟單位，就是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形式下，也始終是零碎的經濟單位），被剝削者多半還擁有一點極小的產業，因而依附於他們所應當反對的那個資產階級體系：這種情形就阻礙着那些能夠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底發展。零碎的單獨的小規模的剝削，把勞動者附着於一個地點，使他們彼此隔絕，使他們無法理解他們階級的一致性，使他們無法統一起來，使他們不能瞭解，壓迫底原因不是個別的人，而是全部經濟體系。反之，大資本主義，却必然會使工人根本和舊社會，和一定地點，和一定剝削者斷絕任何關係，使他們統一起來，推動他們用心思索，使他們處在可能開始有組織的鬥爭的地位。所以社會民主黨人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活動都集中於工人階級。當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一領會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一領會俄國工人負有歷史使命的思想時，當這些思想廣闊傳播起來而在工人中造成了把工人現時零

碎經濟戰爭變爲自覺階級鬥爭的堅強組織時，俄國工人就能統率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制制度，並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循着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一直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完）

寫於一八九四年。

### 附 錄 三

我所說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狹隘瞭解，是指馬克思主義者本身而言。說到這裏，不能不指出一點，就是我國自由主義者和急進主義者在合法刊物上敘述馬克思主義的時候，簡直把馬克思主義縮小和曲解得不成樣子了。這成什麼敘述呢？你們只須設想一下，該要把這個革命學說弄成怎樣難看的樣子，才能用削趾適履的辦法使它適合俄國書報檢查機關底要求呀！而我國的政論家也就忍心這樣來幹：照他們那樣的敘述，馬克思主義學說底內容差不多只限於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基於所有者本身勞動的個人所有制怎樣經歷着辯證式的發展，怎樣變爲自己的否定方面，然後又怎樣實行社會化。他們用一種莊嚴的神情把馬克思主義底全部內容都歸結爲這個『公式』，而把它的社會學方法上的一切特點，階級鬥爭學說，以及從事研究的直接目的，即揭露一切對抗和剝削底形態而幫助無產階級求得解放的目的，都迴避不說。結果當然也就得出了一種暗淡和狹隘到極點的东西，而我們的急進主義者也就對可憐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表示惋惜。當然呵！如果在俄國專制制度和俄國反動勢力橫行時代，可以盡量確切完備敘述馬克思主義，將其各個結論一貫說出，那末這個專制制度和這種反動勢力就會不成其爲專制制度和反動勢力了！我國自由主義者和



急進主義者如果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就是根據德文書籍也行），他們也許會羞於在受檢查的刊物上這樣割削馬克思主義吧。你們既然無法敘述這個理論，就請你們閉口不談，或附帶聲明，說你們根本沒有道出全部內容，說你們是把最重要的東西刪去了，但爲什麼你們分明只敘述一些片段，却又大喊大叫，妄說什麼狹隘性呢？

當然也只有這樣，才可鬧出只有在俄國才可鬧出的這樣一種笑話來，就是人們竟把一些根本不知什麼是階級鬥爭，根本不知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必不可免的對抗，根本不知什麼是這個對抗底發展，根本不知什麼是無產階級底革命作用的人也叫作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於把一些簡直拿着資產階級草案出來說話的人也叫作馬克思主義者，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這些人有時也說過『貨幣經濟』及其『必然性』等等一類的字眼，而這種字眼却是只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樣機智的人才會把它當作馬克思主義者專用的字眼來看待的。

馬克思認爲他的理論底價值全在於這個理論『根本上就是批判的<sup>●</sup>和革命的理論』。後一性質，真正而且絕對是馬克思主義特有的本色，因爲這個理論直接認定它自己的任務是要暴露現社會所有一切對抗和剝削形態，考察其進化情形，證明其暫時性質及轉變爲另一種形態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幫助無產階級儘量迅速，儘量容易地消滅任何剝削。這個理論之所以能博得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不可遏止的同情，也就是因爲它把最高限度的嚴格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底頂峯）和革命性結合起來，並且不是

● 請注意，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批判，是指他所認爲唯一科學批判的那種唯物主義的批判，即是把政治，法律，社會以及風俗等方面的事實，都拿來同經濟，生產關係體系，以及在一切對抗性社會關係基礎上所必然形成的各個階級底利益對照起來觀察的批判。俄國社會關係之爲對抗性的關係，是未必有誰能夠懷疑的。可是，誰都還沒有把這些關係當作根據來作過這樣一種批判。

把這兩種特性偶然結合起來，不僅是因為這個學說創始人自己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特性，而是因為它把這兩種特性不可分離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的內部。因為這裏直接認定理論底任務，科學底目的是幫助被壓迫階級已在實際進行着的經濟鬥爭。

〔我們並不向世界說：中止鬥爭吧，你的全部鬥爭都是無謂之舉。我們只是給它一個真正鬥爭的口號〕。

可見，馬克思認為科學底直接任務是要提出一個真正鬥爭的口號，即是要客觀地指明這個鬥爭是相當生產關係體系底產物，要瞭解這個鬥爭底必然性，這個鬥爭底內容及其發展行程和條件。要提出〔鬥爭的口號〕，就要十分詳細地研究這個鬥爭底每種形式，就要考察它由某一形式轉變到另一形式的每一步驟，以求隨時判定局勢，而不致忽略鬥爭底一般性質和一般目的，即徹底完全消滅任何剝削和任何壓迫的目的。

你們若把〔我國著名的〕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評〕中所敘述過並加以攻擊的那套曖昧的謬論，拿來同馬克思底〔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論比較一下，就會感覺驚異，為什麼竟有人一面以〔勞動階級思想家〕自命，同時却又會單以…我國政論家把馬克思理論所有生命汁盡行除去而將其變成了的那個〔磨平的銅圓〕為限呢。

你們若把那些也是以想做勞動者思想家出發的我國民粹派作品，那些論述我國一般經濟制度和特別是我國農民歷史及現狀的作品，拿來和這個理論底要求比較一下，就會感覺驚異，為什麼社會主義者竟會滿足於單以考察描寫災難和對這種災難表示傷感為限的理論呢。人們不把農奴制度視為產生了某種剝削、某些對抗階級、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相當經濟組織形式，而只把它視為地主實行暴戾虐待農民的表现。人們不把農村改良視為某幾種經濟形態和某幾個經濟階級衝突的結果，而視為長官違反着

本身極好的意向而偶然失錯〔選定了〕〔不正確道路〕的一種措施。人們把改良以後的俄國看作是脫離了正軌，因而使勞動者受到災難的一種偏向，而不看作爲有某種發展趨勢的一定的對抗性生產關係體系。

不過，現在這個理論喪失信用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實，而俄國社會主義者愈是迅速瞭解在現代知識水準上不能有外乎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愈是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來把這個理論運用於——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運用於——俄國，則革命工作底成功，也就會來得愈有把握，愈加迅速。

寫於一八九四年春夏。

##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一個地方(俄國境內)有十七個社會民主黨人參加的會議，一致通過了如下的決議，同時決定把它公佈並交給全體同志去討論)。

近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表顯出一種離開俄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原則的傾向，而這些原則是既經各創始人和各先進戰士，即經「勞動解放」社<sup>7</sup>社員宣佈過，又經九十年代俄國工人組織底社會民主主義刊物宣佈過的。下面引錄的“credo”<sup>●</sup>就是要把某些(「少年派」)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基本觀點表示出來，想把「新觀點」作個一貫肯定敘述的嘗試。以下就是這個“credo”底全文。

「西歐存在過的行會和手工工場時期，使後來全部歷史，特別是社會民主黨歷史，都受到了它的深刻影響。資產階級由於必須爭得自由發展的形式，並力求擺脫束縛生產的行會規章，所以它(資產階級)就成了革命的要素；它在西歐各處都是從主張 *liberté, fraternité, égalité* (自由，博愛，平等)，從爭取自由政治形式來開始活動的。但它爭得了這種形式，也就是如俾斯麥所說的那樣給予了敵人，即給予了工人階級一張將來必須兌換的期票。在西歐方面，工人階級幾乎到處都沒有以一個階級資格爭得過民主機構，而只是坐享

---

● 意即信條，綱領，世界觀。——譯者。

過這種民主機構。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說工人階級參加過革命。但歷史上的考證就會推翻這種意見，因為正當一八四八年西歐確立憲制時，工人階級還是些城市手工業者，還是些市民的民主派；工廠無產階級當時幾乎還沒有存在，而大生產中的無產階級（如霍普特曼<sup>8</sup>所描寫的德國織工，以及里昂城的織工），還是一羣粗野的人衆，只能舉行騷動，而絕對不能提出什麼政治要求。一八四八年的憲制可以說真是由資產階級與小市民手藝匠爭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手藝匠與手工工場工人，印刷匠，織工，鐘錶匠等等）從中世紀起，就習慣於參加各種組織，參加貯金互助社，宗教團體等等。西歐熟練工人中間至今都還保存着這種組織精神，而這也就是他們與工廠無產階級大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工廠無產階級很難組織起來，只能加入所謂 loseorganisation（臨時組織），而不願參加具有章程和規約的堅強組織。這些手工工場的熟練工人，就是社會民主黨底核心。結果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一方面比較容易和完全可能進行政治鬥爭，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受到手工工場時期訓練的工人吸收來按部就班地組織這個鬥爭。因此在西歐就形成了理論的與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出發點是國會政治鬥爭，其前途只是表面上與布朗基主義<sup>9</sup>相同，按其淵源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前途，即一方面是奪取政權，另一方面就是 Zusammenbruch（崩潰）。馬克思主義是當時流行的那種實踐，即超越於經濟鬥爭的那種政治鬥爭在理論上的表現。比國，法國，特別是德國工人，都異常容易地進行過政治鬥爭，而他們在進行經濟鬥爭方面則感到了極大的困難，發生過莫大的磨擦。直到現在，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比較起來（除開英國不說），仍然是異常薄弱，極不穩定，到處都 laissent à désirer quelque chose

(尙嫌不夠)。當政治鬥爭中的毅力尙未完全耗盡時，Zusammenbruch 始終是個必要的，有組織作用的，應該發生偉大歷史作用的 Schlagwort (流行語句)。在研究工人運動時所能得出的基本法則就是阻力最少的路線。在西歐各國，這樣的路線就是政治活動，而馬克思主義，即共產黨宣言上表述出來的那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運動當時所應採取的最合適不過的形式。但當政治活動中的毅力已完全耗盡，政治運動已極度緊張，以至很難，幾乎無法向前繼續進行時（近來選舉票數目增長的遲緩，集會羣衆情緒的冷淡，文藝聲調的萎靡），另一方面又由於國會活動軟弱無力，以及沒有組織和幾乎無法組織起來的工廠無產階級愚昧羣衆走上舞台的結果，在西歐造成了現時稱爲伯恩施坦主義<sup>10</sup>的現象，即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底危機。工人運動從共產黨宣言發表時起至伯恩施坦主義出現時止的發展是一種非常合乎邏輯的進程，把這全部進程加以細心研究，就能像天文學家那樣準確斷定這個「危機」底結局。此地所說的當然不是伯恩施坦主義底勝敗問題，因爲這並沒有多大趣味；此地所說的乃是黨內早已逐漸發生的實際活動上的根本變更。

這種變更的方向不僅是更加努力進行經濟鬥爭，鞏固經濟組織，並且是——這是最重要的——改變黨對於其他反政府黨派的態度。粗暴的馬克思主義，否定式的馬克思主義，原始式的馬克思主義（以過分死板的社會階級分立觀爲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將讓位於民主主義性的馬克思主義，由是黨在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地位也應該發生急劇的變化。黨將承認社會；黨底狹小團體式的任務，多半是宗派主義性的任務，將擴大爲社會的任務，而它那種奪取政權的趨向就會要適應於現代實際情況而變成按民主原則改變或改良現社會

的趨向，以求最適當最完滿地保護勞動階級底權利（各種各樣的權利）。〔政治〕概念底內容，就會擴大到含有真正社會意義的程度，而目前的實際要求，就會具有比以前更大的比重，就會要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從上面關於西歐工人運動發展進程的概述中，就不難得出對於俄國的結論。我們這裏阻力最少的路線，絕對不會朝着政治活動進行。不堪忍受的政治壓迫雖使一般人不得不時常談論並專心注意這個問題，但它却始終不會推動人們去作實際行動。西歐力量薄弱的工人成份一捲入政治活動就在這個政治活動中強固和形成了起來，我國情形却與此相反，因為我國所有的這種薄弱力量隨時隨地都遇到極厲害的政治壓迫，不僅沒有什麼同這種壓迫作鬥爭，亦即保證本身發展的實際條件，而且經常受着這種政治壓迫制度的窒殺，甚至不能吐出柔弱的幼芽。加之，我國工人階級又不像西歐戰士那樣具有組織精神的傳統，所以我們這裏的情景也就十分悲慘，連那些最樂觀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以爲每增設一個工廠煙囪都是一件莫大幸事的人，也感覺失望。經濟鬥爭也很難舉行，也極難舉行，但它畢竟是可能舉行的，並且羣衆自己已在實際舉行了。俄國工人既然在經濟鬥爭中學習組織，既然時時刻刻都在這個鬥爭中碰到政治上的壓迫，就終究會建立起可稱爲工人運動形式的一種東西，就會建立起某個或某些最適合俄國實際條件的組織。現在可以肯定說，俄國工人運動尙處於原始狀態中，還沒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罷工運動是在任何一種組織形式下都有的，因此也就不能稱爲俄國運動底確定形式，至於祕密組織，單從數量方面來看，就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說這種組織在現時條件下是否有益了）。

情形就是如此。除此而外，還有饑荒和農民破產現象助長

着 Streikbrecher<sup>●</sup> 行爲，因而也就使人更難把工人羣衆提到較能滿意的文化程度，試問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究竟有什麼辦法可想呢？！關於獨立工人政黨的議論無非是把他人所負的任務，把他人所有的成績搬到我國基地上來的結果。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還處於一種可憐的狀態。他的實際任務還是十分細微的，而他的理論知識——如果不是把這些知識當作研究工具，而是當作活動公式來運用，——甚至不够執行這些細微的實際任務。而且，從他人手中借來的這種公式，在實踐方面還是有害的。我國馬克思主義者忘記了西歐工人階級是在已經清除乾淨的政治活動場所中活動的事實，因此也就過份藐視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社會階層所進行的急進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反政府的活動。只要有人稍微企圖注意自由主義政治性的社會表現，那末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就會表示反對，因為他們忘記了有許多歷史條件使我們不能成爲西歐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要求我們拿出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即在俄國條件下適宜並且必要的馬克思主義。每個俄國公民政治感覺和政治知覺的缺乏，顯然不是用暢談政治的空話，或用向根本不存在的勢力呼籲的辦法所能彌補的。這種政治知覺只可由教育來養成，就是說只有靠參加俄國實況所提出的生活（雖然它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性的）才可求得。在西歐方面表示〔否定〕，本來是（暫時）很適宜的，而在我國表示〔否定〕，却就很有害了，因為由一個有組織有實力的團體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一羣沒有定形的散漫的分子提出否定，却又是另一回事。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條出路：參加，即幫助無產階級所進行的經濟鬥爭，並參加自由主義反政府派的活動。俄

●——破壞罷工的工賊行爲。——譯者。



國馬克思主義者以「否定者」的資格出現，是未免太早了，而這種否定也就削弱了他所應運用於政治急進主義方面的那一部分精力。所有這些暫時還不很可怕，可是如果俄國知識分子將因拘守階級公式而不能積極參加生活，因而遠離各反政府集團，那結果就會使所有在爭取法權形式時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務的工人階級攜手行進的人都會受到重大損失。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知識分子那些躲藏在抽象政治議論下面的政治天真氣派，是可能使他們自己上一個大當的」。

我們不知道究竟會有多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贊成這種觀點。可是一般說來，有人贊成這種思想却是沒有疑問的。所以我們認為必須對這種觀點提出堅決抗議，並預告全體同志必須防範俄國社會民主運動脫離其既定路線的危險，這條路線就是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它應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打成一片，並以爭取政治自由作為自己的當前任務。

上面所引錄的“credo”，第一是「西歐工人運動發展進程的概述」，第二是「對於俄國的結論」。

首先，“credo”作者們對於西歐工人運動過去的觀念就是全不正確的。說西歐工人階級沒有參加過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和政治革命，這是不正確的。憲章運動底歷史，一八四八年法德奧等國革命，恰巧是證明了與此相反的情形。「馬克思主義是當時流行的那種實踐，即超越於經濟鬥爭的那種政治鬥爭在理論上的表現」一語，是全不正確的。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是在非政治的社會主義（歐文主義，「傅立葉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流行的時候出現的，所以共產黨宣言立刻就對那些非政治的社會主義派別表示反對。甚至當馬克思主義已經具有全副理論武裝（資本論），並組織了著名的國際工人協會時，政治鬥爭也還不是一種流行的實踐（當時在英國有狹隘的工聯主義，在拉了

語系諸國有無政府主義與蒲魯東主義)。在德國方面，拉薩爾底偉大歷史功績，就是他使工人階級由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底尾巴變成了獨立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聯結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所以“credo”作者們企圖把這兩個鬥爭形式分開，就是一種最拙劣最可悲的離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再則，“credo”作者們對於現今西歐工人運動狀況以及作為這個運動旗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持着全不正確的見解。所謂「馬克思主義底危機」一語，不過是重複那些資產階級下流作家底無聊議論，他們極力想把社會主義者中發生的任何爭論誇大起來，想把這種爭論描寫成爲社會黨底分裂。鼎鼎大名的伯恩施坦主義，按其爲普通一般人以及“credo”作者所瞭解的含義來說，就是企圖縮小馬克思主義理論，把革命工人黨變爲改良黨，而這種企圖當然是受到了大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堅決斥責的。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流派已經出現過多次，但每次都遭到了忠實保持革命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原則的黨方面的指斥。我們深信，凡把機會主義觀點搬到俄國來的一切企圖，將遇到絕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方面同樣堅決的回擊。

西歐工人黨「實際活動上的根本變更」一語也根本不符事實，實際情形恰與“credo”作者們所說的相反：馬克思主義最初就已承認了無產階級經濟鬥爭底重大意義和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尚在四十年代就已駁斥了否認這種鬥爭意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者。

過了約近二十年之後，當國際工人協會成立時，在一八六六年日內瓦第一次國際大會上提出了職工會和經濟鬥爭意義的問題。在這次國際大會通過的決議中，確切地指明了經濟鬥爭底意義，警告社會主義者與工人不要誇大這種鬥爭底意義（當時在英

國工人中間有過這種表現），也不要輕視這種鬥爭底意義（在法國人和德國人中間，特別是在拉薩爾派中間，有過這種表現）。決議認為職工會在資本主義存在時不僅是合乎規律，而且是必然的現象；認為職工會對於組織工人階級來進行其反資本的日常鬥爭，以及對於消滅僱傭勞動制，都是非常重要的。決議認為職工會不應單只注意「反對資本的直接鬥爭」，不應對工人階級一般政治和社會運動持迴避態度；職工會不應抱着「狹小的」目的，而應爭取數千百萬被壓迫工人大眾普遍的解放。從那時起，各國工人黨中已經屢次提出，並且將來當然還會屢次提出關於在某個時機應該偏重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還是偏重無產階級底政治鬥爭的問題；但一般的或原則的問題，現在還是像馬克思主義原先規定的那樣。關於統一的階級鬥爭必須把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結合起來的信念，早已深入於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底血肉之中了。其次，歷史經驗又不容反駁地證明，當無產階級缺乏自由或其政治權利受到壓制時，始終必須把政治鬥爭提到首要地位。

工人黨對其他反政府黨派所持的態度更談不到有什麼重大變更。就是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也指明了一個正確的立場，一方面根本反對誇大政治底意義，反對陰謀主義（布朗基主義等等），另一方面又根本反對輕視政治或把政治縮小為補綴現社會的那種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政策（無政府主義，空想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教授社會主義等等）。無產階級應當力謀建立一個獨立工人政黨，其主要目的是由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決不應把其他階級和政黨當作「一羣反動人眾」看待；恰巧相反，它應參加全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應贊助進步階級和進步政黨去反對反動階級和反動政黨，應贊助一切反對現存制度的革命運動，應保護一切被壓迫的

民族或種族，一切被壓制的宗教以及無權的女性等等底利益。“credo”作者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議論，只是證明他們力圖抹煞無產階級鬥爭底階級性質，用所謂「承認社會」的無聊說法來削弱這個鬥爭，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降低為一種庸俗的改良主義的派別。我們深信，絕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會堅決摒棄這種曲解社會民主黨基本原則的觀點。由於“credo”作者們對西歐工人運動持着不正確的前提，結果他們也就得出了更不正確的「對於俄國的結論」。

俄國工人階級「尚未提出政治任務」一語，只是證明他們對俄國革命運動毫無認識。一八七八年成立的「俄國北方工人協會」以及一八七五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協會」，就已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過政治自由的要求。經過八十年代的反動時期以後，工人階級又在九十年代屢次提出這樣的要求。所謂「關於獨立工人政黨的議論，無非是把他人所負的任務，把他人所有的成績搬到我國基地上來的結果」等語，只是證明他們完全不懂得俄國工人階級底歷史作用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最迫切的任務。“credo”作者們所提出的綱領，顯然是想使工人階級「按阻力最少的路線」行進，局限於經濟鬥爭，而讓「自由主義的反政府派」在馬克思主義者「參加」下爭取「法權的形式」。俄國社會民主黨實行這樣的綱領，就等於在政治上實行自殺，就會大大阻滯並降低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革命運動（這兩個概念，我們認為是彼此相合的）。這種綱領可能出現的事實，也就證明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位先進戰士阿克雪里羅得所表示的憂慮極有根據。他在一八九七年末論到這種前途底可能時寫道：

「工人運動不越出工人與廠主間的純粹經濟衝突的狹小範圍，於是它本身整個說來也就缺乏政治性質，而無產階級先進階層在為政治自由的鬥爭中就會追隨於由所謂知識分子組

成的革命小組和派別] (阿克雪里羅得著：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現時任務與策略。日內瓦，一八九八年，第一九頁)。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堅決反對“credo”所表示的全部思想體系，因為它直接引導到實現上述這種前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極力設法實現另一種前途，即阿克雪里羅得用如下語句說明的前途：

〔另一種前途就是社會民主派把俄國無產階級組織為一個獨立政黨，它在爭取自由時一方面要同資產階級革命派別（如果這樣的派別將會存在的話）並排行進並同它們結成聯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識界中最愛民的和革命的分分子直接吸進自己的隊伍或引導他們前進〕（同上，第二〇頁）。

當阿克雪里羅得寫這段言論的時候，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發表的聲明很明顯地表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站在這種觀點上。固然，可惜有一個彼得堡工人報紙，即工人思想報，好像是對“credo”作者們思想表示同情，竟在發刊詞中（第一期，一八九七年十月）發表了一種根本錯誤而與社會民主主義相矛盾的意見，說〔運動底經濟基礎〕可能〔被經常不忘政治理想的傾向模糊起來〕。但同時彼得堡另一個工人報紙，即聖彼得堡工人小刊（第二期，一八九七年九月），却堅決宣佈，說〔只有組織堅強而人數衆多的工人黨，才能推翻專制制度…〕，說工人〔組成爲強有力的黨〕，〔就能使本身以及全俄人民擺脫一切政治經濟壓迫〕。還有一個報紙，即工人報，曾在第二期社論上（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寫過：〔反對專制政府，爭取政治自由，是俄國工人運動最近的任務〕；——〔俄國工人運動一成為具有共同名稱和嚴密組織的統一嚴密整體，就會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個單獨的工人小組應當組成爲一個共同的黨〕。〔俄國工人黨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當時絕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完

全贊同工人報所標榜的這種信念，下面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一八九八年春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代表大會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發表了全黨宣言，並把工人報批准為全黨正式機關報。可見，“credo”作者們竟比俄國社會民主黨早已達到並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上明文確定了的發展階段大退了一步。如果說俄國政府底橫蠻迫害使得黨底活動暫時削弱，使得黨底正式機關報暫時停刊，那末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就是要竭力把黨完全鞏固起來，製定黨底綱領，恢復黨底正式機關報。上面分析過的“credo”那樣一種綱領竟能出現這一事實，就是證明現在有一種思想上的動搖，所以我們認為必須把宣言上所敘述的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運動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基本原則特別着重說明一下。

第一，俄國社會民主黨〔力求並且始終都要成為有組織工人羣衆底階級運動〕。由此就要得出如下的結論：社會民主黨人底座右銘，應當是不僅要幫助工人進行經濟鬥爭，而且要幫助工人進行政治鬥爭；不僅要進行擁護最近經濟需要的鼓動，而且要進行反對一切政治壓迫表現的鼓動；不僅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底理論才能成為工人階級運動底旗幟，所以俄國社會民主黨應該設法使這個理論繼續發展並見諸實現，同時要保衛它，使其不致遭到〔時髦理論〕（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底成功已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時髦〕理論了）時常遭到的那種曲解和庸俗化。現在社會民主黨應當用全副力量到工廠工人和鑛山工人中去進行活動，同時不應忘記，因運動擴大而一定會加入到它所組織的工人羣衆隊伍中來的還有家庭工人，手工業者，農村工人以及千百萬破產的和饑餓待斃的農民。

第二：〔俄國工人應當用自己的鐵肩担起，並一定會担起完成爭取政治自由的事業〕。社會民主黨既然以推翻專制政體為其

最近的任務，就應當做爭取民主的先進戰士，因此也就必須從各方面援助俄國居民中所有一切民主分子，吸引他們來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獨立的工人政黨才能成爲反專制制度鬥爭的堅固堡壘，其餘一切爭取政治自由的戰士只有與這樣一個政黨結成同盟並予以援助時才能表現其積極作用。

最後，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是社會主義的運動和潮流，它繼續着俄國全部先前革命運動底事業和傳統；社會民主黨把爭取政治自由的任務當作全黨最近任務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朝着老〔民意黨〕中的光榮活動家早已明顯規定出來的目標前進〕。全部先前革命運動底傳統，都要求社會民主黨人在現時集中全力來組織黨，鞏固黨內紀律並發展秘密工作技術。如果說老〔民意黨〕中的活動家，雖然當時擁護這少數英雄的社會階層十分狹小，雖然當時成爲運動旗幟的完全不是革命的理論，終能在俄國歷史上起過巨大的作用，那末社會民主黨憑靠着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就一定能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俄國無產階級將擺脫專制政體的桎梏，以求用更大的毅力去繼續同資本及資產階級作鬥爭，一直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我們向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團體和一切工人小組號召，希望大家都來討論上面所引錄的“credo”以及我們的決議，並肯定地表明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以求消除各種意見分歧，而促進組織和鞏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事業。

各團體和各小組底決議，可以通知給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它按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代表大會決議第十條規定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部分，並且是全黨駐外代表機關。

寫於一八九九年八九兩月。

## 我們的綱領

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現正處於思想動搖的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向來都被認為是革命理論底堅固基礎，現在到處都有人說這些學說不充分並且陳舊了。凡以社會民主黨人自稱，並打算用社會民主黨機關報來發表意見的人，都應明白確定他自己對於遠非單只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關懷的這一問題的態度。

我們完全站在馬克思理論底基礎上；這個理論第一次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給這個科學奠定了堅固的基礎，規定了我們繼續發展和詳細發揮這個科學時所應走的道路。它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底本質，說明了僱傭勞動制，勞動力購買制怎樣把數百萬窮苦民衆受一小羣資本家、地主、工廠主、礦山主等等奴役事實掩蓋着的情形。它指明了現代資本主義全部發展進程怎樣趨向於使小生產受大生產排擠，怎樣造成使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成爲可能和必要的條件的情形。它教導我們在頑固傳統習慣，政治手腕，巧妙法律，詭譎學說等等裏面看出階級鬥爭，看出各種有產階級對貧苦大衆，對引導一切窮苦民衆的無產階級進行的鬥爭。它闡明了革命社會主義政黨底真正任務：並不是臆造出種種社會改造計劃，不是勸導資本家及其走卒來改良工人狀況，不是佈置陰謀，而是要組織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領導這個鬥爭，其終極目的就是由無產階級爭得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我們就要問問，現在團結在德國社會黨人伯恩施坦周圍大喊大叫，聲言「革新」這個理論的人，究竟對這個理論加進了一些什麼新的東西呢？沒有加進絲毫東西：他們絲毫沒有把馬克思



和恩格斯囑託我們發揮的科學推進一步；他們沒有授給無產階級任何的新鬥爭手段；他們一味向後退走，師承各種落後理論底碎片，不是向無產階級宣傳鬥爭理論，而是向它宣傳讓步理論，即是對無產階級最兇狠敵人，對政府以及對孜孜不倦想方設法攻擊社會黨人的那些資產階級政黨讓步的理論。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創始人和領袖之一普列漢諾夫作得完全正確，他對伯恩施坦底最新『批評』作了一個無情的批評，現在就是德國工人底代表（在漢諾維代表大會上）也拒絕了伯恩施坦底觀點了。

我們知道，有些人將因我們說了這一段話而向我們提出許多責備，大喊大叫，說我們想把社會黨變成一個『正教』會，說我們把那些離開『教條』，稍持獨立意見的人當作『邪教徒』來加以迫害。我們知道這一切時髦的激烈語句。不過這些語句絲毫不合事實，絲毫也沒有什麼意思。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會有堅強的社會主義政黨，因為只有這樣一個理論才能把一切社會主義者統一起來，他們應從這個理論中獲得一切信念，並依照這個理論來規定自己的鬥爭手段和行動方法；擁護我們絕對確信其正確的理論而反對一切毫無根據的攻擊和一切妄想將其變壞的企圖，這絲毫不等於反對任何批評。我們並不把馬克思底理論視為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巧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為一個科學奠定了基礎，而社會主義者若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我們認為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必須獨立闡發馬克思底理論，因為它僅僅提供出一般的指導的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局部說來，在英國是與法國不同，在法國是與德國不同，在德國是與俄國不同的。因此，我們很願意在我們的報紙上登載討論理論問題的文章，並請全體同志來公開討論各個爭論之點。

在俄國運用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共同一致的綱領時，究竟發生

了什麼主要問題呢？我們已經說過，這個綱領底實質就是要組織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領導這個鬥爭，其終極目的就是由無產階級爭得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分成經濟鬥爭（反對單個資本家或反對單個資本家集團，力求改善工人狀況）和政治鬥爭（反對政府，力求擴大民衆權利，即爭取民主，力求擴大無產階級政權）。有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出版工人思想報的人，大概也在其內）認為經濟鬥爭重要得多，而政治鬥爭則似乎應該推延到較為遙遠的將來。這種意見是全不正確的。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認為必須組織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必須根據這點來在工人中間進行鼓動，就是說，必須幫助工人去進行反對廠主的日常鬥爭，叫他們注意到所有一切欺壓工人的事實和表現，這樣來向他們說明實行聯合的必要。可是，因必須進行經濟鬥爭而忘却政治鬥爭，就會是離開全世界社會民主運動底基本原理，就會是忘記全部工人運動史所教訓的一切。資產階級和替它服務的政府方面的忠實走狗甚至曾屢次企圖組織純粹經濟性質的工會，以期誘惑工人離開〔政治〕，離開社會主義。俄國政府大概也會採取類似的辦法，因為它向來都設法對人民擲下一點微薄的施舍，或正確些說，擲下一種虛假的施舍，只求誘惑他們，使其忘記本身毫無權利而備遭壓迫的情形。如果工人沒有像德國工人及其他歐洲國家（土耳其和俄國除外）工人那樣享有自由集會結社出版的權利，享有自由選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的權利，則任何經濟鬥爭都不能使工人獲得什麼真實可靠的生活上的改善，甚至根本就不能大規模地進行這種鬥爭。爲要獲取這些權利，就必須進行政治鬥爭。不僅俄國工人，而且俄國所有一切公民都沒有政治權利。俄國是個君主權力無限的專制國家。沙皇獨自一人頒佈法律，任命官吏，監督官吏。因此在表面上看來，彷彿俄國沙皇和沙皇政府是根本不依賴於任何階級，而對全體人民都是一

樣關懷的。但事實上，所有一切官吏都是從有產者階級出身，他們全體都受大資本家支配，大資本家對於各部總長可以任意驅使，能夠爲所欲爲。俄國工人階級受着雙重壓迫：資本家和地主雙方並進地剝削搶掠他們，同時又爲使工人不能同地主資本家鬥爭而有警察把工人四肢網綁起來，塞住他的唇舌，對任何一種捍衛民衆權利的企圖都實行取締。每次反對資本家的罷工都要遇到軍警方面的襲擊。每次經濟鬥爭都不免要變成政治鬥爭，所以社會民主黨應把這兩種鬥爭聯結成爲一個不可分開的無產階級統一階級鬥爭。這個鬥爭底首要基本目的是要爭得政治權利，爭得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個城市中的工人在社會主義者不很重大的幫助下，也很快就從政府方面爭得了一種讓步，即爭得了減少工作時間法律的頒佈，那末全俄工人階級在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當然能用頑強的鬥爭奪得更大得無比的讓步。

俄國工人階級沒有其他階級方面的幫助，也能單獨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但工人在政治鬥爭中不會是孤立無援的。民衆毫無權利和污官暴吏橫行無忌的情形，使所有一切頗爲純正而不對壓迫任何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政策表示容忍的知識分子也憤恨不平，使受壓迫的波蘭人、芬蘭人、猶太人和俄國教派分子也憤恨不平，使那些遭受官僚警察欺壓而無從找到救援的小商人、小工業家和農民也憤恨不平。這些居民集團單獨說來，是不能進行堅決政治鬥爭的，但工人階級一舉起這種鬥爭旗幟，便能到處獲得援助。俄國社會民主黨一成爲所有力爭民權，力爭民主的戰士底領袖，便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

這就是我們打算在本報上一貫完備發揮的基本觀點。我們深信我們這樣來作，就能執行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它發表的宣言中所規定的路綫。

寫於一八九九年。

## 做什麼？

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摘錄)

### 一 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 一 什麼是「批評自由」？

「批評自由」——這無疑是現時最時髦而為各國社會黨人和民主黨人彼此爭論中所最常用的口號。初看起來，爭論的一方洋洋得意地援引批評自由，是再奇怪不過的了。難道在先進政黨中間有人聲言過反對西歐大多數國家所用以保證科學自由和科學研究自由的那個憲法條文麼？凡是聽見街談巷議中輾轉重複這個時髦口號而尚未領會爭論雙方意見分歧實質的人，都一定會想道：「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吧！」。「這個口號大概是一種暗號，像外號一樣，日益用慣，幾乎成爲一種普通名詞了」。

的確，誰都知道，現代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已形成了兩個派

---

●我要順便說明一點。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各個派別間的爭執，第一次從民族現象變成了國際現象，這在近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是一種非常足以告慰的現象。從前，拉薩爾派與愛森拿赫派間，黑得派與可能派間，費邊派和社會民主派間，民意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間，始終只是民族範圍內的爭論，反映着純粹民族性的特徵，可以說是在各個不同的平面上發生的。現時（這在現今已看得很清楚），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關員主義派，德國的伯恩施坦派，俄國的批

別，這兩個派別之間的鬥爭有時熾烈起來，火燄騰騰；有時又靜熄下去，而隱沒在動人的「休戰決議」灰燼下面燃燒着。對「教條式的」舊馬克思主義採取「批評」態度的那個「新」派別究竟是什麼，這已由伯恩施坦十分肯定地講明，而由米勒蘭<sup>1</sup>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社會民主黨應當從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變為主張社會改良的民主黨。爲了辯護這個政治要求，伯恩施坦運用了一大堆頗爲嚴整一貫的「新」論據和「新」理由。他否認了有用科學方法論證社會主義和根據唯物史觀證明社會主義必不可免性的可能；他否認了大衆日益貧困，日益無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加劇的事實；他宣佈說「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根本不能成立而絕對駁斥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他否認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原則上的對立性；他否認了階級鬥爭理論而認爲這個理論不能適用於照多數人意志管理的真正民主社會等等。

於是，人們要求由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堅決轉向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運動，同時也就一樣堅決轉向於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一切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既然在政治講台上，在大學教席上，在很多小冊子中，在許多學者著作裏，早已進行着這種批評來反對馬克思主義；既然幾十年來，一切出身於知識階級的青年學子們都是有系統地受了這種批評的教育，所以無怪乎社會民主黨中的「新的批評主義」思潮一出現於人世，就立刻成了全形，好像神話上所說的才藝女神從神皇腦袋裏鑽出來的故事一樣。這個思潮，按其內容來說，並不需要什麼發展和形成：它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刊物上搬到社會主義的刊物上來的。

---

評派<sup>12</sup>，都是一家弟兄，彼此稱揚，彼此學習，共同攻打「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也許，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在這第一次與社會主義運動內的機會主義派進行真正國際博鬥中，將會充分強固起來，足以消除早已籠罩於歐洲的政治反動局面吧？

其次。如果說伯恩施坦底理論批評和政治慾望還有什麼人不明白，那末法國人却已設法把「新方法」具體表明了。法國在這一次也證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歷來的名譽：「在這個國家歷史上，階級鬥爭總是比任何地方都達到更要澈底的結局」（見恩格斯爲馬克思所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作的序言）。法國社會黨人並不高談什麼理論，而是逕直動作起來；由於法國具有在民主制方面較爲發展的政治條件，所以他們就能立刻過渡到「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切結果。米勒蘭作出了實行這種實踐伯恩施坦主義的漂亮榜樣，無怪乎伯恩施坦和福里馬爾兩人馬上就來極力辯護並讚揚米勒蘭呵！的確，既然社會民主黨其實不過是個主張改良的黨，並且應當有公開承認這點的勇氣，那末社會黨人也就不僅有權加入資產階級內閣，而且應該時時刻刻力求做到這點。既然民主制本來就是消滅階級統治，那末社會黨人閣員爲什麼不可用階級合作的言詞來博得整個資產階級世界方面的稱讚呢？他爲什麼不可以甚至不顧憲兵屠殺工人的行爲早已千番百次指明了各階級民主合作底真義，也仍然留在內閣中呢？他又爲什麼不可以親自參加簽名給目前法國社會黨人無非是叫作絞架刑棍和流放所（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專家的沙皇致賀詞呢？而以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面前這樣備受屈辱和唾面自乾爲代價，以使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意識——即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敗壞爲代價所換得的，却只是一些響亮的微小改良辦法草案，而這種改良真是微小到極點，甚至比從資產階級政府那裏所爭到過的還要少些哩！

誰不故意閉着眼睛，誰就不能不看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的「批評主義」思潮無非是一種新的機會主義而已。假使你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看他們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裝，不是看他們自己取定的響亮名號，而是看他們的行爲怎樣，他們在實際上所宣傳

的是什麼，那你就明白：『批評自由』就是社會民主黨讓機會主義派享受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成份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去的自由。

自由是個偉大字眼，但是人們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過最帶侵略性的戰爭，人們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過勞動者。『批評自由』一語的現時用法，也是含有同樣虛偽的內容。假如人們真正確信自己把科學向前推進了，那他們就會不是要求新觀點與舊觀點並列的自由，而會要求用新觀點代替舊觀點。至於現在高呼『批評自由萬歲！』的叫喊聲，却就未免太像寓言中所說的那個空桶故事了。

我們緊握着手，循着險阻崎嶇的道路密集行進。我們四面都被敵人包圍着，並且我們幾乎時常都得冒着他們的礮火行進。我們根據自由通過的決議聯合起來，正是爲的要與敵人鬥爭，而不致退到鄰近的泥潭中去。住在這泥潭裏的那些人自始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定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忽聽得我們中間有些人叫喊道：我們大家到這個泥潭裏去吧！而當人們開始來恥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反駁說：你們是多麼落後的人呵！你們竟敢否認我們有號召大家走上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哦，是呀，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號召，而且可以自由走往隨便什麼地方去，就是走往泥潭裏去也好；我們甚至認爲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中，而且我們願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裏去住。不過，要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弄污自由這一偉大字眼，因爲我們也是可以『自由』走往我們所願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去與泥潭鬥爭，而且還可自由去與轉向於泥潭裏去的那些人鬥爭。

## 二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底意義

〔教條主義，學理主義〕，〔黨底硬化是因勉強束縛思想而必然受到的一種報應〕，——這就是工人事業雜誌社中那些捍衛〔批評自由〕的騎士們所拚命攻擊的敵人。他們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們當然極表歡迎，不過我們還主張提出另一個問題：

誰做裁判人呢？

我們面前有兩個刊物出版廣告：一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定期刊工人事業雜誌底綱領〕（工人事業雜誌第一期單張），另一個是勞動解放社出版物復刊廣告。兩個廣告都標明是於一八九九年公佈，當時〔馬克思主義底危機〕早已顯現出來了。結果怎樣呢？第一個廣告絲毫也沒有指出這種現象，也沒有確切說明新機關刊物對於這一問題所立意採取的立場。關於理論工作及其在目前的緊急任務問題，無論在這個綱領或在一九〇一年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對此綱領的補充條文中（見兩個代表大會，第一五至一八頁）都毫無說及。在這整個時期內，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始終都把理論問題置之不顧，雖然這些問題是全世界一切社會民主黨人所經常關懷的。

反之，第二個廣告首先就指出近年來人們對理論問題興趣減弱的事實，竭力要求〔仔細注意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底理論方面〕，並號召大家去〔無情批評〕我們運動中的〔伯恩斯坦主義以及其他反對革命的傾向〕。從已經出版的幾期曙光雜誌中就可看出執行這個綱領的情形。

由此可見，所謂反對思想硬化等等的那些響亮詞句，祇是用來掩飾人們在理論思想發展方面的疏忽與窮蹙罷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例子非常明顯地證實了全歐普遍的現象（這是德國馬克



思主義者也早已指出了的現象)：鼎鼎大名的批評自由，並不是以一種理論來代替另一種理論，而是自由拋棄任何完整周密理論，是折衷態度和無原則性。凡是稍微知道我國運動實況的人，都不能不看見，隨着馬克思主義底廣闊傳播而發生了理論水準底某些降落。有許多在理論上很少素養或且毫無素養的人，都因看見運動有實際意義和實際成效而加入了運動。由此可見，工人事業雜誌之得意洋洋地提出馬克思所說「一步實際運動勝於一打綱領」這一句話，該是何等不識時務呵。在理論思想離散的時代來重複這句話，就恰與遇見人家送葬時高喊「恭喜恭喜！」的故事相似了。而且這句話是從馬克思論哥達綱領的那封信中引來的，在這封信裏馬克思嚴厲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所抱的折衷態度：如果真要聯合的話，——馬克思當時向黨的領袖們寫道，——那末爲達到運動底實際目的起見，儘可締結條約，但決不要拿原則來講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底意思便是這樣，而我們這裏却有人假借馬克思底名義來極力減弱理論底意義哩！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當醉心於最狹隘實際活動的偏向與機會主義底時髦宣傳打成一片的時候，我們必須始終極力堅持這一思想。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底意義更因有人們時常忘記的三種情況而特別增大，這三種情況就是：第一，我們的黨還剛在奠定起來，還剛在形成自己的面貌，還遠沒有同革命思想界中的其他各種會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派別算清賬目。恰恰相反，正是最近以來，非社會民主派的革命思潮活躍起來了（這是阿克雪里羅得早已向經濟主義者預告過的）。在這種條件下，驟然看來似乎「並不重要的」錯誤，可能引起極可悲的惡果；祇有患近視病的人，才會以爲派別的爭論和嚴格區別各派色彩，是一種不合時機或多餘的事情。這種或那種『色彩』底鞏固，可能決定俄國社會民主黨將來許許多多年代成敗的前途。

第二，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根本上就是國際的。這不僅是說我們應當反對本國沙文主義，而且是說在年輕國家內剛剛開始的運動，祇有在它運用別國經驗的條件下，才能順利發展。但是，爲要真正運用別國經驗，單單認識這種經驗或單單抄襲別國最近的決議是不夠的。爲此就必須善於用批評的態度來看待這種經驗，獨立地檢查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已發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廣大的地步，就會懂得，爲了執行這個任務，該要有多少豐富的理論力量和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

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有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黨都還沒擔負過的民族任務。我們往下就要說到把全體人民從專制制度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這個任務所加於我們的種種政治責任和組織責任。現在我們祇想指出一點，就是祇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底作用。讀者若想要稍微具體知道這句話底意思，就請讀者回想回想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前輩，如蓋爾村，拜林斯基，契爾內舍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羣光榮革命家；就請讀者想一想俄國作品現在所獲得的全世界的意義；就請…不過，單是這些，也就够了。

現在我們把一八七四年恩格斯說到理論在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意義問題時所發表的意見引證出來。恩格斯認爲社會民主黨底偉大鬥爭不止有兩種（政治的和經濟的）形式，像我國許多人通常所設想的那樣，而是有三種：與這兩種鬥爭並列的還有理論的鬥爭。他所給予實踐上和政治上都已強固的德國工人運動的指示，從現代各種問題和爭論方面看來非常可供效法，大概讀者不會因我們從早已成了一部非常珍奇著作的德國農民戰爭●序言中摘引很長一段而埋怨我們吧：

●第三版，一八七五年來比錫版，合作書局發行。

〔德國工人與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具有兩大優越處。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知識階級〕幾乎完全喪失掉了的理論思想。如果先前沒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末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是永遠不會創立起來的。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思想，則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永遠不會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深入於他們的肺腑。而這個優越處之無限重大，有如下兩件事實可作證明：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單個行業有很好的組織，但前進得很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因原始式的蒲魯東主義傳播而發生着混亂與動搖；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因巴枯寧所滑稽化了的蒲魯東主義傳播而發生着混亂與動搖。

第二個優越處，就是德國人參加工人運動，差不多比各國人都遲。正如德國理論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依靠着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位偉大思想家，依靠着這三位雖其學說含有十分虛玄和非常空想性質，終究是自古迄今最大智士，而英明地預示了現在我們用科學方法證明其正確的無數真理的思想家而確立起來的一樣，德國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忘記它是依靠着英法兩國運動而發展起來的，它能簡單利用英法兩國運動用高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時避免當時它們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底榜樣，特別是如果沒有巴黎公社所給的那種偉大推動，那末我們現在又會處在什麼境地呢？

必須承認：德國工人之善於利用自己所處地位的這些優越處，真是罕見的。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反

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繫,有條不紊地進行着。德國工人運動之強有力而不可戰勝,也就是由於這一種可說是配合舉行的攻擊。

一方面由於德國工人有這種優越地位,另一方面又由於英國工人運動有其島國的特點,由於法國工人運動受到暴力的鎮壓,所以現在德國工人是處於無產階級鬥爭底前導地位。事變究竟容許他們把這種光榮地位佔據多久,這是不能預斷的。可是,當他們還佔據這個地位的時候,他們大概是能好好執行這個地位所加予他們的種種責任的。爲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務須愈加增進他們對於各種理論問題的知識,愈加擺脫那些屬於舊世界觀的慣例詞句底影響,而時刻注意到:自從社會主義成爲科學以來,它就要求人們去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朗的意識,用有加無已的熱忱傳佈到工人羣衆中間去,必須日益加緊團結黨組織和職工會組織……

…假使德國工人將來也會照舊前進,那他們雖不能說會在運動頭前行進(要某一個國家中的工人在運動頭前行進,這並不符合運動底利益),但一定會在戰士行列間佔着光榮地位;而將來如有意外嚴重患難或偉大事變要求他們顯出更高度的勇氣,更高度的決心和毅力的時候,他們是定會穩有把握,應付自如的。]

恩格斯果然預料中了。過了幾年之後,德國工人遭到了意外的嚴重患難,即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而德國工人確實是穩有把握,應付自如,並勝利地渡過了這種難關的。

俄國無產階級將要遇到更嚴重無比的患難,將須與猙獰可怕的怪物作鬥爭,而憲制國家中的非常法令與這個怪物比較起來,

真是一種侏儒小醜。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我們可以指望，我們定能獲得我們前輩人物，即七十年代革命家們已經應分享有過的這個光榮地位，只要我們能用同樣忠誠無限的決心和毅力來鼓舞我們比當時更廣闊深入千百倍的運動就行了。

## 二 羣衆底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底覺悟性

### 一 自發高漲底開始

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指出了九十年代中期俄國知識青年紛紛醉心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事實。約在那時候，在一八九六年有名的彼得堡工業戰爭之後，工人罷工事件也是這樣紛紛發生的。這一罷工運動廣佈於全俄各處的情形，便十分顯然地證明出，重新高漲起來的民衆運動是很深刻的；假使要說什麼『自發的成份』，那末首先當然應承認這種罷工運動是自發的運動。但自發性也是有各種各樣的。遠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已發生過罷工，而有『自發』毀壞機器等等的事實伴隨着。九十年代的罷工與這些『騷動』比較起來，甚至可以稱爲『覺悟的』罷工，——足見工人運動在這個時期內已有了怎樣長足的進步。這就向我們證明：『自發的成份』，實際上無非是覺悟性底萌芽。甚至原始的騷動也表現出了某些覺悟性激發的成份：工人已不如向來那樣相信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堅不可搖，而開始感覺到（雖不敢說他們已開始瞭解到）必須共同反

抗，堅決地拋棄盲目服從長官的態度。但這種行為終究多半是拚命掙扎與報復底表現，而很難說是鬥爭。九十年代的罷工所表現出來的覺悟色彩，却就多得多了：此時已提出一定的要求，已預先計算到較為適當的時機，討論別處發生的某些事件和實例等等。如果說騷動還不過是被壓迫人們起義的表示，那末有系統的罷工所表現的却已是階級鬥爭底萌芽，但真正祇是一種萌芽而已。這些罷工本身是工聯主義的鬥爭，而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這些罷工表明工人已感覺到他們與廠主利益對抗的情形，但是工人當時還沒有，並且本來也就不能有瞭解到他們本身利益與現代整個社會政治制度根本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這種意識，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在這一個意義上講，九十年代的罷工，雖然比較『騷動』要進步得多，但終究還是純粹自發性的運動。

我們已經講過，工人本來也就不能發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祇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裏爭得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sup>●</sup>。而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分子，即知識分子所製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底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按其社會地位來講，也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樣，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底自發增長過程，而從革命社會主義知識界底思想發展中自然和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到我們現在所講的那個時候，即是說到九十年代中

---

● 工聯主義並不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排斥一切『政治』。工聯會向來都進行過相當的（但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鼓動與鬥爭。關於工聯主義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之間的區別，我們將在下一章裏說明。

期，這個學說不僅已成了勞動解放社十分確定的綱領，而且已經奪得了俄國大多數革命青年。

由此可見，當時一方面有工人羣衆底自發覺醒，趨於自覺生活和自覺鬥爭的覺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會民主主義理論武裝起來而極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同時特別要指出人們常常忘記的（而且是人們不很熟悉的）事實，就是這個時期的第一批社會民主黨人雖很熱心從事經濟鼓動（而且他們在這一點上完全注意到了當時還是抄本的論鼓動一書中許多真正有益的指示），但他們不僅沒有把經濟鼓動當作自己唯一的任務，恰巧相反，他們自始就提出了整個俄國社會民主運動最廣大的歷史任務，特別是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例如，在彼得堡創立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sup>13</sup>的那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早在一八九五年末就編好了命名爲工人事業的第一期報紙。但這期報紙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夜間已經準備付印的時候，忽然遭受憲兵搜查，從一個會員瓦涅也夫那裏奪去，於是第一屆工人事業就沒能出版。這一期報紙底社論（也許過了三十來年之後，會有某俄國舊事雜誌從警察廳檔庫中找出它的原稿來）說明了俄國工人階級底各個歷史任務，並把爭取政治自由的任務當作首要任務。其次，有一篇標題爲我們的總長們究竟想些什麼的論文，是敘述警察摧殘識字運動委員會的；此外，還有許多不僅是從彼得堡城內，並且是從俄國其他地方寄來的通訊（如記載雅羅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訊）。可見，九十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舉行的這個彷彿是「初次的嘗試」，並不是一個狹隘地方性的報紙，更不是「經

● 瓦涅也夫因在預審期間被拘禁於單人牢房裏而得肺病，已於一八九九年在西伯利亞東部逝世了。因此，我認爲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證的消息公佈出來，對於這些消息底確實性，我們敢於担保，因爲這些消息是由極熟悉瓦涅也夫的人們說出的。

濟主義]性的報紙，而是一個想把罷工鬥爭同反專制制度的革命運動匯合起來，吸引當時一切受反動黑暗政策壓迫的分子來幫助社會民主運動的報紙。凡是稍微知道當時運動實況的人都不會懷疑，這樣的報紙定能獲得首都工人以及革命知識分子的完全同情，並會得到極廣泛的傳播。而這一創舉底失敗，祇是證明當時社會民主黨人因革命經驗和實際素養不夠而無力滿足當時的迫切要求。聖彼得堡工人小刊也是如此；工人報以及一八九八年春季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發表的宣言，更是如此。當然，我們根本也不想把這種缺乏素養當作當時活動家們底罪過。但是爲要利用運動底經驗，並從這個經驗中求得實際教訓起見，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各種缺點底原因和意義。因此絕對必須指出，有一部分（也許甚至是大多數）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活動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完全正確地認爲在那個時候，即是在「自發」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可提出極廣闊的綱領和戰鬥策略<sup>●</sup>。當時大多數革命家缺乏素養，本是很自然的現象，決不能引起任何特別的顧慮。既然任務提得正確，既然有再仆再起試圖實現這些任務的毅力，那末暫時的失利也就不過是一種小小的

---

● 「火星報」指斥九十年代末社會民主黨人底活動時，竟忽略了當時除爭取細小要求的鬥爭以外，缺乏條件進行別種工作的事實]，——經濟主義者在其致俄國各社會民主黨人機關報的一封信（載於火星報第十二期）中這樣說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實證明，所謂「缺乏條件」的斷語，是與「真情絕對相反的」。不僅在九十年代末，即在九十年代中期，除爭取細小要求的鬥爭以外，進行別種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條件也是充分具備了的；除領導者缺乏素養外，其他一切條件都是充分具備了的。「經濟主義者」不去公開承認我們這些思想家，我們這些領導者方面缺乏素養的事實，却想把一切都歸咎於「缺乏條件」，歸咎於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運動離開的道路所由決定的物質環境底影響。試問這不是盲從自發性是什麼？這不是「思想家」酷愛自己的缺點是什麼？



不幸。革命的經驗和組織工作的敏捷性，是可以學得的東西。只要有養成這些必要品質的熱心就行了！只要覺悟到自己的缺點就行了，因為在革命事業上，覺悟到自己的缺點，就等於改正一大半哩！

可是當這種覺悟開始消失（這種覺悟在上面說過的那些活動家中間本是很活躍的），而有一部分人，甚至有些社會民主黨人機關報，竟想把缺點推崇為美德，甚至想為自己盲從和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奠定理論基礎時，於是這個小不幸就變成一個大不幸了。現在該把一般人用『經濟主義』這一過於狹隘而不能充分表明其內容的名詞形容得不很確切的這個派別，作個結束了。

## 二 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工人思想報

在未講到這種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在刊物上的表現之前，我們先要指出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實（這是我們從上面所說過的那些人方面得來的消息），從這件事實中可以窺見，當時在彼得堡工作的同志中間怎樣產生和發展了後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派之間的齟齬。一八九七年初，瓦涅也夫和他的幾個同志<sup>14</sup>，在起程到流放所去以前，參加過一次非正式會議，到會的有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中的『老年派』會員和『少年派』會員。當時所談到的問題，主要是組織問題，特別是關於『工人儲金會章程』問題，這個章程最終確定的條文是在工人小報第九第十兩期合刊上（第四六頁）發表了的。在『老年派』分子（即彼得堡的社會民主黨人所戲稱為『十二月黨人』的分子）與一部分『少年派』分子（即後來密切參加過工人思想報工作的分子）之間，立刻就暴露出了激烈的意見分歧，發生了熱烈的爭論。『少年派』擁護後來發表了的那個章程底主要原則。『老年派』說，我們首先所需要的並不是這點，而是要把鬥爭協會鞏固成爲革命家底組織，並

使各種工人儲金會以及在青年學生中間進行宣傳的小組等等都受它指揮。當然，爭論的人們並沒有認為這個意見分歧就是分離底開端，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間或和偶然發生的爭論。可是這件事實指明：「經濟主義」在俄國也並不是沒有與「老年派」社會民主黨人作過鬥爭而產生和傳佈起來的（而現時的經濟主義者却往往忘記了這點）。至於這一鬥爭多半沒有留下「文件的」痕跡，那就只是因為當時活動的各個小組成份變更得異常之快，根本就沒有什麼繼承性，因此意見分歧也就沒有用任何文件記載下來。

工人思想報的產生，便使經濟主義顯現出來了，但這也不是一下子做到的。須得具體認識當時俄國許許多多小組底工作條件及其生命底短促（但祇有親身閱歷過當時情形的人，才能具體認識這點），才可瞭解，新派別在各城市裏的成敗，是有過多少偶然的原因，而這個「新」思潮底擁護者或反對者又是多麼長久地不能夠，並且簡直是根本無法斷定，這究竟真是一個特殊的派別呢，抑或祇是個別的人缺乏素養的表現呢。譬如工人思想報頭幾期的膠印版，甚至是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全不知道的。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援引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上的社論，只是因為在依一興底文章（工人小報第九第十兩期合刊，第四七以及往下各頁）中把這篇社論轉載出來了，而依一興自然馬上乘機來努力——真是不量力的努力——誇獎這個新的報紙，因為這個報紙是與上面我們所說的各種報紙及報紙草案大不相同的<sup>●</sup>。這篇社論值得分析一下，因為它把工人思想報和一般經濟主義底全部精神都極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社論指出穿青衣服的人<sup>15</sup>決不能阻止工人運動發展之後，

● 這裏要順便說說：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間——當時經濟主義，特別是在國外，已完全形成了——這樣誇獎工人思想報的，就是那個不久以後便成了工人事業雜誌編輯員之一的依一興。而工人事業雜誌却還否認過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有兩個派別存在的事實，直到現在還繼續否認這一事實！

就繼續說道：『…工人運動之所以這樣堅強，是因為工人自己終究從領導者手裏奪出了自己的命運，而親自來處理這個命運』，往後就把這個基本提綱詳細發揮下去。其實，領導者（即社會民主黨人，鬥爭協會組織者）可說是被警察從工人手中奪去了的<sup>①</sup>，但人們却偏說工人與這些領導者作過鬥爭而擺脫了他們的束縛！人們不但不號召前進去鞏固革命組織和擴大政治活動，反而號召往後退轉去專作工聯主義的鬥爭。說什麼『經常不忘政治理想的傾向能模糊運動底經濟基礎』，說什麼工人運動底座右銘是『為改善經濟狀況而鬥爭』（！），甚至是『工人為工人』。說什麼罷工基金儲蓄會『對於運動比一百個其他的組織還要貴重些』（請把一八九七年十月間說的這段話與一八九七年初的『十二月黨人』和少年派的爭論比較一下吧）以及其他等等。什麼我們不應注重工人中間的『精華』，而應注重『中等』工人，即普通工人，什麼『政治始終都順從於經濟』等等一類的語句<sup>②</sup>現在已經成爲一種時髦之談，並且對於許多被吸入了運動，大半是不過根據合法刊物的那種敘述來認識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片段的青年們都已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於是覺悟性也就全被自發性壓倒了，而表現這種自發性的就是那些重複瓦龍錯夫<sup>16</sup>先生『思想』的『社會民主黨人』，就是一部分盲從的工人，他們竟妄信人言，說對每一個盧布工資增加

① 從下面一件鮮明事實中，便可知道這種比擬正確。這件事實就是：『十二月黨人』被捕後，施立塞里堡大路上的工人中間盛傳着一個消息，說這次破獲是一個接近於某個常與『十二月黨人』接觸的團體的奸細米海洛夫（牙科醫生）所促成，於是這些工人表示異常憤激，竟決定要殺死米海洛夫。

② 這也是從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上的那篇社論中摘錄下來的。根據這點，就可斷定這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sup>17</sup>底理論素養低到怎樣地步，當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壇上實行與早已因這樣瞭解政治與經濟間的相互關係而得到了『慣幹反動勾當的能手』這個雅號的真正的瓦龍錯夫先生作戰的時候，而這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却重複這種公然糟踏『經濟唯物主義』的論調！

一個哥比要比任何社會主義和任何政治都切實而寶貴些，說他們進行『鬥爭時，應當知道他們不是爲了什麼將來的後代，而是爲了自己本人和自己兒女去鬥爭』（工人思想報第一期社論）。這種辭句向來是西歐資產者們所愛用的武器，他們因仇視社會主義，而親自努力（例如德國的『社會政治家』基爾什一流的人）把英國的工聯主義搬到本國來，向本國工人說，祇有職工會的鬥爭才是爲了自己本人和自己兒女而並不是爲了什麼將來的後代，爲了什麼將來的社會主義所進行的鬥爭，——而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却居然重複着這些資產階級的辭句。這裏必須指出對於往下分析現代意見分歧很有用處的三種情況。

第一，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種覺悟性被自發性壓倒的現象，也是自發地發生的。這好像是強詞奪理的說法，但可惜這是一件沉痛的真情！這種現象的發生，並不是由於兩種絕對相反觀點公開鬥爭以及某一種觀點戰勝了別種觀點，而是由於『老年派』革命家日益被憲兵『奪去』，『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少年派』日益得勢的結果。就是沒有親身參加過現代俄國運動而只聞過一些運動氣味的人，也很知道事實正是這樣。至於我們畢竟要特別努力使讀者能把這個衆所共知的事實澈底弄清，並爲實地證明這點而指出第一屆工人事業經過情形以及一八九七年初『老年派』與『少年派』爭論情形，那就是因爲有些以『民主主

---

● 德國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這一專門名詞，意即主張『純粹職工會的』鬥爭的人。

● 我們這裏着重『現代』一語，是要請這樣一些人注意，這些人會虛偽地聳聳肩膀說道：現在斥責工人思想報是很容易的，不過這是早已過去的事呵！那我們就要回答這班現代的僞君子說：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這裏所暗示的就是你哩。——譯者）。關於這班僞君子全被工人思想報底思想征服的事實，我們往後就要加以證明的。

義』自誇的人，總是利用讀者大眾（或很年輕的青年們）不知道這些事實。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第二，根據經濟主義在刊物上的最初表現，我們就可看見一種非常奇特而且最能使我們瞭解現代社會民主黨隊伍中各種意見分歧的現象，就是那些主張『純粹工人運動』的人，主張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最密切，最『有機』（這是工人事業雜誌底說法）聯繫的人，反對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那怕是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的人，爲了辯護自己的立場，竟不得不採用資產階級的『純粹工聯主義者』底論據。這件事實向我們表明：工人思想報一開始就已着手——不自覺地——實現信仰<sup>18</sup>底綱領。這件事實表明（這是工人事業雜誌始終不能瞭解的）：對於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於『覺悟成份』作用，即社會民主黨作用的任何輕視，都——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加強着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於工人的影響。凡是說什麼『人們誇大了思想體系底作用』<sup>19</sup>，說什麼人們誇大了覺悟成份底作用<sup>20</sup>等等的人，都以爲祇要工人能夠『把自己的命運從領導者手中奪出來』，那末純粹的工人運動本身就能規定並且真正會規定出一種獨立的思想體系。但這是極端錯誤的想法。爲了補充我們以上所說的話，我們還要引用考茨基論到奧國社會民主黨底新綱領草案時所說的一段十分正確而重要的言論<sup>21</sup>。

『我們的那些修正主義的批評家中有很多人以爲馬克思說過，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不僅造成社會主義生產底條

① 見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發表的『經濟主義者』底一封信。

② 見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

③ 新時代雜誌，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份，第二十卷，第一編，第三期，第七九頁。考茨基所說的綱領起草委員會草案，是由維也納代表大會（去年末）稍加修改後通過了的。

件，而且直接產生出認為社會主義生產必要的意識（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於是這些批評家就反駁道，為什麼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最高的英國恰巧最缺乏這種意識呢。根據草案來看，就可以想見：奧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起草委員會也贊成用上面那種反駁方法推翻的這一個彷彿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草案上寫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愈增加無產階級底數量，無產階級也就愈加迫不得已，並且愈有可能來作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就會意識到」社會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和必要。由此便可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的意識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然直接產生出來的結果。但這種結論是完全不正確的。當然，社會主義學說，也如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一樣，是根源於現代經濟關係，從反對資本主義所引起的羣衆貧窮困苦情形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但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是並非產生出來，不是彼此產生出來，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產生出來的。現代的社會主義意識，祇有根據深刻的科學知識，才能產生出來。其實，現代的經濟科學，譬如也像現代的技術一樣，是社會主義生產底前提。無產階級不管它的願望怎樣，終不能創造出現代的經濟科學，也不能創造出現代的技術；這兩種東西都是從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但科學底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現代的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在這一階層的個別分子底頭腦中間產生出來，他們把這個學說傳給較有知識的無產者，後者又在環境容許這樣作的地方把它灌輸到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中去。可見，社會主義的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s）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並不是從這鬥爭中自發（urwüchsig）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舊加

因斐綱領上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是要把對於無產階級地位的意識，對於它的任務的意識灌輸於無產階級（直譯就是：充實無產階級）。假使這種意識是自然而然地從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那就用不着這樣辦了。新草案接受了舊綱領中的這個原理而把它勉強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個原理上去。但這是完全背理的……】。

既然工人羣衆自己決不能在他們運動進程中創造獨立的思想體系<sup>●</sup>，那末問題就只能是这样：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呢，還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呢。這裏沒有什麼中間的道路（因為人類沒有創造出什麼『第三種』思想體系，並且在充滿階級矛盾的社會裏絕對不會有非階級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因此，對於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與任何離棄，都是加強着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人們在談論什麼自發性。但工人運動自發的發展過程正是趨向於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正是照着『信仰』綱領進行，因為自發的工人運動也就是工聯主義的運動，也就是Nur-Gewerkschaftlerei，而工聯主義正是表明工人受資產階級的思想束縛。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是要反對自發性，是要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自發趨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羽翼下來。因此，火星報第十二期

● 這自然不是說工人不參加這一創造工作。但他們不是以工人資格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資格來參加，以潘魯東和惠特林一類人的資格來參加，換句話說，祇有當他們多少領會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並將其推往前進的時候，而且也只有在這個限度內，他們才能參加這一創造工作。爲要使工人能多多做到這點，就必須極力設法提高一般工人底覺悟程度，使他們不要自限於故意縮小的『工人讀物』範圍，而要學習多多理解一般讀物。更正確些說，不是『自限於』，而是『被限於』，因為工人自己也閱讀，並且也願意去閱讀那些專爲知識分子寫作的讀物，而只有那些（惡劣的）知識分子才認爲『對於工人』只要講些關於工廠規矩的情形，咀嚼些大家早已知道的東西就夠了。

上發表的那封《經濟主義者》來信作者們所說無論最熱心的思想家怎樣努力都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由物質要素和物質環境底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等語，就完全等於拋棄社會主義；如果這些作者能用每個從事著作和社會活動的人所應有的態度把自己所說的話大胆而澈底地思索一下，那他們就會只好《把一雙沒有用處的手束在自己那個空洞的胸膛上》，而…而讓司徒盧威和普羅科坡維奇一流先生們把工人運動拉到『阻力最少的路線』上去，即拉到資產階級工聯主義路線上去，或是讓祖巴托夫<sup>19</sup>一流的先生們把工人運動拉到神父憲兵的《思想體系》路線上去。

試回憶德國例子吧。拉薩爾對於德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功績何在呢？就在於他使這個運動離開了它自發（在叔爾茨、德里奇一類人誠意協助下）走上去的那條進步派的工聯主義與合作社主義的道路。爲了執行這個任務，就要進行一種與那妄說輕視自發成份，妄說過程策略，妄說要素和環境相互作用等等廢話全然不同的事情。爲了執行這個任務，就要進行拚命反對自發性的鬥爭，而且只是由於多年進行了這種鬥爭的結果，才使——舉例說——柏林城的工人由進步黨底支柱變成了社會民主黨底一個極好的堡壘。這種鬥爭至今尚未結束（雖然那些用普羅科坡維奇態度研究德國運動底歷史，用司徒盧威態度研究德國運動底哲學的人，也許會認爲它已經結束了）。現在德國工人階級簡直可以說是分散在幾種思想體系之間：一部分工人是組織在天主教的和帝制派的工會中，另一部分工人是組織在崇拜英國工聯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所創立的基爾什、董克爾工會中，還有一部分人則組織在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中。後一部分工人要比其餘兩部分工人多得無比，但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只是由於它與其餘一切思想體系進行過不斷的鬥爭才獲得了這個首位，而且也只有繼續進行這種不斷的鬥爭才能保持住這個首位。



但是讀者也許要問：自發的運動，沿阻力最少的路線進行的運動，為什麼恰恰趨向於受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支配呢？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底淵源要比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其所受過的製煉也較為周到，其所擁有的傳播工具也更多得無比<sup>●</sup>。所以某一個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愈幼稚，也就必須愈加積極反對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也就必須愈加堅決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從那些大喊大叫反對『誇大覺悟成份』等等的惡劣建議人。經濟主義者來信底作者們與工人事業雜誌同一鼻孔出氣，痛斥着運動幼年時期所特具的那種不肯容忍的態度。我們回答道：不錯，我們的運動確實尚屬幼弱，而它爲了趕快壯大起來，正應對那些以其崇拜自發性態度來阻礙它發展的人們採取一種絲毫不肯容忍的態度。裝做早已經歷過一切堅決鬥爭階段的老頭子，是再可笑再有害不過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報第一期向我們表明：『經濟主義』這個名稱（我們自然不想排斥這個名稱，因爲這個稱呼總算是已經用慣了），不能把新派別底實質充分確切表示出來。工人思想報並不完全否認政治鬥爭，例如在工人思想報第一期所刊載的那個工人儲金會章程中，就說是要與政府作鬥爭。不過工人思想報以爲『政治始終是順從於經濟』（而工人事業雜誌則以另一種說法來表示這個提綱，它在自己的發刊詞上說：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是分不開的，這在俄國比其他各國表現得更明顯）。假使所謂政治

● 人們常常說：工人階級是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的。這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完全正確的，就是社會主義理論比其他一切理論都更深刻更正確地判定工人階級困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領會這個理論，只要這個理論本身不屈服於自發性，只要它能使自發性受其支配就行了。這通常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可是工人事業雜誌却恰恰忘記和曲解了這件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時刻刻在各種各樣的形式下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畢竟自發而且最厲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是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而言，那末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雜誌底這種說法便是全不正確的。我們已經說過，工人底經濟鬥爭往往是與資產階級，神權派等等的政治相聯系的（雖然這種聯系不是分不開的）。假使所謂政治是指工聯主義的政治而言，即是指一切工人都想從政府那裏爭得某些減輕工人地位特有困苦，但決不能消滅這種地位，即勞動受資本支配的地位的設施而言，那末工人事業雜誌底說法是對的。這個趨向確實是仇視社會主義的英國工聯會員，天主教工人，〔祖巴托夫主義的〕工人等等共同的趨向。政治是有各種各樣的。可見，工人思想報對於政治鬥爭的態度也不是根本否認政治鬥爭，而是崇拜這種鬥爭底自發性，崇拜這種鬥爭底不覺悟性。工人思想報雖完全承認從工人運動本身中自發生長出來的政治鬥爭（正確些說：工人底政治願望和政治要求），但它完全不肯獨立製定特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即適合於社會主義一般任務和現代俄國條件的政策。下面我們就要指出，工人事業雜誌所犯的錯誤也是如此。

寫於一九〇一年秋至一九〇二年二月間。

## 進一步，退兩步

(我們黨內的危機)

(摘錄)

### 一八 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

把我們黨內危機底發展經過作一總括的觀察，就知道鬥爭雙方底基本成份，除有很小的例外，是始終如一的。這是我們黨內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間的鬥爭。可是，這個鬥爭經過了各種各樣的階段，其中每一階段底特點是每一個想瞭解已有的浩繁作品的人，每一個想瞭解許許多多摘錄的指證，斷章取義的引句，個別的責難等等的人所必須確切認識的。

我們且把各個顯然不同的主要階段列舉出來：(一)關於黨章第一項問題的爭論<sup>20</sup>。關於基本組織原則問題的純粹思想上的鬥爭。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處在少數地位。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人提出機會主義條文，因而落到機會主義者懷抱中去。

(二)火星組織因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問題——是佛明還是瓦西列夫列入五人團，是托洛茨基還是特拉文斯基列入三人團——而發生分裂。我和普列漢諾夫爭得多數（九票對七票），——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我們在黨章第一項問題上佔着少數。馬爾托夫實行同機會主義者聯盟這一事實，具體證明了我因組委事件而發生的一切焦慮。(三)關於黨章細節問題爭論的繼續。

機會主義者又來拯救馬爾托夫。我們又處在少數地位中，並捍衛着少數在中央機關內的權利。（四）七個極端機會主義者退出代表大會。我們成了多數並在選舉中戰勝了聯盟（即火星少數派、〔泥潭〕以及反火星分子底聯盟）。馬爾托夫和頗坡夫拒絕接受我們所提出的兩個三人團中的位置。（五）在代表大會閉會後因補選問題而發生無謂爭鬧。無政府主義行為和無政府主義辭句橫行一時。最不堅定和最不穩定的分子在〔少數派〕中佔得上風。（六）普列漢諾夫為避免分裂而採取“kill with kindness”政策。〔少數派〕佔領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總委員會，並用全力來攻擊中央委員會。無謂爭鬧仍然籠罩一切。（七）對於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攻擊是被打退了。無謂爭鬧似已開始在稍微平息下去。從此已有可能來較為平心靜氣地討論兩個純係思想性質而深使我黨關懷的問題：（甲）我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區分為〔多數〕和〔少數〕兩派而一切舊有區分情形從此失效這一事實底政治意義和原因何在呢？（乙）新火星報在組織問題上所持新立場底原則意義怎樣呢？

每一個階段都有其根本特異的鬥爭情勢和特殊的直接攻擊目標，每一個階段都可說是一個總戰役中的單個戰鬥。不研究每個戰鬥底具體環境，便絲毫不能瞭解我們的鬥爭。我們把這點研究清楚後，就可明白看出，發展過程確實是按着辯證法道路進行，經過矛盾進行的：少數變為多數，多數變為少數；每一方面時而轉守為攻，時而轉攻為守；思想鬥爭底出發點（黨章第一項）〔被否定〕，讓位給籠罩一切的無謂爭鬧<sup>⊖</sup>，但以後就開始〔否定之否定〕，而我們既然在各佔一個中央機關的情形下勉強〔同房共

⊖ 把無謂爭鬧和原則分歧意見分開的這個困難問題，現在已自行解決：凡涉及補選問題的東西都是無謂爭鬧；凡涉及代表大會鬥爭情形分析，涉及黨章第一項問題以及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趨向問題的爭論，都是原則分歧。

居』，就復歸到純粹思想鬥爭底出發點上去；但這個『正題』已由『反題』底一切成果所充實而變成了最高的『合題』；此時，對於黨章第一項問題的單獨偶然的錯誤，已長成爲對於組織問題的機會主義觀點的所謂體系；此時，這個現象與把我們黨分成爲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的根本劃分間的聯繫，已日益明晰地顯現於大家面前了。總而言之，不僅燕麥是按黑格爾法則生長着，而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鬥爭也是按黑格爾法則進行的。

可是，無論何時都不應把馬克思主義使其脚朝地後才加以接受的黑格爾偉大辯證法，拿來和那種辯護從我們黨革命翼滾到機會主義翼方面去的政治活動家迂迴行徑的庸俗手段混爲一談，不應把它和那種硬將各個聲明，單一過程中各個階段發展上所發生的個別事件混成一團的庸俗態度混爲一談。真正的辯證法並不辯護個人錯誤，而是研究必不可免的轉變，根據十分詳細研究發展過程全部具體情形來證明這種轉變必不可免。辯證法底基本原理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同時也不應把這個黑格爾偉大辯證法和那個可用意大利諺語 *meter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腦袋鑽不進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進去）表示的鄙陋的處世妙訣混爲一談。

我們黨內鬥爭辯證發展過程底總結，是歸結爲兩個變革。黨代表大會是個真正的變革，如馬爾托夫同志在其再一次處在少數地位中所公正指出的那樣。少數派裏愛說調皮話的人，也說得正確：世界是由革命推進的，所以我們也就實行了一次革命！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後，果然實行了一次革命；同樣，一般而論，說世界由革命推進，也是正確的。可是，每一次具體革命底具體意義，却還不能用這個普泛成語來斷定：如果把永誌不忘的馬合夫同志那個永誌不忘的句子改個樣子來說的話，也能有類似反動的革命。爲要判明某次具體革命究竟是向前還是向後推動了『世

界』（我們黨），就必須知道究竟是黨內那一翼成了實行變革的實在力量：是革命翼呢，還是機會主義翼呢。就必須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則鼓舞了戰士：是革命原則呢，還是機會主義原則呢。

我們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唯一無二，空前未有的現象。秘密的革命黨第一次從黑暗地下室裏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們黨內鬥爭底全部行程和結局，我們黨以及其每個多少顯著的部分在黨綱、策略和組織問題方面的全部面貌。我們第一次擺脫了小組放蕩性和革命庸人習氣底傳統，把幾十個極不相同的團體集合在一起，這些團體往往是彼此極端仇視，彼此單只由思想力量聯系起來，決意（在原則上決意）為裨益於我們第一次在事實上創立起來的偉大整體——黨——而犧牲所有一切團體獨存性和團體獨立性。可是，在政治上，戰利品並不是可以白白獲得，而是要從戰鬥中爭得的。為殺害小組而進行的戰鬥不可避免地成了異常殘酷的戰鬥。公開自由鬥爭底新鮮風變成了狂風。這陣狂風掃除了——掃除得真妙呵！——所有一切小組習氣的利益、情感和傳統底餘孽，第一次創立了真正黨性的負責集體。

然而，稱呼為什麼是一回事，而真正成為什麼，却又是另一回事。在原則上為黨利益來犧牲小組習氣是一回事，而放棄自己的小組，却又是另一回事。新鮮的風，對於那些習慣於腐臭庸人觀點的人，原來是還太新鮮了。〔黨沒有經得住宅自己的第一次全國大會〕，如馬爾托夫同志在其再一次處在少數地位中所公正說過的（偶然公正說過的）那樣。因小組被殺害而氣憤的心理未免太厲害了。狂風把我黨巨流底下的全部混泥都掀起來了，而這團混泥就來實行了報復。老舊的頑固的小組習氣壓倒了尚屬年輕的黨性。黨內已被打得一敗塗地的機會主義翼用偶然的阿期莫夫的

勝利品來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又對革命翼佔得了——當然是暫時的——優勢。

結果就得出了新火星報，這個新火星報不得不發展加深其編輯員們在黨代表大會上所犯的錯誤。舊火星報曾教導人們領會革命鬥爭底真理。新火星報却教導人們領會處世妙訣：讓步與和睦相處。舊火星報是戰鬥性的正統派底機關報。新火星報使機會主義死灰復燃——主要是在組織問題方面。舊火星報博得了深受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西歐機會主義者雙方痛恨的光榮。新火星報『變聰明了』，很快就會不復以備受極端機會主義者稱頌為恥了。舊火星報勇往直前地朝着目標行進，言行相符。在新火星報上，因其立場底內部虛偽性而必不可免地產生着——甚至不管什麼人底意志和意識如何——政治上的偽善態度。它大罵小組習氣，以求掩護小組習氣對於黨性的勝利。它假裝慈善，斥責分裂，似乎除少數服從多數而外，還可設想出什麼其他手段來防止一個多少是有組織，多少是一個黨的黨內發生分裂。它聲言說必須顧及革命輿論，同時却又隱瞞着阿期莫夫輩讚頌它的言論，而製造一些無聊的謠言來誣蔑我黨革命翼方面的委員會<sup>●</sup>。這是何等可恥呵！他們把我們的舊火星報糟踏到何等地步了呵！

進一步，退兩步…這是各個人底生活，各民族底歷史，以及各政黨底發展中都可見的現象。革命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無產階級組織和黨紀律，必然會獲得完全的勝利，——懷疑這點，即令只是一分鐘懷疑這點，就會是一種罪大惡極的意志薄弱態度。我們已爭得了很多東西，我們應當繼續奮鬥，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喪氣；我們應當堅定地奮鬥，鄙棄那些庸俗性的小組爭鬧手段，儘最後的可能來保衛用極大精力造成的全俄所有一切社會民

● 爲了這一件可愛的業務，甚至已製出一個固定的格式：據我們自己某某通信員報告，多數派某某委員會虐待了少數派中的某某同志。

主黨人統一的黨性聯系，用堅忍而有系統的勞作，使全體黨員，特別是工人完全而且自覺地認識黨員義務，認識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鬥爭，認識我們分離底一切原因和變遷，認識機會主義底全部致命危險性，這機會主義在組織事業方面也如在我們的黨綱和我們的策略方面一樣可憐地屈服於資產階級心理，一樣用非批評態度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觀點，一樣挫弱無產階級鬥爭武器底鋒銳。

無產階級，在為政權鬥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既然被資產階級世界裏的無政府競爭底統治所分散，既然被那替資本作的奴隸式的工作所壓抑，既然經常被拋到完全貧困、粗野和退化的『底層』裏，所以無產階級之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只是因為它由馬克思主義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有組織底物質統一把它鞏固起來，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為工人階級底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無論俄國沙皇專制已經衰頹的政權，無論國際資本正在衰頹的政權，都是支持不住的。這支大軍將不顧任何迂迴曲折和後退步驟，不顧現代社會民主黨中基朗特派底機會主義辭藻，不顧那對於落後小組習氣的自滿自足的讚美，不顧知識分子無政府主義底自炫和喧鬧，而日益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

寫於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五月間。



## 馬克思論美國「土地平分運動」

在前進報第十二期上提到了馬克思關於土地問題反駁克列格的言論。這次言論，並不是如「無名氏」同志底文章中錯誤地指出的那樣發表於一八四八年，而是發表於一八四六年。馬克思底同事克列格當時還是個很年輕的人，一八四五年遷居美國，在那裏創辦了“Volkstribun”（民衆喉舌）雜誌，目的是宣傳共產主義。但他把這個宣傳作得全不正確，竟使馬克思不得不用德國共產黨人名義堅決表示反對克列格這種玷污共產黨名聲的作法。這篇批評克列格路線的論文，——一八四六年在“Westfälisches Dampfboot”<sup>●</sup>上發表，後來又編進梅林格負責刊印的馬克思全集第二卷，——是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予以莫大注意的。

當時美國社會運動進程把土地問題提到前面，正如它現時在俄國被提到前面一樣，並且當時所談到的恰巧不是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爲資本主義正常發展建立起碼基本條件的問題。對於這點，我們拿馬克思當時對美國「土地平分」思想的態度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對現今農民運動的態度比較時必須特別予以注意。

克列格在他的雜誌中，根本沒有拿出什麼材料來研究當時美國制度的具體社會特點，來說明當時力求消滅地租的土地改良派所進行的那種運動底實質。同時，克列格（正如我們的「社會

● 維斯特發里亞輪船公司。——譯者。

革命黨人』一樣)却又給土地革命問題蒙上一套非常響亮動聽的辭藻的衣衫。克列格寫道：『每個窮人一獲得從事有效工作的機會，就能立刻變成人類社會一位有益的成員。只要社會給他一塊可能利用來養活他自己和家屬的土地，那他就會永遠有了從事這種有效工作的機會。若把這樣巨量的土地面積（即北美國家所有的十四萬萬英畝土地）從商業週轉範圍中抽取出來，而按一定限量交歸勞動大眾<sup>●</sup>，那美國的貧困現象就可一舉而消滅了』…

馬克思反駁這種意見時說道：『應該瞭解，要想用一道法令來阻止克列格所願意保存的宗法制度發展為工業制度，或把東岸各工商州區推轉到宗法野蠻狀態上去，是立法人員所辦不到的』。

總之，我們面前就有一個十足的美國土地平分計劃：把大批土地從商業週轉範圍中抽取出來，確立地權原則，限制土地佔有或土地使用份額。馬克思自始就用冷靜態度批評這種空想主義，指出宗法制度轉變為工業制度的必然性，若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底必然性。可是如果以為馬克思因當時參加運動的人懷有一種空想而根本反對過這個運動，那就大錯特錯了。絲毫不是如此。馬克思還在那時，即還在他開始從事著述的時候，就能巧於把掩藏在運動底虛飾思想外衣裏面的實際進步內容揭示出來。馬克思在他的批評著作第二章，即標題為『民衆喉舌雜誌底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及其對少年美國的態度』那一章裏寫道：

『我們完全承認美國民族改良派運動在歷史上的正當性。我們知道，雖然這個運動所力求達到的那種結果在目前只會推動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工業制度的發展，但它既然是無產階級運動底成

● 請讀者回想回想革命俄羅斯從第八期起所發表的那些談論什麼土地從資本方面流到勞動方面去，談論什麼俄國國家地產底意義，談論什麼平均使用土地，談論什麼讓土地捲入商業週轉範圍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等等的文字吧。真是與克列格一模一樣呵！

果，一般和特別是在美國現今的條件下是攻擊土地所有權的手段，所以結果必然會引導到共產主義。克列格同當時僑居紐約的德國共產黨人一起加入了抗租運動（Anti-Rent-Bewegung），用一種華麗的詞藻粉飾這件平常簡單的事實，而不去考察這個運動本身的內容。於是他就證明自己完全沒有懂得少年美國和美國社會條件之間的聯系。我們現在還要舉出一個證明他用華麗詞藻談論土地派分割美國全國地產計劃的例子】。

〔在民衆喉舌雜誌第十期上所載的我們所要的是什麼一文中說道：〔美國民族改良派認爲土地是全人類公共的財產…並要求國民立法機關設法把還沒有落到投機強盜分子手中的十四萬萬英畝土地保留起來，作爲全人類不可割讓的公共財產〕。而它爲了把這〔不可割讓的公共財產〕保留給全人類，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底計劃：〔每個農民，不管他來自何國，都應領到一百六十英畝的美國土地來供維持其生活之用〕。在第十四期上所載的答孔澤（Konze）一文中，又把這個計劃敘述如下：〔在這筆還沒有爲人染指過的國民財產中，誰也不能私自佔有一百六十英畝以上，而且這種數量只有在自力耕種土地的條件下才可領到〕。於是，爲要把土地保存爲〔不可割讓的公共財產〕，而且是爲〔全人類〕保存這種財產，就必須立刻從分配這個土地來開始作起。克列格堅信他能用立法辦法禁止這種分配所必然引起的結果，即集中化，工業進步等等。他以爲一百六十英畝土地是個等量的東西，好像這份土地底價值不會因質量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實，各個〔農民〕必定會彼此實行並同其他的人實行交換，若不是交換土地，就是交換土地產物。到那時候，很快就會造成這樣一種情況：一個〔農民〕雖然沒有資本，但由於他的勤勞和他的一百六十英畝土地肥沃程度較高，就會把另一個農民降成爲他的僱工。其次，〔落到投機強盜手中〕的是〔土地〕還是

土地產物，這難道不是橫直一樣麼？我們來仔細看看克列格賞賜人類的這份禮物吧。十四萬萬英畝土地應該保留起來，「作為全人類不可割讓的公共財產」。同時，每個農民都應領得一百六十英畝。於是我們計算一下，就可知道克列格的所謂「人類」究竟會有多大：不多不少，是八百七十五萬「農民」，以每家平均五口計算，一共是四千三百七十五萬人。同樣，我們還可以算出，究竟——即令單就美國範圍來說——「無產階級代表全人類佔有全部土地」的那個「永久時期」可能延長多久。假如美國人口按照迄今以前那樣的速度增加，即每二十五年增長一倍，那末這種「永久時期」就會延長不到四十年。這十四萬萬英畝土地，在四十年內就會全被佔完，後一代人就會沒有什麼可「佔」了。況且，無代價發給土地的辦法一定會使移民人數激增起來，於是克列格的所謂「永久時期」就會終結得更早，何況用這只夠供四千四百萬人享用的土地面積還不夠疏散現今歐洲貧窮破產的人口哩。現在歐洲每十個人中間有一個窮人：單是英倫三島上的窮人就有七百萬。我們在第十三期上所載告婦女一文中，也碰見了同樣不懂政治經濟學的幼稚見解，克列格在那裏說，如果紐約城把宅在琅島上的五萬二千英畝土地交出來，那末城中的一切貧窮困苦和犯罪情事就能「一舉」而永遠消滅了。

〔如果克列格是把土地解放運動視為無產階級運動在相當條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態；如果他是認定這個運動由於發動它的那個階級生活狀況的關係而必然會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運動；如果他是說明為什麼美國共產主義運動開始時期一定要採取這種彷彿根本與共產主義相矛盾的土地運動形式，那末他的意見就會絲毫不容反對了。但克列格却把一些現實的人所採取的這種只有附屬意義的運動形式誇大成一般人類底事情。克列格既將這件事情看作一切運動底最後最高目的，就是把運動底一定目標誇張成為全

是荒唐的胡說。在第十期上同一論文中，他唱着這樣一種得勝歌：「這樣，歐洲人歷來的夢想就會見諸實現，因為在大西洋這邊會給他們預備好一塊土地，他們只須把這塊土地拿到手裏來用自己的勞動把它滋潤一下，便可對着世上所有的暴君們傲然宣稱：這就是我的房子，而你們却沒有建築過這樣的房子；這就是我的家園，而你們却只能癡心羨慕這樣的家園」。

〔克列格還可以補充一句：這就是我的一堆糞，它是由我自己，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的僱工和我的牲畜拉出來的。究竟是那些歐洲人認為這是實現他們的「夢想」呢？總不會是共產主義的工人吧！只會是那些已經破產，現在又想在美國找到機緣重新變成小資產者和農民的那些店主行東和農民！用這十四萬萬英畝土地實現的〔夢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無非是想把大家變成私有主而已。這種夢想，也好像要把大家變成帝王和教皇的夢想一樣，是根本無法實現的，根本非共產主義的〕。

馬克思所作的批評，充滿着辛辣和譏諷的意味。他之所以痛斥克列格，就是因為克列格底觀點中有我們現時在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那裏可以看到的那些特徵：專說空話，把小資產階級空想當作最高革命理想，不瞭解現代經濟制度及其發展底實際基礎。馬克思當時還只是個未來的經濟學家，但他當時已非常英明地指出了交換，即商品經濟底作用。農民必定會實行交換，——他說，——若不是交換土地，就是交換土地產物，而這樣就把一切都說明了！這種問題提法在許許多多方面都可完全用來估計俄國農民運動及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家。

但馬克思同時並不籠統〔否定〕這個小資產階級運動，並不用學理主義態度忽視這個運動，並不像許多書獃子那樣害怕因同革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接觸而弄髒自己的手。馬克思一方面無情譏笑蒙在運動上面的那種荒謬思想外衣，同時又努力用唯物主義冷

靜態度判明其中所包含的真實歷史內容，判明其不管人們意志和意識怎樣，想像和理論怎樣而必然由客觀條件所引起的結果。因此，馬克思也就不去指斥，反而完全嘉許共產黨人贊助這個運動的態度。馬克思站在辯證法的觀點上，即用十分周密地觀察運動，注意到它的過去和未來的態度指出了向土地私有制進攻的革命作用。馬克思把這種小資產階級運動看作是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運動底一種特殊和初步形式。馬克思對克列格說過：你所夢想用這種運動達到的目的是不會達到的，——結果不會是博愛，而會是小資產階級的孤獨性；不會是農民份地不可割讓，而會是土地捲入商業週轉範圍；不會是投機強盜受到打擊，而會是資本主義發展基礎擴大起來。但你所妄想避免的那種資本主義禍害在歷史上是一種福利，因為它能異常加速社會發展，而使新的更高的共產主義運動形式實現的時機接近多倍。對土地私有權施行的打擊能促進將來必然要對一般私有權施行的打擊；下層階級革命發動所實現的改革，雖然暫時只能給予遠非全體民衆一種狹小的幸福，但它能促成最下層階級將來必然要舉行的革命發動，而那時所實現的改革就會真正保證全體勞動者獲得全備的人類幸福。

馬克思反對克列格的問題提法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該效法的。俄國現今的農民運動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是沒有疑問的事實；我們應當竭力解釋這點，並且要毫不留情，毫不調和地反對一切〔社會革命黨人〕或原始社會主義者對於這點所持的一切幻想。專門建立一個力求經過一切民主變革而達到完全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獨立政黨，是我們應該經常努力而不容片刻忽視的任務。但如果因此而忽略農民運動，就會是一種不可救藥的庸俗態度和迂腐習氣了。不，這個運動底革命民主性質是不容懷疑的，所以我們應該用全力去援助它，發展它，使它成為政治上自

覺的和階級性質確定的運動，推動它向前發展，同它一起行進，同它手攜手地走到底，因為我們要比任何農民運動走得更遠，我們要走到社會上階級劃分現象澈底消滅的地步。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中的農民如像俄國農民受到這樣厲害的痛苦，這樣厲害的壓迫和欺侮。農民所受的這種壓迫越是暗無天日，農民現在的覺醒也就會愈加強大，農民的革命攻擊力量也就會愈加猛不可當。自覺的革命無產階級底任務就是要極力援助這種攻擊，使其能澈底掃除舊俄國所有一切陳腐可惡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關係，使其能造成自由勇敢的一代人民，造成一個新的共和國家，使得我們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能在這裏廣闊開展起來。

寫於一九〇五年四月。

#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 中的兩個策略

(摘錄)

書 後

——再論解放派<sup>21</sup>，再論新火星派<sup>22</sup>——

## 三 庸俗資產階級的專政觀 和馬克思底專政觀

梅林格在所刊印的馬克思一八四八年發表於新萊茵報上的論文中，特別加上一個附註，說是資產階級的出版物還對該報提出過一個責難，即認為新萊茵報要求過「立刻施行專政作為實現民主制的唯一手段」（馬克思遺著 第三卷，第五三頁）從庸俗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專政概念和民主概念是不能相容的。資產者不懂得階級鬥爭論，看慣了資產階級各種細小朋黨會社在政治舞台上的無聊爭鬧，所以他們認為專政就是廢除任何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任意橫行，就是隨便濫用權力來謀專政者一己利益的行動。其次，我們的馬爾丁諾夫顯然懷有這種庸俗資產階級的觀念，他在新火星報上舉行的那個「新討伐」底結語中，說前進



報和無產者報所以偏向於專政口號，是因為〔列寧渴望享福〕（火星報，第一百零三期，第三頁，第二欄）。爲要向馬爾丁諾夫說明階級專政概念和個人專政概念之間的區別，民主專政任務和社會主義專政任務之間的區別，我們不妨把新萊茵報底觀點拿來分析一下。

〔在革命後，任何一種臨時國家制度，——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日的新萊茵報寫道，——都要有專政，並且要有堅強果敢的專政。我們自始就責備過康普浩曾（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以後的內閣總理），因為他沒有採用專政手段，因為他沒有立刻打破，沒有立刻剷除舊制度底餘孽。於是當康普浩曾先生還以憲制幻想來妄自安慰時，而原被打破的黨（即反動黨）却已鞏固了宅在官僚機關和軍隊中間的障地，甚至已擅敢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掀起了公開的鬥爭〕。

這幾句話，——梅林格公正地說道，——把新萊茵報在其論康普浩曾內閣的長篇論文中詳細發揮過的東西歸納成了很少幾個原理。馬克思這幾句話是向我們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臨時革命政府應當採用專政手段（這也就是躲避專政口號的火星報無論如何都不能瞭解的原理）；這個專政底任務就是要消滅舊制度底餘孽（這也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論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決議把它明白指出了，而代表會議底決議則把它遺漏了的那個原理，如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的那樣）。最後，第三，從這幾句話中間可以看出，馬克思痛斥了資產階級民主派，說他們不該在革命和公開國內戰爭時代迷戀於〔憲制幻想〕。這幾句話底意思，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六號新萊茵報上的一篇論文中特別明顯地看出〔人民立憲會議，——馬克思寫道，——首先就應當是積

極的，革命積極的會議，而法蘭克福會議<sup>23</sup> 却在那裏用蒙童態度練習國會主義課程，聽憑政府去動作。就假定這個學者會議在深刻討論一番以後竟能製定出一個最好的日程和最好的憲法來吧。既然德意志各邦政府此時已把刺刀提到日程上來了，那末最好的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又有什麼意思呢？]

專政口號底意義就是如此。由此也就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會怎樣對待那些把「決定組織立憲會議」叫作澈底勝利，或號召「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的決議呵！

各國人民生活中的偉大問題只能由強力來解決。各反動階級通常都是自己先動手採用強力，採用國內戰爭，「把刺刀提到日程上」，如俄國專制制度已經作過，而從一月九日起，則已到處各地都一貫而頑強不移地繼續作着的那樣。既然這種局面已經形成，既然刺刀已經真正擺在政治日程首位上來了，既然起義已成了必要和刻不容緩的事情，那末憲制的幻想和蒙童式的練習國會主義課程，就成為專門掩飾資產階級叛賣革命的屏風，專門掩飾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的屏風。真正革命的階級在那時所應當提出的正是專政口號。

關於這個專政底任務問題，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就寫過：「國民會議本來應應用專政手段反對各邦腐朽政府底反動企圖，那時它就會在人民輿論中間奪得能於挫折一切刺刀的力量…而這個會議竟用一些枯燥無味的辭句來使德國人民厭倦，却不去引導他們或聽受他們引導」。按馬克思底意見，國民會議本來應當「從德國當時實際存在的制度中剷除掉一切與人民專制原則相抵觸的東西」，然後「鞏固它所藉以立足的革命基地，保證革命所爭得的人民專制不受任何侵犯的危險」。

可見，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向革命政府或革命專政所提出的任務，按其內容來說，首先就是歸結於實行民主改革：抵禦反革

命勢力，在事實上剷除所有一切與人民專制相抵觸的東西。而這無非就是革命民主專政。

現在且往下說去吧：馬克思究竟是認爲那些階級當時能够而且應當實現這個任務（在事實上把人民專制原則實行到底，並打退反革命勢力底襲擊）呢？馬克思是說『人民』。但我們知道，馬克思向來都是無情反對那些認爲『人民』一致，認爲在人民內部缺乏階級鬥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並沒有用它來抹煞各階級間的區別，而是將那些能够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成份統一起來。

在柏林無產階級三月十八日的勝利以後，——新萊茵報寫道，——從革命中間產生出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人民的武裝，結社權以及事實上已經爭得的人民專制；另一方面是保存着君主制度和成立了康普浩曾—漢則曼內閣，即大資產階級代表底政府。這樣，革命有了兩方面的結果；這兩方面的結果是必歸決裂的。人民是勝利了；它爭得了真正民主性質的自由，然而直接的統治權却沒有轉歸於它，而是轉歸了大資產階級。總而言之，革命沒有進行到底。人民聽憑大資產階級代表去實行組閣，而這些大資產階級代表就立刻向舊普魯士的貴族和官僚建議聯盟，並以此證明了自己的趨向。加入了內閣的有阿爾尼姆，卡尼茨和施維林。

大資產階級從最初起就反對革命，因害怕人民，即因害怕工人和民主資產階級而同反動勢力結成了攻守同盟（着重點是我加的）。

總之，不僅是『決定組織立憲會議』尙不足以保證革命澈底勝利，就是真正召集立憲會議也還不能保證革命澈底勝利哩！甚至在武裝鬥爭中得到局部勝利後（柏林工人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對於軍隊的勝利），也還可能有『尙未完成的』，『沒有進行到底

的『革命』。革命進行到底與否，究竟取決於什麼呢？就是取決於直接統治權究竟轉歸於誰：是轉歸彼特龍克維奇輩和羅吉澈夫輩<sup>24</sup>，即康普浩曾輩和漢則曼輩，還是轉歸人民，即工人和民主資產階級。在前一場合，資產階級就會擁有政權，而無產階級就會擁有『批評自由』，即『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的自由。資產階級一獲得勝利，就會立刻和反動勢力結成聯盟（譬如說，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其和軍隊進行的巷戰中僅僅獲得局部勝利，而聽憑彼特龍克維奇一流先生們成立政府，那末這種情形在俄國也是不免要發生的）。在後一場合，就可能實現革命民主專政，即革命底完全勝利。

現在我們只要更明白確定一下，馬克思拿來和工人合在一起而統稱為人民以與大資產階級對立的那個『民主資產階級』（demokratische Bürgerschaft），究竟是何所指呢？

對於這個問題，在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新萊茵報所載一文中有如下一段來作明白的回答：『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不過是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底漫畫。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在佔領巴士底獄三星期後，法國人民在一天以內就戰勝了一切封建賦役制。

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日，在三月巷戰事變發生以後四個月的時候，封建賦役制戰勝了德國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sup>25</sup>

●『有吉爾克先生和漢則曼先生做見證人』。漢則曼是大資產階級黨底黨員（等於俄國的杜魯別茨可義或羅吉澈夫等等）。吉爾克是漢則曼內閣中的農業總長，他擬定了一個『大胆』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無代價地』廢除封建賦役制，實際上僅僅是要廢除那些不重要的細小的賦役，而把較重大的賦役保存起來，或要求贖買。吉爾克先生很像俄國的卡布魯可夫，曼努依洛夫，格爾村施坦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一分鐘也沒有離棄過自己的同盟者，即農民。它知道，保證它自己統治的基本條件是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制度，是建立佔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自由農民階級。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厚顏無恥地叛賣了農民，即叛變了它自己最天然的同盟者，這些同盟者是和它骨肉相連，而它沒有這些同盟者，便無力反對貴族。

保存封建權利，假借贖買（虛幻的贖買）名義來批准這些權利，——這就是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結果。真是龍頭蛇尾。

這是一段極可注意的議論，它給予我們四個重要的原理：（一）尚未完成的德國革命與已完成的法國革命不同之處，就在於德國資產階級不僅是一般叛變了民主主義，而且尤其是叛變了農民。（二）保證民主革命完全實現的基本條件，是建立自由農民階級。（三）建立這樣一個階級，就是廢除封建賦役制，打破封建制度，但這還完全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四）農民是資產階級，即民主資產階級底「最天然的」同盟者，沒有這種同盟者，資產階級就「無力」反對反動勢力。

只要加以具體民族特點方面的某些改變而把封建制度換作農奴制度來說，便完全可以把這一切原理應用於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了。毫無疑義，當我們從馬克思所闡明的德國經驗中吸取教訓時，我們所能得出的唯一保證革命徹底勝利的口號就不外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毫無疑義，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用來與那些實行反抗的反動勢力以及叛賣成性的資產階級相對立的「人民」，其主要組成部分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毫無疑義，在我們俄國，

---

一類冒充農夫之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先生，他們願意「擴大農耕地產」，但不願意得罪地主。

自由資產階級和解放派先生們也叛賣着，並且一定會叛賣農民，就是說，他們會用虛偽的改良來敷衍了事，會在地主和農民決鬥時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無產階級能徹底幫助農民進行這個鬥爭。最後，毫無疑義，在我們俄國這裏，農民鬥爭底成功，即全部土地轉歸農民，也會是完全的民主變革，是進行到底的革命底社會支柱，但這完全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社會革命黨人所說的什麼『社會化』。農民起義底成功，民主革命底勝利，只會掃清在民主共和制度基礎上真正和堅決為社會主義鬥爭的道路。農民是土地佔有者階級，所以他們在這個鬥爭中，也會如資產階級現時在爭取民主制的鬥爭中一樣，起着叛賣的，不穩定的作用。忘記這點，就是忘記社會主義，就是在無產階級底真正利益和任務問題上自欺欺人。

為要詳盡說明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的觀點，還須指出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或無產階級底共產黨，如果用當時的口氣來說的話）和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之間的一個重大區別。且聽梅林格怎樣說吧：

『新萊茵報是以〔民主派底機關報〕資格走上政治舞台的。不可不看出貫注於它的一切論文中的那條基本線索。但它的直接目標，與其說是擁護無產階級底利益去反對資產階級底利益，不如說是為擁護資產階級革命底利益去反對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關於當時革命時期專門工人運動問題的論文，在該報篇幅上很少登載，不過不應忘記，當時和它並排而每星期出版兩次的還有莫里和沙佩爾兩人編輯的一個專門的科倫工會機關報。無論如何，很惹現代讀者注目的，是新萊茵報很少注意到當時德國工人運動，雖然當時德國工人運動中一位最能幹的活動家波仁，曾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兩地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學習過，並於一八四八年從柏林寫通訊稿

供給他們的報紙。據波仁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敘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也沒有絲毫表示他們不贊同他所進行的工人鼓動工作。可是，根據恩格斯後來所作的聲明，便可推想，他們至少是不滿意於這種鼓動工作底方法。他們的這種不滿在某些方面是有根據的，因為波仁曾不得不對無產階級在德國大部分領土內全未成熟的階級意識作了許多讓步，作了許多從共產黨宣言觀點來看簡直不值一駁的讓步。他們的這種不滿在另一方面又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波仁畢竟善於把他所領導的鼓動工作維持在頗高的水準上…毫無疑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認為工人階級底最重要利益首先就是要儘量推進資產階級革命，這在歷史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確的…雖然如此，但有一件事實燦爛證明工人運動底起碼本能善於糾正最英明思想家底觀念，這件事實就是他們在一八四九年四月間已主張成立專門的工人組織，並決定參加特別是易北河東（東普魯士）無產階級所準備召集的工人代表大會。

總之，只有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在革命報紙幾乎出版一年以後（新萊茵報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開始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表示主張成立專門的工人組織！在此以前，他們僅僅編輯了一個與獨立工人政黨沒有任何組織聯系的《民主派機關報》！這件事實，——從我們現代觀點來看真是駭人聽聞和不可思議的事實，——就向我們具體指明當時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和現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有如何巨大的區別。這件事實向我們指明，在德國民主革命中，運動方面的無產階級特徵，運動裏的無產階級潮流，其表現要比在現時俄國民主革命中薄弱得多（是因為德國在一八四八年時期還很落後，既在經濟方面落後，又在政治方面落後——國家零亂而不統一）。這在估計馬克思當時以及不

久以後關於必須獨立組織無產階級黨的多次聲明時，是不可忘記的。馬克思僅僅根據民主革命底經驗，幾乎經過一年以後，才實際作出這個結論來：足見德國當時全部空氣都充滿市儈性，小資產階級性。在我們這裏，這個結論是早已從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半世紀的經驗中得到的堅固的成果，而我們就是根據這種成果來開始組織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例如，在我們這裏根本不能有無產階級底革命報紙站在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以外的現象，根本不能有這種報紙——那怕只是一分鐘——以簡單〔民主派底機關報〕資格出台活動的現象。

可是，從前在馬克思和波仁兩人間剛剛開始暴露出來的那種對立性，在我們這裏却已存在於更成熟得多的形式中，而且俄國革命民主巨流中的無產階級支流來得愈雄偉，這種對立性也就來得愈厲害。梅林格說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波仁那種鼓動工作所表示的不滿時，是把此事形容得過分柔和，過分含糊了。請看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評論波仁時所寫的一段文字吧（引自科倫共產黨人審案真相記一書序言，一八八五年蘇黎支版）。

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到處都領導過極端民主運動，於是就證明同盟是個最好不過的革命活動的學校。排字匠波仁，從前是在布魯塞爾和巴黎積極活動的同盟會員，他在柏林創立了〔工人友誼會〕（“Arbeiterverbrüderung”），這個友誼會有過廣闊的散佈並一直存在到一八五〇年。波仁雖是位天才的少年，但他未免太急於以政治活動家資格出台活動了。他竟和五光十色的人衆（Kretz und Plethi）講起〔友誼〕來，而只圖在自己周圍糾合起一羣人。他完全不是一個能給各個矛盾趨向以統一，能給混亂狀況以光明的人物。因此，在他那個友誼會底正式文告中，就往往弄得糊塗不清，



竟把共產黨宣言底觀點和那些行會習性與行會願望，和那些路易勃朗與蒲魯東觀點的碎片，和那種擁護保護關稅政策的立場等等混為一談；總而言之，這些人是想對人人討好的（Allen alles sein）。他們特別努力於組織罷工，組織職工會以及生產協作社，却忘記了主要任務是運用政治勝利來首先爭得這樣一種場所，只有在這種場所上才可堅固可靠地實現這些東西（着重點是我加的）。當反動勢力底勝利已使這個友誼會底頭目們感覺到必須直接參加革命鬥爭時，於是原先集合在他們周圍的落後羣衆也就自然離開了他們。波仁參加了德勒斯登一八四九年五月的起義，且僥倖得免於死。而工人友誼會則對無產階級偉大政治運動持袖手旁觀態度，成為一個孤獨的團體，多半是僅僅在紙上存在過，其作用小到極點，所以反動勢力直至一八五〇年才覺得必須封閉它，而其各地方支部則經過許多年以後才被封閉。本來是應當稱為Buttermilch（酸牛奶●）的波仁，終究沒有變成政治活動家，却成了一個小小的瑞士教授，他現在不是把馬克思譯成行會的文字，而是把溫和的勒南譯成甜蜜的德文了。

---

●Buttermilch 是波仁底眞姓。我在本書第一版內翻譯恩格斯這一段話時，犯了一個錯誤，因為我當時不是把Buttermilch一字當作私有名詞看待。而是把它當作普通名詞看待。這個錯誤當然給了孟什維克們非常多的樂趣。科里鑿夫曾發表論文說我『加深了恩格斯』（該文曾轉載於兩年以來文集內），普列漢諾夫至今還在同志報上提起這個錯誤，——總而言之，他們找到了一種絕妙的緣由來抹煞德國一八四八年工人運動中有兩個趨向存在的問題，一個是波仁（是我國經濟派底同胞弟兄）底趨向，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底趨向。利用論敵底錯誤，——即使是關於波仁姓名問題的錯誤，——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利用糾正譯文的手段來抹煞關於有兩個策略存在這一問題底本質，却就是表明自己害怕涉及爭論實質了。（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你們看，恩格斯就是這樣來估計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的！

我們的新火星派也是用發瘋發狂的熱心傾向於「經濟主義」，而博得君主派資產階級對其「省悟」的褒獎。他們也是把五光十色的人衆糾合在自己周圍，奉承「經濟派」，用所謂「自動性」、「民主主義」和「自治」等等口號來蠱惑拉攏落後的羣衆。他們的工人協會也往往只是存在於他們那個赫列斯塔科夫<sup>25</sup>式的新火星報上。他們的口號和決議，也暴露出他們同樣不瞭解「無產階級偉大政治運動」底任務。

寫於一九〇五年六七兩月。

## 游擊戰爭

游擊行動問題是我們黨和工人羣衆極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屢次順便提到過，現在就要來實現我們的約言，把我們的觀點作個更完備的敘述。

### —

讓我們從頭說起吧。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考察鬥爭方式問題，應提出些什麼基本要求呢？第一，馬克思主義與一切原始社會主義不同，它決不用某一種鬥爭方式來局限運動。它承認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並且不是『憑空想出』這些方式，而不過是把革命階級在運動進程中自然發生的各種鬥爭方式綜合起來，組織起來，使其帶有自覺性。馬克思主義根本反對一切抽象公式，一切理想藥方，而要求細心看待目前發生的羣衆鬥爭，因為這個鬥爭隨着運動的發展，隨着羣衆覺悟程度的增長，隨着經濟政治危機的加劇，就會產生出日新月異的攻守方式。所以馬克思主義對於任何一種鬥爭方式都絕對不預先表示拒絕。馬克思主義決不局限於只是在一定時期可能和現實的鬥爭方式，而是認爲隨着一定社會局面的變遷就必然會有該時期的活動家所不知道的新的鬥爭方式出現。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可說是向羣衆的實踐學習，決不企求用研究室內的『公式專家』所臆想出來的鬥爭方式教導羣衆。我們知道，——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會革命底方式時說

過，——臨來的危機必定會引起我們現在所不能預察到的新的鬥爭方式。

第二，馬克思主義絕對要求用歷史眼光來考察鬥爭方式問題。不管歷史具體環境如何而提出這個問題，就等於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底起碼要求。在經濟演進各個不同的階段上，由於政治、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等條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種不同的鬥爭方式提到第一位，成為主要的鬥爭方式，而各種次要的附帶的鬥爭方式，也隨之發生變更。不詳細考察某個運動在其某個發展階段上所處的具體環境，而企圖對於一定的鬥爭手段問題作個是或否的回答，就等於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立場。

這就是我們所應遵守的兩個基本理論原則。西歐馬克思主義底歷史，給我們提供出證實上述原理的無數例證。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國會政治和職工運動是目前主要的鬥爭方式，但他們過去承認過起義，並在將來局勢發生變化時也是會與俄國立憲民主黨人以及無名派<sup>26</sup>一類自由資產者底意見相反，而予以承認的。在七十年代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不承認總罷工是能解決社會問題的萬應靈丹，不承認它用非政治手段一舉推翻資產階級的方法，但社會民主黨人完全承認羣衆政治罷工（特別是有了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經驗以後）是在相當條件下所必要的一種鬥爭手段。社會民主黨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承認過街壘鬥爭，在十九世紀末期根據一定的情況否認過這種鬥爭，而自莫斯科那次據考茨基所說提出了新的街壘戰術的經驗以後，却又表示完全願意改變這種否認街壘鬥爭的觀點，而承認這種鬥爭是適當的了。

## 二

我們既已確定了馬克思主義底一般原理，現在就來考察俄國革命問題。試回憶一下俄國革命所提出的各種鬥爭方式底歷史發

展情形。起初是工人經濟罷工（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繼而是工人和學生的政治示威（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農民暴動（一九〇二年），廣大政治罷工開始與示威運動用各種樣式配合起來（一九〇二年羅斯托夫罷工，一九〇三年夏季罷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變），全俄政治罷工，有些地方發生過街壘鬥爭（一九〇五年十月），廣泛街壘鬥爭和武裝起義（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國會的和平鬥爭（一九〇六年四月至六月），軍隊中間的局部起義（一九〇五年六月至一九〇六年七月），局部的農民起義（一九〇五年秋至一九〇六年秋）。

從一般鬥爭方式上看來，截至一九〇六年秋天為止，情形便是如此。專制制度所採取的「回答的」鬥爭方式，便是黑幫的蹂躪行爲，從一九〇三年春的基申涅夫事件起，至一九〇六年秋的塞德列茨事件止。在這整個時期內，黑幫蹂躪和毒打猶太人、學生、革命者以及覺悟工人的辦法變本加厲，日益精巧，除了收買黑暗分子施行強暴而外，還運用黑幫軍隊施行強暴，以至於在城鄉各地運用大砲，調派討伐隊及討伐軍車等等。

一般情形背景，就是如此。在這個背景上也就呈現出本文所要考察估計的那種現象，當然是局部的，次要的，附帶的現象。這種現象究竟是什麼呢？其表現的形式怎樣呢？其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在何時產生的，其散佈的程度怎樣呢？它在革命總進程中的意義怎樣呢？它對社會民主黨所組織所領導的工人階級鬥爭的關係怎樣呢？這就是我們描寫一般情形背景以後所要說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所談到的這種現象，就是武裝鬥爭。這個鬥爭是由單個分子以及不大的人羣所進行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參加革命組織，有一部分人（在俄國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是沒有參加任何革命組織的。武裝鬥爭有兩種不同的目的，我們必須把這兩種目的嚴格

分別清楚：第一是要刺殺個別人，軍警長官及其爪牙；第二是要沒收政府或私人所有的金錢。一部分沒收來的金錢用去供給黨的需要，一部分專門用來購置武器和準備起義，還有一部分則用來維持進行這種鬥爭的人員底生活。剝奪所得的大量款子（在高加索沒收了二十多萬盧布，在莫斯科沒收了八十七萬五千盧布），首先就交給革命政黨；剝奪所得的細微款子，首先——有時甚至完全——用來維持『剝奪者』底生活。這種鬥爭方式，顯然祇是在一九〇六年，即十二月起義以後，才廣泛發展和流行起來。政治危機尖銳到發生武裝鬥爭，特別是城鄉各處貧困、飢荒和失業的加緊，是引起這種鬥爭的重要原因之一。流氓分子，流氓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集團，把這種鬥爭方式看作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社會鬥爭方式。專制政府所實行的『回答的』鬥爭方式，就是宣佈軍事戒嚴，動員新部隊，採取黑幫蹂躪手段（塞德列茨事件）以及建立軍事法庭。

### 三

一般人通常都把這種鬥爭估計為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舊時的恐怖手段，脫離了羣衆的單個分子所幹的事情，結果只會敗壞工人意識，迫使廣大民衆離開工人，瓦解運動，危害革命。爲了證實這種估計，人們就從報紙上每天記載的事變中隨便找出些例子。

但這些例子是否能證明出什麼東西呢？爲了檢查這點，我們且拿這種鬥爭方式發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即拉脫維亞邊區來說。請看新時代報（九月二十一日（俄曆九月八日）和九月二十五日（俄曆九月十二日）出版）如何埋怨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底活動。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一部分）所辦的報紙，照常是每期印發三萬份。在正式欄內，登載有每個

忠誠分子所應力求消滅的那些奸細底名單。所有一切幫助警察局的人，都宣佈爲『革命敵人』而應處以死刑，並應沒收其財產。居民捐錢給社會民主黨，祇有當收錢人拿出蓋有印章的收條時，才可交出。在黨最近公佈的賬目中載明，全年四萬八千盧布收入中，有五千六百盧布是里巴瓦支部用剝奪手段獲得交來購置軍械的。——新時代報當然忿恨這種『革命立法』，忿恨這個『可怕的政府』。

誰也不敢說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底這種活動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恐怖主義。爲什麼不敢呢？就是因爲這裏可以明顯地看出，新的鬥爭方式是與十二月發生過而且現時又在醞釀着的起義有聯繫的。拿整個俄國來說，這種聯系還不十分明顯，但這種聯系是確實存在的。至於『游擊』鬥爭正是在十二月以後散播起來，這個鬥爭不僅與經濟危機尖銳化有聯系，而且與政治危機尖銳化有聯系，那是沒有疑問的。舊時的俄國恐怖主義是知識分子陰謀家所幹的事情；現在的游擊鬥爭却通常是工人戰鬥員或普通失業工人所進行的。布朗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個名詞當然是那些頭腦迂腐的人容易想到的字眼，但在拉脫維亞邊區十分鮮明的起義環境中，這種老生常談式的大帽子却顯然是用不通的。

根據拉脫維亞人底例子，就可明顯看出，一般人分析游擊戰爭而不顧及起義環境，是全不正確，不合科學，不合歷史眼光的。應該注意到這個環境，應該思索兩次大規模起義行動中間時期底種種特點，要知道此時必然會出現怎樣的鬥爭方式，而不要以隨便拿那些立憲民主黨人和新時代報派雙方愛用的字眼如無政府主義，搶掠，游民行動一類字眼，來敷衍了事。

據說游擊行動能破壞我們的工作。我們且把這個議論用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的環境中，用到黑幫蹂躪與軍事戒嚴的時代

來看看吧。在這樣的時代最能破壞運動的究竟是什麼：是毫無抵抗，還是有組織的游擊鬥爭呢？試把俄國中部和俄國西部邊陲，即波蘭和拉脫維亞邊區比較一下。游擊鬥爭在西部邊陲一帶，顯然散佈得更廣，發展得更高得多。同樣，一般革命運動，特別是社會民主運動，在俄國中部顯然是比俄國西部邊陲一帶受到了更大的破壞。當然，我們決不會由此得出結論，說波蘭和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運動所受的破壞較少，是因為那裏進行着游擊戰爭。決不是的。由此只應得出結論說，一九〇六年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運動受到破壞的事實是與游擊戰爭毫不相干的。

人們談到此點時，往往以民族特殊條件為藉口。但這種藉口不過是特別明顯地暴露出流行論據底弱點罷了。如果說問題是在民族特殊條件，那就是說問題不在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恐怖主義這些全俄範圍和甚至單只俄羅斯範圍的過失，而是在其他某種東西。先生們，請你們具體考察考察這個其他某種東西吧！那時你們就會知道，民族壓迫或民族對抗是解釋不了什麼的，因為它在西部邊陲是向來都有的，而游擊鬥爭却只是現今歷史時期底產物。有許多地方，雖有民族壓迫和民族對抗，但卻沒有游擊鬥爭，而在毫無民族壓迫的地方却又常有這種鬥爭發展着。只要具體考察問題，就會知道問題不在民族壓迫，而是在起義環境。游擊鬥爭是羣衆運動在事實上已達到了起義地步，國內戰爭中的兩〔大搏戰〕之間的一段較為長久時期到來時不可避免的一種鬥爭方式。

運動受到破壞，並不是由於游擊行動，而是由於黨底力量薄弱，不能把握住這種行動。所以我們俄羅斯人通常都是一方面詛咒游擊行動，同時却又放過了確實使黨受到破壞的那些秘密的偶然的無組織的游擊行動。我們既沒有能力瞭解這鬥爭所由產生的種種歷史條件，也就沒有能力消除其惡劣方面的作用。但鬥



爭終究是在進行着。這個鬥爭是由各種強大的經濟政治原因引起的。我們既不能排除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這個鬥爭。我們埋怨游擊鬥爭，其實就是埋怨我們黨在起義事業方面能力薄弱。

以上我們關於破壞組織問題所說的一切，也可用來說明敗壞意識問題。敗壞意識的不是游擊戰爭，而是游擊行動缺乏組織性，缺乏條理性，缺乏黨性的情形。斥責和咒詛游擊行動，絲毫也不能排除這種毫無疑義的敗壞作用，因為這種斥責和咒詛絕對阻止不住深刻經濟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現象。也許有人會反駁說：如果說我們沒有能力阻止反常和敗壞意識的現象，也還不能說我們黨應該採取反常的，有敗壞作用的鬥爭手段。但這種反駁完全是一種自由資產階級的說法，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把國內戰爭，或作為一種國內戰爭形式的游擊戰爭，籠統看成為反常的和敗壞意識的現象。馬克思主義者是主張階級鬥爭，而不是主張社會和平的。在經濟政治危機尖銳到相當地步的時期，階級鬥爭就會發展成為公開的國內戰爭，即兩部分人民之間的武裝鬥爭。在這樣的時期，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主張國內戰爭。對國內戰爭作任何道義上的責備，都是為馬克思主義觀點所絕不容許的。

在國內戰爭時代，無產階級黨底理想就是要成為參戰的黨。這是絕對不容置辯的。我們完全承認，從國內戰爭觀點上看，可以論證並且證明某種國內戰爭形式在某個時候是不適當的。我們完全承認可以根據軍事上適當與否來批評各種內戰形式，而且我們絕對同意這種問題應由每一地方社會民主黨實際工作人員去決定。可是我們依據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絕對主張不要用一些什麼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和恐怖主義的老生常談來迴避必須分析國內戰爭條件的問題，主張在討論社會民主黨一般應否參加游擊

戰爭問題時，不要把某個波蘭社會黨組織在某個時候採用過的無謂游擊行動手段當作嚇人的論據。

對於所謂游擊戰爭能破壞運動的論據，我們應該用批評態度去觀察。運用任何一種新的鬥爭方式時都難免遭到新的危險和新的犧牲，因而也就不免會使對於這種新的鬥爭方式沒有充分準備的組織受到『破壞』。我們舊時的宣傳小組因過渡於鼓動工作而受到過破壞。後來，我們的委員會又因過渡到示威運動而受到過破壞。任何一個戰爭中的任何一次戰鬥動作，都要使作戰隊伍受到相當的破壞。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應當進行戰爭。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說應當學會進行戰爭。不過如此而已。

當我聽見某些社會民主黨人驕傲自滿地揚言，說什麼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是盜賊，不是土匪，說什麼我們高於這一切，說什麼我們反對游擊戰爭的時候，我便自問道：這些人懂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話呢？現在全國各地都有黑幫政府反對民衆的武裝衝突和搏戰發生。這種現象在現今的革命發展階段上，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居民也自發地、無組織地——因此也就往往採取着不妥當和惡劣的方式——用武裝衝突和襲擊方法來反應這種現象。我很明白，我們由於我們組織底能力薄弱和缺乏充分準備的關係，在某個地方和某個時候，可能拒絕對這種自發鬥爭施行黨的領導。我很明白，這個問題應由當地實際工作人員決定，要把能力薄弱和缺乏充分準備的組織加以改造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當我聽見社會民主黨中某個理論家或政論家不以這種缺乏充分準備爲憾事，反而用一種高傲自滿的態度，揚揚得意的神情背誦他在少年時代讀熟的那些談論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和恐怖主義的詞句時，我就要因世界上最革命的學說受到這種侮辱而氣憤莫名了。

有人說，游擊戰爭能使覺悟的無產階級弄到與無賴的醉鬼流氓相近的地步。這是對的。但由此得出的結論只是說，無產階級黨無論何時都不可把游擊戰爭當作唯一的鬥爭手段，甚至不可當作主要的鬥爭手段；這個手段應當服從於其他的鬥爭手段，應當適應於主要的鬥爭手段，應當受到社會主義底教育和組織上的感化。沒有後面這一條件，則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進行鬥爭的所有一切手段，真是所有一切手段，都能使無產階級弄到與那些高於它或低於它的非無產者階層相近的地步，而如果聽其自然發展下去，那它就會陷于腐化，陷于惡化，陷于墮落。聽其自然發展的罷工，往往墮落為“*Alliances*”，即工人同廠主妥協起來反對消費者。國會可能墮落為妓院，在那裏，一夥資產階級政客就會拿『人民自由』、『自由主義』、『民主』、共和主義、反神權主義、社會主義及其他種種流行貨物來做零售批發的買賣。報紙可能墮落為隨人使喚的淫媒，墮落為敗壞羣衆意識，公然讚美羣衆卑鄙本能等等的工具。社會民主黨根本就不知道有什麼萬能的鬥爭手段，不知道有什麼能用一條萬里長城把無產階級和比它稍高或稍低的各個階層隔絕起來的手段。社會民主黨在各個不同的時代採用各種不同的手段，而在應用這種手段時，始終都要以嚴格確定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條件為準繩<sup>●</sup>。

● 有人往往責備布爾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對游擊行動持輕浮偏頗的態度。因此，這裏不妨指出，在論游擊行動的決議草案裏，擁護游擊行動的那一部分布爾什維克曾提出如下幾項作為承認游擊行動的條件：『剝奪』私人財產的手段絕對不容許採用；『剝奪』官產的手段也不提倡實行，只有在受黨監督並把款項用來供給起義需要的條件下才可容許採用。恐怖式的游擊行動是提倡用來反對政府暴吏和積極黑幫分子，然而必須遵守下列的條件：（一）要顧及到廣大羣衆底情緒；（二）要注意到當地工人運動底條件；（三）要設法使無產階級力量不致白費。統一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和這個草案實際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不許『剝奪』官產。

## 四

俄國革命中的鬥爭方式要比西歐各國資產階級革命複雜得多。這是考茨基已經部分地預見到了的，他在一九〇二年說過，將來的革命（他補充說：也許除俄國而外），與其說是人民和政府間的鬥爭，不如說是兩部分人民間的鬥爭。在現今俄國，後一種鬥爭，顯然要比西歐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發展得更廣。我國革命在人民中間的敵人爲數不多，但由於鬥爭尖銳化的關係，他們愈益嚴密地組織起來，並獲得資產階級中反動階層的援助。因此，在這樣的時代，在發生全民政治罷工的時代，起義也就當然而且必然不能表現爲舊時局限於很短一個期間和很小一個地方的零散動作的形式。所以，起義也就當然而且必然表現爲更高度更複雜的形式，表現爲普及全國的長期國內戰爭，即兩部分人民間的武裝鬥爭形式。這樣的戰爭只能表現爲彼此相距時間較長的幾次巨大搏戰和相繼發生於這些距離期間的許多細小接觸。既然如此，——並且無疑是如此，——所以社會民主黨也就絕對應該設法建立能在這些大搏戰中和儘可能在這些小接觸中最高限度領導羣衆的那種組織。在階級鬥爭已尖銳到成爲國內戰爭的時代，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不僅是要參加這個國內戰爭，而且要在這個國內戰爭中起領導作用。社會民主黨應當好好培養和訓練自己的組織，使其真正能以作戰方資格動作，而不致錯過任何一個打擊敵人的機會。

這不消說是個困難的任務。它是不能一下子解決的。正如全體人民是在國內戰爭進程中受到教育，學得鬥爭教訓一樣，我們的組織也應當受到教育，應當根據實際經驗實行改造，以求滿足這個任務。

我們絲毫不企圖拿出什麼虛構的鬥爭方式來強迫實際工作

人員接受，或從書房裏來解決各種游擊戰爭方式在俄國國內戰爭總進程中有何作用的問題。我們決不想把具體估計某種游擊行動的問題，看作是社會民主黨內傾向的問題。但是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極力幫助大家在理論上正確估計實際生活所提出的新的鬥爭方式，應該無情反對各種陳規舊套和偏見，因為它們妨礙覺悟工人正確提出一個新的困難問題，妨礙覺悟工人正確解決這個問題。

寫於一九〇六年十月。

##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

### 俄譯本序言

現在我們把德國社會民主黨週刊新時代上發表的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全部彙集起來印成單行本發行，是想使俄國讀者大眾能更切近地認識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通信中間，關於他自己私人的事情講得很多，原是理所當然的。這對於一個寫傳記的人是異常寶貴的材料。但對於一般讀者大眾，特別是對於俄國工人階級說來，這些書信內含有理論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們這裏現今所處的革命時代，特別必須細心研究那些表明馬克思直接響應工人運動和全世界政治所有一切問題的材料。新時代編輯部說得完全對：「認識那些在大變革時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底面貌，就能提高我們自己的意識」。俄國社會主義者在一九〇七年時期，更是加倍需要有這種認識，因為他們從這種認識中間可以得到許多極寶貴的指示，藉以認識他們在本國所經歷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務。俄國現在正是處於「大變革」的時代。馬克思在類為洶湧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所持的政策，往往是社會民主黨人決定其在現今俄國革命中的政策時所應該直接效法的模範。

因此，我們現在只把馬克思書信中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地方簡略指出一下，同時却要把他代表無產階級所採取的那種革命政策加以較為詳細的分析。

從周密和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於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寫的一封信（見第四二及往下各頁）。馬克思在這裏用反駁庸俗經濟學家的語氣，把自己對於所謂「勞動」價值論的見解作了一個異常確切的說明。這裏馬克思正是把較為缺乏準備的資本論讀者往往自然要發生，亦即庸俗的「大學教授」資產階級「科學」人物特別熱心利用的那些反對馬克思價值論的意見，作了一個簡單扼要，異常明顯的解剖。這裏馬克思指明他究竟會怎樣說明，以及究竟應當怎樣說明價值法則。他用駁斥最通常反對意見的方式教人認識他自己所運用的方法。他闡明了價值論這樣一個（似乎是）純粹抽象理論問題和那些要求「永遠鞏固糊塗觀念」的「統治階級利益」間的聯系。我們希望，每個開始研究馬克思著作和閱讀資本論的人，在鑽研資本論最初而且最難懂的那幾章的時候，把我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再三閱讀一下。

書信中另外一些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地方，就是馬克思對於各個作家的評論。當你讀到馬克思這些寫得非常生動，充滿熱情，表明他對一切重大思潮都異常注意考察分析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在親耳諦聽這位天才思想家講話一樣。除了那些順便論到狄慈根的評語而外，特別值得讀者注意的是他對蒲魯東的評論（見第一七頁）。這裏真是把那些在社會運動高漲時期投入「到無產階級中」去，但不能領會工人階級觀點，不能刻苦認真在無產階級組織「行伍中間」進行工作的資產階級「出色」知識青年，概括描繪得唯妙唯肖了。

例如拿對於杜林的評論（見第三五頁）來說吧。這個評論好像是預示了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在九年以後所寫的有名的反杜林一書底內容。這本書有茨德爾巴烏姆譯成的俄文本，可惜這個譯本有譯錯的地方，不僅有許多遺漏，而且簡直要不得。這

裏還有對於秋連的一段評論，其中也牽涉到李嘉圖底地租論。馬克思還在當時，即還在一八六八年的時候，就堅決駁斥了〔李嘉圖底錯誤〕，而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則已把這些錯誤澈底駁倒了，但這些錯誤至今還被那些修正主義者——從我國絕頂資產階級的，甚至〔黑幫派的〕布爾加科夫先生起，至〔幾乎是正統派的〕馬斯洛夫止——重複着。

對於畢希奈爾的評論也非常值得注意，其中給了庸俗唯物主義以及從蘭格（他的作品是〔大學教授派〕資產階級哲學通常援引的！）那裏抄來的〔膚淺的空談〕一個估計（見第四八頁）。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馬克思底革命政策。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居然盛行着一種對馬克思主義所持的市儈性的觀念，以為革命時期及其特別的鬥爭方式和無產階級底特殊任務，幾乎是反常的現象，而認為〔憲制〕和〔極端反對派態度〕是正常的現象。現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沒有像俄國所發生的這樣深刻的革命危機，同時無論那一個國家也沒有對革命持這樣一種懷疑和庸俗態度的〔馬克思主義者〕（鄙棄和俗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這裏的人總是從革命內容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一事實中作出簡陋的結論，說資產階級是革命底推動力，說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所負的是輔助而非獨立的任務，說無產階級不能領導這個革命！

馬克思在他致庫格曼的信中，是怎樣明顯地揭破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所持的這種簡易見解呀！就拿他於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所寫的一封信來說吧。馬克思當時已經完成了他的那部主要著作。他對於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還在他寫這封信十四年以前就已給了一個澈底的估計。他在一八四八年發生的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很快就會到來的那些社會主義幻想，早在一八五〇年間就由



他自己推翻了。他於一八六六年間開始看見有新的政治危機生長起來的時候就寫道：

〔我們的庸人（指德國自由資產者而言）到底懂不懂得，若不發生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皇朝的革命，那末結果又會要弄到三十年戰爭那樣的地步呢〕…（見第一三至一四頁）。

這裏絲毫也沒有幻想當前革命（這次革命是從上面發生，而不是像馬克思所期待的那樣從下層發生）會把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剷除。這裏十分明白確切地指明，這個革命只會剷除普奧兩邦君主制度。同時他又是怎樣相信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啊！這位無產階級戰士瞭解到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社會主義運動進展有偉大意義的時候又是充滿着怎樣強烈的革命熱忱呀！

經過三年以後，即在拿破崙帝國崩潰前夜，馬克思指出當時法國發生着〔饒有趣味的〕社會運動，而簡直歡喜欲狂地說道，〔巴黎人又在潛心研究他們不久前的革命歷史經驗，藉以準備去作當前新的革命鬥爭了〕。馬克思描寫了這樣研究已往歷史時揭示出來的階級鬥爭的事實以後，就作出結論說（見第五六頁）：〔神通廣大的歷史鍋爐全部沸騰起來了！我們那裏（德國）什麼時候才會達到這個地步呢！〕

這才是俄國患着懷疑主義衰弱症，學究主義盲目病，愛講懺悔話，不能接受革命苦楚，夢想埋葬革命如過盛大節日，渴望用憲制玩意代替革命的那些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向馬克思學習學習的地方。他們萬分需要向無產階級底這位理論家和領袖學習學習深信革命的精神，學習號召工人階級去澈底堅持其所負直接革命任務的本領，學習決不因革命暫遭挫折而灰心喪氣的那種堅忍不拔精神。

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迂儒以為這全是道義空談，浪漫習氣和缺乏現實主義精神！不，先生們，這是革命理論和革命政策的結合，馬克思主義不把這兩種東西結合起來，就會變成布連坦諾主義，司徒盧威主義，桑巴德主義。馬克思學說把階級鬥爭底理論和實踐結合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因此，誰把冷靜觀察客觀情勢的理論曲解爲辯護現狀，以至於急想利用每次革命暫時低落去遷就現狀，趕快拋棄『革命幻想』而去進行『現實主義的』小氣事情，那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就是在那些彷彿最平靜的，如他所形容的『富有田園風味的』，或（如新時代雜誌編者所說的）『極沉悶的』時期，也能夠覺察到革命將臨的氣息，而把無產階級提到瞭解其所負先進革命任務的高度。我們俄國那些用庸俗態度簡化馬克思學說的知識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時期向無產階級傳授一種消極主義，『隨波逐流』，暗中幫助時髦自由主義黨內最不穩定分子的政策！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中最出色的一段，就是他對公社的估計。拿這種估計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右翼所用的手段對照一下，是很有益處的。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件以後，用毫無氣節的口吻叫喊過：『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却居然自比於馬克思，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曾設法阻止革命哩。

對的，馬克思也曾設法阻止這次革命。但請看看，普列漢諾夫所作的這種比擬，該是表明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相差得多遠呵。

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的時候，即在俄國革命浪潮達到頂點一個月以前的時候，不但沒有堅決警告過無產階級，反而公開說必須學會運用武器並實行武裝起來。而經過一個月以

後，當鬥爭已經爆發過了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却又毫不分析這次鬥爭底意義，這次鬥爭在事變總進程中的作用，這次鬥爭與先前鬥爭形式的聯系，便馬上扮作悔過的知識分子說道：「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馬克思已在有名的國際宣言中直接警告過法國工人，說實行起義就會是一種狂妄舉動。他事前揭露了妄以為可能有與一七九二年相同的運動發生的民族主義妄想。他不是事後，而是好幾個月以前就說過「不需要動用武器」。

當他自己在九月間認為毫無希望的這件事情已於一八七一年三月開始實現起來的時候，他又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馬克思是否利用這一點（好像普列漢諾夫利用十二月事變那樣）來專門「傷害」過自己的敵人，即那些領導了公社的蒲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呢？他是否好像一位女學教師那樣咕嚕着什麼「我曾經講過，我曾經警告過你們，而現在你們看，你們用這種浪漫舉動，用你們這種革命幻想弄出怎樣的亂子來了呀」呢？他是否也像普列漢諾夫用自滿自足的庸人態度教訓十二月起義的戰士那樣，用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一說法來訓誡過公社社員呢？

不。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給庫格曼寫了一封表示歡欣的信，——我們希望每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每個俄國識字工人把這封信當作座右銘。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義叫做狂妄舉動，而他在一八七一年四月看見廣大民衆運動興起時，却又以親身參加偉大事變，親身參加這表明全世界歷史上革命運動一大進步的事變者的態度，來對這個運動表示莫大的注意。

這——他當時說——是要打破官僚軍事機器的嘗試，而不是

簡簡單單把它從一手轉交到另一手。他極端讚美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所領導的巴黎 「英雄」 工人。『你看這些巴黎人，——他當時寫道，——顯出了多大的靈活性，多大的歷史首創精神，多大的自我犧牲的本事啊！』（見第八八頁）…『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英勇奮鬥的實例』。

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羣衆底歷史首創精神。要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向馬克思領教來估計俄國工農羣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所表現的歷史首創精神，那就很好了！

早在事變半年前就預察到事變必遭失敗的一位極深刻思想家崇拜羣衆歷史首創精神的態度，與所謂『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一毫無生氣毫無心肝的迂腐說法相比，豈不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麼？

馬克思當時被迫亡命倫敦，但他却本着他那種熱烈精神感應這一羣衆鬥爭，同時他就以這一鬥爭參加者資格來批評那些『發狂般勇敢的』，『決意實行衝天』的巴黎人所採取的直接步驟。

現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那些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大罵什麼革命浪漫舉動的『現實主義』聰明才子們，在當時該會怎樣譏笑馬克思啊！他們看見這位唯物主義者，經濟學家和空想之敵崇拜衝天『嘗試』的時候，該會怎樣加以嘲笑啊！那些囊中人<sup>27</sup>該會用怎樣表示鄙薄或傷感的神情來評論什麼暴動傾向和空想主義等等，來評論這樣估計衝天運動的言論呵！

但馬克思絲毫沒有像怪聰明的小魚<sup>28</sup>那樣害怕討論革命鬥爭高級形式底技術問題。他正是討論到起義底技術問題。是防守，還是進攻呢？——他當時好像是看見軍事行動在倫敦附近發生似的寫道。於是他自己解答說：一定要實行進攻，『本來是需要立刻向凡爾賽實行進攻的』…

這是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即是在大流血的五月幾星期以前寫的哩…

當起義羣衆已開始了〔狂妄〕（此語是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說的）衝天舉動的時候，〔本來是需要立刻向凡爾賽實行進攻的〕。

當羣衆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必須用武力抵抗敵人初次企圖奪去已經爭得的自由的時候，〔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是啊，普列漢諾夫自比於馬克思，是不爲無因的呀！

〔第二個錯誤〕，——馬克思繼續批評技術錯誤時寫道，——就是〔中央委員會〕（請注意，這是軍事指揮機關，即指國民近衛軍中央而言）〔把自己的職權卸得太早了…〕

馬克思知道應如何警告首領們不要實行過早的起義。但他對於實行衝天的無產階級却是用實際忠告人的資格，用羣衆鬥爭參加者的態度來看待，因為這些羣衆不顧布朗基和蒲魯東兩人底荒謬理論和錯誤，終究把全部運動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不管怎樣，——他當時寫道，——巴黎起義，即令它會被舊社會中的豺狼，瘟豬和下賤走狗們鎮壓下去，也還是我黨從六月起義以來最光榮的功業〕。

馬克思雖沒有向無產階級隱諱公社所犯的任何一種錯誤，但他爲這一功業所寫的一部著作，至今都是〔衝天〕鬥爭中最好的指南，同時也是自由派和急進派的〔瘟豬〕最害怕的草人。

普列漢諾夫爲十二月事變所寫的一部〔著作〕，却幾乎成了立憲民主黨人底聖經。

是啊，普列漢諾夫自比於馬克思，是不爲無因的呀！

庫格曼當時寫給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了一種懷疑意見，認爲事情完全無望，說必須採取現實主義態度而不要採取混

漫主義態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義去與巴黎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和平示威比較了的。

馬克思立刻（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就給了庫格曼一個嚴厲的駁覆。

『如果——他寫道——鬥爭只是在有極順利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着手舉行，那末創造世界歷史的事情當然就會是件很方便的事情了』。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義叫做狂妄舉動。但當羣衆已經起義了的時候，馬克思就願意同他們一起行進，同他們一起在鬥爭進程中學習，而不是向他們作奉行公事式的訓誡。他懂得，誰想事先十分確切計算到勝利機會，誰就是有意欺騙，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藥。他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英勇果敢和積極創造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觀察這個歷史，是從實行創造歷史，但無法事先準確無誤地計算到勝利機會的那些人們底觀點出發，而不是從瞎說『本來容易預察到…本來是不需要動用…』等等的庸俗知識分子底觀點出發的。

同時，馬克思又善於重視歷史上常有的情形，即羣衆甚至爲着沒有勝利希望的事業拚命鬥爭，也是爲繼續教育這些羣衆，爲準備這些羣衆去作下次鬥爭所必需的。

我們現今那些喜歡胡亂引證馬克思言論，只願做做他估計已往而不願做做他創造未來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却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不懂得這樣一種問題提法。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變後開始實行『阻止』事變的任務時，根本就沒有想想這種問題提法…

但馬克思正是提出了這個問題，同時絲毫也沒忘記自己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認爲起義是種狂妄舉動的事實。

『資產階級的凡爾賽騙徒們——他寫道——向巴黎人提

出了二中取一的問題：或是實行迎戰，或是不戰而降。工人階級在後一場合陷於頹唐，就會比無論怎樣多的首領遭到犧牲更厲害得多的不幸」。

我們對於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中所授給我們的真正無產階級政策教訓的概述，就以此結束。

俄國工人階級已一度證明，並且還會屢次證明它有「衝天」的本領的。

寫於一九〇七年二月。

## 伯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人 致左爾格等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把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伯克爾及前世紀國際工人運動其他領袖底這部通信集介紹給俄國讀者，實為我國先進馬克思主義文獻所必需的一種補充。

現在我們不來詳細說明這些書信對於社會主義史以及對於各方面闡明馬恩活動的重要意義，因為這是無須說明的。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為要瞭解這些書信，必須把論述國際史的各種基本著作（請看易克所著國際一書，有智識書局出版的俄譯本），以及論述德國和美國工人運動的各種基本著作（請看梅林格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和黑爾克維特所著美國社會主義運動史）等等閱讀一下。

同時，我們也不打算把這些書信內容作個概括的敘述，也不打算把這些書信所關連的各個歷史時期作一估計。梅林格在他所寫的“Der Sorgesche Briefwechsel”（“Neue Zeit”，25. Jahrg., Nr. 1 und 2）<sup>●</sup>一文中，已把這件事情很好地執行了，出版人大概會把這篇論文附錄在本書譯本後面，或印成俄文單行本發行。

●致左爾格書信集。新時代雜誌，第二十五年度，第一第二兩期。——譯者。



鬥爭的無產階級從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三十年（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五年）時期內活動的私人交際方面所應得出的那些教訓，是俄國社會主義者在現今革命時代必須特別注意的。所以，在我國社會民主主義刊物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左爾格書信介紹給讀者的初次嘗試，正是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策略上的〔緊急〕問題發生時進行的（例如普列漢諾夫出版的現代生活，孟什維克出版的回聲）。現在我們要請讀者注意的，也就是對於本書信集裏那些從俄國工人黨現今任務方面來看特別重要言論的估計。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在其書信中最常論及的，是英美兩國和德國工人運動中的迫切問題。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們是德國人，當時居住在英國，並且是與他們那位住在美國的同志通信。馬克思在其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庫格曼的書信中●最常論及而且講得更詳細的，却是法國工人運動問題，特別是巴黎公社問題。

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論英美工人運動的言論，同他們論德國工人運動的言論比照一下，是很有益處的。如果注意到德國（一方面）和英美兩國（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發展上所處的階段不同，以及雙方資產階級在各該國家內全部政治生活中的階級統治形式不同的事實，便可知道這種比照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從科學觀點上來看，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正確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標本，善於針對着具體政治經濟條件的特點，把問題各種不同的方面分別提到首要地位，並將其着重指明出來的本領。從工人黨底實踐政治和策略觀點上看，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共產黨宣言作者針對着各國工人運動所處的不同階段決定無產階級鬥爭任務的標本。

● 參看馬克思致庫格曼博士書信集，俄譯本是由尼·列寧負責校訂並由他作序。一九〇七年聖彼得堡版（參看本書第一六六至一七五頁。——譯者）。

論到英美社會主義運動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嚴厲地批評了它與工人運動的隔離。馬克思和恩格斯評論英國「社會民主黨人聯盟」(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和美國社會黨人的許多言論，都是指斥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和「死硬的(starre)正統思想」，說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看成信條而不是看成行動底指南，說他們不能適應在他們週圍發生的，理論上雖很軟弱，然而生動有力的羣衆工人運動。『如果我們在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三年時期始終只是想同公開以擁護我們綱領者自命的那些人攜手行進，——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信裏感嘆說道，——那末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又會怎樣呢？』。在前此一封信裏（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格斯論到亨利喬治思想對美國工人階級的影響問題時寫道：

『目前，一兩百萬工人在十一月投票擁護真正（“bona fide”）工人政黨，要比十來萬人投票擁護理論上無可非難的綱領重要得多』。

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言論。而我們這裏却有一些社會民主黨人趕忙利用這段言論來辯護「工人代表大會」，或辯護拉林所謂「廣大工人政黨」<sup>29</sup>一類的主張。我們要問問這種急於「利用」恩格斯言論的人，爲什麼你們不用這一段話去辯護「左派聯盟」呢？被引證的幾封信，是在美國工人投票選舉亨利喬治的那個時期寫的。維什涅維茨卡婭女士——她是嫁給俄國人的一位美國女子，翻譯過恩格斯底作品——當時請求（這可以從恩格斯給她的回信中看出）把亨利喬治痛快地批評一頓。恩格斯回答說（見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信），這樣動作的時機還沒來到，不如讓工人政黨根據不完全純粹的綱領開始形成起來。然後，工人自己會瞭解真情實況，「會從本身錯誤中獲得教訓」。『妨礙——

不管是根據什麼綱領——工人黨在全國範圍內團結起來，那就會是個很大的錯誤<sup>1</sup>。

至於亨利喬治底思想從社會主義觀點上看根本荒謬反動這點，恩格斯早就非常明白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過了。在致左爾格的書信集中，有馬克思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日所寫的一封極其值得玩味的信，他在這裏把亨利喬治估計為急進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亨利喬治在理論上是個非常落後的人』(total arrièrè)；——馬克思當時這樣寫道。但恩格斯並沒有害怕同這位十足反動社會主義者一起去參加選舉，只是需要有人善於向羣衆預告『他們本身的錯誤將會產生什麼結果』(見恩格斯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裏論到當時美國工人團體『勞動義士團』(Knights of Labor)時寫道：『他們最薄弱的地方(直譯是：腐敗的地方，faulste)便是政治上的退讓態度』…『每個新加入運動的國家所必須採取的最初一個重要步驟，就是使工人組織成爲獨立政黨，不管這件事情需要用什麼辦法達到都行，只要它是個真正的工人政黨』。

從這裏當然絲毫不能得出結論，說從社會民主黨方面跳到非黨工人代表大會等等方面去是正當的。然而，不願受到恩格斯說是把馬克思主義降低爲『教條』，『正統思想』及『宗派主義』等等責備的人，却應從此得出一個結論，認爲有時候必須同急進『社會反動分子』一起進行選舉運動。

但最重要的，當然不是談論美俄兩國情形的對照(我們之所以提到這種對照，只是爲了給予敵人一個回答)，而是要分析英美工人運動底基本特點。這些特點就是當時無產階級面前沒有擺着多少重大的包括全國範圍的民主任務，無產階級還完全受資產階級政策支配，一小羣社會黨人因持宗派主義態度而脫離無產階

級，社會黨人在選舉中絲毫不受工人羣衆歡迎等等。誰忘記這些基本條件而從《美俄兩國情形的對照》中得出一些廣泛的結論，那他就是暴露自己識見膚淺至極。

恩格斯之所以着重說明在這種條件下必須成立工人經濟組織，就是因為那裏早已充分奠定的民主制度向無產階級提出了純粹社會主義的任務。

恩格斯之所以着重說明必須成立一個即令是綱領欠妥的獨立工人政黨，就是因為當時所說的那些國家中的工人根本就沒有過什麼政治獨立性，工人在政治上始終是多半跟着資產階級走的。

誰企圖把根據這種議論所得出的結論應用到無產階級比自由資產階級先成立有自己的政黨，無產階級根本沒有什麼投票選舉資產階級政客的傳統，目前直接擺着的不是社會主義任務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那些國家或歷史時期中去，那他就是侮辱馬克思底歷史主義方法。

爲要使讀者更加明白我們的意思，我們且把恩格斯對於英美兩國運動的評論和他對於德國運動的評論比照一下。

這種評論在本版書信集中也包含有很多，並且是極其值得注意的。貫串於這一切評論的完全是另外一種思想：要防範工人黨中的《右翼》，要向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宣佈無情的（往往是——如馬克思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九年時期作過的——瘋狂的）戰爭。

爲了證實這點，我們首先要從書信中引證一些言論，然後就把這種現象作一估計。

這裏首先必須指出馬克思對於黑伯爾一流人的評論。梅林格在他那篇標題爲“Der Sorgesche Briefwechsel”的論文中，極力想把馬克思以及後來恩格斯攻擊機會主義者的激烈詞鋒減輕，我們認爲他這種努力是未免有點過份的。例如，說到黑伯爾一流人的

時候，梅林格始終固執己見，認為馬克思對於拉薩爾和拉薩爾派所作的估計不正確。但是這裏——我再重複一遍——我們感覺重要的，並不是要從歷史上估計馬克思對於某些社會黨人所作的攻擊是否正確或是否過份，而是要認識馬克思對於一般社會主義運動中相當派別所作的原則上的估量。

馬克思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應當同拉薩爾派和杜林妥協（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的信），同時又指摘了「同一羣沒有成熟的學生和自作聰明的博士」（「博士」按德文意思是與我國所謂「碩士」和「大學優等畢業生」相當的一種學位）妥協的行爲，「因為這些學生和博士企圖使社會主義帶有一種「更高尚更美善的」趨向，即企圖用包括一羣主張正義、自由、平等和 fraternité（博愛）的神仙的新神話來代替社會主義底唯物主義原則（它要求大家在運用它以前必須下一番認真客觀研究的功夫）。這種趨向底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混進」黨內來了的未來雜誌出版人黑伯爾博士。這個人也許懷有「極善良的」用意，但我認為任何一種「善意」都是不足掛齒的。天下很難找到比他那個未來雜誌發刊詞更淺薄而又更瞎吹的東西了」（第七十封信）。

在幾乎經過了兩年以後（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所寫的另一封信內，馬克思駁斥了硬說他和恩格斯擁護過莫斯特的那種謠言，而向左爾格詳細說明了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者所持的態度。未來雜誌是黑伯爾，施拉姆，伯恩施坦三人負責編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拒絕參加這種刊物，後來談到這個黑伯爾參加並出錢幫助創辦一種新黨刊的問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就要求接受他們所指定的責任編輯基爾什去監督這個「由博士，大學生和教授社會主義者湊成的混合物」，然後他們又向伯伯爾，李卜克內西及其他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發出一個直接指令來警告說：如果黑伯爾，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變其路線的話，那他

們就要公開來反對「這樣糟踏（Verluderung——這按德文意思是個更厲害的字眼）理論和黨的辦法」。

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正處於梅林格在他的黨史中所稱呼的「混亂之年」（“Ein Jahr der Verwirrung”）。黨在「非常法令」施行以後並沒有立刻找到正確的道路，而是在最初一個時期受到過莫斯特無政府主義立場和黑伯爾一流人機會主義立場的影響。馬克思當時論到黑伯爾時寫道：「這班理論上一錢不值，實踐上毫不中用的先生，竟想把社會主義（他們用大學觀點來瞭解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把社會民主黨弄成較為溫和的東西，把工人開導一下，或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向工人注入一些「教育原素」，可是他們自己却只有點一知半解的糊塗觀念，並且極注重提高黨在小資產階級心目中的信用。但他們終究不過是些可鄙的反革命的空談家」。

馬克思所舉行的「瘋狂的」攻擊，終於使機會主義者不得不實行退却，以至於…銷聲匿跡了。馬克思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所寫的一封信中通知說，黑伯爾已從編輯委員會裏被趕走，至於他的那種思想，那末黨內所有一切重要領袖如伯伯爾，李卜克內西，布拉克等人，都已表示拒絕了。社會民主黨的黨刊社會民主黨人，已經是由當時站在黨內革命翼方面的福里馬爾負責編印。再過一年之後（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馬克思又敘述說，他和恩格斯經常攻擊了把這個社會民主黨人編得「淺薄不堪的」（miserabel）辦法，並且往往是攻擊得很激烈，（wobei'soft scharf hergeht）。李卜克內西一八八〇年親自到過馬克思那裏，答應說各方面都會發生「好轉」。

和平局面恢復了，戰爭沒有暴露出來。黑伯爾隱退了，伯恩施坦變成了革命社會民主黨人…至少是到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的時候止。

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日，恩格斯在致左爾格的信中，把這一鬥爭當作已往的事情敘述說：「一般說來，德國方面的情形很好。固然，黨內一班文人先生曾企圖在黨裏造成一種反動的轉變，但他們結果却大遭失敗。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到處所遭受的那種侮辱，使這些工人變成比三年以前更加革命的了… 這班先生（黨內的文人），無論如何都想用委曲求全，卑躬屈膝的辦法，懇求取消反社會黨人法令，因為這個法令毫不留情地剝奪了他們掙得稿費的機會。這個法令廢除後，分裂就會不免要暴露出來，費勒克和黑伯爾一流先生就會形成爲一個右翼而脫離出去；當他們尚未完全銷聲匿跡的時候，可以間或同他們進行談判。這種意見，我們在反社會黨人法令剛剛施行時就已經說過，當時黑伯爾和施拉姆在年鑑上發表了一篇非常可惡的評論黨工作的文章，並要求黨採取比較文雅禮讓客氣的辦法」（原文上是“jebildetes”，而不是gebildetes。恩格斯在這裏是指德國文人說話的柏林口音而言）。

一八八二年間所講的這段論到伯恩斯坦的預言，在一八九八年以及往後各年已經燦爛地證實了。

從那時起，特別是在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總是（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始終不倦地）設法把德國機會主義者所歪曲的路線「根本矯正」過來。

一八八四年末。恩格斯指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國會議員投票擁護輪船公司津貼案時所表現的那種「市儈偏見」（即所謂“Dampfersubvention”案，參看梅林格編著的黨史）。恩格斯當時寫信通知左爾格，說他時常要與人通信談論這件事情（見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信）。

一八八五年。恩格斯估計輪船公司津貼案全部經過時寫道（見六月三日的信）：「險些弄到分裂地步」。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底「庸俗氣」「極其濃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黨人黨團，

在德國這樣的國家裏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當時這樣說道。

一八八七年。左爾格寫信給恩格斯，說黨把費勒克一類人（黑伯爾式的社會民主黨人）選舉為國會議員，只會使自己丟臉。恩格斯當時在回信中辯解說，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工人黨無從找到良好的國會議員。〔至於右翼方面的那些先生，那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之所以受到寬容，只是因為現在施行着反社會黨人法令；我們黨稍一容易喘息的時候，就會把他們驅逐出黨的〕。並且一般說來，最好是〔讓黨站在比宅那些國會英雄們高出一頭，而不是相反〕（見一八八七年三月三日的信）。李卜克內西是個調和派分子，——恩格斯當時訴說道，——總是用些空話來掩蓋意見分歧。但當情形一旦弄到分裂地步時，那他在決定關頭是會同我們一道的。

一八八九年。在巴黎舉行了兩次國際社會民主黨人大會。機會主義者（以法國可能派為首）同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分裂了，恩格斯（他當時已經六十八歲了）好像一個少年那樣加入戰鬥。有許多書信（從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二日起，至同年七月二十日止），都是專為攻擊機會主義者而寫的。不僅機會主義者受到了抨擊，而且連德國人，如李卜克內西和伯伯爾等等，也因採取調和態度受到了抨擊。

可能派已經賣身給政府了，——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二日的信中寫道。同時，他又揭穿了〔英國社會民主黨人聯盟（S.D.F.）分子與可能派聯合的罪狀。〔我整天都得東奔西走和寫信談論這個可惡代表大會，根本沒有功夫去作別的事情〕（見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信）。可能派奔走不休，而我們的人却睡夢不醒，——恩格斯當時氣忿地說道。現在連阿宛爾和施別爾也要求我們去參加可能派的國際大會。但這種情形〔終究〕使李卜克內西睜開了眼睛。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寫過一些反對



機會主義者的小冊子（由伯恩施坦署名發表，但恩格斯稱這是『我們的小冊子』）。『除英國社會民主黨人聯盟而外，可能派在歐洲各國沒有獲得一個社會黨人組織底擁護（見一八八九年六月八日的信）。所以他們又只好跑回到非社會主義的工聯團體那裏去』（請我國那些崇拜廣大工人政黨和工人代表大會等等的人們注意！）『從美國那裏只有一個由『勞動義士團』派來的代表參加他們的大會』。這裏的敵人，也是在與巴枯寧派鬥爭中所遇到過的那個敵人：『其不同之點，只在於這裏是用可能派的旗幟代替了無政府派的旗幟；這裏也是把自己的原則零售拍賣給資產階級，以求換得細小的讓步，主要是為領袖們取得一些報酬優厚的位置（市政局委員，勞動介紹所辦事員等等位置）』。布魯斯（他是可能派底領袖）和漢德曼（他是同可能派聯合了的『社會民主黨人聯盟』底領袖），現在攻擊着『主張權威的馬克思主義』，而企圖構成一個『新國際底核心』。

『你簡直想像不到德國人幼稚到了何等地步！我連向伯伯爾說明此事底蘊，也費了莫大的氣力』（見一八八九年六月八日的信）。當兩個國際大會已經召集過了，而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數量上超過了可能派（可能派當時與工聯分子，『社會民主黨人聯盟』以及一部分奧國人等等聯合起來了）的時候，恩格斯簡直歡喜莫名（見一八八九年七月十七日的信）。他所喜悅的是李卜克內西等人底調和主義計劃和意見都告失敗（見一八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的信）。『而我們那班愛講感情的調和主義者却得到了應得的報酬；他們極力主張和睦，而結果却是他們的臀部挨了一腳』。『也許這會把他們醫好一些時候吧』。

梅林格說得對（見“Der Sorgesche Briefwechsel”），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愛講什麼『客氣』：『…他們每次打人都不肯長久思索，但他們自己每次挨打時也從來沒有叫過苦』。『如果你們以

爲——恩格斯有次寫道——你們的那些針刺能夠刺穿我這一層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你們就未免想錯了』。所以他們，——梅林格論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時寫道，——希望別人也具有他們生平獲得的這種不爲情感所動的性格。

一八九三年。把「費邊派」鞭撻了一頓，這是…指斥伯恩施坦派的時候自然要作的事情（伯恩施坦不是徒然在英國「費邊派」那裏「養成了」他那種機會主義的呀）。「費邊派」在倫敦這裏是一個野心家的團體，不過他們也有相當清醒的頭腦，懂得社會革命必不可免；但他們不肯把這件艱鉅事業交給粗笨的無產階級單獨去作，所以他們不憚煩惱來引導無產階級。害怕革命，就是他們的基本原則。他們多半是「知識分子」。他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市政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不應轉歸國有，而應轉歸市有，至少是在第一個時期應該如此來作。他們認爲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所引起的一種極端的，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由此就得出他們的那種策略：不是把自由派當作敵人來堅決反對，而是要推動他們作出社會主義的結論，即籠哄他們，「用社會主義浸潤自由主義」，不是提出社會黨候選人去同自由派對立，而是要叫這些候選人喬裝爲自由派，即用欺騙手段使他們當選…至於他們這樣作法只會使自己受騙或是使社會主義上當，那他們當然是不瞭解的。

費邊派除刊行各種各樣的惡劣作品外，還出版有幾種良好的宣傳冊子，這就是英國人在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中最好的東西。但當他們一回復到他們抹煞階級鬥爭的特殊策略時，那就糟糕了。他們之所以對馬克思和我們大家表示瘋狂般的仇恨，就是因爲我們都主張階級鬥爭。

費邊派在資產階級中間當然有許多信徒，所以他們「很有錢」…

## 對社會民主黨內知識分子機會

### 主義派的典型估計

一八九四年。農民問題。〔在歐洲大陸上，——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寫道——運動愈增漲，力求爭得更多成功的慾望也愈增加，而獵取農民，真正是獵取農民的事情，也就成爲一種時髦了。起初法國人在南特由拉法格發言聲明，說我們不僅不應該促使小農破產，——因爲資本主義本身會替我們來操心這點，——並且要直接保護農民擺脫國庫，高利貸和大地主的剝削。但對於這種主張，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表示贊同，因爲第一，這樣作是很愚蠢的，第二，這是辦不到的。隨後，又有福里馬爾在法蘭克福發言，意思是說他根本打算收買農民，並且他在上巴威略所想收買的農民不是萊茵河流域債台高築的小農，而是剝削男女雇工並經營牲畜和糧食買賣的中農富農。對於這種主張，若不放棄一切原則，那是不能贊同的〕。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四日：〔巴威略人已變得機會主義色彩極其濃厚，差不多已成爲一個簡單的人民政黨了（我所指的是大多數領袖和許多新加入黨的人）；他們在巴威略議會中投票贊成全部預算案，特別是福里馬爾在農民中間進行鼓動，其目的不是拉攏雇農，而是拉攏上巴威略區的富農，即佔有土地二十五至八十英畝（由十公畝至三十公畝）不等的人，亦即絕對非使用雇工不可的人〕…

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多年內都是始終不斷，堅決不移地進行了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派的鬥爭，攻擊了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庸俗觀點和市儈思想。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實。一般人只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號稱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政策和策略底模範，却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同該黨〔右翼〕

(這是恩格斯所用的語句)經常進行過鬥爭。這個鬥爭在恩格斯逝世後不久就由隱蔽的鬥爭變成公開的鬥爭，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數十年來發展史中的必然結果。

現在我們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恩格斯（以及馬克思）所作的勸告，指示，糾正，威脅和誥誡，共分兩種。他們對於英美社會主義者總是堅決號召他們同工人運動打成一片，剷除自己組織中的偏狹頑固的宗派主義精神。而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却始終堅決地教導說：不要陷入庸俗主義思想，不要陷入『國會迷』（這是馬克思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的信裏所用的字眼），不要陷入市僧知識分子機會主義的立場。

我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閒談婦拚命叫喊着前一種勸告，而閉起嘴巴把後一種勸告完全除開不說，這難道不是很可注意的事實麼？在估計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書信時所表現的這種片面態度，難道不是我們俄國式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片面態度』最明顯不過的證明麼？

現在，當國際工人運動已呈現出一種深刻醞釀和動搖底徵兆，而機會主義的極端表現，『國會迷』和庸俗改良主義的極端表現已經引起了革命工團主義的相反極端表現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英美社會主義運動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所作『糾正』底一般方向，已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沒有社會民主主義工人政黨，沒有社會民主黨代表參加國會，無論在選舉中和刊物上都根本沒有一貫堅定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等等的這種國家內，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都教導社會黨人說，無論如何都要打破狹隘的宗派主義觀點而加入工人運動，以求在政治上振作無產階級。因為在十九世紀末尾三四十年間，無產階級在英美兩國都差不多完全沒有表現過什麼政治獨立性。這兩個國家中的政治舞台——在差不多絕對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歷史

任務的條件下——完全是由得勝的自滿的資產階級佔據起來，而這個資產階級之巧於欺騙，腐化和收買工人，又是舉世無雙的。

若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英美工人運動的勸告可以簡單和直接地應用到俄國環境中來，那就不是利用馬克思主義來認識馬克思主義底方法，研究一定國家內工人運動底具體歷史特點，而是利用馬克思主義來謀小氣的派別組織的知識分子的利益了。

恰巧相反，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尙未完成的國家，在〔蒙着國會外衣的武人專橫制度〕（這是馬克思在他所著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的說法）久已盛行而且至今仍然盛行的國家裏，在無產階級早已加入政治並進行着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國家裏，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害怕的是那種用國會主義觀點俗化，用庸人觀點降低工人運動任務和發展規模的態度。

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我們應把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特別着重指出，應將其提到首位，因為我國〔很有聲色〕和極為富足的廣大自由資產階級刊物拚命向無產階級鼓吹鄰邦德國工人運動〔模範式的〕忠順精神，國會主義合法性，謙恭性和溫和性。

叛變了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子說出這種自私自利的謊話，並不是由於什麼偶然的原因，也不是由於立憲民主黨方面某些過去或將來總長個人品性的敗壞，而是由於俄國自由主義地主和自由主義資產者深刻的經濟利益。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在反對這種謊話，反對這種〔愚民政策〕（“Massenverdümmung”——這是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中的說法）的鬥爭中，都應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書信當作最好不過的武器來運用。

自由資產者自私自利的謊話，教民衆仿效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模範式的「謙恭性」。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底領袖，即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始人，却向我們說道：

「法國人底革命言行，使費勒克一流人（即德國國會社會民主黨黨團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機會主義分子）底虛偽行為更加暴露得醜惡不堪」（這裏是指法國議會裏形成工人政黨，以及德卡茲維爾工人罷工迫使法國急進黨人脫離法國無產階級的事實而言）。「在最近幾次社會黨人辯論中已只有李卜克內西和伯伯爾兩人出來發言，並且他們兩個人都講得極好。利用這樣的辯論，我們又能在端莊人士中間出頭露面，可惜這種情形在過去是不常有的。現在，特別是在德國黨選派了這樣多的庸人（不過這也是免不了的事）去參加國會以後，有人來同德國黨爭奪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領導者資格，一般說來是種很好的現象。德國在平靜時期一切都變成庸俗性的了。在這樣的時候絕對需要有法國黨方面的競爭來刺戟一下…」（見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信）。

這些教訓，是多半受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影響的俄國社會民主工人政黨所應十分牢實領會的。

授給我們這種教訓的並不是十九世紀兩位最偉大人物書信中的個別語句，而是他們對無產階級國際經驗所作的友愛，坦白，毫無外交意味和小氣計較的那種批評底全部精神和全部內容。

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一切書信真正浸透這種精神，那末這從下面幾段言論中間也可看出。這幾段言論雖然帶有較為局部的性質，可是極能表明這方面的特徵。

一八八九年，英國開始了年輕的，新鮮的，充滿革命精神的工人運動，其中參加者全是沒有受過訓練的，不熟練的，普通的工人（煤氣工人，碼頭工人等等）。恩格斯對此極為高興。馬克思底女兒杜絲（Tussy）當時在這些工人中間進行着鼓動工作，恩格斯對她極為稱讚。「這裏最可惡的，——他在一八八

九年十二月七日從倫敦寫道，——就是已經深入於工人肺腑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體面」。社會分成爲大家公認的許多地位不同的層級，其中每一級都有它自己的「面子」，都浸透了一種對「更好」「更高」層級表示尊敬的天生心理。這種情形已經是極爲古老和極爲牢固，使得資產階級欺騙羣衆已不感什麼困難了。例如，我很懷疑，般士（Burns）心中不會以在曼寧大主教和市長大人那裏，以及一般在資產階級那裏受到尊敬，比在本階級中受到尊敬更爲感覺榮幸。退伍的中尉錢匹溫（Champion）在許多年前就同資產階級分子，主要是同保守派分子作過某些勾結，而他在教會牧師代表大會上却又鼓吹社會主義等等。連我認爲是他們中間最優秀人物的湯姆·曼（Mann），也喜歡叙說他將被邀請到市長大人那裏去用餐。你把他們和法國人比照的時候，就知道革命在這方面起着多麼良好的作用了」。

這一段話是無庸解釋的。

再舉一個例子來看看。一八九一年，歐洲呈現出爆發戰爭的危險。恩格斯常與伯伯爾通信討論這點，他們兩人都認爲德國一旦受到俄國侵犯的時候，德國社會黨人應當與俄國軍隊及其一切同盟軍隊拚命廝殺。「如果德國竟被擊潰，那我們也會與它同歸於盡。而在情勢順利的條件下，鬥爭就會異常激烈，那時德國只有採取革命手段才能支持下去，因此我們很有可能會不得不實行執掌政柄，而演出一七九三年那樣的事件」（見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信）。

請那些大喊大叫，昭告天下，說俄國工人政黨在一九〇五年所持有的「雅可賓的」展望不合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機會主義者們注意這點吧！恩格斯向伯伯爾公開指出過社會民主黨人會要參加臨時政府的可能。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社會民主工人政黨任務既抱定這樣的見

解，那末他們萬分熱烈相信俄國革命及其偉大全世界意義，也就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了。從本書信集中間，便可窺見他們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時期內始終都是這樣熱烈期待俄國革命的。

例如拿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一封信來看吧。東方危機<sup>30</sup>使馬克思極為歡喜。〔俄國早已站在大變革底門前，所有一切爲此所必需的因素都已成熟了。土耳其的好漢所給予的打擊將使俄國變革提前許多年爆發…革命將 *secundum artem*（〔按照全部藝術規則〕）從立憲主義的把戲開始，接着就會來一場十分熱鬧的事件（*il y aura un beau tapage*）。在天假遐齡的條件下，我們該能活到這個勝利時節吧〕（馬克思當時已經五十九歲了）。

天沒有——而且也許不能——讓馬克思活到〔這個勝利時節〕。但他關於〔立憲主義的把戲〕這層，却果然料中了，他的話簡直好像是昨天專爲俄國第一第二兩屆杜馬寫的。要知道，警告人民反對〔立憲主義的把戲〕，正是自由派和機會主義者非常痛恨的那個抵制策略底〔靈魂〕哩…

再看馬克思在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寫的一封信吧。他以資本論在俄國大受歡迎而感覺歡喜，並站在民意黨人方面反對當時剛才產生的土地平分社<sup>31</sup>。馬克思正確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觀點底無政府主義成份，並——因爲他當時還不知道，而且也無法知道民粹主義土地平分派將會變成社會民主黨人——用他那種尖刻的譏諷詞鋒攻擊了土地平分派：

〔這班先生根本反對政治革命行動。按照他們的計劃來說，俄國應該直接飛躍到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無神主義的世界中去，於是他們就用無聊已極的學理主義來準備這種飛躍。他們學說中的所謂原則，是從已故的巴枯寧那裏借來的〕。



由此就可知道，馬克思如果談到俄國一九〇五年以及往後各年的事變，又會如何估計社會民主黨〔政治革命行動〕底重要意義呵。

請看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六日所寫的一封信吧。〔而在俄國却彷彿會有危機發生。最近幾次暗殺事件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一八八七年四月九日的信上也是這樣說：〔軍隊中間充滿了心懷不滿的密謀軍官〕（恩格斯當時還處在民意黨人革命鬥爭的印象下，還囑望着軍官，還沒有看見俄國兵士和水兵在十八年後極其燦爛表現出來的革命性…）。〔我並不認為現有的局面還能維持到那怕是一年之久的時間。當俄國爆發（“losgeht”）革命的時候，那就妙極了〕。

在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寫的一封信裏說道：〔現在德國繼續不斷地實行壓迫（壓迫社會黨人）。俾斯麥好像是想把一切都準備好，使得俄國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會發生的革命一旦爆發的時候，德國馬上就能仿照俄國例子去作〕（“losgeschlagen werden”）。

這幾個月原來是非常長久的。所以一定會有一些庸人要裝着一種懊惱神情來嚴厲指斥恩格斯底〔革命主義〕態度，或用一種藐視神情來譏笑這位亡命國外的老革命家所表現的一些舊的空想。

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一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一點上，在相信德國〔共和制度〕很快實現這一點上（〔要為共和制度犧

---

● 順便說說，我記得普列漢諾夫或查蘇利奇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向我說過，恩格斯給普列漢諾夫寫過一封論及我們的意見分歧和俄國當前革命底性質問題的信。我們很想確實知道是否有過這樣一封信，它是否還保存着，以及現在是不是已經應該把它公佈出來。

性」，——恩格斯回憶他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參加爭取德意志帝國憲法的戰役的情緒時這樣寫過），是往往弄錯了的。他們在一八七一年也弄錯了，他們當時一心想「把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他們（伯克爾寫過「我們」，這是指他自己和各位親近友人而言，——見第十四封信，寫於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爲此目的而犧牲了凡是人所能犧牲的一切，冒了凡是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險……」。在同一封信裏又寫道：「如果我們在三四兩月間有多一點的錢，那我們也許能把法國南部統統發動起來，也許能把巴黎公社挽救過來的」（第二九頁）。但是力求並且確實把全世界無產階級提高到平常細微小氣任務水準以上去了的兩位偉大革命思想家所犯的這種錯誤，較之大聲叫嚷，信口開河，妄說革命忙碌毫無意思，革命鬥爭毫無結果，反革命「憲制」幻夢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場自由派所表現的卑劣的智慧，却要高尙千倍，偉大千倍，在歷史上寶貴千倍，正確千倍哩……

俄國工人階級用其充滿錯誤的革命行動，是定會爭得自由，推動歐洲前進的；讓那些在革命方面無所動作的庸夫俗子去以不犯錯誤自誇吧。

寫於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九日（舊曆六日）。

# 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大工業所需內部市場形成的過程)

(摘錄)

## 再版序言

本書是在俄國革命前夜時期，即是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大規模罷工發生後到來的那個較為平靜的時期寫成的。當時工人運動似乎是在潛伏下去，而漸漸朝縱深方面開展，準備着一九〇一年示威運動底開端。

本書根據經濟的研究和對於統計材料的批判解剖而對俄國社會經濟制度以及俄國階級結構所作的分析，現已由各階級在革命進程中的公開政治發動所證實。無產階級底領導作用已充分地顯現出來了。同樣，無產階級在歷史運動中的力量比它在一般人口中所佔份量大得無可計量的事實，也已顯現出來。這兩種現象底經濟基礎，都在本書中加以證明了。

其次，革命現在日益暴露出農民底兩重地位和兩重作用。一方面，在農村貧民異常困苦和破產的情形下，保存有極多勞役經濟殘餘和各種農奴制餘孽，這就能充分說明為什麼革命農民運動有很深遠的淵源，為什麼農民大眾底革命性有很深入的根蒂。另一方面，在革命底進程中，在各政黨底性質上，在許多思想政治派別底分立中，都暴露出這個大眾內在矛盾性的階級結構，暴露

出宅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以及內部所含經濟主人趨向與無產者趨向彼此對抗的事實。貧窮化的小私有主，必然要動搖於革命資產階級與革命無產階級之間，也如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中都必然有極少一部分小生產者發財致富，〔出人頭地〕，變為資產者，而絕大多數小生產者却不是根本破產成為雇傭工人或赤貧分子，便是永遠處於與無產階級相近的地位一樣。農民中間這兩個潮流底經濟基礎，都在本書中加以證明了。

由於有這種經濟基礎，所以俄國革命也就當然不免是個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這個馬克思主義原理完全是不可擊破的。這個原理無論何時都不能忘掉。在觀察俄國革命底一切經濟和政治問題時，始終必須把宅拿來運用。

但是必須把這個原理運用得當。只有具體分析各個階級地位 and 利益，才能確定這個原理運用於某一問題的真正作用。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往往運用的那種相反的推論方法，即企圖單從我國革命基本性質這一普泛真理底邏輯發展上來尋求對於具體問題的答案的辦法，却是俗化馬克思主義和純粹侮辱辯證唯物主義的。如果馬克思尚未去世，那他論到這樣的人們，論到這些例如根據革命性質的一般真理得出結論說革命中的領導權應屬於〔資產階級〕，或說社會主義者必須贊助自由派的人們的時候，就一定會重複他從海涅作品中引證過一次的那句話：〔我所種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却是跳蚤〕。

由於俄國革命現有的這種經濟基礎，於是這個革命在客觀上就可能有兩種基本的發展路線和結局：

一種是與農奴制千頭萬緒聯繫着的舊的地主經濟保存下去，慢慢地變為純粹資本主義的〔容克式的〕經濟。工役制徹底轉變為資本主義，是以農奴制地主經濟底內部改造為基礎。國內全部農村制度都變成為資本主義的，同時在很長的時期內保存着農奴制

的特徵。另一種是革命打破舊的地主經濟，破壞一切農奴制殘餘，首先是破壞大土地佔有制。工役制徹底轉變為資本主義，是以小農經濟因實行剝奪地主土地轉交農民的辦法而受到巨大刺激時自由發展為基礎。全部農村制度都變成為資本主義的，因為農奴制遺跡消滅得愈徹底，農民分化過程也就會發生得愈迅速。換句話說，或者是：地主土地佔有制底主要部分和舊有『上層建築物』底主要基礎保存下去，於是自由君主派資產者和地主就會佔有統治作用，富裕農民就會迅速轉到他們方面去，農民羣衆就會降低下去，因為農民羣衆不僅受到大規模的剝奪，而且還受到立憲民主黨所提出的種種贖買辦法的盤剝，受到反動統治方面的欺侮和愚弄；這種資產階級革命底代表者，就會是與十月黨人<sup>32</sup>相近的一種政治家。或者是：把地主土地佔有制以及與其相適應的陳舊『上層建築物』所有一切主要基石盡行打破；於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就會佔有統治作用而使不穩定或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處於孤立地位；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基礎上最高限度迅速自由發展起來而使工農羣衆生活獲得在商品生產環境中一般所能想像到的最高限度的改善；由此就會給工人階級造成進一步實現其真正和基本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最順利的條件。當然，可能有各種資本主義進化底成份彼此無窮紛繁的配合；只有那些不可救藥的迂儒，才能以單只引證馬克思對於另一個歷史時代所作的某種評論中的語句來解決在此種場合所發生的各種特殊和複雜的問題。

本書是專為分析俄國革命前期的經濟而作。在革命時代，國家過着一種異常迅速急劇的生活，所以在政治鬥爭正酣時，實在無法把經濟進化底重大結果確定出來。一方面，斯托雷平<sup>33</sup>一流的先生，另一方面自由派分子（並不只是à la ② 司徒盧威那樣的

② 如像。——譯者。

立憲民主黨人，而是所有一切立憲民主黨人），都在一貫澈底堅持地努力按照前一種樣式完成革命。我國不久前經過的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的政變<sup>94</sup>，就是表示力求保證地主在所謂俄國人民代表機關中取得完全統治權的反革命勢力底勝利。至於這個「勝利」究竟怎樣堅固，那却是另一個問題，而為實現後一種革命結局的鬥爭却還在繼續着。力求達到這種結局的不僅有無產階級，並且有廣大農民羣衆，不過彼此堅決程度，澈底程度以及覺悟程度大小不一而已。直接的羣衆鬥爭，不管反革命勢力如何運用直接暴力來力圖把它撲滅，不管立憲民主黨人如何用其卑劣偽善反革命的所謂思想來力圖把它撲滅，總還是不顧一切，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爆發出來，並且影響到各「勞動的」民粹派的政黨底政策，雖然這些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上層分子（特別是「人民社會黨人」和勞動派）無疑是受了溫和客氣的市僧或官吏們那種立憲民主主義的叛賣心理，莫爾察林習氣和自滿自足精神傳染的。

這個鬥爭究竟如何結局，俄國革命第一次進攻底最終總結究竟會是怎樣，此刻還不能斷定。因此把本書完全改造一番的時候還沒有到來（而且一個身為工人運動參加者的人所負的直接的黨的責任，也使他無暇這樣來作）<sup>95</sup>。第二版也不能越出描寫俄國革命前期經濟的範圍。作者不得不祇限於把本書原文審查一遍並加上某些修正，同時又利用最新的統計材料加進一些最必要的補充。這些材料就是最近舉行的馬匹調查材料，收成統計材料，一八九七年至俄國人口調查總結，工廠統計新材料等等。

作者序於一九〇七年七月。

<sup>95</sup> 這樣來實行改造，也許會需要把本書撰述工作繼續下去，那時就會要把第一卷局限於分析俄國革命前的經濟，而用第二卷去研究革命底總結和結果。

## 反對抵制

(社會民主黨人政論家底時評)

(摘錄)

### 五

抵制是俄國革命最富於事變最英勇時期中的一種優良革命傳統。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一般地細心保護這些傳統，加以培植，而把那些自由主義的（與機會主義的）寄生物清除出去。必須把這個任務分析一下，以求正確決定它的內容，並消除容易發生的種種誤解和誤會。

馬克思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兩種特點：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學冷靜態度來分析客觀情勢與客觀進化行程，另一方面是極堅決地承認羣衆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義，同時當然也承認那些善於探索並實現其與某些階級聯繫的個別人物、集團、組織和政黨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義。馬克思非常重視人類發展中革命時期的態度是從他的全部歷史觀點總和中產生出來的，因為他認為由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無數矛盾只有在這樣的時期才能得到解決。只有在這樣的時期，各階級直接決定社會生活形態的作用才會得到十分有力的表

現，創立起政治〔上層建築物〕底基礎，這種政治上層建築物是會在革新了的生產關係基礎上支持一個長久時期的。馬克思與自由資產階級理論家相反，認為這種時期不是離開〔常〕軌，不是〔社會病〕底表現，不是過激和錯誤底可悲結果，而是人類社會史中最有生命力，最重要，最主要，最有決定意義的關頭。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羣衆革命鬥爭的時期，是他們生平事業的中心點。他們每次判斷各國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命運的時候，總是根據這點出發。他們對各個階級底本性和趨向實行最明顯最清晰的剖解的時候，總是回憶到這點。他們評判後來發生的那些較小的政治結合和組織，政治任務和政治衝突的時候，總是從當時那個革命時代着眼。所以自由派思想領袖們，如桑巴德之流，總是極端仇視馬克思活動和著述中的這一特色，把宅歸因於〔流亡者底怨望〕。警察式資產階級大學教授科學界的臭虫，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全部革命世界觀中絕對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都歸因於個人怨望，歸因於個人流亡生活的困苦，本來是理所當然的呀！

馬克思在他所寫的一封信中，彷彿是寫給庫格曼的一封信中，順便說出了一個極端值得注意，從本問題方面看來特別重要的意見。他指出說：德國反動派把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底印象和傳統觀念從人民意識中剷除殆盡了。這裏把反動派和無產階級政黨雙方在對待本國革命傳統問題上的任務作了一個鮮明的比照。反動派底任務是要把這種傳統除去，把革命形容成爲〔瘋狂的自發現象〕——這是司徒盧威從德文“das tolle Jahr”(〔瘋狂之年〕)幾字譯出的(〔瘋狂之年〕一語是德國警察式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甚至更廣一點，是德國大學教授歷史學家用來形容一八四八年的說法)。反動派底任務是設法使民衆忘掉革命時代所產生的極豐富紛繁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思想和口號。英國市僧主義底冥



頑歌頌者維伯夫婦，硬說英國工人運動革命時代的憲章運動不過是一種孩子氣，『青年的罪孽』，不值得認真注意的幼稚表現，偶然的反常的偏向。德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用以糟踏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說法也是如此。反動派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也是如此，然而這個大革命至今還證明它富有生命力並對人類發生着強烈的影響，因為它至今還激起人們對它表示最兇惡的仇恨。同樣，我國反革命派中的英雄，特別是昨天還是『民主派』的人物，如司徒盧威、米留可夫、基則維特爾以及 tutti quanti<sup>⊖</sup>，都爭先恐後地卑鄙詆毀俄國革命底革命傳統。自從無產階級底直接羣衆鬥爭得一小塊自由，而使舊政權底自由主義奴僕嘆賞不置的時候起為時還不到兩年，但在我國政論作品中却已造成了一個以自由主義（!!）自命而由立憲民主黨刊物努力培養的巨大思潮，其專門業務就在硬說我國革命，革命鬥爭方法，革命口號和革命傳統，都是一種卑下，簡單，幼稚，自發，瘋狂等等… 以至犯罪的事情… 可見，從米留可夫到加美山斯基 il n'y a qu'un pas<sup>⊖</sup>！反之，俄國自由派中的這些英雄，却將反動勢力起初把人民從工農代表蘇維埃驅進到杜巴索夫<sup>35</sup> 斯托雷平派的杜馬中去，現在又把人民驅進到十月黨人的杜馬中去的成功，稱為『俄國憲制意識增長的過程』。

俄國社會民主黨顯然應對我國革命作最仔細最詳盡的研究，應使廣大羣衆都能認識這革命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等等，應鞏固人民中間的革命傳統，應叫羣衆知道只有經過革命鬥爭才能取得較為嚴重，較為可靠的改善；應該一貫地把妄自尊大的自由派用『憲制的』奴顏態度和莫爾察林習氣等毒素來敗壞社會空氣的卑鄙行為，盡行揭破。在爭自由的鬥爭史中，十月罷工

⊖ 諸如此類的人。——譯者。

⊖ 只差一步。——譯者。

或十二月起義每一天的意義，都要比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中用奴顏婢膝態度談論什麼君主專橫獨斷制或君主立憲制的幾個月，重大百倍。我們必須設法——因為除我們而外，誰也不會來設法——使民衆能詳細，能透澈認識這些生氣勃勃，內容豐富，意義和效果極大的日子，使他們的這種認識比他們對於《憲制》窒息和巴拉賴金·莫爾察林式的興隆<sup>36</sup>時期的那幾個月的認識，即對於備受我國有黨的自由主義刊物和無黨的《民主主義》(哇！哇！)刊物，在斯托雷平及其檢查官憲兵爪牙福蔭庇護下極力頌揚的幾個月的認識詳細得多，透澈得多。

革命家極力想保持過去革命時代優良傳統，用公開大胆堅決鬥爭火花振奮現在單調沉悶生活的這種意向，真值得無限欽佩，而許多人現在對抵制手段表示同情，顯然也就是由這種努力精神所引起的。但正因為我們重視這種愛重革命傳統的態度，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一種錯誤觀點，似乎祇要把一個特殊歷史時代某一口號加以運用，就能使這個時代底各個主要條件重新出現。保護革命傳統，善於利用革命傳統來經常從事宣傳鼓動，使羣衆熟悉反對舊社會的直接進攻鬥爭條件是一回事，而把一個口號從它所產生並藉以獲得成功的那些條件總和中抽出來反覆背誦，把它拿到根本不同的另外一種條件下去運用，却又是另一回事。

馬克思對於革命傳統非常重視，無情地斥責過用叛徒或庸人觀點看待革命傳統的態度，但他同時又認為革命者必須善於思考，善於分析運用舊鬥爭手段的條件，而不是簡單重覆舊日的口號。法國一七九二年的《民族》傳統，也許會永遠成為相當革命鬥爭手段底榜樣，可是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發表的有名的國際通告中，却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誤將這種傳統搬到另一時代的條件下去。

現在我們這裏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們應當研究運用抵制手

段的條件，我們應當叫羣衆瞭解，在革命高漲時期，抵制是一種完全正當並且有時是必要的手段（不管那些枉然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迂儒們說些什麼）。但現在是不是有這種高漲，是不是有這個宣佈抵制的根本條件呢——這就是我們要善於獨立提出，並根據認真分析事實來解決的問題。我們的責任是要盡力準備應付這種革命高漲形勢，不拒絕在適當的時機運用抵制，但如果把抵制口號當作一般可以運用於任何一個壞的或極壞的代議機關的口號，那就絕對錯誤了。

你們看看在〔自由時日〕辯護和論證抵制的論據，就可知道把這些論據隨便搬到現時客觀條件上來，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初堅持抵制的理由，是說參加選舉就會削弱羣衆情緒，就會把陣地讓給敵人，就會把革命人民引入迷途，就會便利沙皇制度與反革命資產階級達到妥協等等。這些論據所依靠的基本前提，即沒有常常說明，但在當時條件下始終都認爲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前提，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前提就是羣衆所表現的那種超出任何〔憲制〕途徑而尋找着並找得着直接出路的雄強革命毅力。這個前提就是革命對反動勢力的不斷進攻，當時我們若實行佔領並防衛敵人爲削弱我方一般攻擊力量而故意讓給我們的那塊陣地，就會是削弱這種進攻而等於犯罪了。你們試離開這個基本前提底種種條件而重覆那些論據，馬上就會覺到你們的全部〔音樂〕底不和諧，你們的基調底錯誤。

企圖用第二屆杜馬與第三屆杜馬的區別來辯護抵制，也是徒然的。若認爲立憲民主黨人（他們在第二屆杜馬中是把人民完全出賣給黑幫派了的）與十月黨人有什麼根本重大的差別，若認爲六三政變所撕毀了的這個鼎鼎大名的〔憲制〕有多少實際的意義，那就不是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看法，而是俗化的民主主義觀點。我們常常說過，且再三再四申說過：第一第二兩屆杜馬的

〔憲制〕不過是一種幻影；立憲民主黨人底花言巧語不過是掩蓋他們的十月黨實質的遮眼法；杜馬根本不是可能滿足工農要求的工具。我們認為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的政變，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義失敗自然必然的結果。我們從來沒有因〔杜馬〕憲制漂亮而〔神往〕，因此也就不會因羅吉澈夫的詞令所掩蓋粉飾的反動過渡到露骨公開橫蠻的反動這一事實而感到什麼失望。也許後一種反動，對於一切厚顏無恥的自由主義傻瓜，或被他們引入了歧路的那一部分人民，還會是一副好得多的清醒劑哩……

你們把孟什維克的，即斯托哥爾摩大會關於杜馬問題的決議，拿來和布爾什維克的，即倫敦大會關於杜馬問題的決議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孟什維克的決議滿紙都是些虛華鋪張的辭藻，誇大杜馬意義的語句，妄想杜馬工作有什麼偉大意義。布爾什維克的決議，是簡單，乾脆，冷靜，毫不誇張的。孟什維克的決議浸透了慶祝社會民主主義與立憲主義結婚盛典的市儈精神（什麼〔從人民中間生長起來的新政權〕等等一類的官場假話）。布爾什維克的決議，大體上可用如下一句話來表示：既然可惡的反革命把我們驅進到這個可惡的豬欄裏去，我們在那裏也要來做有利於革命的工作，並不墮泣，但是也不誇口。

孟什維克還在直接革命鬥爭時期就擁護杜馬而反對過抵制，向人民担保說杜馬會成爲一種革命武器。他們的這種担保是堂哉皇哉地場台了。如果說我們布爾什維克也担保過什麼，那就只是說過杜馬是反革命底劣子，所以決不能盼望杜馬能做出什麼真正良好的事情。我們的觀點至今都是十分明顯地證實了的，而且可以担保說，今後的事變還會再度把它證實的。不根據新的材料把十月至十二月的戰略〔補正〕和重複一下，俄國是決不會有自由的。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提出反駁，說我們不能像利用第二屆杜馬

那樣來利用第三屆杜馬，說不能向羣衆解釋必須參加這個杜馬，那我就要回答說：如果把『利用』一語瞭解成孟什維克所謂革命武器等等一類誇張的事情，那當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須知前兩屆杜馬事實上也不過是進到十月黨人杜馬的階梯，但我們還是爲了一個簡單平常的目的●（向羣衆宣傳，鼓動，批判和解釋當前發生的事件）而利用過它們。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是連最壞的代議機關也能加以利用的。在杜馬裏發表的言論，根本不會引起什麼『革命』，同時爲了杜馬問題而進行的宣傳，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功效，但社會民主黨從這兩種活動方面所能得到的益處，並不比它從某個刊載出來的言論或在某個會議上發表的言論中所能得到的益處少，而且有時還要多。

我們應同樣簡單明瞭地向羣衆解釋我們爲什麼要參加十月黨人的杜馬。由於我們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間鬥爭遭受失敗，以及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補正』這次失敗的種種企圖遭到挫折的結果，反動勢力不免要把我們驅進到並且將來還會繼續把我們驅進到每況愈下的冒牌憲制機關中去。我們隨時隨地都要堅持我們的信念和宣傳我們的意見，始終都要反覆說明，當舊政權仍然存在而沒有根本剷除的時候，是不能盼望有什麼好處的。我們要準備新高潮底條件，但在新高潮尚未到來以前，並爲促使新高潮到來起見，我們必須更加堅忍不拔地努力工作，決不要提出只在高潮條件下才有意義的那些口號。

若以爲抵制是把無產階級及一部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同自

---

●參看一九〇五年（日內瓦出版）無產者報上論抵制布里根杜馬問題一文，其中說到我們並不根本拒絕利用杜馬，但我們現在却要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另一個任務，即爭取直接革命途徑的任務。並參看一九〇六年（俄國出版）無產者報第一期上論抵制一文，其中着重說明我們從杜馬工作中間所能獲得的益處是很有限的。

由主義及反動勢力對立起來的策略路線，那同樣是不正確的。抵制不是一條策略路線，而是適用於特殊條件的一種特殊鬥爭手段。把布爾什維主義與「抵制主義」混爲一談，也如把布爾什維主義與「戰鬥主義」混爲一談一樣，是錯誤的。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策略路線上的區別，已於一九〇五年春，即布爾什維克在倫敦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孟什維克在日內瓦召集代表會議時充分暴露出來並且確定成了兩個原則不同的決議。當時無論是抵制或「戰鬥主義」問題，都沒有談到，並且也不能談到。大家知道，無論在我們所沒有實行抵制的第二屆杜馬選舉中，無論在第二屆杜馬內部，我們的策略路線都是與孟什維克的策略路線根本不同的。策略路線在一切鬥爭手段和鬥爭方法上，在每一鬥爭場所中都可能各不相同，然而並非每種策略路線都會產生它所獨具的特殊的鬥爭方式。所以，如果誰以第一屆或第二屆杜馬沒有證實他的革命希望爲藉口，以「合法的」，「強有力的」，「堅固的」和「真正的」憲制沒有見諸實現爲藉口來辯護或解釋其抵制第三屆杜馬的主張，那他這種立場就會是最壞不過的一種孟什維主義立場了。

## 七

我們來作個總結吧。抵制的口號是從特殊歷史時期中誕生出來的。一九〇五年與一九〇六年初，鬥爭的社會力量迫於客觀情勢而不得不解決選擇當前道路的問題：或是直接革命的道路，或是君主立憲主義的轉變。當時主張抵制的鼓動底內容，主要是反對憲制幻想。保證抵制成功的條件，就是廣闊，普遍，迅速和強大的革命高漲。

一九〇七年秋的客觀情況，在這一切方面都絕對不能使這一口號成爲必要，絕對不能爲它找到論據。

我們要繼續進行準備選舉的日常工作，並不預先拒絕參加最反動的代議機關，但同時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全部宣傳鼓動工作來向人民說明，十二月鬥爭失敗以後取消自由和侮辱憲制的事實，始終是與十二月鬥爭失敗相連的。我們應使羣衆確信，沒有直接的羣衆鬥爭，這種侮辱是必然會繼續並加強起來的。

我們並不預先拒絕在高潮到來時期運用抵制口號，因為那時也許會十分需要這一口號，但現時我們却應施展全部力量，以期用直接影響的辦法把工人運動底局部高漲變成對全部反動勢力及其柱石採取攻勢的普遍廣闊的革命運動。

寫於一九〇七年七月。

##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有名的成語說得好：如果幾何學定理觸犯了人們底利益，那末人們也一定要把它推翻的。觸犯了神學陳腐偏見的自然歷史理論，過去和至今還在引起最激烈的鬥爭。馬克思學說既然是直接致力於啓發與組織現代社會先進階級的事業，指明這一階級底任務，並證明由於經濟發展，現代制度必然要由新制度來代替，所以這一學說在其生命途程中必須用戰鬥來爭取每一步的進展，也就毫不足怪了。

不用說資產階級科學和哲學，不用說這種專由官家教授按官家方式講授，藉以愚弄那些從有產階級出身的青年子弟並「教練」他們去反對內外敵人的科學和哲學了。這種科學根本就不願聽見馬克思主義，却宣佈說馬克思主義已被駁倒，已被毀滅。無論藉駁斥社會主義來獵取名利的青年學者，亦無論拘守各種陳腐「體系」遺教的寵鍾老朽，都是一樣努力攻擊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工人階級中間的傳播與鞏固，必然使資產階級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攻擊更加頻繁，更加劇烈；但馬克思主義每次被官場科學「消滅」之後，却反而愈加鞏固，愈加堅強，愈加生氣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與工人階級鬥爭相聯繫，主要是流行於無產階級的學說中間，馬克思主義也絕不是一下子就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存在的頭半世紀中（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



就和那些根本上與它相敵對的理論進行過鬥爭。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馬克思與恩格斯打破了那些站在唯心主義哲學觀點上的急進少年黑格爾派。四十年代末，在經濟學說方面進行過反對蒲魯東主義的鬥爭。五十年代完成了這個鬥爭：批評了那些在狂風暴雨的一八四八年顯過身手的黨派與學說。在六十年代，鬥爭從一般理論方面轉移到更接近於直接工人運動的方面：把巴枯寧派從第一國際裏驅逐出去了。在七十年代初期，蒲魯東主義者米別赫在德國出了一個短時期的風頭，而在七十年代末葉，又有實證主義者杜林暫時顯露過頭角。但他們兩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已是非常微弱了，馬克思主義已經是無條件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其他一切思想體系。

到前世紀九十年代，這一勝利在大體上是已經完成了。就是在蒲魯東主義傳統保持得最久的拉丁語系諸國內，工人政黨實際上也是把自己的綱領與策略建築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重新恢復起來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即定期舉行的國際代表大會，立刻而且幾乎沒有經過什麼鬥爭，就在一切主要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了。但當馬克思主義把一切多少完整而與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學說排擠出去以後，這些學說所表現的趨向便開始來另找出路。鬥爭底形式與誘因已經改變，但鬥爭還是繼續着。馬克思主義存在的第二半世紀（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是從馬克思主義內部一個反馬克思主義派別所進行的鬥爭開始的。

這個派別稱呼為伯恩施坦派，是因為以前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伯恩施坦黨張得最厲害，並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對於馬克思學說的修改，對馬克思學說的篡改，即修正主義。就是在俄國這個因國內經濟落後以及被農奴制殘餘所蹂躪的農民人口佔大多數，致使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自然支持得最久的國家裏，這個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顯然迅速地轉變為修正主義。我們

的社會民粹派無論在土地問題上(全部土地所有的綱領)，或在綱領和策略底一般問題上，都愈益以對於馬克思的種種「修正」，來代替他們根本與馬克思主義相敵對而自成一派的舊體系底那些日益消亡沒落的殘餘。

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已被擊潰了。它已不是站在自己的獨立基地上而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基地上，以修正主義資格來繼續鬥爭了。我們且來把修正主義底思想內容考察一下。

在哲學方面，修正主義追隨於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尾後。教授們主張「回到康德那裏去」，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跟在新康德派後面跑。教授們重複那些說過千番百次的反哲學唯物主義的神道主義濫調，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傲慢地微笑着，咕嚕着（依據最近出版的教本逐字逐句咕嚕着），說唯物主義早已被「駁倒」了；教授們把黑格爾當作一條「死狗」來對付，聳肩蔑視辯證法，而自己却又宣揚一種比黑格爾唯心主義還要淺薄鄙陋一千倍的唯心主義，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隨着他們跳到在哲學方面把科學庸俗化的泥坑裏去，並用「簡單的」（而且平靜的）「進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革命的）辯證法。教授們拿他們那些唯心主義的和「批判的」體系去適應佔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哲學」（即神學），以酬答他們所領得的官家薪俸，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依附於他們，努力把宗教變成爲一種「私人事情」，當然不是對現代國家說，而是對先進階級底政黨說來是「私人事情」。

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這些「修正」底真正階級意義根本就無須說明，因爲這是不說自明的。我們只要指出，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只有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從一貫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上批評過修正主義者在這裏胡吹瞎說的鄙陋論調，——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普列漢諾夫。其所以必須堅決指出這點，是因爲現在

有一些非常錯誤的企圖，想以批評普列漢諾夫在策略方面的機會主義爲藉口來販運陳腐反動的哲學廢物<sup>●</sup>。

說到政治經濟學時，首先就要指出，修正主義者在這一方面所作的『修正』是更繁雜周密得多，他們企圖拿『經濟發展中的新材料』來迷惑大眾。他們說，生產集中以及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過程，在農業方面全不發生，並且在商業和工業方面也發生得非常緩慢。他們說，現在危機已更少見，更微弱了，而卡特爾和托拉斯大概會使資本有根本消除危機的可能。他們說，階級矛盾有緩和削弱下去的趨勢，所以資本主義『崩潰論』是沒有根據的。最後他們還說，連馬克思底價值論也不妨按照彭巴威爾克觀點來改正一下哩。

在這些問題上對修正主義者進行的鬥爭，正像二十年前恩格斯與杜林進行的論戰一樣，使國際社會主義底理論思想有了成效卓越的活躍，根據事實和數字來把修正主義者底論據作了詳細的解剖，證明了修正主義者一貫粉飾現代小生產的事實。不僅在工業方面而且在農業方面，大生產在技術上與營業上比小生產佔有優勢的事實，是用不容辯駁的材料來證明了。但在農業方面，商品生產發展的程度比較薄弱得多，所以現代的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通常都不會把農業方面那些表明農業愈益捲入世界經濟交換範圍的特別生產部門（以至於單個生產手續）提出加以分析。在自然經濟底廢墟上，小生產是專靠飲食無限惡化，經常挨餓，延長工作時間，使家畜質量及其飼養惡化，總之，是專靠家庭手工業生產所用以反抗資本主義手工工場的那些手段來支持的。科

● 參看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等人合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概論。這裏不是分析這本書的地方，我此刻祇要聲明一句：在最近將來，我就要寫幾篇論文或一本特別小冊子來指出，本文上關於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所說的一切，實質上也是針對着這些新休謨派和新柏克立派的『新』修正主義說的<sup>37</sup>。

學與技術方面的每一進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壞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小生產底基礎，而社會主義經濟學底任務就是要研究這一過程所表現的一切形式，往往是複雜而混亂的形式，要向小生產者證明，他們在資本主義統治時無法支持下去，小農經濟在資本主義統治時沒有出路，農民必須轉到無產者底觀點上來。從科學方面來說，修正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過失，就是他們用膚淺的態度把某些隨便抽出來的片面事實普遍化，却不顧及它們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聯繫；從政治方面來說，他們的過失就是他們必然——不管是有意或無意——號召農民或推動農民去接受私有主底觀點（即資產階級底觀點），而不是推動他們去接受革命無產者底觀點。

在危機論與崩潰論問題上，修正主義底情形更是糟糕。只有在最短促的時期內，並且只有最近視的人，才會因受幾年工業興盛和繁榮所惑而想改造馬克思學說底基礎。危機之沒有消除，是實際情形很快就對修正主義者證明了的事實：在繁榮之後，接着就來了危機。個別危機底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變了，但危機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卡特爾和托拉斯是把生產統一起來了，但同時又顯然使生產方面的無政府性日益加厲，使無產階級生活的困苦以及資本的壓迫日益加厲，於是就使階級矛盾尖銳到空前的程度。資本主義走向崩潰的趨勢，無論指個別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來說，或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崩潰來說，都恰巧是由那些最新的巨型托拉斯特別顯著和特別廣泛地表明出來了。不久以前在美國發生的財政危機，全歐洲失業人數可驚的增加，更不用說有許多標誌指明其快要到來的工業危機，——所有這一切都使修正主義者不久以前的《理論》已被所有一切人忘却，似乎連許多修正主義者自己也把它忘却了。只有這種知識分子的不穩定性所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教訓，才是不應忘記的。

講到價值論問題時所要說明的只有一點：就是除了一些非常模糊的暗示和讚莫彭巴威爾克的論調而外，修正主義者在這方面絕對沒有拿出什麼東西來，所以他們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也就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在政治方面，修正派曾企圖真正修改馬克思主義底基礎，即階級鬥爭學說。他們說：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選制已把階級鬥爭底基地消滅下去，而使共產黨宣言上所說『工人無祖國』這個老原則成爲不正確的了。他們說，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由『大多數人底意志』佔統治，所以就不能把國家看作是階級統治底機關，也不能拒絕與社會改良派的進步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去對抗反動派。

毫無疑義，修正主義者底這些反對意見，是個頗爲嚴整的觀點體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那些自由資產階級的觀點體系。自由派向來都說，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消除階級與階級區分，因爲所有一切公民都同樣擁有投票權與參政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全部歐洲史與二十世紀初期的全部俄國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這種觀點非常荒謬。在『民主』資本主義的自由下，經濟上的區別不僅不減弱下去，反而加強加厲起來。國會制度不僅不把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階級壓迫機關的事實取消，反而將其明白揭示出來。國會制度幫助去啓發和組織廣大民衆，其人數要比先前積極參加政治事變者多過無數倍，——但國會制度以此所準備的並不是使危機與政治革命歸於消滅，而是使國內戰爭在政治革命發生時最高限度尖銳化。一八七一年春的巴黎事變與一九〇五年冬的俄國事變<sup>29</sup>，已非常明顯地證明這種尖銳化是必然到來的。法國資產階級絲毫也沒有躊躇，立刻就與民族公敵，與蹂躪其祖國的外國軍隊勾結起來鎮壓無產階級運動。誰不懂得國會制度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必然內在辯證規律引向於比先前更激烈

地用羣衆強力手段去解決爭執，那他就永遠不能在這個國會制度基地上去進行原則上堅定的宣傳與鼓動，去真正準備工人羣衆勝利地參加這種「爭執」的解決。在西歐與社會改良主義自由派實行聯合妥協和聯盟的經驗，以及在俄國革命中與自由改良派（立憲民主黨）實行聯合妥協和聯盟的經驗，都已十分確鑿地證明這種妥協只能模糊羣衆意識，因為這種妥協不是加強，而是減弱羣衆鬥爭底真正意義，把努力鬥爭的人與那些最不能鬥爭、最動搖、最富於叛變性的分子混在一起。法國的米勒蘭主義，是在真正全國的廣大範圍內運用修正主義政治策略的最大嘗試，它給了修正主義一個使全世界無產階級永遠也不會忘掉的實際估計。

修正派對於社會主義運動最終目的所持的態度，是從他們經濟傾向與政治傾向中自然得出的結果。「最終目的算不得什麼，運動就是一切」，——伯恩施坦這句流行一時的話，要比許多長篇議論更能表明修正主義底實質。臨時應付，遷就眼前事變，遷就細小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底基本特點，爲謀暫時的實際利益或想像中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從這一政策底實質中，也就可以明白知道這一政策可能採取無窮繁雜的形式，而每一個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察到的變動，即令這種變動只是在極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時期內改變基本發展路線，也必然會引起某種修正主義的。

修正主義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爲它在現代社會中有其階級的根源。修正主義是國際的現象。每一個稍有見識稍有頭腦的社會主義者，都能十分明白：德國正統派與伯恩施坦派間的關係，法國黑得派與饒勒斯派（現在尤其是布魯斯派）間的關係，英國社會民主聯盟與獨立工黨間的關係，比利時普勞克爾與王德威爾得間的關係，意大利整體派與改良派間的關係，俄國布爾什維克與

孟什維克間的關係，實質上到處都是一樣，雖然按所有這些國家底現狀來說，彼此有極不相同的民族條件和歷史特點。現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分野」，實際上現時在世界各國都已經是按着一條路綫進行着，這表明比之三四十年前已有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內鬥爭的並不是統一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一些同樣的趨向。而現時在拉丁語系諸國表現為「革命工團主義」的「左的修正主義」却也都依附於馬克思主義，而加以「修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奧拉，法蘭西的拉葛德爾，開口閉口都說他們反對向來被人瞭解得不正確的馬克思，而訴之於現在他們瞭解得正確了的馬克思哩。

我們在這裏不能分析這個修正主義底思想內容，它還遠不如機會主義派的修正主義發展那樣成熟，還沒有國際化，而且無論在那一個國家裏都還沒有與社會主義政黨作過一次巨大的實際搏戰。因此，我們在這裏只以分析上述那個「右的修正主義」為限。

為什麼修正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不可避免的呢？為什麼它的根源比民族特點的區別和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區別還要深刻呢？這是因為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都存在有一些與無產階級並立的廣泛的小資產者階層，即小業主階層。資本主義是從小生產中誕生出來，並且經常從小生產中誕生着的。資本主義必然要重新產生出許多「中間階層」（工廠附屬物，如家庭包工，以及因適應大工業如自行車工業和汽車工業需要而散佈全國的小作坊等等）。這些新的小生產者也是不免要被拋入無產階級隊伍的。所以，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當然也就往往在廣大工人政黨隊伍中暴露出來。這種情形當然是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無產階級革命發生的時候還要繼續存在，因為若以為必須有大多數人口「完全」無產階級化時才可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那就是極錯誤的想法。凡現時我們往往僅在思想方面經歷着的事情，即同那些修正

馬克思理論的人進行的爭論；凡現時在實踐方面僅按工人運動個別局部問題暴露出來的事情，即我們與修正派間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分裂——這在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時是工人階級一定要在更大得無比的範圍內經歷到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將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將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對於決定羣衆行動有最直接意義的各點上，將迫使我們在鬥爭激烈時區分友敵，拋開那些惡劣的同盟者，以便給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革命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進行的思想鬥爭，不過是無產階級偉大革命搏戰底序幕而已；無產階級不顧市儈們如何動搖與懦弱，而向前邁進去爭取本身事業底完全勝利。

寫於一九〇八年四月。



#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對一個反動哲學的批評)

(摘錄)

## 第六章 經驗批判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 四 哲學中的黨派與哲學上的無頭派

現在我們還要把馬赫主義<sup>59</sup>對宗教的態度問題考察一下。但這個問題又擴大成爲一般說來在哲學中有沒有黨派，以及哲學中的無黨派性有何意義的問題。

我們在以上一切敘述中，在我們所涉及的每一個認識論問題上，在新物理學所提出的每一個哲學問題上，都循序考察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間的鬥爭。在一大堆的新穎奇巧名詞後面，在塵芥般的艱澀煩瑣議論後面，我們始終沒有例外地可以發現哲學問題解決上的兩條基本路綫，兩個基本趨向。是不是把自然，物質，物理現象，外部世界，當作第一物性看待，而把意識，精神，感覺（按現代流行的名詞來說，即所謂經驗），心理現象等等，當作第二物性看待呢，——這就是實際上仍舊把一切哲學家劃分爲兩大陣營的根本問題。這方面許許多多錯誤與糊塗觀念底根源，就是人們在各種名詞，各種界說，各種煩瑣遁詞以及詭辯伎倆下面沒有看出這兩種基本趨向（例如波格丹諾夫就不願承認他有唯心主義思想，因爲他所採用的不是什麼「自然」與「精

神」一類的「形而上學」概念，而是物理現象與心理現象一類的「經驗」概念哩。把名詞改變了呵！）。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英明處，就是他們在很長一個時期中，在差不多有半世紀之久的時期中始終發展了唯物主義，把哲學中一種基本趨向推往前進，並沒有局限於重複早已解決的那些認識論問題，而是澈底執行了，具體表明了應當怎樣在社會科學方面執行同一唯物主義路線，毫不留情地排斥了一切虛浮傲慢的荒唐謬論，許多妄想在哲學中「發現出」一條「新」路線，發明出一個「新」趨向等等的無謂伎倆。這一類胡吹瞎說的伎倆，臆造一些新奇的所謂哲學「主義」來玩弄煩瑣把戲，想出一些詭譎的辭令來淆混問題本質，根本不能明白瞭解兩個基本認識論趨向間的鬥爭，——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畢生活動中始終極力攻擊的對象。

我們剛才是說差不多有半世紀之久。確實，早在一八四三年間，當馬克思還只開始成為馬克思，即成為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成為現代唯物主義創始人，成為比先前所有各種唯物主義內容更豐富得不可計量，更澈底得不可比擬的這個唯物主義創始人的時候，就已非常明顯地指出哲學中的兩條根本路線。格龍引證過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日寫給費爾巴黑的一封信，馬克思當時請費爾巴黑為“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sup>⊙</sup>寫一篇反對謝林的論文。這謝林是個胡吹瞎說的牛皮專家，——馬克思當時寫道，——他妄想概括並超越先前所有一切哲學派別。「謝林向法國浪漫主義者和神祕主義者說：我把哲學和神學結合起來了；向法國唯物主義者說：我把軀體和觀念結和起來了；向法國懷疑論者說：我把獨斷論毀滅了」<sup>⊙</sup>。雖然馬克思當時已經看見

⊙ 德法年書。——譯者。

⊙ Karl Grün. “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

那些「懷疑論者」——不管他們自稱為休謨主義者或自稱為康德主義者（或——在二十世紀——馬赫主義者）——大聲叫嚷反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雙方的「獨斷論」，但馬克思並沒有為數千百種淺薄哲學流派中任何一派所惑，終能逕直經過費爾巴黑而走上唯物主義大道去反對唯心主義。過了三十年以後，在資本論第一卷再版跋言中，馬克思又同樣明白確切地拿自己的唯物主義去與黑格爾唯心主義，即與最澈底最發展的唯心主義對立，同時又輕蔑地排斥了孔德的「實證主義」，認為當時的哲學家是些淺薄可憐的後裔，他們自以為是毀滅了黑格爾，其實却只是重犯了康德與休謨兩人在黑格爾哲學以前所犯的那些錯誤。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庫格曼的信中，也同樣輕蔑地指斥了「畢希奈爾、蘭格、杜林、弗希奈爾等人」，因為他們不能瞭解黑格爾辯證法，却對之表示輕視。末了，如果你拿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他著作中所作的各個哲學論述來看，那你就看出他的那個始終不變的基本論旨：堅持唯物主義，輕蔑地嘲笑一切模糊問題的伎倆，一切糊塗觀念，一切退到唯心主義方面去的傾向。馬克思所有一切哲學言論，都是以說明這兩條路線根本對立為中心，——在大學教授的哲學家看來，這種「偏狹態度」和「片面態度」就是馬克思所有一切哲學言論底缺點之所在。其實，對那些妄想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調和起來的無聊伎倆持這種鄙棄

---

lass,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1. Bd., Lpz., 1874 S. 361. (格龍編：費爾巴黑底書信、遺著及其哲學思想發展經過，第一卷，一八七四年來比錫版，第三六一頁。——譯者)。

②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信中論到實證主義者彼斯萊 (Beesley) 時寫道：『彼斯萊既是個孔德信徒，當然也就不能不玩弄各種各樣的遁詞』(crotchets)。請參照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估計蘇賓黎一類實證主義者的言論。

態度，正是循着一條明確哲學道路前進的馬克思底偉大功績之所在。

恩格斯在其所有一切哲學著作中，在一切哲學問題上，都是與馬克思態度完全相同並與他密切合作，始終都用簡短明確的筆墨把唯物主義路線和唯心主義路線對立起來。他在一八七八年，一八八八年以及一八九二年間都對所有一切企圖〔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雙方〔片面態度〕，企圖創立一條新路綫，如企圖創立什麼〔實證主義〕，〔實在主義〕或其他大學教授吹牛主義的無數論調，一概表示輕視。恩格斯反對杜林的全部鬥爭都是始終在一貫執行唯物主義觀點的口號下進行的，而恩格斯責備唯物主義者杜林，是說他用一些無聊詞句混淆了問題本質，說他愛講空話，說他所用的那種推論方法表明他對唯心主義讓步，表明他轉入唯心主義立場。是一貫到底的唯物主義呢，還是哲學唯心主義底假話與糊塗觀念呢，——這就是貫徹於反杜林每一節中的問題提法，而只有已被反動大學教授哲學腐蝕了頭腦的那些人，才會看不出這種問題提法。一直到一八九四年間，恩格斯為其所著反杜林一書最後一次訂正補充版本寫最後一篇序言的時候止，他都繼續留心觀察了新的哲學以及新的自然科學，都仍如先前那樣堅決地捍衛了他自己的明確堅定的立場，而把所有一切大大小小的新體系當作塵芥掃除淨盡。

從費爾巴黑論一書中間也可窺見恩格斯留心觀察新哲學的事實。在一八八八年的序言中，他甚至提到過如像德國古典哲學在英國及斯堪的那維亞諸國復活起來一類的現象，而他對於當時流行的新康德主義與休謨主義，却除了表示極端的厭惡而外，便沒有說過任何別的話（無論是在序言或正文中）。很明顯的，恩格斯當時目觀德英兩國時髦哲學重蹈康德派和休謨派在黑格爾哲學以前所犯的那些舊錯誤，甚至認為人們轉向於黑格爾（在英國和

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也會是有益處的,因為他希望這位巨大的唯心主義者與辯證法家定能幫助人們看出那些淺薄的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的謬誤。

恩格斯沒有去詳細考察德國新康德主義與英國休謨主義中間的許許多多的流派,而是開宗明義就駁斥了他們離開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恩格斯認為這兩個學派的全部趨向都是「科學上後退一步」。恩格斯究竟怎樣估計了這些新康德派和休謨派——例如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的赫胥黎當然是恩格斯很熟悉的——所表現的那種用流行名詞來說無疑是「實證主義的」,無疑是「實在主義的」傾向呢?恩格斯認為無數糊塗蟲始終表示崇拜的那種「實證主義」和「實在主義」,至多也不過是當衆大罵和拒絕唯物主義而暗中偷運唯物主義的一種庸俗手段!只要稍微想一想他對赫胥黎,對這位極大的自然科學家和比馬赫及阿萬那留斯一流人更講實在主義的實在主義者,更講實證主義的實證主義者所作的這種估計,便可知道恩格斯對於現今一大羣馬克思主義者熱中於「最新實證主義」或「最新實在主義」等等的傾向,該會怎樣表示鄙棄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方面自始至終都持着黨性立場,始終都能暴露所有一切「最新」流派離開唯物主義,遷就唯心主義和費德主義的傾向。因此,他們對於赫胥黎的估計,完全是從一貫堅持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因此,他們責備費爾巴黑,是說他沒有澈底執行唯物主義路線,是說他因個別唯物主義者犯有錯誤而離棄過唯物主義觀點,說他同宗教作鬥爭只是爲了革新宗教或創立一個新的宗教,說他在社會學方面沒能擺脫唯心主義空談而來做一個唯物主義者。

狄慈根正是充分估計並承受了他的導師們底這種極偉大與最寶貴的傳統,雖然他在論述辯證唯物主義方面犯過一些局部錯

誤。狄慈根確實犯過不少表現於欠妥言論的離開唯物主義路線的過失，但他從來也沒有想要在原則上同唯物主義分開，從來也沒有想要樹立什麼『新的』旗幟，而是在每一重要關頭都毅然決然宣稱：我是個唯物主義者，我們的哲學是唯物主義的哲學。我們的狄慈根很公正地說過：『中間黨派是最可惡的黨派… 政治方面的黨派日益團結成爲單祇兩個陣營…，科學也同樣分化成爲兩個基本階級（Generalklassen）：一邊是形而上學者，一邊是物理學家或唯物主義者<sup>●</sup>。名目繁多的中間分子與調和主義騙徒，如所謂唯靈主義者，感覺主義者，實在主義者等等，時而落入此一潮流，時而又落入彼一潮流。我們要求堅決性，我們要求明顯性。反動的黑魔（Retraitebläser）自稱爲唯心主義者<sup>●</sup>，而所有一切想使人類擺脫形而上學荒誕思想的人則應該自稱爲唯物主義者…。如果我們把這兩個黨比作固體和液體，那末中間分子便是污泥一類的東西』<sup>●</sup>。

正是如此！『實在主義者』等等，包括實證主義者，馬赫主義者等等在內，不過是一種可鄙的污泥，不過是哲學中的一個可惡的中間黨。它在每一單個問題上都把唯物主義趨向和唯心主義趨向混淆起來。在哲學方面企圖超出這兩個根本趨向，就無非是玩弄『調和主義的騙人把戲』。

至於唯心哲學底『科學僧侶主義』不過是公開僧侶主義思想底前階，這在狄慈根看來是毫無疑義的。『科學的僧侶主義，——

● 這裏也是說得欠妥，說得不確切的：不應該說『形而上學者』，而應該說『唯心主義者』。狄慈根自己在其他的地方也是把形而上學者和辯證法者對立的。

● 請注意，狄慈根自己已經實行糾正，而把唯物主義敵人黨說明得較爲確切了。

● 參看一八七六年寫的社會民主黨的哲學一文，見哲學論叢，一九〇三年版，第一三五頁。

他寫道，——極力想替宗教僧侶主義助威』（第一卷，第五一頁）。『特別是在認識論方面，對於人類精神的不瞭解是前後兩種僧侶主義共同『下蛋』的髒窩（Lausgrube）。『擁有學位的僕役妄談『理想的福利』，用捏造出來的（geschraubter）唯心主義思想來愚弄民衆』（第五三頁），——哲學教授在狄慈根看來就是如此。『如果說神底死對頭是鬼，那末僧侶主義教授（Kathederpfaffen）底死對頭便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底認識論是『擊破宗教信仰的萬能武器』（第五五頁），——不僅要『打破僧侶所鼓吹的那個衆所週知的真正的平常的宗教，並且要打破那些狂熱般的（benebelter）唯心主義者所鼓吹的精巧的高尙的教授派的宗教』（第五八頁）。

在狄慈根看來，自由思想的大學教授們底『不澈底性』還比不上『宗教的誠實性』（第六〇頁），——因為在後一場合『有一種體系』，有不把理論和實踐隔開的一種思想完整的人。在大學教授先生看來，『哲學並不是科學，而不過是防禦社會民主運動的一種手段』（第一〇七頁）。『那些自稱爲哲學家的人，即大學教授和助教先生，雖然有其自由思想的精神，都是或多或少地沉溺於偏見，沉溺於神祕論…都是組成爲一個反對社會民主運動的…反動集團』（第一〇八頁）。『要想走正路而不願爲任何宗教和哲學謬論（Welsch）所惑，就必須研究錯路中的錯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即必須研究哲學』（第一〇三頁）。

現在我們就要根據哲學黨性觀點來看看馬赫和阿萬那留斯以及他們的學派。這班先生是以無黨派性自誇的。如果說他們有什麼死對頭，那他們就只有一個死對頭，即…唯物主義者。所有一切馬赫主義者在其所有一切著作中，總是冥頑固執地瞎吹，說他們要『超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要超過這種『陳腐的』對

立，而其實所有這班人都是每時每刻陷進唯心主義立場，始終一貫地進行着反對唯物主義的鬥爭。阿萬那留斯一類人所運用的精巧的認識論上的遁詞，始終不過是大學教授妄想創立一個「自家的」細小哲學宗派的企圖，而其實在現代社會所有各種思想派別互相鬥爭的一般環境中，這種認識論上的戲法在客觀上不過是替唯心主義和費德主義開關道路，替它們盡忠服役。要知道，現在華德一類的英國唯靈主義者，那些極力稱讚馬赫對唯物主義進行鬥爭的法國新批判主義者，以及德國的內在主義者，一齊拚命抓住這個小小的經驗批判主義者學派來利用，並不是偶然的呵！狄慈根所說的「費德派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一語，真是毫厘不爽地擊中了馬赫，阿萬那留斯及其整個學派哩<sup>①</sup>。

俄國馬赫主義者妄想把馬赫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調和起來，只是不幸他們一相信了反動的哲學教授，就沿着斜坡兒滾落下去了。他們那些妄想發揮和補充馬克思學說的把戲，是要得不巧妙

① 還可舉出一個例子來證明馬赫主義在事實上常被那些廣泛流行的反動資產階級哲學派別所利用。「實驗主義」可以說是美國最新哲學中的「最新的時髦品」（「實驗主義」，即行為哲學一語，導源於希臘文 *pragma* 一字，意即事業，行為）。實驗主義要算是現在哲學雜誌講得最多的了。實驗主義者譏笑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雙方的形而上學觀點，而宣揚着經驗，並且只是宣揚着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標榜着一般實證主義的思潮，專門倚據於奧斯特瓦德，馬赫，皮爾遜，彭加勒及杜恆底學說，認為科學不是「現實底絕對抄本」，而…安然從此推演出一個神來供實踐需要，並且只是為了實踐需要，根本不要什麼形而上學，絕對不超出經驗底範圍（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N. Y., 1907, p. 57, 106）。（詹姆士著：實驗主義。某些舊思維方法底新名稱，一九〇七年紐約版，第五七頁和第一〇六頁。——譯者）。從唯物主義觀點上看來，馬赫主義和實驗主義是極少區別的，也如經驗批判主義與經驗一元主義極少區別一樣。例如請把波格丹諾夫對真理的定義和實驗主義者對真理的定義比較一下：「實驗主義者認為真理是表示實驗方面相當工作效用（Working-values）的一個普通名詞」（同上，第六八頁）。



的。他們把奧斯特瓦爾德底著作閱讀一遍，就相信了奧斯特瓦爾德，把奧斯特瓦爾德底言論轉述一遍，就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他們把馬赫底著作閱讀一遍，就相信了馬赫，把馬赫底言論轉述一遍，就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彭加勒底著作閱讀一遍，就相信了彭加勒，把彭加勒底言論轉述一遍，就說這是馬克思主義！這班大學教授在專門關於化學、史學和物理學問題方面雖能寫出極有價值的作品，但一談到哲學問題的時候，那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能相信了。爲什麼呢？其原因也如政治經濟學教授在專門事實材料的研究方面雖能寫出極有價值的作品，但一談到一般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的時候，却就連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能相信了一樣。因爲在現代社會裏，一般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如認識論一樣是有黨性的科學。一般和整個說來，經濟學的大學教授無非是資產階級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而哲學教授便是神學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

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兩方面都應該領會這些〔傭僕〕底種種成就，利用這種種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經濟現象方面不利用這些傭僕們底作品，便一步也走不通），——同時要善於排除他們那種反動的傾向，要善於執行自己的路線，要同敵視我們的那些勢力和階級底全部路線作鬥爭。我們的馬赫主義者正是沒能做到這一點，却盲從瞎鬧地跟着反動的大學教授的哲學走。〔也許我們走錯了路，但我們是在探求哩，——盧那察爾斯基代表概論作者們寫道。其實，並不是你們在探求，而是有人在探求你們哩，——不幸處就在這裏！並不是你們自己根據你們的馬克思主義（因爲你們還想做馬克思主義者）觀點去探討資產階級時髦哲學方面的每一轉變，而是這種時髦哲學在探尋你們，用它那種適合唯心主義口味的新花樣誘惑你們，今天用的是奧斯特瓦爾德式

的花樣，明天用的是馬赫式的花樣，後天用的又會是彭加勒式的花樣。你們癡心信仰的那些蠢笨的『理論的』戲法，玩弄所謂『能力』，『原素』『投入作用』等等的戲法，始終都不會超出一個狹隘細小學派底範圍，而這種戲法底思想和社會趨向，却是華德輩，新批判主義者，內在主義者，羅巴庭輩以及實驗主義者馬上就會盡行利用的。醉心於經驗批判主義和『物理學』唯心主義的傾向，也如醉心於新康德主義和『生理學』唯心主義的傾向一樣，是忽來忽去的，而費德主義却百般變換它那些替哲學唯心主義助威的戲法來從這每一種傾向中賺取資本。

對宗教的態度和對自然科學的態度的態度，便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確實利用經驗批判主義來謀其本階級利益的最好不過的論據。

試拿前一問題來說吧。讀者難道認為盧那察爾斯基在那部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集體著作中是偶然說出『人類最高潛能底神化』，說出『宗教無神論』<sup>●</sup>等等一類話來了嗎？如果你們認為他是偶然說出這些話來的，那就只是因為俄國馬赫主義者在讀者大眾面前隱瞞了歐洲整個馬赫主義思潮底實質和它對宗教的態度。它對宗教的態度不僅與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以至費爾巴黑底態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皮特錯爾特說經驗批判主義『是與有神論和無神論都不相抵觸的』（“Einf. i. d. Philosophie der reinen Erfahrung”第一卷，第三五一頁），或如馬赫說『宗教的意見是種私人事情』（法文譯本，第四三四頁），而那個極力稱讚馬赫並且自己也深受馬赫稱讚的科爾涅利烏斯·卡魯司及所有一切內在主義者，甚至公開宣傳費德主義，公開鼓吹黑

● 見概論第一五七和第一五九頁。這位作者在國外報上又說到『科學社會主義所含的宗教意義』（第三期，第五頁），而在教育雜誌（一九〇八年，第一期，第一六四頁）上又公然寫道：『我心中早就有一種新宗教在醞釀着』…

幫思想。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保守中立，已經就是對費德主義服役了，而馬赫和阿萬那留斯根本就沒有超出中立一步，並且也不能超出中立一步，因為他們在認識論方面所持的出發點是如此。

既然你們否認人類經過感覺所認識的客觀現實，那你們就失去了一切反對費德主義的武器，因為你們已經滾到了不可知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立場，而這正是費德主義所需要的。如果說感覺的世界是客觀的實在性，那末任何其他〔實在性〕或冒牌實在性（請你們回想一下，巴查羅夫是相信了硬說神是個〔實在概念〕的那些內在主義者底〔實在主義〕的），就沒有什麼立足的餘地了。如果說世界是運動的物質，那它就可以而且應該由我們根據這一運動，這一物質底運動所有的無窮紛繁複雜的表現和支脈來加以無窮的研究，但除了這個物質而外，除了大家週知的這個『物理現象』，外在世界而外，便不能有任何東西存在。所以，仇視唯物主義，百般誣毀唯物主義，——這都是今日文明民主歐洲各國盛行的事情。這都是至今還在繼續進行的事情。這都是俄國馬赫主義者在大眾面前隱瞞不說的事情，他們甚至一次也沒有試圖把馬赫、阿萬那留斯及皮特錯爾特一流人攻擊唯物主義的言論同費爾巴黑，馬克思，恩格斯及狄慈根保衛唯物主義的言論簡單對照一下。

然而把馬赫和阿萬那留斯對費德主義的態度〔隱瞞〕起來，是不會有什麼補益的。事實俱在，無可諱言。這些反動大學教授因受華德，新批判主義者，蘇彼，蘇倍德—索爾登，勒克雷爾，實驗主義者等等親吻而應分遭到的奇恥大辱，已經是絕對無法洗脫的了。剛才列舉的這些身為哲學家和大學教授的人物所擁有的勢力，他們的思想在〔有學問的〕，即資產階級的人士中廣泛傳播的程度，他們所創立的專門作品，要比馬赫和阿萬那留斯那

個小小的專門學派廣濶豐富得不可計量。這個小小的學派是在替它所應向之服務的那些人服務。這個小小的學派是在被盡情利用着。

盧那察爾斯基所說出的那些可恥已極的話，並不是什麼例外，而是俄德兩國經驗批判主義底產物。誰也不能以作者懷有『善良意向』，以作者說話有『特別用意』來替這種話辯護：如果他說話的意思是一種爽直的，普通的意思，即純粹費德主義的意思，那我們就不會去同作者交談了，因為那時就會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認為這種言論是使盧那察爾斯基與司徒盧威完全相等了。如果不是如此（而且確實還不是如此），那就只是因為我們認為這裏有『特別的』用意，所以我們也就用暫時還有可能用的同志鬥爭手段來同他鬥爭。盧那察爾斯基言論之所以可恥，就是因為他居然把這種言論同他的『善良』用意連接起來。他的『理論』之所以有害，就是因為這種理論居然運用這樣的手段或這樣的結論來實現其善良的意向。不幸處就在於他的『善良』意向至多也不過是各人主觀的事情，而這種言論底社會意義却是絕對肯定和不容置辯，無論用什麼保留條件和解釋說明也不能減弱的。

盧那察爾斯基所謂『人類最高潛能神化』的說法，是與波格丹諾夫用心理現象『普遍替換』全部物理自然現象的論調有思想血統關係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這點。這是同一種思想，不過前者主要是用審美學的觀點來表示，後者主要是用認識論的觀點來表示罷了。單是主張所謂『替換』，緘默不說以及從另一方面來看待問題，就已經是把『人類最高潛能』神化了，因為這樣就是把『心理現象』從人類方面割開，用無限誇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硬的『一般心理現象』來替換着全部物理自然現象。而史克維奇把『洛果斯』滲進到『不合理的現象巨流』中去，又該是什麼意思呢？

一脚隻陷進泥潭，就完蛋了。而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却全都陷落到唯心主義的，即稍加粉飾，較為精巧的那種費德主義的泥潭中去了，是自從他們不把『感覺』當作外界現象底映影看待而當作一種特別『原素』看待的時候起就陷落到這個泥潭中去了。超人類的感覺，超人類的心理，超人類的精神，超人類的意志，——這就是你不承認那認定人類意識是反映着客觀實在外界現象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時無可倖免的結論。

作於一九〇八年下半年。

## 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現在我們把杜馬代表蘇爾科夫在杜馬討論聖教局預算案時的演說，以及我們杜馬黨團會議上討論這篇演說大綱的發言公佈出來，因為這些言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恰巧是在現時特別迫切的問題。凡與宗教有關的一切所引起的興趣，目前無疑已普及於廣大『社會人士』，且已侵入到那些與工人運動接近的知識階層，以及一部分工人羣衆中間了。社會民主黨當然應該表明自己對於宗教的態度。

社會民主黨底世界觀是完全以科學社會主義爲基礎，即是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再三說過的那樣，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它完全接收了法國十八世紀和德國（十九世紀上半期）費爾巴黑絕對無神論，即堅決反對一切宗教的那個唯物主義底歷史傳統。我們要指出，付印前經馬克思閱讀過的恩格斯所著反杜林一書，始終申斥唯物主義者和無神主義者杜林，說他沒有一貫堅持唯物主義立場而爲宗教和宗教哲學留下了一些後路。必須指出，恩格斯在他論費爾巴黑的著作中向費爾巴黑提出責備，說他反對宗教不是爲了消滅宗教而是爲了刷新宗教，爲了創造出一種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烟，——馬克思底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

在宗教問題上全部宇宙觀底基石。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一切現代的宗教和教會，所有一切宗教組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用來捍衛剝削制度和麻醉工人階級的工具。

同時，恩格斯又屢次申斥過那些想作得比社會民主黨人更「左」或更「革命」一點，企圖在工人政黨綱領上規定直接承認無神論，即對宗教宣戰條文的人。一八七四年，恩格斯論到當時亡命倫敦的布朗基派公社社員發表的著名宣言時，認為他們大聲叫喊對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說這樣宣戰是提高信教興趣而阻礙宗教真正消滅的最好不過的手段。恩格斯認為布朗基派底罪過，就是他們竟不瞭解只有工人羣衆階級鬥爭儘量吸引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參加自覺革命社會實踐，才能真正使被壓迫羣衆免除宗教壓迫，至於主張對宗教宣戰作為工人政黨底政治任務，却不過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空談。所以，恩格斯一八七七年在反杜林一書中無情指斥哲學家杜林對唯心主義和宗教所作的一切讓步，同時又十分堅決地斥責了杜林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禁止宗教的這一似乎革命的思想。這樣向宗教宣戰，——恩格斯說道，——就是「想要比俾斯麥本人更俾斯麥一點」，即重蹈俾斯麥反教權主義鬥爭的覆轍（所謂「為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麥在一八七〇年用警察高壓手段反對德國天主教黨，即反對所謂「中派」黨的鬥爭）。俾斯麥所進行的這個鬥爭，結果只是鞏固了天主教徒底戰鬥教權主義思想，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業，因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第一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第一位，使某些工人階層和民主派分子離開革命階級鬥爭底迫切任務而轉向於最膚淺的和資產階級騙人的反教權主義運動。恩格斯當時痛斥了妄想做一個超革命家的杜林，說他是想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重複俾斯麥的蠢舉，同時恩格斯又要求工人政黨耐心努力組織和開導無產階級，以期使宗教漸漸消亡下去，而不應冒險採用

政治手段打倒宗教。這個觀點深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肺腑，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曾主張給予耶穌教徒自由，主張允許他們進入德國國境，取消一切反對某種宗教的警察高壓手段。〔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就是愛爾福特綱領（一八九一年）中一句有名的條文，這一條文確定了社會民主黨底上述政治策略。

這個策略現在已經成爲一種老生常談而引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種相反的，機會主義的新曲解。有人竟把愛爾福特綱領解釋成這樣，彷彿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我們黨，認定宗教是一件私人事情，彷彿在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看來，在我們黨看來，宗教是一件私人事情。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雖沒有同這種機會主義觀點進行過直接的爭辯，但他同時認爲必須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不過不是採用辯論的方式而是採用正面敘述的方式。當時恩格斯用聲明方式故意着重指出，社會民主黨把宗教當作私人事情是對國家而言，絕對不是對社會民主黨本身而言，不是對馬克思主義而言，不是對工人政黨而言。

從外表上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宗教問題表示意見的經過就是如此。輕率看待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善於或不願意用心思索的人，覺得這種經過只是表明馬克思主義自相矛盾和動搖不定，認爲這是一方面主張〔徹底〕無神論，另一方面又對宗教表示〔優容〕的糊塗思想，認爲這是一種〔無原則的〕動搖態度，一方面主張同宗教進行極端革命的戰爭，另一方面又暗地想〔遷就〕信教的工人，恐怕嚇走他們等等等等。在無政府主義空談家底作品中，往往可以找到這種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可是，凡能認真看待馬克思主義，思索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和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經驗的人，都能容易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



宗教的策略是十分澈底一貫而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慮過的；凡是迂儒或愚人認作動搖表現的東西，其實都是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必然得出的直接結論。若以為馬克思主義對宗教所持的似乎『溫和』的態度是出於所謂『策略上的』計較，即想『不致嚇走』工人等等，那就是一種極端錯誤的想法了。恰巧相反，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路線，也是與它的哲學基礎有不可分離的聯系。

馬克思主義就是唯物主義。正是因此，所以它也如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底唯物主義或費爾巴黑底唯物主義一樣，堅決反對宗教。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辯證唯物主義却要比百科全書派和費爾巴黑更進一步，它把唯物哲學應用到了歷史方面，應用到了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應當同宗教作鬥爭。這是全部唯物主義，亦即馬克思主義底起碼原則。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停留在起碼原則上的一種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它認為必須善於同宗教作鬥爭，為此就要善於用唯物主義觀點來說明羣衆信教觀念的根源。決不能把反宗教鬥爭局限於抽象的思想的宣傳，決不能把它歸結為這樣的宣傳，而是應該使這一鬥爭同力求把宗教底社會根源剷除的那個階級運動底具體實踐聯系起來。為什麼宗教能在落後的城市無產者羣衆中，在廣大的半無產者羣衆以及農民大眾中支持着呢？是因為民衆愚昧無知的緣故，——資產階級進步黨人，即急進派或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者這樣回答道。因此，他們認為主要任務是打倒宗教，擁護無神論，宣傳無神主義觀點。馬克思主義者說：這是謊話。這是一種膚淺的，資產階級偏狹的文化主義觀點。這種觀點不夠深刻，這不是用唯物主義原則而是用唯心主義原則說明宗教根源。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這種根源主要是社會的根源。勞動羣衆在社會方面備受壓制，他們在資本主義底盲目勢力面前，在這些時時刻刻使普通勞動民

衆受到比任何一種非常事變，如戰爭地震等等所引起的最大災難和最大苦痛，還要厲害千倍的盲目勢力面前似乎毫無辦法，——這就是現在最深刻的宗教根源。〔神是恐懼心理造成的〕。現代宗教底根源就是害怕資本盲目勢力的一種恐懼心理，而這種勢力確實是盲目自發的勢力，因為民衆不能預察到它，因為它使無產者和小私有主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而且真正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產，滅亡，變成乞丐，變成窮人，變成娼妓，死於饑寒的危險。凡屬不願始終做個預備班的唯物主義者的人，都應當首先和特別注意到這種根源。無論什麼教育性質的書籍，都不能把受資本主義苦役制度壓迫，受資本主義盲目破壞勢力擺佈的羣衆所懷的宗教觀念除去；只有當這些羣衆自己已經學會怎樣聯合一致，組織嚴密，有條不紊而且自覺地實行反對這種宗教根源，反對資本統治底一切表現時，才能消除這種宗教觀念。

是不是要由此得出結論，說教育性質的反宗教書籍是一種有害或多餘的東西呢？決不是。由此所應得出的並不是這樣的結論。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說社會民主黨底無神主義宣傳應當服從於社會民主黨底基本任務，即服從於發展被剝削羣衆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的任務。

對辯證唯物主義基礎，即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基礎未加思索的人，也許不能瞭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瞭解）這種原理。怎會這樣呢？思想宣傳，相當思想的宣傳，對支持數千年之久的文化進步底敵人（即宗教）所作的鬥爭，爲什麼要服從於階級鬥爭，即服從於爲了經濟政治方面某種實際目標所進行的鬥爭呢？

這種反對意見是一種最流行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見，提出這種反對意見就是表明自己完全不懂馬克思辯證法。提出這種

反對意見的人所感覺驚異的矛盾是實際生活中的實際矛盾，即辯證法的矛盾，而並不是字面上的矛盾，不是臆造出來的矛盾。誰認為無神主義的理論宣傳，即打破某些無產階級羣衆所持宗教觀念的宣傳，與這些羣衆階級鬥爭底成效，進程和條件之間有一種絕對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是用非辯證法的態度觀察問題，就是把可能變動的相對的界限看作絕對的界限，就是把具體實際生活中互相聯系而不可分開的東西勉強分開。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說吧。譬如說，某個地方和某個工業部門的無產階級分爲兩個階層，其中一個階層是頗爲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先進分子，他們當然是些無神論者，另一階層則是還與鄉村及農民相聯結而頗爲落後的工人，他們信仰上帝，常到教堂裏去做禱告，或且甚至直接接受本地某一個——譬如說——組織了基督教工會的牧師底影響。又比方說，這個地方的經濟鬥爭引起了罷工。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把罷工運動底成功放在第一位，應當堅決反抗把參加這個鬥爭的工人劃分爲無神主義者和基督教徒，應當堅決反對這種劃分。在這樣的情形下，無神主義的宣傳就會是一種多餘而且有害的事情，——當然不是從什麼恐怕嚇走落後工人，恐怕在選舉時落選等等的庸俗計較出發，而是從階級鬥爭底真正進步利益出發，因爲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這種鬥爭能把基督教工人吸收到社會民主運動和無神主義運動方面來，要比簡單的無神主義宣傳好過百倍。在這樣的時候和這樣的環境中宣傳無神論，就無異是幫助本地牧師和一般牧師，因爲牧師正是最願意用按信教標準劃分工人的原則來代替按參加罷工標準劃分工人的原則的。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無論如何都對宗教開戰，實際上就會是幫助牧師和資產階級（也像無政府主義者在實際上始終都幫助資產階級一樣）。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是唯物主義者，即堅決反對宗教的人，但他們應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就是說，他們不應抽象提

出反宗教鬥爭的問題，不應根據抽象的，純粹理論上的，始終不變的宣傳來進行反宗教鬥爭，而應具體提出這個問題，應根據目前實際發生和最能教育廣大羣衆的階級鬥爭提出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善於估計全部具體情況，隨時找到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界線（這種界線是相對的，可能變動的，但它確實是存在的），既不陷入無政府主義者所鼓吹的那種抽象的，口頭上的，其實是空洞的『革命主義』立場，也不陷入小資產者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底庸俗主義和機會主義立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害怕同宗教作鬥爭，忘記自己的這種任務，容忍信神觀念，他們的出發點不是階級鬥爭底利益，而是不要得罪某某人，不要推開某某人，不要嚇倒某某人的小氣淺薄的計較，是『恕人者，人亦恕之』的『高明』規則等等。

凡與社會民主黨對宗教態度有關的枝節問題，都應根據上述觀點來解決。例如往往有人問可否讓牧師做社會民主黨黨員，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通常都援引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經驗來給一個無條件肯定的回答。但這種經驗並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學說應用於工人運動的結果，而且是西歐特殊歷史條件所引起的結果；既然俄國沒有這種條件（關於這種條件，我們往下還要說到），所以在這裏作一個無條件的肯定回答，是不正確的。不能在任何條件下都一勞永逸地宣佈說牧師不能做社會民主黨黨員，但是也不能一勞永逸地提出一個相反的規例。如果有某一個牧師願意加入我們黨來參加政治工作，誠懇地執行黨的工作，對黨綱不表示反對，那我們就可以把他接收到社會民主黨裏來，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黨綱底精神和基本原則與這位牧師底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許始終只是關係於他一個人的一種個人矛盾，而一個政治團體要用考試方法來檢驗自己的成員所持觀點是否與黨綱相矛盾，却是無法辦到的。但這種情形當然甚至在西歐各國也是種罕見的例外

現象，而在俄國却就更是難於想像的了。其次，假定說這位牧師加入社會民主黨之後，竟在這個黨內實行積極宣傳宗教觀點，作為他自己的主要和唯一的工作，那末黨當然就應當把他開除出自己的隊伍。我們不僅應當容許，而且應當認真吸收所有一切保持信教觀念的工人來加入社會民主黨，我們絕對反對任何一種侮辱其宗教信仰的行為，但我們吸收他們是要根據我們黨綱精神來教育他們，而不是要他們來同黨綱進行積極鬥爭。我們容許黨內意見自由，但只是在自由結合原則所容許的相當限度內容許這種自由：我們決不要同積極宣傳黨內多數所排斥的那種觀點的人携手行進。

另一個例子：是不是在一切條件下都能對聲明『社會主義是我的宗教』或宣傳與這種聲明相當的觀點的社會民主黨人實行一律申斥呢？不！這種聲明確實有離開馬克思主義（亦即離開社會主義）之處，但這種離開底意義和比重是可能因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一個鼓動員或一個在工人羣衆面前說話的人爲要說得明白一點，爲要用不開通的羣衆覺得最爲通常的字眼來更具體地說明自己的觀點，爲要開始自己的敘述而這樣講，是一回事。而一個作家宣傳『造神主義』或造神派社會主義（例如像我們的盧那察爾斯基一流人那樣），却又是另一回事。在前一場合實行申斥，就會是吹毛求疵，甚至是過分限制鼓動員底自由，限制用『教授方法』感化羣衆的自由，而在後一場合用黨性態度來實行申斥，却是應該並且必需的。所謂『社會主義是宗教』一語對於某些人說是從宗教方面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一種方式，而對於另一些人說，却又是從社會主義方面轉到宗教方面去的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歐洲方面引起了用機會主義態度解釋『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這一提綱的條件。當然，這裏是有一般原因底影

響，這些一般原因引起了一般機會主義思想，即專為眼前利益而犧牲工人運動根本利益的思想。無產階級政黨要求國家把宗教宣佈為私人的事情，但他決不認為同麻醉人民的鴉片烟作鬥爭的問題，同宗教迷信等等作鬥爭的問題，是「私人的事情」。機會主義者把問題曲解成這樣，似乎社會民主黨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除了通常機會主義曲解（對於這種曲解，我們的杜馬黨團在討論關於宗教問題的演說大綱時完全沒有加以說明）而外，還有一種特殊歷史條件引起了現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對宗教問題持着一種可說是過分漠視態度。這就是如下兩種條件：第一，反宗教的鬥爭在歷史上說是革命資產階級底任務，並且這個任務在西歐各國大半是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他們自己的革命時代，或他們自己對封建制度和中世紀關係舉行攻擊的時代實現了的（或着手實現過的）。在法國和德國都有過資產階級反宗教鬥爭的傳統，這個鬥爭是遠在社會主義運動以前就開始了的（百科全書派，費爾巴黑）。在俄國方面，由於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特殊條件，這個任務也幾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階級肩上。同歐洲比較起來，我國小資產階級（民粹主義）民主派在這方面並不是作得太多（如「路標派」<sup>40</sup>方面新出茅廬的黑幫立憲民主黨人或立憲民主黨黑幫分子所想的那樣），而是未免作得太少。

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反宗教鬥爭底傳統在西歐早已造成了無政府主義對於這一鬥爭所作的純粹資產階級性的曲解，而無政府主義者，如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屢次解釋過那樣，雖然非常「猛烈地」攻擊資產階級，但他們終究是站在資產階級世界觀基礎上的。拉丁語系諸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德國的莫斯特（順便說說，他曾是杜林底門徒）及其同流，奧國八十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是把反宗教鬥爭中的革命清談弄到了 *Nec plus ultra*

的<sup>●</sup>。所以無怪乎現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常因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弄得矯枉過正。這是情有可原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當的，但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若忘記西歐這種特殊歷史條件，那就不正確了。

第二，在西歐方面，自從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完結以後，自從施行了多少完備的信教自由以後，反宗教的民主鬥爭問題在歷史上已被資產階級民主派反社會主義運動的鬥爭排擠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了，所以資產階級政府往往故意對教權主義舉行冒充自由主義的「討伐」，藉以誘惑羣衆離開社會主義運動。德國的所謂 Kulturkampf 鬥爭，以及法國資產階級共和派反對教權主義的鬥爭，都含有這種意味。資產階級的反教權主義鬥爭，作為誘惑工人羣衆離開社會主義運動的手段，——這就是現今西歐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漠視」反宗教鬥爭的心理流行的淵源。這也是情有可原，並且是正當的，因為社會民主黨人正應使反宗教鬥爭服從於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藉以對抗資產階級和俾斯麥派的反教權主義運動。

俄國的條件却就完全不同了。無產階級是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成為反對一切中世紀制度鬥爭的思想領袖，其中也包括反對陳腐官場宗教的鬥爭，以及反對一切想要革新宗教，從新或用其他某種方式論證宗教等等企圖的鬥爭。因此，如果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把工人政黨要國家宣佈宗教為私人事情的主張改換成宣佈宗教對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本身說是私人事情的這種機會主義態度，還只受到過恩格斯較為柔和的糾正，那末俄國機會主義者做德國人這種曲解態度，却就會應該受到恩格斯更激烈百倍的指斥了。

● 極端。——譯者。

我們的黨團在杜馬講台上聲明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烟，原是作得完全正確的，於是它就作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每次對宗教問題發表意見時都應以之為基礎的先例。是不是還應更進一步，把無神主義的結論更詳細發揮一下呢？我們認為這是用不着的。這樣來作，就會有使無產階級政黨把反宗教鬥爭意義誇大的危險；這樣來作，就會把資產階級的反宗教鬥爭與社會主義者的反宗教鬥爭間的界限完全抹煞掉。社會民主黨黨團在黑幫杜馬裏所應執行的第一件事情，已是很好地執行了。

第二件事情，——甚至可以說是社會民主黨人最重要的事情，——即說明教會和僧侶幫助黑幫政府及資產階級進行反工人階級鬥爭的階級作用這一任務，也是很好地執行了。當然，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說很多的話；社會民主黨人在今後的言論中還會提出一些補充蘇爾科夫同志演說的意見，但這篇演說畢竟作得很好，而目前我們黨底直接任務就是要全黨各級組織都來廣泛公佈這篇演說詞。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詳盡地說明常被德國機會主義者曲解的所謂「宣佈宗教為私人事情」這一原理正確意思。可惜蘇爾科夫同志沒有作過這一點。其所以可惜，更因為在黨團過去的活動中，對於這個問題已經犯過無產者報及時指出了的別洛烏索夫同志所犯的錯誤。黨團中的討論情形表明出，黨團爭論無神主義問題的時候，竟忽略了必須把所謂宣佈宗教為私人事情這一著名要求作個正確說明問題。我們決不把整個黨團所犯的這個錯誤歸罪於蘇爾科夫同志一人。不僅如此。我們還公開承認這裏有全黨底過失，因為我們全黨也沒有充分解釋過這個問題，沒有充分使社會民主黨人認識恩格斯對德國機會主義者所作的那種批評底意思。黨團中的討論情形，證明這正是對問題沒有明白認識的結果，而並不是由於不願意顧到馬克思學說的結果，所以我們



深信這種錯誤在黨團今後的發言中是會糾正過來的。

我們再說一遍，一般和大體說來，蘇爾科夫同志底演說作得很好，全黨各級組織都應當把它廣泛傳佈。黨團對於這個演說詞的討論，證明它完全誠懇地執行着它所負的社會民主黨人職責。不過我們希望時常有記述黨團內部討論情形的通信在黨刊上發表，使得黨團和黨的關係更加密切，使黨能熟悉黨團內部所進行的困難工作，藉以造成全黨與黨團活動方面思想上的一致。

寫於一九〇九年五月。

##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

### 一

歐美現代工人運動中基本策略的分歧，是歸結於反對離開事實上業已成為這個運動中統治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兩種大傾向的鬥爭。這兩種傾向就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無政府社會主義）。這兩種離開工人運動中佔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傾向，在廣大工人運動五十多年來的歷史中都常在一切文明國家內表現出來，不過帶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色彩罷了。

單就這一事實來看，就可明白這些傾向並不是由於什麼偶然的原因，也不是由於某些個人或集團所犯的錯誤，甚至不是由於各種民族特點或傳統習慣影響等等的結果。這些傾向顯然是由一些導源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制度和發展性質的根本原因所經常引起的。去年出版的荷蘭馬克思主義者潘業枯克所著的一本小冊子，標題為工人運動中的策略分歧（Anton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Erdmann Dubber, 1909），是用科學態度考察這些原因的一次很值得注意的嘗試。往下我們就要向讀者介紹潘業枯克所作出的那些不能不認為是完全正確的結論。

經常引起策略分歧的最深刻原因之一，就是工人運動本身的增長。如果不是用狂妄的理想的標準來度量這個運動，而是把它

看作一些普通人們底實際運動，那就可以明白，一批一批『新兵』被吸收進來，一羣一羣新的勞動羣衆被捲入運動，同時也就不免要在理論和策略方面引起動搖，重複舊錯誤，暫時回復到陳舊觀點和陳舊行動方法上去等等。爲了『訓練』新兵，每個國家中的工人運動，都要經常耗費或多或少的精力，心思和時間。

其次，資本主義發展底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各個國民經濟部門中間，是各不相同的。大工業發展程度最高，工人階級及其思想家領會馬克思主義也最爲容易，最爲迅速，最爲週到，最爲牢實。落後的或發展速度落後的經濟關係，就使得經常有一些只能領會馬克思主義中某幾方面，只能領會新世界觀中個別部分，或只能領會個別口號和要求，但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的分子來參加工人運動。

再則，辯證性的，即在矛盾中進行或經過矛盾進行的社會發展進程，也是經常引起分歧的一種根源。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爲它推翻舊的生產方式而使生產力發展起來，但它發展到相當階段時，就會阻碍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一方面啓發着工人，把他們組織起來，使他們紀律化，另一方面又壓迫和抑制着工人，使其陷於墮落，陷於貧困等等。資本主義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底原素，但同時這些單個的原素若不經過『突變』，便絲毫也不能改變一般實際情形，不能觸動資本底統治。實際生活中的這種矛盾，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實際歷史中的這種矛盾，是馬克思主義，即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始終都把握得住的。但羣衆當然是從生活中學習而不是從書本上學習的，因此個別分子或集團始終都把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某種特點或某一『教訓』誇大起來，將其弄成片面性的理論，弄成片面性的策略體系。

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不懂得現代工人運動，所以他們經常從一種沒有辦法的極端跳到另一種沒有辦法的極端。他們時而說一切都是由於有些心懷惡意的人〔喉使〕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結果，時而又以工人政黨是個〔和平改良黨〕來妄自安慰。無政府工團主義和改良主義，都是這種資產階級世界觀及其影響底直接產物，因為這兩種思想都是隨便抓住工人運動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性的觀點發展成爲一種理論，把這個運動中構成工人階級在某一時期或某種環境中活動上的特點的趨向或特徵宣佈爲互不相容的東西。而實際的生活，實際的歷史本身，却包含有這些各不相同的趨向，也好像自然界中的生活和發展過程既包含有緩慢的進化，也包含有迅速的突變，即漸進過程底間斷一樣。

修正主義者認爲所有一切說明〔突變〕，說明工人運動與舊社會根本對立的議論，都是一種空話。他們認爲改良就是局部實現社會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排斥〔細小工作〕，特別是反對利用國會講台。其實，後一策略就是等候〔偉大日子〕到來，而不善於收集那些造成這種偉大事變的力量。前後兩者都阻礙着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即阻礙着把工人團結成爲一個規模巨大，力量堅強，動作靈活，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好好動作的組織，團結成爲充滿階級鬥爭精神，明白認識本身目標，受着真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教育的組織。

爲了免除可能發生的誤會，我們要稍微離開本題而附帶聲明一下。潘業枯克分析問題時只援引過西歐各國特別是德法兩國歷史中的例子，完全沒有注意到俄國的情形。如果有時也令人覺得他暗示着俄國，那就只是因爲我們這裏也有引起某種離開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傾向的基本趨勢，雖然俄國在文化、風俗習慣和歷史經濟方面，都是與西歐大不相同的。

最後，引起工人運動參加者彼此分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統治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策略方面的改變。如果資產階級策略始終是單調的，或至少是經常一致的，那工人階級就能很快學會用同樣單調和同樣一致的策略去回答它了。其實，所有各國資產階級都不免要規定出兩種管理方式，兩種捍衛本身利益和維護本身統治的鬥爭方法，並且這兩種方法時而是互相交替，時而又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錯綜結合起來。第一種方法就是暴力壓迫的方法，根本拒絕對工人運動作任何讓步的方法，維護所有一切陳舊腐敗制度的方法，絕對反對改良的方法。這就是現今在西歐各國日益停止其為地主階級政策而愈加變成為一種普遍資產階級政策的那個保守主義政策底實質。第二種方法就是『自由主義的』方法，就是趨向於發展政治權利，實行改良，實行讓步等等的方法。

資產階級從一種方法轉到另一種方法，並不是由於某幾個人底惡意，也不是由於什麼偶然的原因，而是因為它自己的地位有根本的矛盾。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為要順利發展下去，就需要有穩固的代議制度，就需要使人民有相當政治權利，因此人民在『文化』方面也不能不提出較高的要求。這種最低限度的文化要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連同其高度的技術程度，複雜性，靈活性，能動性，以及全世界競爭發展迅速性等等條件所造成的。因此，資產階級策略方面的擺動，從暴力壓迫方式轉到彷彿是讓步的方式，乃是所有西歐各國最近五十年來歷史底特點，而且各個不同的國家在相當時期又多半加緊採用某一種方法。例如英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個採用『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的模範國家，而德國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則始終保持着暴力壓迫方法等等。

當這種方法盛行於德國的時候，這種資產階級管理方式底片

面反應便是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想，或如當時所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工人運動中間的增長（九十年代的『少年派』，八十年代的莫斯特）。當一八九〇年發生了實行『讓步』政策的轉變時，於是這種轉變就照例對工人運動發生了更加有害的作用，引起了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底一種同樣片面性的反應，即引起了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政策底積極實際目標——潘業枯克說道——就是誘惑工人，在工人中間造成分裂，把工人政策變成爲軟弱的，始終軟弱的和朝生暮死的所謂改良運動底一種軟弱的附屬品』。

資產階級利用『自由主義』政策，往往能暫時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政策如潘業枯克正確指出了的那樣，是一種『更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受一種表面上的讓步所騙。於是修正主義者就宣佈說階級鬥爭已經『陳舊』，或是開始進行其在事實上棄絕階級鬥爭的政策。資產階級策略方面的迂迴步驟，使修正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間加強起來，往往把工人運動內部的分歧弄成公開的分裂。

所有上述一類原因，都在工人運動內部，在無產階級中間，引起策略上的分歧。況且，在無產階級與那些同它接近的小資產者階層（包括農民在內）之間，又沒有而且不會隔着一條萬里長城。當然，個別分子，集團以及階層從小資產階級方面轉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事實，也是不能不在無產階級底策略上引起動搖的。

各國工人運動底經驗，幫助我們根據具體實踐問題來認識馬克思主義策略底實質，使各個較爲年輕的國家更明白認識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底真實階級意義，並更順利地去同這些傾向作鬥爭。

寫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

##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 中的幾個特點

我們的——恩格斯關於他自己和他那位著名的友人說道——學說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在這個典型定義中鮮明而有力地着重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往往被人忽視的一方面。忽視這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爲一種片面，畸形和毫無生氣的東西，就會剝去馬克思主義底生動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理論基礎的辯證法即關於包羅萬象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就會打破它與那些隨歷史每一次新轉變而發生變更的一定實踐時代任務之間的聯系。

正是現今在那些關懷俄國馬克思主義命運的人中間，特別容易碰見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方面的人。可是誰都明白，俄國近年來發生了一些急劇的轉變，使客觀形勢，使這個直接和立即決定行動條件，亦即決定行動任務的社會政治形勢發生非常迅速急劇的變化。我當然不是指一般和根本任務而言，因爲這種任務在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沒有變更時是不會隨歷史轉變而發生變更的。俄國經濟（而且不只是經濟）進化的這個總趨勢，也如俄國社會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一樣，例如在最近六年以來，顯然是沒有變更的。

但是，在這個時期中，當前直接行動的任務却因具體社會政治情況變更而發生過極明顯的變更，因而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中的各種不同的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的地位。

爲了說明這個意思，我們且來看看最近六年來具體社會政治情況有些什麼變更。我們馬上就可看出這個時代劃分爲兩個三年時期：前一時期大約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終結，後一時期是在一九一〇年夏季終結。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前三年時期底特點是俄國國家制度根本特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些變化底行程極不平坦而向兩方面擺動的振幅都是很大的。〔上層建築物〕方面這些變化底社會經濟基礎，就是俄國社會中一切階級在各種各樣舞台上的行動（杜馬內的活動，杜馬外的活動，出版，結社，集會等等），其形式之公開，其力量之雄厚，其規模之宏大，是歷史上所罕見的。

反之，後三年時期底特徵却是——再聲明一遍，我們在這裏是僅以純粹理論的〔社會學的〕觀點爲限的——十分遲緩的進化，幾乎是等於停滯。在國家制度方面並沒有發生什麼多少重大的變更。各階級在前一時期作過公開的和多方面的行動的各種〔決鬥場〕中，現在大半是完全沒有或幾乎是完全沒有這種行動了。

這兩個時期相類似的方面，就是俄國的進化在前後兩個時期仍如先前一樣是資本主義性的進化。這個經濟進化與現存許多中世紀封建機構間的矛盾並沒有消除掉，而是仍如從前一樣，因爲在個別機構中滲進某些局部的資產階級內容的事實決不會使這個矛盾緩和下去，倒反使這個矛盾加劇起來。

這兩個時期不同的地方，就是前一時期擺在歷史劇場前台上的的是上面所說的那些迅速急劇變化將會引起什麼結果的問題。由於俄國進化是資本主義性的進化，所以這些變化底內容也不能



不是資產階級性的。但是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採取着比較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它們的階級地位就使它害怕急劇的變化而力圖把農村制度和政治〔上層建築物〕中許多舊機構殘餘保存起來。農村小資產階級既與〔自食其力〕的農民錯綜結合，當然力圖實現另一種資產階級性的改革，即留給各種中世紀舊物存在餘地更少得多的改革。僱傭工人既然自覺地對待了他們周圍所發生的一切，當然不能不對這兩種不同趨向間的衝突採取一定的態度，因為這兩種趨向雖然同樣是停留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但它們兩者所決定的資產階級制度底形態、發展速度及其進步影響底範圍，却是全然不同的。

由此可見，過去三年時期在馬克思主義中把一般人所通常稱爲策略問題的那些問題提到首要地位，並不是偶然而而是必然的。如各種路標派那樣把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爭論和意見分歧看作〔知識分子的〕爭論，看作〔爭奪對於幼稚無產階級的影響的鬥爭〕，看作〔知識分子適應無產階級〕的表現等等，真是再錯誤沒有的了。恰巧相反，正因為無產階級已經成熟，所以它對於俄國全部資產階級性的發展中的兩種不同趨向間的衝突始終不能採取漠視的態度，而這個階級底思想家也就不能不作出適合於（直接或間接，正面或反面反映）這兩種不同趨向的理論估計。

在後三年時期，俄國資產階級性發展中兩種不同趨向彼此衝突是不迫切的，因為〔野牛〕<sup>41</sup>把這兩種趨向都壓抑下去，推到後面去，逼到內面去，暫時掩沒下去了。中世紀的野牛不僅充滿了前台，而且使資產階級社會中最廣大的階層滿懷着路標派心理，頹喪背叛精神。此時顯露於表面的已不是改造舊制度的兩種方式之間的衝突，而是再不相信任何改革的心理，〔馴順〕和〔懺悔〕的精神，迷戀於反社會學說，紛紛傾心於神秘主義等等。

這種異常劇烈的變化並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也不單是

〔外界〕壓迫的結果。前一時代十分強烈地激動了那些在許多世代，在許多世紀中沒有參預過政治問題，完全不懂政治問題的民衆，於是〔重新估計一切價值〕，從新研究各種基本問題，從新注意理論，注意初步原理，注意入門研究的趨向，也就自然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千百萬人驟然從長久睡夢中覺醒過來，驟然碰到了極重要的問題，當然不能在這個高峯上長久支持下去，而不免要停頓一下，不免要回轉去複習基本問題，不免要經過一番新的準備工作，好來〔消化〕空前豐富的教訓，而使更廣大無比的羣衆能夠更有把握地，更加自覺地，更加自信地，更加堅定地再向前進。

歷史發展底辯證法竟是如此：前一時期中的迫切任務是要實現全國所有一切生活部門方面的直接改革；而後一時期中的迫切任務却是要研究經驗，使更廣大的階層領會這種經驗，使這種經驗深入到所謂底層，即各階級落後羣衆中去。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不能不反映着社會生活條件方面異常急劇的變遷。而這種變遷底反映就是深刻的解體，離析和各種動搖，一句話概括說來，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的極嚴重的危機。堅決抵抗這種解體傾向，爲保衛馬克思主義基礎而進行堅決持久的鬥爭，又成爲當前的迫切問題了。在規定本身任務時不能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階級中非常廣大的階層，在前一時期領會馬克思主義，是極其片面而畸形的，只是讀熟了某些〔口號〕以及對於某些策略問題的答案，却沒有理解這些答案中的馬克思主義準繩。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計一切價值〕，也就引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最抽象最普泛哲學基礎的〔修正〕。各種各樣唯心派資產階級哲學底影響表現於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所發生的馬赫主義的流行病。背誦只是勉強讀熟而並未理解，未加

思索的〔口號〕，結果就流為專事空談，而這種空談在實際上是歸結為一些全非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如露骨的或畏怯的〔召回主義〕<sup>42</sup>，或把召回主義認作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一種〔正當色彩〕。

另一方面，普及於極大部分資產階級中的那種路標主義精神，即背叛主義精神，也浸入到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納入〔溫和客氣〕軌道的那個思潮中去了。這裏還能算作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的，不過是些掩蓋着一種充滿自由主義精神的關於〔等級森嚴〕和〔領導權〕等等議論的辭句而已。

本文目的當然不是要考察這些議論。只要指出這些議論，也就足以證明我們上面所說馬克思主義現在發生嚴重危機，以及這個危機是與現今整個社會經濟情況相連的意見了。由這個危機引起的問題，是不可撇開不說的。企圖用空洞辭句來抹煞這些問題，是再有害、再無原則不過的了。現在，因為資產階級影響普及各種各樣馬克思主義〔同路人〕中的結果，使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和根本原理受到各種相反方面來的曲解，所以團結一切認識了這個危機底嚴重性並瞭解必須將其克服的馬克思主義者來共同捍衛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和根本原理，是再重要不過的了。

前三年所喚醒起來自覺參加社會生活的民衆非常廣大，其中有許多人現在才第一次開始來真正認識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刊物造出了比先前更多得多的錯誤觀念，並且將其傳播得比先前更廣。在這樣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間發生解體現象是特別危險的。因此，認識目前必然發生這種解體現象的原因並團結起來澈底反對這種解體現象，也就真正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底時代任務。

寫於一九一一年一月。

## 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改良主義

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已有長足的進步，各文明國家內的工人運動都有迅速的發展，結果就使資產階級原先對於無產階級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更。從前，歐美資產階級以其思想家和政治家爲代表，總是爲擁護私有權絕對不可侵犯和競爭自由而進行公開直接原則鬥爭反對一切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現在却已常常提出擁護所謂社會改良的口號來反對社會革命思想了。不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而是改良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對立，——這就是現代有學問的〔先進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公式。一國資本主義愈發展，資產階級統治愈完備，政治自由愈多，則〔最新〕資產階級口號也用得愈廣，這個口號就是：用改良反對革命，用局部補繕趨於滅亡的制度，以求拆散並削弱工人階級力量，保持資產階級政權的辦法，來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這個政權的運動。

從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方面來看，這種變動不能不是一個重大的進步。起初是社會主義運動爲生存權而進行鬥爭，當時它所碰見的敵人是還相信本身力量，把自由主義當作完整經濟政治觀點體系來大胆一貫擁護的資產階級。後來，社會主義運動已經成長了，它在整個文明世界中都保住了它的生存權，它現在是爲爭取政權而進行着鬥爭，於是腐化的資產階級眼看自己必遭滅亡，便極力想用不澈底和虛偽的讓步來延緩這種滅亡，以求在新的條件下也保持住自己的政權。

工人運動內部的改良派和革命社會民主派鬥爭的尖銳化，完全是世界一切文明國家全部經濟政治環境上述變更所必然產生的結果。由於工人運動的發展，必然有一部分備受資產階級思想奴役而很難擺脫其影響，並經常反覆受其支配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加入擁護工人運動者的隊伍。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不經過這種鬥爭，不經過社會主義〔山岳派〕和社會主義〔基朗特派〕在這個革命以前發生的原則上鮮明分野，不經過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分子和代表新歷史力量的無產階級革命分子在這個革命時期內發生的完全決裂，便根本無法實現。

俄國情形實際上也是如此，不過是因為我們比歐洲落後（甚至比亞洲先進部分落後），因為我們還處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而表現得複雜些，模糊些，奇特些。因此俄國改良主義也就顯得特別頑強而成爲一種更難治好的病症，其所給予無產階級事業和革命事業的害處也更多得多。我們這裏的改良主義是同時從兩種泉源中湧現出來的。第一，俄國與西歐相較，是小資產階級性質濃厚得多的國家。因此我們這裏更時常看得見一種人物，集團和派別，他們對社會主義持着一切小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自相矛盾和猶豫動搖的態度（時而表示〔熱烈的愛感〕，時而又實行一種卑鄙的叛變）。第二，我們這裏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每逢我國資產階級革命某一階段受到挫折，就比誰都更加輕易而迅速地灰心喪氣，染受叛變心理；比誰都更迅速地背棄澈底民主革命任務，即將俄國所有一切中世紀關係和農奴制度殘餘盡行肅清的任務。

我們且不去詳細分析前一根源，而只想指出一點，就是現在世界上大概再沒有那一個國家裏有人會像俄國司徒盧威，依斯科也夫及卡拉武洛夫一流先生們這樣迅速由同情社會主義而轉到同情反革命自由主義的。並且這班先生決不是一種例外，決不是一

些孤單的人物，而是代表着一些廣泛流行的派別！社會民主黨外面很多的——而且社會民主黨內部也有不少的——善人君子，喜歡指摘『過分的』爭論和『分野的熱情』等等，就是暴露他們自己根本不知道俄國有什麼歷史條件引起那種從社會主義方面跳到自由主義方面去的『過分的』『熱情』。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俄國改良主義所由產生的後一根源。

我國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完結。專制制度企圖用新的手段解決這個革命所遺留下來而為全部客觀經濟發展過程所迫切要求的任務，但它不能把這些任務解決。無論是舊的沙皇制度轉變為刷新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這條道路上的新步驟，無論是貴族分子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在全國範圍裏組織起來的事實（第三屆杜馬），無論是地政官<sup>43</sup>所實行的資產階級土地政策，——所有這一切『極端』手段，沙皇制度在它尚能活動的最後一個場所，即在適應資產階級發展利益的場所內所實行的這一切『最後的』努力，都是無能為力的。這樣來作，也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用這種手段『革新的』俄國不但不能趕上日本，甚至和中國相比大概也在開始落後了。由於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尚未完成的關係，革命危機仍然是必不可免的。這個危機又漸漸成熟起來，我們現在又向着這個危機行進，是按照新的方式行進，不是像先前那樣行進，不是按先前那種速度行進，不只是取着舊的形式行進，而我們之向着它行進，却是沒有疑問的。

從這樣一種局面當中，就十分確定不移地顯現出無產階級底任務。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中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它應當率領全體人民為實現徹底民主革命而鬥爭，率領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為反對壓迫者剝削者而鬥爭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只有覺悟到並實現着這個領導權思想的時候，才是革命的。無產者覺悟到這個任務，就會是已經奮起反對奴隸制度的一種奴隸。無產

者不覺悟到本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或棄絕這一思想，就會是不瞭解本身所處奴隸地位的一種奴隸，至多也不過是為改善本身奴隸地位而不是為推翻奴隸制度奮鬥的一種奴隸。

由此可見，我國改良派底一位年輕首領，即我們的曙光方面的列維茨基先生所謂俄國社會民主黨應當「不是做個領導者，而是做個階級政黨」的這一著名公式，乃是最徹底一貫改良主義底公式。不僅如此，並且是十足叛變主義底公式。說什麼「不是做個領導者，而是做個階級政黨」，就等於轉到資產階級方面，轉到自由派方面去，因為自由派正是向現代的奴隸，即向僱傭工人說：你儘可為改善你的奴隸地位而鬥爭，但是你必須把推翻奴隸制度的思想視為有害的空想！你們把伯恩施坦所謂「最終目的算不得什麼，運動就是一切」這一有名公式拿來同列維茨基底公式對照一下，就會知道這是一種思想底兩種說法。兩種說法都是只承認改良而否認革命的。伯恩施坦底公式較廣一點，因為它所指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活動的社會民主黨底最終目的）。列維茨基底公式較狹一點，因為它是一般背叛革命，特別是背叛自由派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時期所最仇視的那些東西，即無產階級從自由派手裏奪得了領導民衆（特別是農民）爭取澈底民主革命的領導權。

向工人宣傳說他們所需要的「不是領導權，而是階級政黨」，就等於把無產階級底事業叛賣給自由派，就等於宣傳用自由主義工人政策來代替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政策。

但背叛領導權思想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改良主義最露骨的一種表現，因此並不是所有的取消派分子<sup>44</sup>都敢用這樣肯定的方式公開發表意見。其中有些人（如馬爾托夫一流人）甚至企圖一反真情而否認放棄領導權思想的態度與取消主義相聯繫的事實。

更「精巧」的「論證」改良主義觀點的企圖，就是如下一種

議論：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決不會有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決不會有第二次爭取民主改革的全民鬥爭發生；因此俄國將來發生的不是革命的危機而是「憲制的」危機，所以工人階級只要在這個「憲制的危機」基礎上設法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就行了。取消派分子拉林在生活事業雜誌上（先前還在復興雜誌上），就是這樣推論的。

「一九〇五年十月那樣的事變是不會再發生的」，——拉林先生這樣寫道。「廢除杜馬以後，很快就會把它恢復起來，甚至比革命後的奧國還要作得更快，奧國在一八五一年廢除了憲制，但在一八六〇年間，即經過了九年之後，又得重新承認這個憲制而並不需要任何革命」（請注意！），「其唯一原因，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已採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那些最有權勢分子底利益要求這樣來作」。「在我們所處的這個階段上，決不會再有一九〇五年發生過的那種全民革命運動發生」。

拉林先生底這一切議論，不過是把唐恩先生一九〇八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十二月代表會議上說過的那些言論滔滔轉述一遍罷了。當那次會議上有人提出決議案說「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那些引起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基本因素還繼續發生作用」，說現時重新生長起來的正是革命危機而不是「憲制」危機的時候，呼聲報編者曾表示反對這個決議案而大叫道：「他們」（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竟想鑽到已經被打敗過一次的那個地方去」。

又「鑽到」革命那裏去，在已經改變了的環境中始終不倦地努力鼓吹革命，努力準備工人階級力量去實現革命，——這在改良主義者看來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主要罪惡，就是革命無產階級底過錯。不要「鑽到已經被打敗過一次的那個地方去」，——這就是叛徒和一遇見失敗便灰心喪氣者底聰明想法。

但是革命無產階級在那些比俄國更老，更「有經驗」的國家



裏，居然三番四次地『鑽到已經被打敗過一次的那個地方去』過，居然（例如在法國）在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時期中一共實現過四次革命，在遭了極嚴重的失敗以後再接再厲地奮起爭取共和制度，在這種共和制度裏，革命無產階級和它的最後一個敵人，即和先進資產階級劈面對立起來；也只有這種共和制度，才能成爲與澈底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相適合的國家形式。

這就是社會主義者與擁護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不同的地方。社會主義者教導說：革命必不可免，無產階級應該利用社會生活中所有一切矛盾，利用敵人和中間階層底一切弱點，以求準備新的革命鬥爭，以求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在民衆更發展的條件下重複革命。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者教導說：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而且有害的東西，工人不應當『鑽到』革命那裏去，而應當像聽話的孩子那樣安分守己，專爲改良努力。

因此，改良主義者這班受資產階級思想俘虜的人，爲了使俄國工人脫離社會主義運動，就恰巧是經常拿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奧國（以及普魯士）做例子。爲什麼他們喜歡拿這些國家做例子呢？拉林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就是因爲這些國家在一八四八年『沒有成功』的革命以後，資產階級性的國家改造是『不需要任何革命』而完成了的。

要點就在這裏！他們心滿意悅的就是這點。你看，資產階級性的改革是不經過革命也能實現的呀！！既然如此，試問我們俄國人又何必浪費精神來想什麼革命呢？爲什麼我們不是也應讓地主和廠主『不需要任何革命』而去實現俄國資產階級性的改革呢？

普奧兩國無產階級力量的薄弱，便是它當時不能阻止地主和資產階級違反工人利益，在最不利於工人的那種形式中，在保存君主制度和貴族特權，保存農民無權狀況及其他許多中世紀殘餘的條件下實現改革的原因。

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已表現了西方任何一個資產階級革命中從所未見的偉大力量，而俄國改良主義者却援引其他國家工人階級在四五十年以前力量薄弱的例子來辯護自己的叛變行為，來「論證」自己的叛變主義的宣傳！

我們的改良主義者喜歡援引六十年代普奧兩國情形，就是再明顯不過地證明他們的議論在理論上毫無根據，證明他們在政治實踐上已經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試問：奧國把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廢除過的憲制恢復起來，普魯士在六十年代開始了「危機時代」，這究竟是證明什麼呢？首先就是證明這些國家底資產階級改良尚未完成。一方面說俄國政權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政權（如拉林所說的那樣），說現時在我國已根本談不到什麼政權底農奴制度性質（也是那個拉林底說法），同時却又援引普奧兩國的例子，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麼！一般說來，否認俄國底資產階級改革尚未完結這一事實，是很可笑的：甚至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底政策，也再明顯不過地證明了這點，於是拉林只好自行（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放棄自己的陣地。毫無疑義，君主制度現在更向適應資產階級發展要求方面前進了一步，這是我們已經說過並且已經由黨底決議（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承認過的，——但更加沒有疑問的，是甚至這種適應辦法，甚至資產階級的反動，無論第三屆杜馬或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以及一九一〇年六月十四日）的土地法律，都不能解決俄國資產階級改革底任務。

其次，為什麼奧國和普魯士六十年的「危機」竟是「憲制」危機，而不是革命危機呢？就是因為當時有許多特殊情况減輕了君主制度底困難地位（德國「從上面實行的革命」，德國用「鐵血」手段實現的統一），就是因為這兩國無產階級當時還極端脆弱，極不發展，而自由資產階級却也是如俄國立憲民主黨人一樣

卑鄙怯懦，一樣叛賣成性。

爲要表明親身經歷過這個時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自己對於這種情形的估計，我們且從伯伯爾去年發表的第一部分回憶中摘引某些評論。根據後來傳出的消息，俾斯麥講到一八六二年，即普魯士發生「憲制」危機的那一年的情形時說過，普魯士國王當時憂鬱到極點，常向他，即向俾斯麥哀訴，說他們兩人有上斷頭台的危險。俾斯麥當時恥笑這個懦夫，而叫他不要害怕鬥爭。

「這些事變表明，——伯伯爾關於這點說道，——自由派若是善於利用當時的局面，該能達到怎樣的成功呵。但是他們當時已害怕站在他們後面的工人羣衆。俾斯麥所謂「當人家把我逼到極端地方的時候，我就會把亞赫隆發動起來」（意即發動下層羣衆參加人民運動）等語，「是把自由派嚇得魂不附體了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一位領袖，在那次「憲制」危機「不需要任何革命」而把他的國家改革成爲資產階級地主貴族君主國以後五十年的時候，指出了自由派因害怕工人羣衆而沒會利用的當時那種局面底革命性。俄國改良主義者底領袖們却向俄國工人說：既然德國資產階級當時極端卑鄙，在喪胆的國王面前表示喪胆，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能也仿照德國資產階級底這種漂亮策略來幹一下呢？伯伯爾責斥資產階級，責斥它害怕民衆運動的那種剝削者底心理，說它沒有「利用」「憲制」危機來實現革命。拉林一流人責備俄國工人不應力求爭得領導權（即違反自由派意志而吸收羣衆加入革命），並勸他們「不是爲了革命」而是「爲了在當前俄國憲制革新時期保護本身利益」實行組織起來。取消派居然把德國腐敗自由派底這種腐敗觀點當作「社會民主主義」觀點介紹給俄國工人！試問怎能不把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叫作斯托雷平的社會民主黨人呢？

伯伯爾估計普魯士六十年代「憲制」危機時，並沒有局限於指出資產階級因害怕工人而害怕同君主制度作鬥爭的事實。同時他還指出了當時工人中間的情形。「政治局面，——他說道，——使工人日益感覺到嚴重不堪，結果自然也就影響到了工人底情緒。大家都要求改革。但是因為缺乏充分覺悟，明白認識所應力求達到的目的和享有信任的領導分子，因為缺乏能把力量團結起來的堅強組織，所以這種情緒也就白白過去了(verpuffte)。從來還沒有一個實質上非常美妙的(in Kern vortreffliche)運動結束得這樣毫無成就。每次會議都是擠得滿滿，誰說得最激烈，誰就是當時的英雄。這種情緒特別是「萊比錫工人自修會」裏廣泛流行」。一八六六年五月八日，萊比錫城內五千人的羣衆大會一致通過李卜克內西和伯伯爾兩人提出的決議，要求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選舉制召集全民武裝擁護的國會，並「希望德國人民只把反對任何世襲中央政權的人選進國會」。可見，李卜克內西和伯伯爾提出的決議，是具有十分肯定的共和主義與革命性質的。

總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一位領袖在「憲制」危機時期，常在羣衆大會上提出通過共和主義與革命性質的決議。經過五十年以後，他回憶他自己的青年時代，向新起的一代人敘述早已過去的那個時期的事情，特別着重指出說可惜當時缺乏充分覺悟而瞭解革命任務的領導分子（即缺乏瞭解領導權任務的革命社會民主黨），當時還沒有一種強大的組織，因此革命情緒「白白過去了」。而俄國改良主義者底領袖們却儼如民間故事中一位不識時務的人物那樣，神氣十足地援引六十年代普奧兩國的例子來證明說「不需要任何革命」也行！這些甘受反革命烏煙瘴氣薰染，思想上備受自由主義奴役的庸夫俗子，還擅敢來玷污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名稱哩！

當然，在這些同社會主義決裂了的改良主義者中間，也有人用迴避工人運動最重要原則問題的外交手腕來代替拉林底坦白機會主義態度。這種人模糊問題實質，蒙混思想爭論，把骯髒成份滲進爭論裏去，例如馬爾托夫先生就曾企圖在合法刊物（即受斯托雷平保護而不容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公開發表言論的刊物）上斷定，說拉林和〔正派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八年通過的決議案中〕提出了相同的〔公式〕。這種簡直曲解真情的勾當，是只有骯髒作品底作者才幹得出來的。同時，這個馬爾托夫又裝作彷彿是同拉林爭論的模樣，在刊物上公開聲明，說〔他當然不疑心拉林抱有改良主義的傾向〕。馬爾托夫不疑心發揮純粹改良主義觀點的拉林抱有改良主義觀點！！——真是改良主義外交家玩弄手腕的標本呵。而這個馬爾托夫，——有些傻子竟把他看作比拉林〔左〕些，可靠些的革命家，——却又把他和拉林的〔分歧〕歸納如下：

〔我現在就要歸納一下。爲要證明那些仍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孟什維克現在所作的事情有理論的根據和政治的理由，只要指出一件事實就完全足够了，而這件事實就是現今制度係由專制制度與立憲制度配合而成的一種有內在矛盾的現象，同時俄國工人階級已充分成熟，能像西歐先進國家工人一樣去利用這一制度含有這個矛盾的根本弱點〕。

不管馬爾托夫怎樣玩弄手腕，但他一開始企圖歸納就把他自己所玩弄的那些手腕揭穿了。剛才所引證的這段話，表明他完全棄絕社會主義而暗中用自由主義把它代替了。馬爾托夫把單只是自由派能認爲足夠的東西，單只是資產階級能認爲足夠的東西，說

● 參看護黨派孟什維克分子<sup>45</sup>德厚夫尼茨基在討論刊（我黨中央機關報副刊）第三期上發表的論文，其中對拉林改良主義思想和馬爾托夫遁詞作了一個正確的評論。

成爲「完全足够的」事情。一個無產者若以爲單只承認專制制度與立憲制度配合的矛盾性就算「完全足够的」，那他就站上了自由主義工人政策的觀點。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就不懂得本階級底任務是要爲反對一切專制制度表現而發動民衆，發動被剝削勞動羣衆去獨立干預本國歷史命運，而不管資產階級怎樣動搖或怎樣反抗。羣衆一擺脫資產階級領導而進行獨立的歷史動作，就能把「憲制」危機變成爲革命。資產階級（特別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後）害怕革命和仇視革命，無產階級却教導民衆忠實於革命思想，解釋革命任務，準備羣衆再接再厲地進行革命戰鬥。革命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情形下到來，這當然不會依某一階級底意志爲轉移，但在羣衆中間進行的革命工作，却永遠不會是徒勞無益的。只有進行這種工作，才能準備羣衆達到社會主義勝利。拉林和馬爾托夫一流先生們正是把這一社會主義初步起碼真理忘記了。

拉林代表着完全脫離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俄國取消派集團底觀點，不怕公開把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澈底說出。以下就是他在生活事業雜誌（一九一一年第二期）上發表的一段值得每一個珍重社會民主黨原則的人所應該牢記在心的議論：

「大家因爲簡直不知明天究竟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不知究竟應抱定什麼任務而發生的張惶猶豫狀態，——這就是徘徊觀望情緒底意義，這就是又像希望革命會重複發生，又像希望「等下就會知道」的那種模糊心理底意義。當前的任務不是要毫無意識地觀望等待，而是要廣大人士領會一種基本思想，就是在俄國實際生活已經到來了新的歷史時期中，工人階級之所以應當組織起來，並不是「爲了革命」，並不是爲了「等待革命」，「而不過是」…（請注意這個「不過是」…）「爲了堅決和有條不紊地保護自己所有一切實際生活方面的特殊利益，爲了用這種多方面的複雜的活動來收

集和培養自己的力量；一般是爲了用這種方法來培養並積聚社會主義的意識；特別是爲了將來俄國在封建反動勢力經濟上必然自歸滅亡後進行憲制革新的時候，能於認清俄國各個社會階級相互間的複雜關係，並捍衛本身的利益！】。

這就是一個十足，坦白，自滿的改良主義者底真面目。向革命思想宣戰，向【希望】革命發生的心理宣戰（改良主義者覺得這種【希望】是模糊的，因爲他不懂得現代經濟政治矛盾底深刻性），向一切努力組織革命力量和造就革命意識的工作宣戰，在受斯托雷平保護而不容許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直接發表意見的合法刊物上宣戰，代表着完全脫離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那個合法主義者集團宣戰，——這就是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拉林一流先生們現在實行建立的斯托雷平工黨<sup>46</sup>底綱領和策略。他們的真正綱領和真正策略在上面所引證的那段話裏表示得很明確，而適與他們那些官場式虛偽聲明，說什麼他們【也是社會民主黨人】，說什麼他們【也】屬於【不調和的國際】的言論相反。他們的這些聲明是一種裝飾門面的空話。而他們用自由主義工人政策來完全代替社會主義的這個綱領，却是他們的行動，他們的實際的社會本質。

請你們看看改良主義者陷進去了的那些可笑的矛盾吧！如果說資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已經終結（如拉林所說的那樣），那末行將到來的就會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每一個並非專爲利用流行名稱欺騙工人起見才把自己叫作社會主義者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那末我們之所以應當組織起來，就會正是【爲了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正是爲了【等待】這個革命，正是爲了【希望】（並不是什麼模糊的希望，而是基於不斷增加着的準確科學材料的，即堅信的【希望】）發生社會主義革命。

但問題要點就在於這位改良主義者妄談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終

結（也如馬爾托夫妄談什麼根本弱點等等一樣），只是爲了用空話來掩蓋他棄絕任何革命的行爲。他棄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由是說這個革命已經終結，或說只須承認專制制度與立憲制度互相矛盾的事實就算『完全足夠』，而他棄絕社會主義革命的理由，是說我們『此刻』之所以必須組織起來，『不過是』爲了參加『將來的俄國憲制革新』而已！

但是，可敬的裝扮爲社會主義者的立憲民主黨人先生，你既然承認俄國『將來憲制底革新』必不可免，那你就是自相矛盾，因爲你這樣就是承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終結。你既然說什麼『封建反動勢力自歸滅亡』必不可免，同時却又唾棄那不僅要消滅封建反動勢力，而且要用人民革命運動來消滅一切封建殘餘的無產階級思想，那你就再次暴露了你自己的資產階級內臟。

不管我們那些斯托雷平工黨英雄們如何進行其自由主義的宣傳，但俄國無產階級還是要始終堅定不移，本着忠實於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來貫徹反革命時代逼迫它進行的全部艱難困苦日常細小而不現形的工作，還是要組織起來和聚集力量去實行革命，還是要對叛徒奸賊們實行無情的回擊，還是不會用『模糊的希望』而定要用確信革命必將重複爆發的這種有科學根據的堅強信念來做行動標準的。

寫於一九一一年九月。



## 論民族自決權

(摘錄)

### 八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sup>47</sup>

盧森堡說波蘭獨立是一種「空想」，並且再三再四地把這句話重複得令人作嘔，而用譏諷的神情感歎道：爲什麼不提出愛爾蘭獨立的要求來呢？

「求實的」盧森堡，顯然不知道馬克思對於愛爾蘭獨立問題採取了怎樣的態度。這一點值得講一講，以便說明應怎樣用真正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是用機會主義觀點來分析具體的民族獨立要求。

馬克思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慣於用「探牙齒」的辦法來檢查他所認識的那些社會主義者底覺悟性與篤信心。馬克思認識羅巴庭以後，便於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寫信給恩格斯，極力稱讚這位俄國少年社會主義者，但同時補充說：

「……弱點就是波蘭問題。羅巴庭對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完全同英國人——例如英國舊派憲章運動家——對於愛爾蘭所說的話一樣」。

馬克思向壓迫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質問他對被壓迫民族的態度怎樣，就能立刻發現統治民族（英吉利與俄羅斯）中的社會主義

者底一個共同缺點：不瞭解他們對被壓迫民族所負的社會主義義務，却一味重複他們從「大國」資產階級方面接受來的偏見。

在沒有講到馬克思對於愛爾蘭問題的積極主張以前，我們就必須附帶聲明一下，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一般民族問題總是採取嚴格批評的態度，認為這個問題只有相對的歷史意義。例如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由於研究歷史的結果，他對於波蘭問題得出了悲觀的結論，認為波蘭問題只有暫時的意義，即只是在俄國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義，認為波蘭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種「大胆的荒唐舉動」。「波蘭甚至單對俄國來說，也絕對不能表現什麼進步或歷史意義」。俄國所有的文化、教育、工業以及資產階級成份，要比「沉眠不醒的貴族波蘭」多些。「華沙與克拉科夫怎能比得上彼得堡，莫斯科和敦德薩呢！」。恩格斯不相信波蘭貴族底起義能有什麼成功。

可是這些具有極多英明遠見的思想，却並沒有妨礙恩格斯和馬克思過十二年以後，即當俄國仍在沉眠而波蘭則已沸騰起來的時候，又對波蘭運動表示極深切熱烈的同情。

一八六四年，馬克思起草國際宣言時寫信給恩格斯（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說必須同馬志尼底民族主義思想作鬥爭。他說：「當宣言內說到國際的政策時，我講的是國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國而不是比較次要的國家」。民族問題與「工人問題」比較起來，只有一種從屬意義，這在馬克思看來是無可置疑的。但他的理論與忽視民族運動的觀點絕對不同。

一八六六年到來了。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論到巴黎「蒲魯東派」，說這一派「宣佈民族性為無稽之談而攻擊俾斯麥與加里波的兩人。這一策略當作反對沙文主義的論戰手段來用，是很有益處，而且可以解釋的。可是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裏的好友拉法格和龍格，也在其內）竟認為全部歐洲都可以而且應當安分

守己，坐在那裏等待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與愚昧…這難道不是可笑之至麼？（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的信）。

〔昨天，——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寫道，——在國際總委員會裏討論過目前戰爭問題…果然不出所料，討論歸結到了「民族性」問題與我們對該問題的態度…「少年法國」底代表（非工人）發表意見，說一切民族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陳腐的偏見。這是蒲魯東主義的斯底納思想…全世界都應當等候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我開始發言時就說，我們的朋友拉法格及其他廢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們講法語，即是講會場上十分之九的人都不懂得的語言。英國人聽到我這一段話就哈哈大笑起來。後來我又暗示說，拉法格大概是不自覺地把所謂否認各個民族特性瞭解要由模範法國民族來吞併各個民族哩〕。

從馬克思所有這些批評意見中可以得出一個很明顯的結論：工人階級是最不會把民族問題當作偶像的，因為資本主義底發展不一定就喚起一切民族都來爭取獨立生活。可是，既然羣衆的民族運動已經產生出來了，那末不理會它，不去贊助其中所有的進步成份，這在事實上就是陷入民族主義的偏見，就是認為「自己的」民族是「模範民族」（或者——我們補充一句——是唯一享有建立國家的特權的民族）●。

我們又來講愛爾蘭問題吧。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主張，在他的書信裏有如下幾段言論表明得最爲清楚：

● 還請參看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致恩格斯的信。『…我讀了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底通信，得知巴黎人有親遊反俄的表示，真使我感覺滿意…蒲魯東先生和他那個學理主義的小團體決不能代表法國人民』。

『我正極力設法激起英國工人舉行示威來援助芬尼亞運動<sup>68</sup>…過去我以為愛爾蘭脫離英國而實行分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却認為這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怕分立以後又會要結成聯邦』。——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這樣寫道。

他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的一封信裏又補充說：

『我們應勸英國工人怎樣作呢？我以為他們應當在自己綱領內規定要破裂聯盟』（所謂聯盟是指英國與愛爾蘭聯盟，而破裂聯盟就是指愛爾蘭脫離英國分立），——簡言之，就是載明一七八三年的要求，不過要使其民主主義化而適應於現代的條件罷了。這是解放愛爾蘭的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也就是英國黨底綱領唯一可以採納的形式。以後的經驗一定會指明由一個人治理兩國的聯盟制度是否可以長久存在…

…愛爾蘭所需要的是：

- （一）自治與離英獨立。
- （二）土地革命』…

馬克思非常重視愛爾蘭問題，他關於這個問題在德意志人職工會中作過幾次一點半鐘的報告（參看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信）。

恩格斯在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寫的信裏，指出『英國工人中間有仇恨愛爾蘭人的心理』！差不多過了一年以後（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他談到這個問題時又寫道：

『從愛爾蘭到俄國只差一步…拿愛爾蘭歷史為例證，就可以看到，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這對於它自己該是何等不幸呵。英國一切卑鄙現象都是從愛爾蘭問題中間發生

的。關於克倫威爾時代，我還應當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我認爲有一點是無疑的，就是假如沒有必要在愛爾蘭實行軍事式的統治和建立新的貴族，那末連英國情形也會呈出另一種局面的】。

我們還要順便指出馬克思於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致恩格斯的信：

【波蘭工人因有他們柏林同志底幫助，在波茲南舉行了勝利的罷工。這種反「資本老爺」的鬥爭雖然還是低級形式，即罷工形式的鬥爭，但它之能剷除民族偏見，却要比資本家老爺們高談和平的聲明厲害得多】。

馬克思在國際內對愛爾蘭問題所實行的政策，可從如下的事實中看出：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他在國際總委員會內關於英國內閣對赦免愛爾蘭人的態度問題講了一點一刻鐘的話，並提出了如下的決議案：

【議決如下：

格拉斯頓先生答覆愛爾蘭人要求釋放愛爾蘭愛國分子時故意侮辱了愛爾蘭民族。

他所提出實行政治大赦的條件，無論對於被惡劣政府所犧牲的人或對於這個政府所代表的人民，都是同樣恥辱的；

格拉斯頓身爲政府官吏，先前曾當衆隆重表示歡迎過美國奴隸主底暴動，而現在却公然向愛爾蘭民族宣傳消極服從的學說；

格拉斯頓先生對於赦免愛爾蘭人問題的全部政策，都是他先前極力加以揭露因而推倒了敵黨（保守黨）內閣的那種「侵略政策」底十足表現；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對愛爾蘭人民勇敢堅決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運動表示欽佩；

本決議案應通知國際工人協會一切支部及歐美各國所有一切與它有聯繫的工人團體。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馬克思寫道，他預備要在國際總委員會內對於愛爾蘭問題作一個報告，其內容將如下述：

〔英國工人階級底直接的絕對的利益，是要它斷絕現在與愛爾蘭的關係而完全與所謂〔替愛爾蘭主持公道〕的各種〔國際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詞句無關，因為〔替愛爾蘭主持公道〕這點在國際總委員會內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的極深刻的信念，而這種信念所根據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國工人說明的。我在許久時期內都曾認為可能藉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底高漲來推倒統治愛爾蘭的制度；我在紐約論壇（這是美國報紙，馬克思在很長一個時期向該報投過稿）上始終都擁護過這種觀點。但是我更深刻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却得出了相反的信念。英國工人階級在未卸脫愛爾蘭以前，便一點也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是以奴役愛爾蘭為其根源的（着重點是馬克思自己加的）。馬克思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讀者現在想必已完全明白了吧。

〔空想的〕馬克思竟是如此〔不合求實精神〕，公然主張愛爾蘭分立，而這種分立却在五十年後也還沒有實現。馬克思為什麼採取這個政策呢？這個政策是不是個錯誤呢？

馬克思起初以為能解放愛爾蘭的不是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運動，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並不把民族運動看做有絕對意義的東西，明知只有工人階級底勝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

完全的解放。各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間各種可能的相互關係（這正是現代俄國民族問題極其困難的地方），是無法預先察知的。

但後來情形改變了：英國工人階級在頗長一個時期內陷於自由派影響下，成了他們的尾巴，因實行自由主義工人政策而割掉了自己的頭腦。愛爾蘭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加強起來而採取了革命的形式。於是馬克思就把自己的觀點重新審查而加以糾正。『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這對於它自己是不幸的』。當愛爾蘭尚未擺脫英國壓迫以前，英國工人階級是得不到解放的。英國反動勢力靠奴役愛爾蘭來鞏固和取得營養（也如俄國反動勢力靠俄國奴役許多民族來取得營養一樣！）。

馬克思在國際中提出了對『愛爾蘭民族』，對『愛爾蘭人民』表示同情的決議（聰明的 Л.В.п. 大概要大罵可憐的馬克思忘記階級鬥爭了！），鼓吹愛爾蘭應脫離英國而分立，『那怕分立以後又會要結成聯邦』。

馬克思這一結論底理論前提是什麼呢？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是早已完結了。但它在愛爾蘭却還沒有完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後，英國自由派的改良才把它完結起來。如果英國資本主義的顛覆，有如馬克思最初所預料的那樣快，那末愛爾蘭就不會有全民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了。可是這種運動既然產生出來了，馬克思就號召英國工人去贊助它，給它以革命的推動，爲了本身自由而把它進行到底。

愛爾蘭與英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聯繫，當然要比現在俄國與波蘭及烏克蘭等等的聯繫更爲密切。當時，愛爾蘭脫離英國分立的『不合求實精神』與『不可實現性』（單就地理上的條件，以及英國擁有極大的殖民地勢力來說），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雖是個原則上反對聯邦主義的人，但他這次却也容許聯

邦制<sup>①</sup>，只要愛爾蘭的解放不是由改良的道路而是由革命的道路，即由英國工人階級所贊助的愛爾蘭民衆運動來達到就行了。毫無疑義，只有這樣來解決歷史任務，才是最能適應無產階級利益和促進社會迅速發展的。

結果竟不是如此，原來愛爾蘭人民與英國無產階級都軟弱無力。直到現在，才由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實行一種可憐的妥協分贓辦法，用土地改良（必須繳付贖金的改良）和自治（現時還沒有施行的自治）來解決着愛爾蘭問題（阿爾斯特底實例，表明這是很難於辦到的）。究竟怎樣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是『空想家』，說他們提出過『不可實現的』民族要求，說他們受了愛爾蘭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芬尼亞運動無疑是小資產階級性的運動）底影響等等呢？

當然不能。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真正以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教育羣衆的一貫無產階級政策。當時只有這個政策才能使愛爾蘭和英國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遲延五十年，不致讓自由派爲取悅於反動勢力而把這種改革弄得殘缺不完。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是至今還有極大實際意義的偉大榜樣，表明各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民族運動，叫人認識世界各個國家，各個人種和各個民族中那

① 順便說說：不難瞭解，爲什麼從社會民主黨的觀點看來，既不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聯邦制，也不能解釋爲自治（雖然抽象地說來，兩者都是包括在『自決』這個概念內的）。聯邦權根本沒有什麼意思，因爲聯邦制乃是雙方的契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在自己的政綱內一般地擁護聯邦主義，這是無待說明的。至於自治呢，那末馬克思主義者所擁護的並不是自治『權』，而是自治本身，作爲具有複雜民族成份以及極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條件的那種民主國家底一般普通原則。因此，承認『民族自治權』，也如承認『民族聯邦權』一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些奴僕成性的市儈，他們一看見有人實行改變某一民族地主資產階級底暴力和特權所造成的國界，就馬上宣佈說這是一種『空想』。

假如當時愛爾蘭無產階級和英國無產階級沒有採納過馬克思底政策，沒有提出過主張愛爾蘭分立的口號，那他們就會不免要作出最有害的機會主義錯誤，就會是忘記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底任務而向英國反動勢力和資產階級讓步了。

寫於一九一四年二月。

## 論歐洲聯邦口號

我們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期上曾通知說，我們黨的國外支部代表會議決定把「歐洲聯邦」口號問題暫時保留，等到在刊物上討論這個問題底經濟方面時再講。

我們的代表會議對於本問題的討論帶有片面政治的性質。這也許有幾分是因為在中央宣言上把這個口號直接提作政治的口號（宣言上說：「最近政治口號…」），而且那裏不但是主張共和制的歐洲聯邦，同時還特別着重指出，「若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奧俄三國君主制度」，則這個口號便會是毫無意思和虛偽的。

在對這個口號作政治估計的範圍內來反對這樣的問題提法，譬如說，以為這個口號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等等，那是完全不對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造，尤其是政治革命，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情形與何種條件下，都是不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的。恰巧相反，它們總是促進社會主義革命，替它開展基礎，吸引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羣衆中的新階層來參加社會主義鬥爭。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底過程中是必不可免的，因為決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一舉而成的事業，而要把它看作包括有許多政治上經濟上的大震動，極緊張的階級鬥爭，國內戰爭，革命及反革命的整個時代。

固然，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歐洲三個最反動君主制度（特別是俄國君主制度）為條件，把共和制的歐洲聯邦這一口號提作政治

口號，是完全無可非難的，但是還剩下有一個關於這口號底經濟內容與意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從帝國主義底經濟條件方面看來，即是由那些佔有殖民地的『先進』『文明』強國輸出資本和瓜分世界的事實方面看來，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若不是無法實現，便是反動的。

資本已成為國際的和壟斷性的了。世界已被極少數的強大國家，即是在大規模搶掠和壓迫其他民族的事業中獲得成功的強國所瓜分了。歐洲四大強國，即英法俄德四國，共有二萬五千萬至三萬萬的人口以及約近七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而它們所佔領的殖民地却有約近五萬萬（四萬九千四百五十萬）的人口和六千四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即是差不多佔全地球面積之一半（全地球面積除兩極區域外，共有一萬三千三百萬平方公里）。此外還有亞洲三個國家，即中國，土耳其，波斯，現在被日俄英法這四個進行所謂『解放』戰爭的強盜弄得四分五裂。可以叫做半殖民地的（其實現在十分之九已成了殖民地的）這三個亞洲國家，共有人口三萬六千萬，面積一千四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即差不多等於全歐洲面積一倍半）。

再則，英法德三國在國外的投資不下七百萬萬盧布。為要從這筆令人快意的款項上得到『正當的』收入，每年三十萬萬盧布以上的收入，就有巨萬富翁們底全國委員會，即所謂政府為之服務，這些政府掌握有海陸軍隊，而把『巨萬富翁』底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當什麼總督，領事，大使，各種官員，牧師以及諸如此類的吸血虫。

在資本主義最高發展的時代，少數巨大強國搶掠地球上將近十萬萬人口的事情，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根本就不能有另一樣的組織。放棄殖民地，放棄『勢力範圍』，放棄輸出資本麼？誰這樣想，誰就是墮落到傳教師的地

步，他每逢星期日都向富翁宣講基督教寬大爲懷，勸他們施濟貧民…當然不是拿出幾十萬萬盧布，而是每年拿出幾百盧布就行了。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立歐洲聯邦，就等於成立瓜分殖民地的協定。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實力之外，便不能有別一種實行瓜分的基礎和原則。這些巨萬富翁無論與其他什麼人瓜分資本主義國家底〔國民收入〕時，除了〔按資本標準〕以外，是不能有其他什麼標準的（而且還要附加一點：務使巨大的資本得到比它所應得的更多）。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無政府性的生產。在這種基礎上鼓吹〔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魯東主義，便是市僧和庸俗人底痴想。瓜分是只能〔按實力標準〕來實行的。而實力又是隨着經濟發展進程而變動的。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的加強，要比英法兩國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國快十來倍。要測驗資本主義國家底真正實力，除了戰爭之外，便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什麼別的辦法。戰爭並不與私有制基礎相抵觸，而是這些基礎底直接和必然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經濟單位和各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平衡發展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工業中的危機和政治中的戰爭而外，便不能有別的什麼辦法來恢復常被破壞的均勢。

當然，各個資本家間與各個強國間的暫時妥協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來，建立歐洲聯邦，作爲歐洲資本家相互間的妥協也是可能的…關於什麼問題的妥協呢？不過是關於怎樣共同鎮壓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共同保衛所搶得的殖民地，反對日本和美國，因爲這兩個國家在現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極端受屈的，而它們的勢力在最近五十年來加快的速度又要比那因年老而開始腐朽起來的落後的，君主制的歐洲快得無可測量。整個歐洲，與美國比較起來，可說是在經濟上停滯着。在現今的經濟基礎上，即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歐洲聯邦，就會是組織反動勢力

去阻礙美國更迅速的發展。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只是與歐洲相連的那種時期，已經是一去不返了。

世界聯邦（而不是歐洲聯邦）就是我們認為是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聯合和自由發展的國家形式，直到共產主義底完全勝利使一切國家，以至民主制的國家都完全消滅的時候為止。但是，把世界聯邦口號作為獨立口號，是未必正確的，因為第一，它與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它能產生一種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於這個獲得勝利的國家與其餘各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上的不正確的見解。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無產階級在其中推翻資產階級而獲得了勝利的那個社會底政治形式將是民主共和國，它日益集中這一民族或這些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力量去反對還沒有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這一被壓迫階級底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為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

正是由於這些理由，所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上以及在會議以後再三討論了這個問題的結果，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便得出了結論，認為歐洲聯邦口號是不正確的。

寫於一九一五年八月。

## 談談辯證法問題<sup>49</sup>

一分爲二以及吾人對其矛盾組成部分的認識（參看拉薩爾所著海拉克里特哲學第三篇（認識論）開頭所引斐倫論海拉克里特的一段話），是辯證法底本質（辯證法底『實質』之一，是它的主要特點或特徵之一，甚至可說是它的最主要的特點或特徵）。黑格爾就是這樣提問題的。（亞里斯多德在他所著形而上學一書中，始終捉摸不住這個難題而攻擊海拉克里特 respective ① 攻擊海拉克里特思想）。

辯證法內容上這一方面底正確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對於辯證法底這一方面，人們通常（例如普列漢諾夫）都不予以充分注意：總是把對立面底同一看作種種實例底總和（『例如種子』；『例如原始共產主義』）。恩格斯也這樣作過。但這只是『爲了通俗化起見』…），而不是把它看作認識底法則（以及客觀世界底法則）。

在數學方面：正與負；微分與積分。

在力學方面：作用與反作用。

在物理學方面：陽電與陰電。

在化學方面：原子底化合與分解。

在社會科學方面：階級鬥爭。

認定一個東西是兩個對立面底同一（『統一』），——這樣說也許正確些吧？不過『同一』與『統一』這兩個名詞在此地並沒

① 亦即。——譯者。

有什麼重大區別。在某種意義上說，兩個名詞都是正確的），也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包括精神和社會在內）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要認識世界上所有一切過程底「自我運動」，內在發展和生動生活情形，就要把它們當作對立面底統一來認識。發展乃是對立面底「鬥爭」。對於發展過程（進化過程）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可能的？或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是數的增減，是輾轉重複；（二）認為發展是對立面底統一（統一的現象分成爲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而兩個對立面又互相關聯着）。在前一種運動觀點下，自我運動，其動力，其源泉，其動機，始終都看不出來（或把這個源泉移到外界去——移到神，主體等等方面上去）；在後一種觀點下，正是注重着認識「自我」運動底源泉。前一觀點是死板的，貧乏的，乾枯的；後一觀點是生動的。只有從後一觀點出發，才能認識全部物象底「自我運動」；只有從後一觀點出發，才能認識「突變」，「漸進過程底間斷」，「轉變爲對立物」，舊現象的毀滅與新現象的產生。

對立面底統一（合一，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有時間性的，暫時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面底鬥爭，也如發展與運動一樣，是絕對的。

請注意。主觀主義（懷疑論和詭辯論等等）與辯證法間的區別之一是：在（客觀的）辯證法中，相對性與絕對性間的區別也是相對的。客觀的辯證法認為相對性也包含有絕對性。主觀主義與詭辯論認為相對只是相對的，是排除絕對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裏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常，隨時隨地都可碰見的關係：商品交換。分析所得的結果，證明這個最簡單的現象

(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細胞」)中間包含有近代社會底一切矛盾 (respective 一切矛盾底萌芽)。往後的敘述又揭示了這些矛盾以及這個社會各個部分  $\Sigma$  自始至終的發展 (增長與運動)。

一般辯證法 (因為馬克思認定資產階級社會底辯證法只是一般辯證法底局部表現) 底說明 (respective 研究) 方法, 也應當是如此。且拿最簡單, 最普通, 最常見等等的事物來說, 拿隨便那一個命題來說, 譬如說「樹葉是青的」, 「依凡是人」, 「哈巴狗是狗」等等。這裏 (如黑格爾英明指出過的一樣) 已含有辯證法: 「個別」就是「一般」(參閱亞里斯多德所著形而上學一書, 施威格萊譯本第二卷, 第四〇頁, 第三編, 第四冊, 第八九兩章: “denn natürlich kann man nicht der Meinung sein, dass es ein Haus——一般的房屋——gebe ausser den sichtbaren Häusern” 或 “ὅτι γὰρ ἂν θελήμεν εἶναι τινα οἰκίαν παρὰ τὰς τινὰς οἰκίας”) 可見, 對立面 («個別」與「一般」相對立) 是同一的: 「個別」只會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間存在, 只能經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都是 (終究是) 「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底 (一部分, 或一方面, 或本質)。「一般」都只能大概地包括一切「個別」。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歸進「一般」等等。任何「個別」都要經過無數變遷而與另一「個別」(事物, 現象, 過程) 相聯等等。這裏已經就有自然底必然性和客觀的聯系等等底原素、萌芽和概念。這裏已經就有偶然與必然, 現象與本質, 因為我們說「依凡是人」, 「哈巴狗是狗」, 「這是一片樹葉」等等, 也就是把許多特徵當作偶然成份撇開不說, 把本質和外表分別開來, 把兩者互相對立起來。

●  $\Sigma$  是個希臘字母, 意即「總和」——譯者。

● 「因為絕對不能認定除開具體房屋以外還有什麼一般房屋存在」——譯者。



這樣，在任何一個命題中間，好似在一個「細胞」中間一樣，都可以（而且必須）發現辯證法所有一切要素底萌芽，因而指明辯證法是一般人類認識共同的特性。自然科學向我們表明（這也要用隨便一個最簡單的實例來表明），客觀自然現象也有同樣的特性，「個別」轉變為「一般」，偶然轉變為必然，變遷，越界，對立面互相聯系。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與）馬克思主義底認識論。對於問題底這一「方面」（這不只是問題底一「方面」，而是問題底本質），普列漢諾夫却沒有注意到，更不必說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了。

無論黑格爾（參看他所著的邏輯學），亦無論自然科學中現代的「認識論者」，折衷主義者以及極力反對黑格爾主義的（但却沒瞭解黑格爾主義的！）Paul Volkman（參看他所著的 Erkenntnisstheoretische Grundzüge.S.）<sup>●</sup>都把認識過程看作是一串環圈。

哲學中的「環圈」：「人名年表是否絕對必要呢？否！」

古代：從德謨克里特到柏拉圖以至海拉克里特辯證法。

文藝復興時代：笛卡兒 versus <sup>●</sup>加孫提（斯賓諾莎？）。

近代：從霍爾巴赫到黑格爾（經過柏克立，休謨，康德）。

黑格爾——費爾巴黑——馬克思。

辯證法是生動的，多方面的（而且方面數目是永恆增加的）認識，其中包含着無數種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流派（每種流派

● 福爾克曼：認識論原理。——譯者。

● 對抗着。——譯者。

又發展成爲整個哲學體系)。它與『形而上學』唯物論相較，內容豐富得無比。『形而上學』唯物論底主要弊病，就是不會把辯證法應用於 Bildertheorie ①，應用於認識底過程與發展。

從形而上學的，鄙陋的，簡單的唯物主義底觀點來看，哲學唯心主義只是毫無意識的東西。反之，從辯證法的唯物主義底觀點來看，哲學唯心主義却是認識過程中一個特徵，一個方面，一個部分受到片面，過分，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語）發揮（誇張，吹脹）而變成爲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神秘化了絕對物的結果。唯心主義就是僧侶主義。誠然！但維羅 哲學唯心主義是（『更正確些說是』和『除此而外是』）胡世 經由人類極複雜的認識（辯證法的認識）過程中一種流派維羅 引向僧侶主義的道路。

人類認識過程並不是一條直線（respective 不是循着一條直線進行），而是一條曲線，酷似一串環圈，一個螺旋，其中每一斷片，每一碎片，每一小段，都能變成（片面地變成）一條獨立完整的直線，能把人們（如果只看見樹而看不見林的話）引到泥潭裏去，引到僧侶主義思想上去（這裏，統治階級底階級利益就會把它鞏固起來）。直線性與片面性，死板性與僵化，主觀主義與主觀盲目病，voilà ② 唯心主義底認識論上的根源。僧侶主義（亦即哲學唯心主義）當然有其認識論上的根源；它並不是沒有根基的，它確實是一朵不結果的花，但這一朵不結果的花却是在生動的，結果的，真正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這株活的樹木上生長着的。

寫於一九一五或一九一六年。

① 反映論。——譯者。

② 這就是。——譯者。

#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 問題論綱

(摘錄)

### 五 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

馬克思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認為所有一切民主要求都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衆反封建鬥爭底歷史表現。這些要求沒有一種不是可能成爲並且在相當情形下確實成了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在這方面抽出一種政治民主要求，即民族自決要求來同其餘的要求相對立，在理論上是根本不正確的。而在實際上，無產階級必須使它自己爭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共和制度在內——的鬥爭服從於自己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革命鬥爭，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同那些〔爲了社會革命〕而〔否認〕民族問題的蒲魯東主義者相反，始終都因最重視先進各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利益而最着重提出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底根本原則：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正是根據德國工人底革命運動利益出發，所以要求德國革命民主派一獲得勝利就宣佈並實現遭受德國人壓迫的各族人民底自由。一八六九年，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工人底革命運動方面出發，所以主張

愛爾蘭離英獨立，同時補充說：「那怕分立以後又會要結成聯邦」。馬克思當時只是因為提出了這種要求，才真正對英國工人進行了國際主義的教育。馬克思當時只有這樣作法，才能够對抗那些機會主義者以及直到如今，即經過半世紀以後，都還沒有實現愛爾蘭「改良」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而堅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這一歷史任務的主張。馬克思當時只有這樣作法，才能够對抗那些大喊大叫說什麼小民族分立自由是無法實現的事情和空想，說什麼不僅經濟集中有進步作用而且政治集中也有進步作用的資產階級辯護士，而堅持——不是用帝國主義態度堅持——這種集中底進步作用，堅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壓迫的基礎上，而是在世界各國無產者自由聯合的基礎上實現的——互相接近的主張。馬克思當時只有這樣作法，才能反對那些空口承認，往往是虛偽承認民族平權和民族自決的說法，而主張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也採取羣衆革命行動。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時期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這次戰爭所揭露出的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百般作偽的骯髒事實，都很明顯地證實馬克思所採取的這個政策是正確的，這個政策應成爲所有一切先進國家效法的模範，因爲現在每個先進國家都是壓迫着他族人民的①。

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

① 往往有人——例如德國沙文主義者連奇近來在“Die Glocke”（即鐘聲雜誌。——譯者）第八第九兩期上——援引馬克思對於某些民族，例如一八四八年對捷克人底民族運動持過反對態度的事實，來否認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必須承認民族自決，但這樣否認是不正確的，因爲在一八四八年確實有過一種歷史上政治上的根據來把當時各個民族區分爲「反動性的」民族和革命民主性的民族。馬克思當時指斥前一種民族而擁護後一種民族，是作得完全正確的。民族自決權是民主運動要求之一，這個要求自然應當服從於民主運動底共同利益。在一八四八年及往後的年代，這種共同利益首先就是要反對沙皇制度。

## 自決問題討論的總結

(摘錄)

### 七 是馬克思主義呢，還是蒲魯東主義呢？

當我們援引馬克思對愛爾蘭分立問題所持的態度時，波蘭同志就來回擊我們，——不是用間接方式，而是破例地用直接方式來回擊我們。他們的反駁意見究竟怎樣呢？他們認為援引馬克思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時期所持的立場，是「毫無價值的」。他們提出這種異常忿激而堅決聲明的理由，就是認為馬克思「同時」又反對過「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等等」要求獨立的趨向。

這種理由所以提得特別忿激，就是因為它特別沒有根據。照波蘭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說法，馬克思不過是個「同時」說出兩種相反議論的話來了糊塗虫而已！這種說法全不正確，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正是根據波蘭同志只將其提出而不願加以運用的那種「具體」分析問題的要求，我們必須來看看，馬克思對於各個不同的具體「民族」運動持着各種不同的態度，是不是從一個共同的社會主義世界觀出發的呢。

大家知道，馬克思擁護波蘭獨立，是根據歐洲民主運動反對沙皇制度權力和影響——可以說是反對沙皇制度無上的權力和壓倒一切的反動影響——的鬥爭利益出發的。這一立場的正確，在一八四九年已獲得了最明顯的事實上的證實，當時俄國農奴制軍隊擊破了匈牙利民族解放和革命民主性的起義。從那時起直到

馬克思逝世時止，甚至更晚一點，即直到有沙皇制度勾同法國進行反動戰爭來反對德國——不是帝國主義的德國而是民族獨立的德國——的危險呈現出來的一八九〇年止，恩格斯始終是首先而且最堅決地主張同沙皇制度作鬥爭的。因此，並且也只是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對過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每一個不是專為摒棄馬克思主義而注意馬克思主義的人，只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所寫的東西參考一下，就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是直接肯定地認定有「一整批反動民族」，即在歐洲充當俄國前哨的民族，同幾個「革命民族」，即同德國人，波蘭人以及匈牙利人對立着。這是事實。而且當時指出這件事實，原是絕對正確的：在一八四八年的時候，各個革命民族是為自由奮鬥的，沙皇制度當時是自由底主要敵人，而捷克人等等當時確實是些反動民族，是沙皇制度底前哨。

每一個想要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應加以具體分析的這個具體例子，究竟是向我們說明什麼呢？只是說明：第一，歐洲幾個巨大和最巨大民族解放底利益，要高過於各個小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第二，對於民主要求，我們應根據全歐——現在應說全世界——範圍的標準來加以觀察，而不應把它拿來孤獨地觀察。

不過如此而已。這裏一點也沒有否定波蘭人常常忘記而為馬克思始終忠實遵守的那個基本社會主義原則：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假如馬克思當沙皇制度在國際政治方面擁有壓倒一切的影響的時代所遇到過的那種具體局勢，竟會——譬如說——在這樣一種形態中重演出來，即假如有幾個民族開始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如像一八四八年在歐洲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樣），而其他幾個民族却成為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底主要支柱，那我們就應當主張對這些主要支柱進行革命戰爭，主張把它們「擊破」，主張把它們的一切前哨盡行毀滅而不管那裏會發生怎樣

的小民族運動。由此可見，我們並不是要把馬克思策略中的實例拋棄，——這樣拋棄，就會是口頭上信仰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同它決裂，——而是要具體分析這些實例，藉以求得對於將來極其寶貴的教訓。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世界運動中的一部分。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下，部分也許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也許某一國家內所發生的共和運動只是其他國家內的教權派或財閥君主派進行陰謀勾當的工具，那時我們就不應援助這個具體的運動，但如果根據這點而把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綱領中的共和口號拋棄，那就可笑了。

從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間的時期起，到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六年（這裏所舉的是帝國主義發展史中最重大的兩個階段，即從西美帝國主義戰爭起，至歐洲帝國主義大戰止）間的時期止，具體形勢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沙皇制度分明和顯然已不復是反動勢力底主要支柱了，第一，因為它受到國際財政資本，特別是法國財政資本底支持；第二，因為發生過一九〇五年革命。從前，各個巨大民族國家——歐洲民主國家——所構成的體系，反對沙皇制度而向世界傳播了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sup>●</sup>。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沒有活到帝國主義時代。現在已經確立了極少數（五六個）帝國主義[列強]所構成的體系，其中每個國家都壓迫着他族

● 梁贊諾夫在格倫堡主編的社會主義歷史文庫（一九一六年，第一編中，公佈了恩格斯在一八六六年寫的一篇極可玩味的論波蘭問題的文章。恩格斯着重指出無產階級必須承認歐洲各巨大民族底政治獨立性和『自決權』（right to dispose of itself），說所謂『民族原則』（特別是拿破崙式的那種用法），即將任何一個小民族拿來與這些巨大民族等量齊觀的原則，是根本荒謬的。『俄國——恩格斯說道——佔有巨量的贖物』（即佔有許多被壓迫民族），『這些贖物，是它在算賬的那天不交還的』。無論拿破崙制度或沙皇制度，都是利用小民族運動來謀自己的利益而反對歐洲民主運動的。

人民，而且這種壓迫就是用人工方法阻碍資本主義崩潰，用人工方法支持現在統治着世界的那些帝國主義民族中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根源之一。從前是以解放各個巨大民族爲己任的西歐民主運動與爲了反動目的利用各個小民族運動的沙皇制度相對立。現在則是沙皇帝國主義與西歐先進資本帝國主義在共同壓迫許多民族的基礎上結成聯盟，而與分成了沙文主義即「社會帝國主義」部分和革命部分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相對立。

這就是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雖然答應具體觀察問題而却恰巧將其忽略過去了的客觀形勢上的具體變更！由此也就有同一種社會主義原則的應用上的具體變更：從前是要首先「反對沙皇制度」（並反對它所利用來謀反民主目的的那些小民族運動），而擁護西歐大民族中的革命的人民。現在却是要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以及社會帝國主義者所結成的整齊劃一的陣線，而主張爲了社會主義革命目的利用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現在，無產階級反對全部帝國主義陣線的鬥爭愈單純，則「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這一國際主義原則，也就顯然愈益迫切。

蒲魯東主義者爲了他們用學究態度所理解的那種社會革命，竟忽略了波蘭底國際作用，摒棄了民族運動。現在，波蘭社會民主黨人也完全同樣用學究態度處置問題，破壞反社會帝國主義者的國際鬥爭陣線，因在兼併問題上表示動搖而幫助着（客觀上幫助着）社會帝國主義者。要知道，國際的無產階級鬥爭陣線，從各個小民族所處的具體地位方面來看，已經有了相當的變更，因爲從前（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時期）小民族底作用是既能成爲「西歐民主運動」和革命民族底同盟者，又能成爲沙皇制度底同盟者，而現在（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四年時期）小民族底作用却不是這樣了，現在它們是寄生主義，亦即「大國民族」社會



帝國主義賴以滋養的源泉。現在重要的，已經不是五分之一或百分之—的小民族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能否獲得解放，而是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客觀原因分成了兩大國際陣營，其中一個陣營因拾取大國資產階級宴席上擲下的餒餘而墮落（局部是由於對各個小民族實行兩三倍剝削的關係），而另一個陣營要達到自身的解放，就必須同時解放各小民族，必須在羣衆中間養成反沙文主義的精神，亦即養成反兼併主義的精神，亦即養成『自決主義』的精神。

這點是最主要的，但波蘭的同志們却把這點忽略過去了，因為他們不是根據帝國主義時代的中心事實，不是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分成兩個陣營這一事實來看問題的。

我們還要指出兩個鮮明例子來證明他們持着蒲魯東主義的觀點：第一個例子，就是他們對於一九一六年愛爾蘭起義的態度，這點且待我們往下去說；第二個例子，就是他們在提綱上（第二章，第三條，第三項末尾）聲稱，說『不應該用任何東西把社會主義革命口號掩蓋起來』。這恰巧是一種極端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以爲我們把社會主義革命口號和我們在一切問題——包括民族問題在內——上所持的澈底革命立場連結起來，就『掩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

波蘭社會民主黨人認爲我們的綱領是個『民族改良主義的』綱領。試將兩種實際主張對照一下：一種是主張自治（波蘭人的提綱，第三章，第四條），一種是主張分立自由。我們雙方綱領之間的區別就在於此，而且也僅在於此哩！那末，帶改良主義性的正是前一主張，而不是後一主張，這難道不很明白麼？改良主義的變更，就是並不破壞統治階級政權底基礎，只要求統治階級在保持其統治的條件下實行讓步。革命的變更却要破壞政權底基礎。民族綱領上的改良主義辦法並不廢除統治民族底一切特

權，並不造成完全平等，並不消滅一切民族壓迫。〔自治的〕民族是不會與〔大國〕民族相平等的；波蘭的同志們若不是硬要忽視（正如我們的舊時經濟主義者那樣）對於政治概念和政治範疇的分析，便不能不看出這一點。在一九〇五年以前，自治的挪威以瑞典一部分的資格享受過最廣泛的自治權，但它並沒有同瑞典平等。只有當它實行了自由分立的時候，才真正表明和證明它享受着平等權利（並且——我們順便補充一句——也只有這種自由退出，才造成了根據平權原則實行更親密更民主接近的基礎）。當挪威還只實行自治的時候，瑞典貴族還享有一種額外的特權。這種特權不是只被〔削弱〕（——改良主義底實質就是只把禍害削弱，而不是把它消滅），而是由實行分立把它完全消滅了（——綱領上的革命辦法底基本特徵就是如此）。

順便說說：自治是一種改良的辦法，它同分立自由有原則上的區別，因為分立自由是一種革命的辦法。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誰都知道：改良在實際上往往只是達到革命的一種步驟。被強迫拮据在某一國家疆域內的民族實行自治，就能完全確立成爲一個民族，聚集，探知和組織本身力量，選定完全適當的時機來…用〔挪威的〕方式聲明：我們是某某民族或某某邊區底自治議會，特此宣佈，全俄帝國皇帝已經不是波蘭底國王了等等。對於這點，一般人通常提出一種〔反駁意見〕說：這種問題不是可以用聲明，而是要用戰爭解決的。對的：這種問題在絕大多數場合是用戰爭解決的（也如巨大國家底政體問題在大多數場合只能用戰爭和革命解決一樣）。可是不妨想想，提出這類〔反駁意見〕來反對革命政黨底政綱，是不是合乎邏輯呢？難道我們反對用戰爭和革命爭取正當而有益於無產階級的事情，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麼？

〔但我們決不能擁護各個大民族間的戰爭，不能擁護爲了也許只有一兩千萬人口的某個小民族尙屬疑問的解放，而斷送二千

萬人民底生命！當然不能！其所以不能，並不是因為我們取消自己綱領上的民族完全平等條文，而是因為一個國家民主運動底利益必須服從幾個和一切國家民主運動底利益。假定兩個巨大君主國家中間存在有一個小小的君主國家，它的國王因為親戚及其他種種關係而與兩大隣國君主有「聯系」。又假定在這個小國家內宣佈共和制度，把它的君主趕走，實際上就等於兩大隣國為恢復這個小國某一君主而實行交戰。在這樣的場合，全部國際社會民主派，以及這個小國社會民主黨裏真正的國際主義分子，無疑是會反對用共和制度代替君主制度的。共和制度代替君主制度，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民主的要求之一，它應當服從於整個民主運動底利益（當然尤其是要服從於整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利益）。這種情形，在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都是絕對不會引起什麼分歧的。但是假如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根據這點而主張把共和國號從一般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底綱領中取消，那末大家都一定會認為他是個瘋子了。那時人家就會對他說：總不要把特殊現象和一般現象在邏輯上的基本區別忘記才是呵。

我們談到這個例子，就是稍微從另一方面來觀察工人階級底國際主義教育問題。這種教育工作——關於這種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重要性，在齊美爾瓦爾得左派<sup>50</sup>中間是決不會有什麼分歧的——在壓迫的強大民族裏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裏，在兼併的民族裏和被兼併的民族裏可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是不可能的。要達到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溶合為一的共同目的，顯然是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可以說是異道同歸。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強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鼓吹民族溶合，而同時却忘記了，即令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

主張與小民族溶合（用兼併手段）——如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細亞〔溶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溶合〕等等，——那末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是要工人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裏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作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視之爲帝國主義者，視之爲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和〔可以實現的〕…

我們應該在工人中間養成〔漠視〕民族區別的精神，這是不容爭辯的。但並不是養成兼併主義者底漠視精神。壓迫民族裏每個人對於某一小民族究竟隸屬於誰，是隸屬於他的國家，還是隸屬於鄰國，還是由自己來管自己這一問題，應當持〔漠視〕態度，聽憑各個小民族隨着各自的心願去作：誰不持這種〔漠視〕態度，誰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爲要做個國際主義者的社會民主黨人，就不應單只爲自己的民族設想，而是應把一切民族底利益，一切民族底共同自由平等看得比自己的民族更高。這在〔理論〕上是大家都同意的，但在實踐上却有人恰巧持着兼併主義的漠視態度。禍根就在這裏。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却應當以我們這個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末尾二字爲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既可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可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某個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爲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他在任何場合都應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和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到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也許以爲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

堅持「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有矛盾」的。可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溶合這一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可走的……

### 九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一封信

考茨基當他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在其所著社會主義與殖民政策一書中（一九〇七年柏林版）公佈了恩格斯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寫給他的一封信，這封信對於本問題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現在我們把它的主要部分引述如下：

…「我認為本來意義上的殖民地，即歐洲人居住的地區，如加拿大，卡普和澳大利亞，都會成為獨立的國家；反之，只有土人居住的那些被征服的領土，即印度，阿爾及利亞以及現在荷葡西三國所佔據的地區，才是無產階級必須暫時接受過來而將其趕快引上獨立道路的。這個過程究竟會怎樣開展起來現在還很難說。印度也許會實行革命，甚至一定會實行革命，但自求解放的無產階級既不能進行殖民地戰爭，也就只好容忍這種情形，同時當然不免會有各種破壞發生。但這種現象是一切革命所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例如在阿爾及利亞和埃及那裏，也可能發生同樣的事件，而這在我們看來當然是最好不過的。我們在自己家裏就會有够多的事情要作。歐洲和北美一實行改造，就會發生極大的推動作用和作出極好的榜樣，那時各個半文明國家就會自動來跟着我們走了；單是經濟上的種種需要也就會促成這點。至於這些國家在社會和政治發展上究應經過何種階段才可同樣達到社會主義制度，我認為我們對此只能作出一種很無謂的假設。不過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就是勝利的無產階級決不可強迫

任何異族人民接受任何造福辦法，否則就會使自己的勝利遭到破壞。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不能進行各種防衛性的戰爭」……

恩格斯並沒有認為「經濟上的」因素會自行直接把一切困難解決。經濟上的變革將會喚起一切民族走向社會主義，但同時却又可能爆發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爆發戰爭。政治適應經濟是不免要發生的，但卻不會一下子發生，不會順暢地發生，不會簡單地發生，不會直接地發生。恩格斯認為只有一個絕對是國際主義性的原則才是「沒有疑問的」，他把這個原則運用於一切「異族人民」，即不僅運用於殖民地的人民：強迫他們接受造福辦法，就會使無產階級底勝利遭到破壞。

無產階級決不會因為一實現社會革命就能變得潔白無瑕，就能免除一切錯誤和一切弱點。但各種可能的錯誤（以及想靠他人享福的利己觀念），終究不免會使它認識到這個真理的。

我們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分子，全體都確信着例如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離開馬克思主義而擁護沙文主義以前也曾確信過的那一點，即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最近將來發生，可能——好像這個考茨基有次說過的那樣——「在今明兩天內」發生。民族的反感不會很快消失；被壓迫民族對壓迫民族所懷的——並且是完全正當的——仇恨心理還會暫時保存；這種心理只有在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以後，以及各民族間的真正民主關係已經完全奠定以後，才會消釋的。我們若想始終忠實於社會主義，就應立刻對羣衆進行國際主義的教育，但要在壓迫的民族裏進行這種教育，便非主張被壓迫民族有分立自由不可。

寫於一九一六年秋。

##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機會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獲得的那種異常可惡的勝利，是不是與帝國主義有聯繫呢？

這是現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基本問題。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而且應當來考察這個基本問題，因為我們在我們黨的刊物上已經確定了兩點：第一就是現今時代和此次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第二就是社會沙文主義與機會主義彼此分不開的歷史聯繫，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共同內容。

首先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儘量確切完備的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特殊歷史階段。這種特殊性有三種表現：第一，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第二，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第三，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壟斷代替自由競爭，是帝國主義底根本經濟特徵，是帝國主義底實質。壟斷制有五種主要表現：（一）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生產集中在其所達到的階段上已經產生了這種資本家壟斷聯盟；（二）巨大銀行佔有壟斷地位；三五個巨大銀行支配着美法德等國全部經濟生活；（三）原料來源已被托拉斯和財政寡頭佔據（財政資本是與銀行資本溶成一片的壟斷性的工業資本）；（四）國際卡德爾已經開始分割世界（經濟上分割世界）。這種佔據着全部世界市場並且在戰爭還沒把它重新分割時彼此「和睦地」加以分割的卡德爾，為數已在一百個以上！資本輸出這一特別表徵而與非壟斷

資本主義下的商品輸出迥然不同的現象，是與經濟上政治上以及領土上分割世界有緊密聯系的。(五)領土上分割世界(分割殖民地)已經完結。

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是於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四年間在歐美以及亞洲一帶完全形成的。西美戰爭(一八九八年)，英布戰爭(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年)，日俄戰爭(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以及歐洲一九〇〇年經濟危機，便是世界歷史新時代底主要歷史道標。

至於帝國主義是寄生或腐化的資本主義，這點首先就表現於生產資料私有制下任何一種壟斷所特有的腐化趨向。民主共和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君主反動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間的差異日益消失，其原因正在於它們兩者都在活生生地腐朽着(這絲毫也不是說資本主義在個別工業部門，個別國家以及個別時期內，不能有驚人迅速的發展)。第二，資本主義底腐化，是表現於專以『剪息票』為生的資本家這一龐大食利者階層的形成。英美法德四個先進帝國主義國家，擁有一千萬萬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的證券資本，就是說，每國每年收入不下五十萬萬至八十萬萬佛郎。第三，資本輸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第四，『財政資本是趨向於統治而不是趨向於自由』。全面的政治反動是帝國主義底特性。賄賂收買的規模大到極點，巴拿馬式的弊端<sup>51</sup>層出不窮。第五，對被壓迫民族實行的那種與兼併密切關連的剝削，特別是極少數『大』強國對殖民地實行的剝削，使得『文明』世界愈益變成數萬萬不文明國民身上的寄生蟲。古代羅馬的無產者是靠社會養活的，現代社會則靠現代無產者來養活。西思蒙第所作的這一深刻論斷，常被馬克思特別着重指出。帝國主義把情形稍微改變了。帝國主義列強中的無產階級特權階層，部分地也是靠數萬萬不文明國民養活的。



至於爲什麼帝國主義是過渡於社會主義的垂死資本主義，那是很容易瞭解的，因爲從資本主義中間生長出來的壟斷已經是表示資本主義正在死亡，表示它是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即替帝國主義辯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稱呼的『錯綜結合』），也是意味着這點。

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帝國主義定義，就不免要與考茨基完全相抵觸，因爲他認爲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底階段』，而是財政資本『寧願』採取的一種政策，是『工業』國要想吞併『農業』國的一種傾向<sup>①</sup>。考茨基所下的這個定義，在理論上完全是一種捏造。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是工業資本底統治，而是財政資本底統治；恰巧不是單只吞併農業國，而是吞併任何一種國度。考茨基把帝國主義底政治與帝國主義底經濟隔開，把政治上的壟斷主義與經濟上的壟斷主義隔開，就是要爲他那種鄙陋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如所謂『廢除軍備』，所謂『超帝國主義』等等一類胡說打通一條道路。這種理論捏造底用意和目的，不過是要掩飾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藉以辯護他主張同那些讚美帝國主義的人們，即同露骨的社會沙文主義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統一』的理論。

關於考茨基這種離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我們已在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共產主義者雜誌上充分說明過了。我們俄國的考茨基主義者，以阿克雪里羅得和斯皮克塔托爾爲首的『組委分子』<sup>52</sup>，連馬爾托夫以及大體上連托洛茨基也不是例外，寧願把考茨基主義是個派別的問題隱諱不提。他們對於考茨基在戰爭時期所寫的那些東西不敢公開表示擁護，而以簡單讚美考茨基（例如阿克雪里羅得所寫的一本德文小冊子，組委會答應把它印成俄

①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它的實質就是每一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有加無已地征服和兼併農業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那一個民族』（見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論文）。

文版)來敷衍了事,或以援引考茨基所寫的幾封私信(例如斯皮克塔托爾)來敷衍了事,考茨基在這幾封信中硬說他持着反對派的立場,而狡猾地試圖把自己的一切沙文主義言論盡行抹煞。

我們要指出,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持的那種等於粉飾帝國主義的「見解」,不僅與希法亭底財政資本相較是後退一步(雖然希法亭本人現在極力擁護考茨基,並主張同社會沙文主義者「統一」!)並且與社會自由主義者的霍柏森相較也是後退一步。這位英國經濟學家絲毫也沒有妄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他在一九〇二年的著作中<sup>●</sup>却給帝國主義下了一個深刻得多的定義,並對帝國主義底矛盾作了一番深刻得多的揭露。請看這位作家(在他那裏幾乎可以找到考茨基所有一切和平主義以及「調和主義的」鄙陋說法)對於特別重要的帝國主義寄生性問題所發表的言論吧:

霍柏森認為削弱老大帝國力量的有兩種情況:(一)「經濟寄生主義」;(二)用附屬國人民編成軍隊。「前一情況是經濟寄生主義底習俗,統治國根據這種習俗利用其外藩方面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來為本國統治階級謀利生財,並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其安分守己」。關於後一情況,霍柏森寫道:

「帝國主義盲目症底最奇怪表徵之一」(從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口中唱出這種關於「盲目性」的調子,要比從「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口中唱出來適當得多),「便是英法等等帝國主義國家輕浮走上這條道路的那種態度。其中尤以英國為甚。我們藉以奪得印度的歷次戰役,大部分是由我們用土人編制的軍隊進行的;印度以及近來埃及方面所有的大量常備軍,是由英人擔任指

● J. A. Hobson, "Imperialism", London, 1902 (霍柏森著:帝國主義,一九〇二年倫敦版。——譯者)。

揮；我們征服非洲的歷次戰爭，除征服南非洲的戰爭而外，幾乎全是土人替我們進行的。

瓜分中國的前途，在霍柏森筆下得到了如下一種經濟上的估計：「那時西歐大部分的地面，都會帶有西歐一部分地面現在已經具有的那樣一種面貌和性質，如英國南部，里維拉，以及現在意大利和瑞士那部分為遊客所常到和富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即居住着一小羣從遙遠東方各國獲得股息與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人數稍多的職員和商人，為數更衆的家僕，以及在轉運事業和精製品工業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業部門就會消失不見，而大宗食品 and 大宗半製品便會當作貢品從亞非兩洲輸送進來」。更廣大的西歐各國同盟或歐洲列強聯邦所能開闢的前途，就是它不僅不會把全世界文明事業推向前進，反而會造成莫大的西方寄生主義危險：劃分出幾個工業先進的民族，其上層階級由亞非兩洲獲得巨量的貢品，並利用這種貢品來餵養許多唯命是聽的僱員和僕役，他們已不是從事於生產大宗農產物和工業品，而是替個人服役，或在新式財政貴族監督下執行一種次要的製造工作。讓那些漠視這種理論（應該說：前途）而認為它不值得考察的人去思考一下現在已陷於這種狀態的英國南部各區底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吧。讓他們細想一下，如果中國一旦屈服於這種財政資本家，「投資人」（食利者）及其政治僱員和工商業僱員底經濟監督，使他們能在這一個世界上極大的富源地帶吸取利潤來在歐洲使用，這種制度又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吧。當然，實際的情形極為複雜，世上各種勢力底變動很難逆料，所以也就不能預下斷語，說這種或其他某種前途一定會見諸實現。但是，現在支配着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確實是向着這一方面行進；假如這些勢力不會遇到什麼抵抗，或不會被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那末這些勢力就會正是朝着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的。

社會自由主義者的霍柏森不知道只有革命無產階級才能實行這種〔抵抗〕，不知道只有經過社會革命才能實現這種〔抵抗〕。這正是他之所以為社會自由主義者的本色！但是，他早在一九〇二年間就很卓越地領會了〔歐洲聯邦〕（請考茨基主義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國偽善的考茨基主義者所極力掩飾的一切情形底意義，即：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共同努力的方向，正是要靠剝削亞非兩洲來建立一個帝國主義的歐洲；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受帝國主義額外利潤收買而變成資本主義看門狗和工人運動敗壞者的那些階層。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現今戰勝了（能長久麼？）工人運動的機會主義間的這種極深邃的經濟上的聯繫，我們不僅在論文中，而且在我們黨底決議上屢次指出過了。由此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認為同社會沙文主義決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的考茨基主義者却寧願迴避這個問題！例如，馬爾托夫早在他所作的學術演講中已經運用過一種詭辯，組委國外祕書處新聞上（一九一六年四月十日第四期）把這種詭辯表述如下：

…〔如果智慧發展程度最接近於〔知識界〕和最熟練的一部分工人竟也無可倖免地離開革命社會民主黨而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那末革命社會民主黨底事情就會是很壞，甚至是絕望的了〕…

用〔無可倖免地〕這樣一個蠢笨字眼和某些〔偽造把戲〕，就把某些工人階層已經轉到機會主義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事實迴避過去了！組委方面的詭辯家正是需要迴避這件事實哩！他們用考茨基主義者希法亭及其他許多人現在引以自炫的〔官場樂觀態度〕來敷衍了事，說客觀條件會保證無產階級底統一和革命流派底勝利！說他們是對無產階級抱〔樂觀態度〕的人！

其實，他們這些考茨基主義者，希法亭，組委分子，馬爾托夫及其同流，都是對機會主義抱樂觀態度的。要點就在這裏！

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底產兒，是世界資本主義底產兒，而不僅是歐洲資本主義，也不僅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產兒。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遲早——早五十年或遲五十年，從這個範圍來看是細微的問題——當然「會」統一起來，並且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必然」會在其中獲得勝利的。考茨基主義者先生們，問題並不在此，而是在你們現時阿諛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說是些異己分子，他們是資產階級底奴僕和代辦，是資產階級影響底傳導者，所以工人運動不離開他們，就會不免是資產階級性的工人運動。你們主張同機會主義者，即同列金和達維德一流人，同普列漢諾夫一流人，或同齊赫克里和波特列索夫等等一流人講「統一」，客觀上就是擁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用其在工人運動中的忠實走狗來奴役工人。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這個勝利是只有反對你們，才可能並且一定會爭得，才可能並且一定會實現的；這種勝利將是戰勝你們這班人的勝利。

現代工人運動中的兩個派別，甚至是兩個政黨，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全世界範圍內顯然分道揚鑣了。恩格斯和馬克思在數十年間，約從一八五八年起至一八九二年止的時期內，始終都在英國考察過這兩個派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都沒有活到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時代，因為這個時代至早也不過是在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間才開始。但是，從十九世紀中期起，英國至少已具有帝國主義底兩個最大特徵：（一）極廣大的殖民地，（二）壟斷式的利潤（由於它在世界市場上擁有壟斷地位的結果）。在這兩方面，英國當時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種例外，恩格斯和馬克思分析這種例外

情形時曾十分明白確切地指出，機會主義在英國工人運動中的勝利（暫時的勝利）是與這種例外情形相聯繫的。

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是在日益資產階級化，可見全世界上最帶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民族大概是想要終究造成一個資產階級式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來與資產階級並列。在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裏，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理所當然的」。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致左爾格的信中通知說，黑爾茲（Hales）在國際總委員會中掀起了一場大亂子，並通過了責備馬克思不該說「英國工人首領變了節」的決議。馬克思於一八七四年八月四日寫信給左爾格說：「至於說到此地（英國）城市工人，那就可惜整個領袖匪幫沒有落入國會，因為這會是工人脫離這班混蛋的一條最可靠的道路」。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又說到了「最壞的英國工聯會，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們來領導」。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寫道：「你問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究竟作怎樣的想？他們對這點的想法，是如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那樣的。這裏並沒有什麼工人政黨，只有一些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急進黨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和他們共享着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及其在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

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寫信給左爾格說：「…這裏（英國）最可惡的，就是已經深入於工人肺腑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體面」（respectability）…連我認為是他們中間最優秀人物的湯姆·曼，也喜歡叙說他將被邀請到市長大人那裏去用餐。你把他們和法國人比照的時候，就知道革命該有多麼良好的作用了」。在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九日的信中寫道：「運動（英國工人階級運動）暗地向前進展着，包括愈益廣大的階層，且往往

是些向來停滯不動的最下層的（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羣衆，這些羣衆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認識自己的地位，就會知道他們自己原是這個偉大的運動着的力量』。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四日又寫道：『分崩離析的造船職工會失敗了；戰場上剩下的只有一些『老的』，保守派的，富足的，因而胆怯成性的工聯會』…他在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寫道：在紐喀斯特爾工聯代表大會上，反對八小時工作制的老工聯分子被戰勝了，『資產階級的報紙承認這是資產階級工人黨底失敗』（所有着重點都是恩格斯加的）…

恩格斯也曾把他在數十年內反覆說明的這些思想用刊物形式公開發表過，這點可從他在一八九二年爲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再版所作的序言中看出。他在這個序言中說到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說到了『享有特權的工人少數』與『廣大工人羣衆』對立的事實。工人階級中間只有那『擁有特權，受到保護的區區少數』，才享受過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八年英國特權地位所保證的『長期的利益』，而『廣大羣衆至多也只享受過很短一個期間的生活上的改善』…『當英國工業壟斷權破產時，英國工人階級就會失掉特權的地位』…『新的』工聯會，即不熟練工人聯合會中的會員，『擁有一種極大的優點，即他們的心理還是一片純潔的土壤，完全沒有沾染過歷來的『體面的』資產階級偏見，而那些地位較好的『老工聯分子』却被這種偏見弄得昏頭昏腦了』…在英國稱爲『所謂工人代表』的那些人，『其工人階級出身是受到寬恕的，因爲他們自己甘願把自己這種屬性沉沒到他們自己那種自由主義汪洋大海中去』…

我們故意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公開聲明中頗爲詳盡地摘錄出這些言論，是想使讀者能夠加以整個的研究。這些言論是大家必須研究，和應該仔細加以思索的。因爲這裏所說的是帝國主義時代客觀條件要求我們在工人運動中採取的那個策略底關鍵。

考茨基在這裏也曾企圖〔把水弄混〕，用主張對機會主義者調和的甜蜜議論來替代馬克思主義。在同那些說德國進行戰爭是爲了破壞英國壟斷地位的坦白天真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如連奇一類人）辯論時，考茨基用來〔糾正〕這種明顯假話的不過是另一種同樣明顯的假話。他用甜蜜的假話來代替了厚顏無恥的假話！他說，英國底工業壟斷地位早已被擊破，早已被破壞，因此也就無從而且無法再來破壞它了。

這個論據底虛偽性何在呢？

第一，就是它把英國底殖民地壟斷地位迴避過去了。但我們已經說過，恩格斯還在一八八二年，即在三十四年以前，就很明白地指出了這種壟斷地位！雖然英國底工業壟斷地位已被破壞，但殖民地壟斷地位不惟依然存在，而且非常尖銳化起來，因爲全世界已被分割完畢了！考茨基用甜蜜的假話來偷運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和機會主義市儈的所謂思想，說〔沒有什麼東西要用戰爭來爭〕。恰巧相反，資本家現在不僅有東西要用戰爭來爭，並且他們爲了保存資本主義而不能不用戰爭來爭，因爲新起的帝國主義國家除非用強力手段重新分割殖民地，便不能取得那些較老的（以及力量較差的）帝國主義列強現時享受的特權。

第二，爲什麼英國底壟斷地位造成了機會主義在英國的勝利（暫時的勝利）呢？就是因爲壟斷地位能提供額外利潤，即超過全世界上正常普通資本主義利潤額的多餘利潤。資本家能從這種額外利潤中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來收買本國工人，組織某種同盟（請記起維伯夫婦所描寫的英國工聯會與其僱主結成的有名〔同盟〕吧），即爲反對其他國家而建立的本國工人與其資本家的同盟。英國底工業壟斷地位早在十九世紀末葉就被破壞了。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究竟是怎樣破壞的呢？是不是破壞得消滅了任何壟斷呢？



若果如此，那末考茨基主張調和的（同機會主義調和的）『理論』就會有某些根據了。但問題就在事實並非如此。帝國主義是壟斷性的資本主義。每個卡德爾，托拉斯和新迪加，每個大銀行都是一種壟斷組織。額外利潤並沒消滅，而是仍然保存着。一個享有特權的金融豐富國家剝削其餘一切國家的現象，仍然保存着，並且變本加厲了。爲數甚少的幾個富強國家——真正獨立真正龐大的『現代的』富強國家只有四個，即英法美德四國——把壟斷權擴張到極大的範圍，每年獲得數萬萬以至數十萬萬的額外利潤，『騎在』他國數萬萬居民『背上』，爭分着特別豐富，特別肥美，特別安穩的贓物。

這就是帝國主義底經濟和政治實質，考茨基不僅沒有把這中間最深刻的矛盾揭露出來，反而把它掩蓋起來了。

帝國主義『大』國中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能夠每年花費一兩萬萬佛郎收買『自己』工人中間的上層分子，因爲它的額外利潤大概有十萬萬之多。至於這份細微的賄款怎樣分配給工人總長，『工人議員』（請記起恩格斯對於這個概念的卓絕分析），軍事工業委員會工人委員，工人官吏，狹小行業工會工人以及職員等等等等，那却是一個次要的問題。

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八年間，以及稍後的一段時間內只有英國一國獨享着壟斷權；因此機會主義能在英國獲得數十年的勝利；再沒有那一個國家佔有過極豐富的殖民地或工業上的壟斷權。

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乃是過渡到新時代，即過渡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時期，當時享有財政資本壟斷權的已經不是一個大國，而是幾個爲數極少的大國了。（在日俄兩國，軍事力量上的壟斷，佔有極廣大領土或佔有特別便於搶劫異族人民，如搶劫中國等等的便利地位上的壟斷，部分地補充着和代替着現代最新財政

資本的壟斷。)由於有這個差別，所以從前英國底壟斷權可能在幾十年內不受爭奪。現代財政資本底壟斷權却受着瘋狂般的爭奪；帝國主義戰爭的時代開始了。從前一個國家底工人階級可被收買，可被腐化幾十年。現在這點未必還有把握可以辦到，甚至也許是辦不到的了，但較少的（與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八年的英國相較）「工人貴族」階層却是每一個帝國主義「大」國都能收買，並且確實在收買着的。從前「資產階級工人黨」，——用恩格斯寓意非常深沈的語句來說，——只能在一個國家內形成，因為當時只有一個國家擁有壟斷權，但能維持很久。現在，「資產階級工人黨」在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內都是不可避免的和本式式的現象，但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彼此拚命爭奪贓物，所以這樣的黨未必能在好幾個國家內獲得長久的勝利。因為托拉斯、財政寡頭制、物價高昂等等，雖也容許收買少數上層分子，但却愈益厲害地打擊着，壓迫着，戕害着和折磨着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大眾。

一方面，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力求把極少數享有特權的最富強民族變為「永久」生長在其餘人類身上的寄生蟲，靠剝削黑人和印第安人等等來坐享「安樂之福」，運用擁有優良殺人利器的最新軍閥制度來鎮懾他們。另一方面，遭受變本加厲的壓迫和挨受帝國主義戰爭一切苦痛的大眾，却力求擺脫這種桎梏，力求推翻資產階級。現在，工人運動底歷史必然會在這兩個趨向彼此鬥爭中開展起來。因為前一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經濟上的「根據」的。資產階級在世界各國都已經產生出，養育出一些可供自己隨便使用的社會沙文主義者的「資產階級工人黨」。例如，比沙拉底一流人在意大利組織的已經形成的十足社會帝國主義性的黨，與波特列索夫、格沃茲結夫、布爾金、齊赫芝和斯科別列夫一流人所組織的尚未完全形成的所謂黨，其間根本就沒有什麼重大的區別。重要點是工人貴族階層在經濟上脫離工人階級而走

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過程業已成熟並且已經完成，而這種經濟事實和這種階級關係上的變動要找得相當的政治形式，却是不必花費多大「氣力」就可辦到的。

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最新資本主義底各種政治機關，如刊物，國會，各種團體和代表大會等等，就使恭順馴良的改良主義愛國主義的職員和工人獲得了一些適與他們所享受的經濟上的特權和小惠相當的政治上的特權和小惠。閣部或軍事工業委員會裏，國會和各種委員會裏，「隆重的」合法報紙編輯部裏，或同樣隆重和「唯資產階級之命是聽的」工會管理部裏收入優厚和安樂的位置，——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用以引誘和獎賞「資產階級工人黨」底代表人物及其擁護者的東西。

政治民主制底機輪也是循着這種方向轉動着。在現今這個時代不經過選舉是不行的；沒有羣衆是行不通的，而爲要在印刷術和國會制度盛行的時代引誘羣衆，就必須運用一套廣闊散佈，一貫實行，周密佈置的手腕，例如多方諂媚，極力造謠，招搖撞騙，玩弄時髦流行字眼，開口閉口向工人們約許各種改良和各種福利，只是要他們放棄其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這套手腕可以稱呼爲路易喬治主義，因爲英國總長路易喬治是在典型的「資產階級工人黨」國家內代表這種手腕的一位最先進最奸猾的角色。路易喬治是一位頭等的資產階級事務家和猾頭政客，有名的演說家，慣於在工人聽衆面前講出隨便一種動聽，甚至極端革命的演說，慣於向馴順的工人實行規模頗大的賄賂，即社會改良（保險等等），他非常卓越地爲資產階級服務<sup>●</sup>，並且正是在工人中間爲

● 不久以前，我在一種英文雜誌上碰見過路易喬治底一個政敵保守黨人所寫的論文：從保守黨人觀點上來看路易喬治。戰爭使這個政敵明白看見了這路易喬治是資產階級底一位怎樣卓絕的差役！保守黨人已與他和解了！

資產階級服務，正是把它的影響傳達到無產階級中去，即傳達到最必須而且最難在精神上把羣衆征服的那些地方去。

試問路易喬治是不是與謝德曼，列金，亨德孫，漢德曼，普列漢諾夫以及倫諾德爾等等一流人有什麼重大的區別呢？也許有人會反駁說，後者中間有些人會回到馬克思底革命社會主義方面來。這是可能的，但這——如果按政治上的，即大規模的範圍來看問題的話——不過是程度上的細微區別而已。在現今社會沙文主義領袖中間，是可能有個別人物回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但社會沙文主義或（這橫直是一樣）機會主義的派別却不會消滅，也不會「回到」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這個政治派別，這個「資產階級工人黨」在凡是馬克思主義盛行於工人中間的地方，都會拿馬克思底名字來賭咒發誓。要禁止他們這樣作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個商行使用任何一種商標，任何一種招牌和任何一種廣告一樣。歷史上常有這樣的事情，就是當那些在被壓迫階級中素負盛名的革命領袖逝世之後，他們的敵人就企圖擷取他們的名字來欺騙被壓迫階級。

要知道，「資產階級工人黨」這一政治現象在一切資本主義先進國內都已形成，所以若不進行堅決無情的全面鬥爭反對這些政黨或集團，派別等等，就根本談不到同帝國主義作鬥爭，也根本談不到馬克思主義，也根本談不到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俄國國內的齊赫芝黨團<sup>53</sup>，我們的事業，勞動之聲，以及國外的「組委分子」，都不過是這樣一個黨底變相而已。我們根本不能設想這些黨派會在社會革命以前消滅下去。恰巧相反，這個革命愈逼近，這個革命爆發得愈雄強，這個革命進程中的轉變和飛躍愈急劇強大，則革命羣衆潮流反機會主義市儈潮流的鬥爭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也愈大。考茨基主義絕對不是什麼獨立的派別，因為它在羣衆以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特權階層中間都是沒有根基

的。可是，考茨基主義底危險就在於它假冒它從前奉行過的思想，拚命想使無產階級去與〔資產階級工人黨〕協調，想保持前者與後者的統一，藉以提高後者底威信。在公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後面已經沒有什麼羣衆跟着走了：路易喬治在英國工人大會上受到了斥叱，漢德曼退出了黨，倫諾德爾和謝德曼，波特列索夫和格沃茲結夫一流人全靠警察來保護。考茨基主義者暗中保護社會沙文主義者的行爲，是最危險不過的。

考茨基派最常用的一種詭辯就是以〔羣衆〕爲藉口：我們不願意脫離羣衆和羣衆組織呀！可是請想一想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提法吧。英國工聯會底〔羣衆組織〕在十九世紀是擁護資產階級工人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未因此容忍過資產階級工人黨，而是始終加以揭露。他們沒有忘記：（一）工聯組織直接包含的只是無產階級底少數。無論在當時的英國或現時的德國，都只有佔無產階級五分之一左右的人數參加組織。決不可認真設想，以爲在資本主義下有可能把大多數無產者包括到組織中去。第二，——這是主要的，——重心不在於參加組織的人數，而在於這個組織所持政策底客觀實際意義：要看這個政策究竟是代表羣衆利益，替羣衆服務，即力求使羣衆從資本主義下解放出來的政策呢，還是代表少數利益，代表少數同資本主義調和的政策呢？十九世紀在英國盛行的正是後一種政策，現時在德國等等也是如此。

恩格斯把真正多數的〔下層羣衆〕與那些只包括少數特權分子的老工聯會所組成的〔資產階級工人黨〕分開，而訴諸沒有受〔資產階級式的體面〕觀念沾染的這個真正多數。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策略實質之所在！

我們不能——並且誰也不能——計算出來，究竟無產階級中間那一部分人現在擁護並且將來還會擁護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只有鬥爭才能指明這點，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最終決

定這點。但有一點是我們確實知道的，就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主張『保護祖國』的人只代表着少數。所以，如果我們想始終不愧爲社會主義者，就應該到下層和深層中間去工作，到真正羣衆中間去工作：同機會主義鬥爭底全部意義和全部內容都在於此。我們揭穿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實際上叛賣羣衆利益的罪狀，揭穿他們堅持少數工人暫時特權的罪狀，揭穿他們傳達資產階級思想和影響的罪狀，揭穿他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底同盟者和代辦人的罪狀，那我們就是教導羣衆認識本身的真正政治利益，教導他們通過一切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休戰狀態變換無常的長久痛苦過程，而爲社會主義奮鬥到底，爲革命奮鬥到底。

向羣衆解釋必然並且必須與機會主義分裂，用無情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來教導羣衆進行革命，根據戰爭底經驗盡量揭破卑鄙至極的民族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而決不把宅掩蓋起來，——這就是世界工人運動中唯一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在下一篇論文中，我們就要試圖把這條路線與考茨基主義相反的主要特點總結起來說明一下。

寫於一九一六年秋。

##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摘錄)

在荷蘭，斯堪的那維亞和瑞士，有些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宣傳要在現今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的謊話時，主張取消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綱領中的『民警或武裝人民』這一老條文，而代之以『廢除武裝』的新條文。青年國際雜誌已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並在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主張廢除武裝的社論。可惜，在格里姆所提出的最新的提綱中也對『廢除武裝』的主張作了一種讓步。在新生活雜誌和預言者雜誌上也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現在我們要把主張廢除武裝者底立場仔細考察一下。

—

主張廢除武裝者所持的基本論據，是認為要求廢除武裝，就是最明顯，最堅決，最徹底表示反對任何軍國主義和任何戰爭。

可是，在這個基本論據中，恰巧是包含有主張廢除武裝者底基本錯誤。社會主義者若不背棄社會主義，便不能對任何戰爭都表示反對。

第一，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並且始終也不能表示反對革命戰爭。各個『大』帝國主義強國中資產階級已是澈頭澈尾反動的

了，因而我們認為這個資產階級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是反動的，奴隸主的和罪惡的戰爭。而那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戰爭又是怎樣呢？例如，受這個資產階級壓迫，受它支配或殖民地民族爭取自己解放的戰爭，又是怎樣呢？〔國際派<sup>54</sup> 提綱第五條上所謂「在這個橫行無忌的帝國主義時代，已不能有任何的民族戰爭了」這一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在二十世紀這個「橫行無忌的帝國主義」世紀底歷史中，充滿了殖民地戰爭。但我們歐洲人，壓迫全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帝國主義者，本着我們固有的一種可惡歐洲沙文主義精神來稱為「殖民地戰爭」的，却往往是這些被壓迫民族底民族戰爭或民族起義。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特性之一，也就是它在最落後的國家內加速資本主義發展，因而就使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擴大和加強起來。這是事實。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結論：帝國主義往往要產生民族戰爭。尤尼烏斯<sup>55</sup> 在其所著一書中擁護上述「提綱」時說：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大強國的民族戰爭，都會引起另一個與之競爭，並且也是帝國主義的大強國方面的干涉，於是任何民族戰爭都會變成爲帝國主義戰爭。但這個理由也是不正確的。這種情形可能發生，但並不是常常如此發生。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四年時期中，有許多殖民地戰爭都不是循着這條道路進行的。舉例說，假使我們聲言在現時戰爭結束後，——如果這次戰爭是弄到各參戰國精疲力竭而結束，——「不會」發生「任何」民族的，進步的，革命的戰爭，譬如中國與印度、波斯、暹羅等國聯合進行的反對大強國的戰爭，那就簡直是說笑話了。

根本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有發生民族戰爭的可能，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歷史上顯然是錯誤的，而在實踐上就是鼓吹歐洲人中間所流行的沙文主義思想：我們是屬於壓迫歐非亞等洲數



萬萬人民的那些民族的人，所以應當對各個被壓迫民族說，它們進行戰爭來反對「我們的」民族是「不可能的」！

第二，國內戰爭也是一種戰爭。誰承認階級鬥爭，誰就不能不承認國內戰爭，因為國內戰爭在任何階級社會中都是階級鬥爭繼續，發展和尖銳化的自然的表現，在一定情形下並且是其必然的表現。所有的大革命都證實了這一點。否認或忘記國內戰爭，便是陷入極端機會主義立場而背棄社會主義革命。

第三，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戰爭。恰恰相反，它是預定會有戰爭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在各個國家內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就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這就不僅會引起磨擦，而且會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公開企圖撲滅社會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戰爭，在我們方面便會是合理的和正義的戰爭，便會是為社會主義，為求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認定已經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進行「防禦戰爭」的可能，是完全正確的。他所說的防禦，正是指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防禦其他各國資產階級而言。

只有當我們在全世界——而不僅是在一國內——已經推翻，最終戰勝並剝奪了資產階級之後，戰爭才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把鎮壓資產階級反抗行動這一件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困難最需要鬥爭的事情避開不說，或加以塗飾，那末從科學觀點看來便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革命的。「社會」牧師和機會主義者始終都甘願幻想什麼未來的和平的社會主義，但他們與革命

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也就在於他們不願想到，不願思索爲實現這個燦爛未來而必須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

我們決不應容許人家用字句來欺騙我們。例如，有很多人仇視「保護祖國」這一概念，因爲露骨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用這個概念來遮蓋和掩飾資產階級在這次強盜戰爭中所說的謊話。這是事實。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應當忘掉對政治口號意義的思索。在這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口號，就不過是，絕對不過是把這次戰爭看作「正義的」，適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戰爭，因爲軍隊侵入別國在任何戰爭中都是可能的事情。被壓迫民族方面在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大強國的戰爭中，或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方面在它們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裏某個加利非<sup>56</sup>的戰爭中否認「保護祖國」的口號，那就簡直是愚蠢了。

如果忘記任何戰爭都不過是政策用別種手段的繼續，那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現時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兩個大強國集團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底繼續，而這個政策是由帝國主義時代各種關係總和所產生所滋養着的。但這個時代又必然要產生出並且滋養着反對民族壓迫的政策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由此也就可能並且必然會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義和戰爭；第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和起義；第三，這兩種革命戰爭底匯合等等。

寫於一九一六年秋。

## 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

(無產階級黨底行動綱領草案)

(摘錄)

我們黨究竟應有何種在科學上正確，  
在政治上能幫助啓發無產  
階級意識的名稱呢？

(一九) 現在我要講到最後一個問題，即我們黨底名稱問題。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自稱的一樣命名為共產黨。

我們應該重複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把共產黨宣言當作基礎的。這個宣言中被社會民主黨所曲解所叛賣的有以下兩個主要點：(一) 工人無祖國，所以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就是叛賣社會主義；(二)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已被第二國祭曲解了。

〔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馬克思曾經屢次——例如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上——說到這點，而且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又更通俗地重複說過這點。人類離開資本主義所能直接過渡到的，只是社會主義，即公共佔有生產資料，並按各人的工作來分配生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要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底旗幟上所寫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我黨名稱（社會民主）底後半部，在科學上也是不正確的。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是反對任何國家的。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首領，即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類先生們，把馬克思主義俗化和曲解了。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為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但（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考茨基一流人的不同之處）這國家並不是尋常資產階級國會制民主共和國那樣的國家，而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樣的國家。

我的第三個理由，就是在我們這裏，實際生活即革命在事實上已經創立了這個——雖然現時還處於幼弱萌芽狀態的——新式「國家」，而這種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這已經是羣衆底實踐問題而不只是領袖們底理論了。

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就是由那些與民衆隔離的武裝隊伍來控制羣衆。

我們這裏現在產生着的新的國家也是一種國家，因為我們需要武裝隊伍，需要最嚴格的秩序，需要用強力來無情地鎮壓帝制派和古契可夫<sup>57</sup>資產階級的一切反革命企圖。

但是，我們這裏現在產生着的新的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因為在俄國許多地方，這種武裝隊伍就是羣衆自己，就是全體民衆，而並不是駕於羣衆之上，與羣衆隔離，擁有特權，實際上永不更換的人。

不要往後望，而要向前看，不要往後去望通常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這種民主是用舊的帝制的管理機關、警察、軍隊和官吏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

要向前去看現在產生着的新的民主，這種民主已經不成其爲民主了，因爲民主就是由民衆統治，而武裝的民衆是不能自己統治自己的。

民主這個名詞用在共產黨名稱上不僅是在科學上不正確，並且這個名詞現時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已是罩在革命民衆眼睛上的一種眼罩，妨礙着他們自由地、大胆地、自動地去建設新制度，即工農等等代表蘇維埃，作爲「國家」唯一政權，作爲任何國家「消亡」之先聲。

我的第四個理由，就是說要顧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客觀情勢。

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像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那樣，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自覺地容忍過「社會民主」這個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名稱。因爲當時，即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歷史提在日程上的任務是要慢慢進行組織和教育工作。其他的工作是沒有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現在還是）不但在理論上，並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錯誤的。無政府主義者不正確地估計了時局，沒有瞭解當時的世界形勢：英國工人被帝國主義利潤所腐化，巴黎公社遭到了失敗，德國資產階級民族運動剛剛獲得勝利（一八七一年），半農奴制的俄國還處在年代悠久的沉眠狀態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正確地估計了時局，瞭解了當時的國際形勢，瞭解了要慢慢進到開始社會革命的任務。

我們也要瞭解新時代底任務和特點。我們決不要效法冒牌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些人，馬克思曾說過：「我所種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却是跳蚤」。

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它依其客觀的必然性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戰爭已使全人類瀕於深淵，已使全部文化瀕於滅絕，已使新的數百萬人以至無數萬人瀕於野蠻化和滅亡的境地。

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別的出路。

當這個革命正在開始的時候，當這個革命尚是畏畏縮縮，尚不堅決，尚不自覺，尚用過分信任資產階級的態度來開始進行的時候，大多數（這是真情，這是事實）〔社會民主黨〕首領，〔社會民主黨〕議員，〔社會民主黨〕報紙，——而這也就是人們用來影響羣衆的工具哩——却背叛了社會主義，叛賣了社會主義，轉到了〔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羣衆被這些領袖弄得惶惑莫定，被他們弄得心中無主，被他們所欺騙了。

難道我們還要沿用那已如第二國際一樣腐朽了的老舊名稱來鼓勵這種欺騙，助長這種欺騙麼？

就讓還有〔許多〕工人是誠懇相信社會民主黨的罷。現在已經是學習怎樣區別主觀和客觀的時候了。

主觀上，這些工人社會民主黨人是無產階級羣衆最忠實的領袖。

但全世界客觀形勢却是這樣，即我們黨底舊名稱便於人們去欺騙羣衆，妨礙運動前進，因為羣衆在每一步驟上，在每種報紙上，在每個國會黨團內所看見的都是那些領袖，即言論最響亮，行動最刺目的人，而他們全都〔也算是社會民主黨人〕，都是〔主張〕和社會主義叛徒，即和社會沙文主義者講〔統一〕的，都是拿出〔社會民主黨〕所發給的舊支票來要求兌現的…

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呢？…〔那會把我們與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混淆起來的〕呵…

爲什麼我們不怕和社會民主黨人及社會自由黨人混淆起來，不怕和法蘭西共和國內用資產階級手段欺騙羣衆要算是最先進最狡猾的那個資產階級政黨，即急進社會黨人混淆起來呢？據說：〔羣衆已經習慣了，工人們已經〔愛上了〕自己的社會民主黨〕

了…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這個理由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把革命底最近任務，把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客觀情形，把第二國際已遭可恥破產的事實，把包圍着無產者的那些『也算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狐羣狗黨破壞實際事業的事實都置之不顧了。

這是因循慣例的理由，沉眠不醒的理由，頑固守舊的理由。

而我們則要改造世界。我們要結束世界帝國主義戰爭，要結束這個有數萬萬人民捲入漩渦，有數千萬萬資本利益糾纏在內的戰爭，要結束這個若沒有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便不能以真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的戰爭。

同時我們却又自己害怕自己。我們却不想脫掉已經『穿慣了的』，『可愛的』，齷齪的襯衫。

現在已經是拋棄齷齪襯衫的時候了，已經是穿起清潔襯衣的時候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寫於彼得格拉。

# 論策略書

(摘錄)

第一封信

對時局的估計

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對於階級底相互關係和每個歷史時機底具體特點，都應作出最確切而可用客觀事實檢查的估計。我們布爾什維克向來都努力遵行這個要求，因為這個要求是在每次確立政策底科學根據時絕對必須執行的。

〔我們的學說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這樣說，公正地譏笑了背誦和簡單重述〔公式〕的態度，因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務，而這種任務是不免要隨着歷史過程中每一特殊階段底具體經濟政治環境而有所改變的。

現在，革命無產階級底黨爲了確定自己行動底任務和形式，究應根據何種確切判明了的客觀事實出發呢？

在我所寫的第一封遠方來信中（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十四五兩期上），以及在我的提綱上，都認定〔俄國現今時機底特點〕是革命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因此，這個時機中的基本口號，即〔當前任務〕，據我看來，就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制度的



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現了無產階級的，民衆的英雄精神底奇蹟，你們現在應當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組織底奇蹟，以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見真理報第十五期）。

第一階段底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國家政權轉入資產階級手中。

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革命前，俄國的國家政權是由一個舊階級，即由尼古拉·羅曼諾夫所領導的農奴主、貴族、地主階級掌握的。

這次革命後，政權已由另一個階級，由一個新的階級，即由資產階級掌握了。

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到另一個階級掌握，無論按革命這一概念底嚴格科學意義或實際政治意義來講，都是革命底第一個根本主要標誌。

就這一點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已經完成了。

說到這裏，我們就不免要聽到愛以〔老布爾什維克〕自稱的反駁者們所發出的嘈聲，說難道我們不是向來都認為祇有〔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麼？難道土地革命，亦即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已經完結了麼？難道事實不是恰巧相反，即土地革命不是還沒有開始麼？

我回答道：布爾什維主義的口號和思想一般說來是由歷史充分證實了，但現有的具體情形却和先前任何人所能期待的不同，而較為新奇，較為特殊，較為複雜。

誰忽略這件事實，誰忘記這件事實，誰就會與那些已經屢次在我黨歷史上起過可悲作用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模一樣，他們原是一味機械背誦讀得爛熟的公式而不肯去研究新穎生動現實底特點的。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在俄國革命中實現了<sup>②</sup>，因為這個『公式』只能預察到階級底相互關係，而不能預察到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實現這種合作的具體政治機構。『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由實際生活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這個公式已經陳舊了。實際生活把它從公式的領域引進到現實的領域了，把它用血肉包裹起來了，使它具體化了，因而就使它有所改變了。

擺在日程上的已是另一個任務，已是一個新的任務：必須使這個專政內部的無產階級分子（反護國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共產主義的』，主張過渡到公社制度的分子）同那些小業主或小資產階級分子（齊赫芝，策烈鐵里，斯節克洛夫，社會革命黨人等等一類的革命護國派，反對把運動引向公社道路的人，主張『贊助』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政府的人）實行分裂。

誰在現時還只說『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那他也就是落後於實際生活，因而也就是實際上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就應被送到革命以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陳列所（可以叫做『舊布爾什維克』陳列所）裏去。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但是實現得非常奇特，帶有許多極其重要的變態。關於這些變態，我會在往後一封信上特別說到。現在必須領會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估計到生動的實際生活，現實中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繼續拘守昨日的理論，因為這種理論也如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東西，只能指出一般的東西，只能大約包括到實際生活中的複雜情形。

『朋友呵，理論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樹却是常青的』<sup>58</sup>。

② 在相當形式中和在某種程度內實現了。

誰按照舊的方式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完成〕與否的問題，那他就是爲着死硬的字句犧牲了生動的馬克思主義。

按照舊的方式，就會要說：工農統治，工農專政，是可能並且應當跟在資產階級統治後面出現的。

但在生動的實際生活中却已經發生了另一種情形，即前後兩者非常奇特的，新穎的，空前未見的錯綜結合。現在同時並存的既有資產階級底統治（即李沃夫和古契可夫底政府），又有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但後者却自願地把政權奉送給資產階級，自願地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底附屬品。

要知道，彼得城內的政權實際上是操於工人和兵士掌握中的；新的政府沒有對他們施行強力，並且也不能對他們施行強力，因爲現在既沒有什麼警察，也沒有什麼脫離民衆的特殊軍隊，也沒有什麼高壓在民衆頭上的官吏。這是事實。這種事實正是巴黎公社式國家底特徵。這件事實不是舊的公式所能容納的。應善於使公式適應實際生活，而不應背誦變成了無謂議論的泛談〔工農專政〕的辭句。

我們且從另一方面來觀察問題，好給它一個更明白的說明。

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應離開確切分析階級關係的立場。現在當權的是資產階級。農民大眾雖然是另一個階層，屬於另一種類，帶有另一性質，但他豈不也是資產階級麼？從何處能得出結論，說這個階層不能執掌政權而〔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爲什麼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爾什維克就是往往這樣推論的。

我回答道：這完全是可能的。但馬克思主義者估計時局的時候不應當根據可能的情形出發，而應當根據現實的情形出發。

而現實却向我們表示出這樣一件事實，就是自由選出的工農代表們自由地加入了第二個政府，即加入了附屬的政府，自由地補

充着，發展着，成全着這個政府。同時，他們又自由地把政權奉送給資產階級，——這種現象絲毫也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我們一向就知道，並且屢次說過，資產階級並不單只用強力來支持，而且還利用羣衆沒有覺悟、因循苟且、畏首畏尾以及無組織性來支持的。

所以，在現今的這種現實面前迴避事實而談論什麼『可能性』，就簡直可笑至極了。

也許農民將握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不忘記這種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於今天，並且我直率而明確地規定土地綱領時正是顧計到一種新現象，即雇農貧農與豐裕農間所發生的更深的分裂。

但是也可能有另一種情形：農民也許會聽從接受了資產階級影響，轉到了護國主義方面的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底勸告，療心等候立憲會議，雖然直到現在連召集這個立憲會議的日期都還沒有指定哩！

也許農民會保持，會繼續執行他們同資產階級成立的協定，執行他們目前不僅形式上而且事實上經過工兵代表蘇維埃成立了的協定。

有各種各樣的可能。忘記農民運動和土地綱領，就會是個極大的錯誤。但忘記現實，也同樣是極大的錯誤，因為現實所告訴我們的是資產階級和農民實行妥協的事實，或——用更爲確切，少帶法律意味，多帶經濟階級意義的名詞來說——實行階級合作的事實。

---

● 爲了使人不致誤解我這句話底意思，我要立刻提前說明一下：我無條件地主張雇農和農民蘇維埃立刻奪取全部土地，不過它們自己應該嚴守秩序和紀律，絕對不要容許損害機器，房屋和牲畜，絕對不要破壞農事和穀物生產，而是要增加穀物生產，因爲兵士需要有加倍的糧食，人民也不應挨餓。

當這事實已不成其爲事實的時候，當農民離開資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奪得了土地，反對資產階級而奪得了政權的時候，——那時就會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新階段，那時就會要專門談到這個新階段了。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竟迷戀於這種未來階段底可能而忘記他在現今農民和資產階級實行妥協時的任務，那他就是變成了小資產者。因爲他實際上就是勸導無產階級去信任小資產階級（說「這個小資產階級，這些農民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範圍內就一定會離開資產階級」）。那他就是一味迷戀於快意的甜蜜的未來底「可能」，即迷戀於農民不復是資產階級底尾巴，社會革命黨人，齊赫芝輩，策烈鐵里輩以及斯節克洛夫輩不復是資產階級政府附屬品的那個時期的「可能」，却忘記了不快意的現在，即忘記了農民還是資產階級底尾巴，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還不過是資產階級政府附屬品，還不過是李沃夫「陛下」的反對派」的這個現在。

我們所假設的這個人就會很像甘言蜜語的路易勃朗，就會很像一個假仁假義的考茨基主義者，但絲毫也不會像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我們不會遭到勢必陷入主觀主義觀點，陷入妄想「跳過」尚未完成的（即尚未結束農民運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直接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種觀點的危險麼？

假如我是說「打倒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那我就會要遭到勢必陷入這種觀點的危險了。但我所說的不是這回事，而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說俄國除了工人、雇農、兵士和農民代表蘇維埃而外（資產階級政府除開不算）再不能有別政府。我是說現在俄國政權從古契可夫和李沃夫手裏只能轉歸這些蘇維埃，而這些蘇維埃恰巧是以農民佔多數，以兵士佔多數，如果用個科學的，馬

克思主義的名詞來表示，用一種非慣常，非庸俗，非職業性而是階級性的說法來估計，就是以小資產階級佔多數。

我在自己的提綱中絕對免除了任何跳過尚未完結的農民運動或一般小資產階級運動的危險，免除了任何以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爲兒戲的危險，免除了任何布朗基主義冒險行動的危險，因爲我直接援引了巴黎公社底經驗。而這種經驗，大家知道，並且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間，以及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間已經詳細地說過，是完全排斥布朗基主義的，是充分保證大多數人能依其本身自覺發動的程度來實現其公開直接絕對的統治並表現其羣衆積極精神的。

我在提綱中說得十分確定，認爲必須在工人、雇農、農民及兵士代表蘇維埃內部爭取影響。爲了避免絲毫疑慮，我在提綱中一連着重指出過兩次，說必須進行耐心的，堅忍的，〔適合羣衆實際需要〕的〔解釋〕工作。

不學無術的愚人，或如普列漢諾夫先生一類的馬克思主義叛徒，也許會高喊什麼無政府主義，什麼布朗基主義等等。誰願意思索和學習，那他就一定會懂得布朗基主義是少數人奪取政權，而工人等等代表蘇維埃却明明是大多數民衆底直接組織。專爲在蘇維埃內部爭取影響而進行的工作，是決不會，絕不會陷到布朗基主義泥潭中去的。它同樣也不會陷到無政府主義泥潭中去，因爲無政府主義就是否認從資產階級統治轉到無產階級統治的過渡時期中需要有國家和國家政權。而我却用絕對不容誤解的明確態度堅決主張這個時期需要有國家，不過這個國家，根據馬克思底意見和巴黎公社底經驗來說，決不應當是尋常的資產階級代議制的國家，而應當是沒有常備軍，沒有同人民對立的警察，沒有壓在人民頭上的官吏機關的國家。

如果普列漢諾夫先生在他的統一報上拚命叫喊無政府主義，

那就不過是再度證明他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而已。我在真理報（第二十六期）上曾向普列漢諾夫挑戰，要他敘述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在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等年關於國家問題究竟教導了些什麼，但普列漢諾夫先生始終只好對問題本質一言不發，只是用忿怒的資產階級的口吻大發咆哮來表示回答。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是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先生完全沒有瞭解的。順便說說，這種不瞭解底萌芽早在他論無政府主義的德文小冊子上就已經顯現出來了。

寫於一九一七年四月。

# 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的學說與  
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摘錄)

##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

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 三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的信摘要登載於新時代雜誌上（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在這封信裏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那末無論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早已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則早已作過各個階級底經濟解剖。我所作出的新東西就在於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過程所固有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根本消滅階級和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在這一段話裏，馬克思極鮮明地說明了兩點：第一，是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深刻的先進思想家底學說之間的主要根本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着，這樣寫着。但這是不正確的。而根據這個不正確的見解，往往就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機會主義的曲解，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所創造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誰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是沒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以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此。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瞭解和承認。無怪乎當歐洲底歷史在實踐上把工人階級引到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一切〔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考茨基所著無產階級專政那小冊子，是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這本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出版的，他這本小冊子是按市僧觀點曲解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則卑鄙地背棄它的一個標本例子（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出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站在馬克思用上述言論所品評過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因為這個機會主義也是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領域

內。（而在這個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範圍內，無論哪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就必然是新式的民主（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爲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

其次，必須瞭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一般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那個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代所必需，——只有瞭解了這一點的人才算是領會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底實質。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是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

##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即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刊發於新時代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上，已有俄譯單行本），對於這個問題有最爲詳盡的說明。在這一精彩著作中批評拉薩爾主義的辯論的部分，可以說是遮掩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對於共產主義發展與國家消亡間聯繫的分析。

##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若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伯伯爾的信作一膚淺的比較，也許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得多的「國家派」的色彩，也許覺得這兩位作家對於國家的見解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勸伯伯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從綱領中完全驅除國家一語，而代之以「公團」一語；恩格斯甚至宣佈說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馬克思則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國家制度」，就是說，彷彿他認為甚至在共產主義下也要有國家。

但這樣的觀點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國家及其消亡問題的見解完全相符合，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而言。

至於確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點當然無從說起，尤其是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間的表面上的差異，是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以及他們所抱定的目的彼此不同。恩格斯底目的，是要很明顯地，激烈地，扼要地向伯伯爾指明國家問題上所流行的（拉薩爾也是幾乎贊同的）那些偏見之全部荒謬性。馬克思却只是在論述另一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澈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問題，並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

究竟根據什麼實際材料可以提出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呢？

這裏所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個社會力量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絲毫沒有企圖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他提出共產主義問題，也正像例如一個自然科學家提出某種新的生物變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這種變態如何產生出來以及按照怎樣一種方向變化着。

馬克思首先就掃除了哥達綱領所滲進到國家與社會相互關係問題中去的那些糊塗觀念。

… [現代的社會，——他寫道，——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多少免除了中世紀雜質，依每一國度歷史發展底特點而形態多少有所不同，多少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却是依每一國度而變更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國與它在美國也完全不一樣。所以，[現代的國家]乃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管其形式如何紛繁複雜，而各個不同的文明國度裏各個不同的國家却有一個彼此共同之點：它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到[現代的國家制度]，以與其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死亡時的那個未來相對立。

[其次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國家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遭到怎樣的變化？換句話說：那時，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類似的社會職能仍然會保存？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方法來答覆；不然，無論你千百次地把[人民]與[國家]這兩個名詞聯接起來，也是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的]…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以後，就來說明問題的提法，且似乎是特別警告說，爲要給這個問題以科學的答覆，就祇可依據確切判明了的科學材料。

已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所完全確切判明了的第一點，亦即先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今又爲那些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遺忘的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特別時期或特別階段。

##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馬克思繼續說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便是馬克思根據他對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底發展情形以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那些實際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爲要達到自己的解放，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有些不同了：從向着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宣言是把兩個概念簡單並列起來：『變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和『奪得民主制』。根據上述一切，便可以更確切地斷定民主制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究竟是怎樣變更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這個社會最順利發展條件下所表現出

的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便是民主共和國。但是，這個民主制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範圍的限制，因此它實際上始終只是供少數人，只是供有產階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始終是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致相同：只是供奴隸主享受的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底條件，始終是被貧苦困乏壓榨得〔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以致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範圍之外的。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正確的一個最好不過的例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裏，由憲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支持得特別長久和穩固，幾乎有半世紀之久（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而德國社會民主黨際此時期中在〔利用合法性〕並使工人參加政黨組織的人數百分比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這點上所作的，要比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所作的多得多。

試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算是最高的這種政治上覺悟積極的僱傭奴隸人數百分比，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數目呢？在一千五百萬僱傭工人中間，只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在一千五百萬人中間，只有三百萬是工會會員！

供極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制。如果仔細考察資本主義民主制底結構，那末我們無論在選舉法底〔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條文上（居住的年限，婦女除外等等），或在代議機關底辦事手續上，或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會場不供〔窮人〕享用！），或在日報純粹按資本主義原則組織起來以及其他種種事實上，到處都可看見民主制所受到的重重限制。專門用來對付窮人的這種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等等，看來似乎是很細微的，——尤其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感到過貧乏，從來沒有同被壓迫階級大眾生

活接近過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若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來，是很細微的，——但是這種種限制總合起來，却把窮人排斥和擱出於政治生活以外，不讓他們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絕妙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底這種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經驗的時候說道：容許被壓迫者數年一次來解決壓迫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他們的代表者和鎮壓者！

但是脫離這個資本主義民主制，脫離這個必然是範圍狹窄的，暗中排斥窮人的，亦即完全虛偽和騙人的民主制而向前發展的過程，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平穩朝着『愈益澈底的民主制』進行的。絕對不是。向前發展，即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決不能經過別的道路，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底反抗，是別無他人可作，別無他路可走的。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為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以擴大民主制為限。除了把民主制大規模地擴大成為第一次供貧民享受的民主制，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而外，無產階級專政還會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許多剝奪自由的手段。為要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我們就必須壓倒這種人，必須用強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有鎮壓有強力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記得，恩格斯在他致伯爾的信中很燦爛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着自由，而是為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使絕大多數民衆享有民主，而以強力鎮壓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分子，即是把他們擱除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

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的那種民主制。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底反抗已被澈底粉碎時，當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時，當階級已不復存在時（即是當社會中各成員在其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時），只有那時，『國家才會消逝，才可以講到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那時，民主制才會開始消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既然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現象，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所熟知，數千年來一切處世箴言上所重複說明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遵守這些規則，而不需要什麼強力，不需要什麼強制，不需要什麼服從，不需要什麼叫作國家的特別強迫機關。

『國家消亡』一語，真是選得非常中肯，因為它既能表明過程底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底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够而且無疑會發生這樣一種作用，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一種令人憤恨，引起抗議和起義，使鎮壓成爲必要的東西，則人們是容易習慣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的。

總之：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看見的民主制，是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享受，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即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一次給予供人民享受，供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給予真正完全的民主制，而民主制越完全，那它也就會越迅速地成爲不需要的東西，而自行消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有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由一個階級鎮壓別一個階級，而且是由少數人鎮壓多數人的特別機器。很明顯的，爲要使剝削者少數來一貫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



這樣一種事情獲得成效，就必須採取極兇惡極殘酷的鎮壓手段，就必須造成無數流血慘痛，而這種流血慘痛是人類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僱傭勞動制度下所確實經歷着的。

其次，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大多數加於少數，被剝削者加於剝削者的鎮壓。特別的鎮壓機關，特別的鎮壓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的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乃是一件比較容易，簡單而自然得多的事情，因而其中所流的血將比從前爲了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時所流的血要少得多，人類爲此所耗費的代價便宜得多。而且這種鎮壓與把民主制普及於絕大多數居民的事是並行不悖的，於是對於特別鎮壓機器的需要性就開始消逝。自然，剝削者若沒有極複雜的鎮壓機器便不能鎮壓人民，但是人民爲了鎮壓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幾乎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別機關，而只要有武裝羣衆底組織（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且預先在這裏指出一下）就夠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造成完全不需要國家的條件，因爲那時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一點也不否認個別人過火行動的可能與必不可免，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件事情，却用不着什麼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這件事情將由武裝人民自己來做，而且做起來是如此簡單容易，好像甚至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羣文明人都很容易和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的事那樣。第二，我們知道，違背公共生活規則的過火行動之所由發生的根本社會原因，乃是羣衆被剝削，羣衆陷於飢寒貧困，而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則過火行動就必然會開始「消亡」。其速率和

漸進程度如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這種過火行動必然歸於消亡，却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火行動一消亡，則國家也會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將來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沒有去憑空幻想，而是把現時所能確定的東西加以更詳細的確定，即確定了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間的區別。

###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很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認為工人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打折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明，在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去一部分作為後備基金，又扣去一部分用以擴大生產的基金，又扣去一部分來補償「用壞了的」機器等等，而後在消費品中又須取出一筆作為管理經費，作為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經費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籠統語句（「全部勞動產品歸工人」），而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將不得不怎樣經營的問題作出很清醒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分析那已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底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裏」（在分析工人黨底綱領時）「所說的不是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胞胎中出世而在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而是歸全社會所有

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擔負某一部分社會必需工作，都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個證明他做了若干工作的證書。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從公共消費品貯藏所中領取相當數量的產品。於是，除去劃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而外，每個工人就從社會方面領得相當於他所貢獻於社會的份量。

這樣，似乎「平等」已經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即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稱它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制度）形容為「公平的分配」，形容為「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權利」時，那末，拉薩爾是錯誤的，而馬克思就來解釋他的這個錯誤。

「我們看見，——馬克思說，——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它也如任何法權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法權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們，因而「平等權利」就是違背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一個人既作出與別人相等的一份社會勞動，他就領得一份相等的社會產品（除上述種種扣除而外）。

然而各個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婚的，有的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兒女多些，有的兒女少些，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在同等的勞動下」，——馬克思做出結論說，——

「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為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還不會有什麼公平與平等：富足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而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無法把生產資料——工廠，

機器，土地等等——據為私有。馬克思批駁拉薩爾所說一般「平等」與「公平」的小資產階級模糊辭句時，就指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將迫不得已而起初僅僅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够一下子就消滅「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的那種尚屬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連資產階級的教授在內，連「我們的」杜干<sup>59</sup>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們中間的不平等，說他們「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看見，這樣的譴責僅僅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毫無知識而已。

馬克思不僅極其確切地估量到人們中間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為全社會公有（普通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不平等，這個法權還繼續統治着，因為產品是「按工作」來分配的。

…「但是這些缺點，——馬克思又繼續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永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結構及由此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式的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社會主義將其變為公共財產。在這個限度內，——且只有在這個限度內，——「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是不復存在的了。

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

食』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勞動領得等量產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這還沒有消除認許不相等人們按不等量的（事實上不等的）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法權。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這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不陷於空想主義，就不能以為一推倒資本主義以後，人們立刻就學會替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權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廢除並不能立刻造成這種變更底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外，便沒有其他的標準。而在這個限度內，就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底平等和產品分配底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下去，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認許事實上不平等現象的『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為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儘量湧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

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完全認識，恩格斯在無情譏笑那種把「自由」與「國家」兩名詞連接起來的荒謬見解時，是說得如何正確。當國家還存在時，便沒有自由。當有了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底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發展，那時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根源之一已經消失，而這個根源僅靠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僅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剷除的。

這種剝奪就會造成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我們既看見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如何不可思議地阻礙着這種發展，而在現今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把這種發展推進得多麼迅速，於是我們就能有十二分把握地說，施於資本家的剝奪，一定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將如何迅速前進，它將如何迅速達到打破分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以及將勞動變為「樂生的第一要素」——這是我們所不知道，並且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也就只可以說到國家底必然消亡，着重指出這個過程底長期性，以及這個過程依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底發展速度為轉移，而把消亡底日期或消亡底具體形式問題保留，作為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種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就是說，當人們已如此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如此發展，致使他們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時，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這迫使人們像施洛克<sup>60</sup>那樣吝嗇地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再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也不要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就會被打破。那時，產品底分配就會不必要由社會來規定各人領取產品的數

量；那時，各人都會〔按其所需〕來自由領取了。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當然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叫作〔純粹的烏托邦〕，並胡說八道，彷彿社會主義者約許每個人有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的權利，而對個別公民底勞動不加以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無理譏嘲來敷衍了事，但他們只是以此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以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而已。

其所以說是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想到要『約許』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社會主義者在預察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推想的前提既不是現今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猶如波米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sup>61</sup>一樣，是慣於〔無故〕損壞社會財富的積貯並提出不可執行的要求的。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尚未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以實行剝奪資本人家，以及由工人監督資本人家來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僚底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底國家來施行的。

資產階級思想家（以及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就在他們用一些關於遙遠將來的爭論與空談來替換目前政治上的緊急迫切問題：剝奪資本人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即整個國家中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底全部工作完全服從於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以及附和他的策烈鐵里輩和切爾諾夫輩先生們說什麼狂妄的烏托邦，說什麼布爾什維克盡惑人心的約許，說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話的時候，他們正是指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而言。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

段是誰也不僅沒有約許，而且連想也沒有想來〔施行〕的，因為它根本是不可〔施行〕的。

於是我們也就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問題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所引錄過的他那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名稱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說到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間的區別，在政治上說來，將來有個時候大概會是很大的，但現時，在資本主義下，注重這個區別，便是很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區別提到第一位，那就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才能這樣做吧（如果在克魯泡特金輩、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明星〕們〔按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或如一個尚保有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所說那樣變成無政府掘壕隊隊員以後，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會一點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有區別，却是很明顯的。通常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變為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一語在此處也是可以應用的，如果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話。馬克思這些解釋底偉大意義，就是他在這裏也一貫地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並沒有煩瑣式地臆造和〔虛構〕過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於毫無意思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各個階段。

在其第一階段上，共產主義還不能是在經濟上已經完全成熟的，還不能是已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底傳統或痕跡的。由此就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仍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底分配方面保留着資



產階級式的法權，於是當然也就要有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為若沒有一個能夠強迫人們遵守法權標準的機關，則所謂法權便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以內不僅會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着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哩！

驟然看來，這好像是強詞奪理，或不過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而那些沒有花費過絲毫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常深刻內容的人們，也就是時常這樣來責備馬克思主義的。

其實，新事物中間留下有舊事物殘餘的情形，我們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實際生活中都是隨時隨地可以看見的。馬克思也並不是任意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指出一種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產生出來的社會裏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巨大意義的。但民主制決不是一種不可逾越的極限，而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民主制底意義就是平等。很明顯的，如果把平等正確瞭解為消滅階級，則無產階級之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口號，就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一待社會全體成員對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實現以後，就是說，一待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立刻發生要更進一步的問題，要從表面上的平等進到實際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原則的問題。至於人類究竟會經過怎樣的階段，究竟用怎樣的實際方法去達到這個最高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可是，必須認識，資

產階級通常把社會主義想像爲一種殭死，凝滯，永遠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無限虛偽的，其實，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會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羣衆的，有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一種國家形態。於是，它如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對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而這點又與下述一點有連帶關係：民主制在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第一就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使其有可能去打碎，粉碎，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那怕就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機體，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終究還是國家的機器，即是由武裝的工人羣衆——過渡到全體人民概行參加的民警——所構成的國家機器。

這裏就是「數變爲質」：這樣高度的民主制是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底範圍，即以開始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這個社會爲連帶條件的。如果真正一切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本身又造成使真正「一切人」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屬於這種前提的，就是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實現了的人人識字情形，其次就是千百萬工人被那些已經社會化的巨大的複雜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事業等等等等所「訓練和紀律化」。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就完全有可能來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進到實行推翻資本家和官吏，而用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與有科學素養的工程師和農藝家等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在資本家管制下工作，明天

他們就會在武裝工人管制下更好地工作的)。

統計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加〕底職員和工人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他們正確遵守工作標準，同等工作，並同等領取報酬。對於這件事情的統計和監督，已由資本主義弄成簡單已極，弄成爲一種非常簡易的，連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視察和登記手續，計算加減乘除和發給相當收條的手續<sup>●</sup>。

當大多數人民都自動和到處實行這種統計，實行這種對於資  
本家（此時已變成了服務人員的資本家）以及對於那些保留着資  
本主義習氣的知識分子先生們的監督時，於是這種監督就成爲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了，那時就會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處可逃〕了。

全社會都將成爲一個管理處，成爲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所推行於社會的這種〔工廠〕紀律，絕對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而只是爲要澈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卑鄙醜惡現象，並爲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是絕大部分成員自己已經學會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握在自己手中，已經〔辦好了〕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那些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的監

● 當國家底主要部分的職能，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幹這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復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的管理職能了！』（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論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職）。

督，對於那些深為資本主義所敗壞了的工人們的監督時，於是任何管理的需要就會根本開始消失下去。民主制愈完備，則它變成贅物的時候便愈逼近。由武裝工人所組成的「國家」——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也就開始消亡得愈迅速<sup>62</sup>。

因為當大家都已學會管理並且實際上已在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些寄生蟲、老爺、騙子以及諸如此類「資本主義傳統底保存者」的時候，迴避這種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督的舉動就必然會變成極困難極罕見的例外，而且定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處罰（因為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來和他們開玩笑的），於是遵守人類一切公共生活底簡單基本規則的必要性很快就會成爲習慣了。

到那時候，就會門戶洞開，可以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進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下去了。

寫於一九一七年八九兩月間。

##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書)

現時佔統治地位的各「社會主義」黨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最惡毒和可以說是最流行的曲解之一，就是散播一種機會主義的謊語，彷彿準備起義和一般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就是「布朗基主義」。

機會主義派底首領伯恩施坦，是因誣譏馬克思主義為「布朗基主義」而臭名昭著的；現時的機會主義者高喊什麼「布朗基主義」，其實並沒有給伯恩施坦底貧乏「思想」添上絲毫新的內容，一點也沒有把它「豐富」起來。

人們竟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而誣譏他們為布朗基主義者！難道有比這樣曲解真理更令人憤懣的事麼，因為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正是馬克思把這一點說得最肯定、最準確、最無可爭論，他正是把起義稱為藝術，認為我們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我們必須爭得第一次勝利，乘敵人張惶失措之際，片刻不停地向敵人進攻，以求達到接連不斷的勝利等等，等等。

起義要獲得勝利，應當不是依靠於陰謀，不是依靠於黨，而是依靠於先進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於人民底革命高潮。

此其二。起義應當依靠於革命發展進程上的轉變關頭，即民衆先進隊伍中的積極性表現得最高，敵人隊伍中以及軟弱的、中途徘徊的、不堅決的革命朋友隊伍中的動搖表現得最厲害的關頭。此其三。把這三點當作起義的條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區別的所在。

但是，當這些條件已經具備時而還不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那便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了。

爲什麼正是現今這個關頭應當認爲是我們黨必須把起義看成客觀事變進程所提出的當前任務，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時機呢，——爲要證明這點，也許最好是運用一種比較的方法而把七月三四兩日的情形拿來與九月間的情形比照一下。

在七月三四兩日<sup>63</sup>的時候，可以不違反真理而這樣提出問題：奪取政權也許是要正確些，因爲敵人反正是會誣指我們暴動而以懲治暴動者的辦法來懲治我們的。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當時必須奪取政權的結論，因爲起義勝利底客觀條件當時還沒有具備。

（一）當時革命先鋒隊的階級還沒有擁護我們。

當時我們在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兵士中間還沒有獲得多數。而現時我們在兩都蘇維埃中間已經有了這樣的多數。這種多數只是由七八兩月事變的經過，即由〔懲治〕布爾什維克的經驗和科爾尼洛夫叛亂<sup>64</sup>的經驗所造成的。

（二）當時還沒有全民革命高潮。現時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後，這個高潮已經有了。外省的情形和許多地方蘇維埃奪得政權的事實都已證實了這點。

（三）當時在我們的敵人中間以及在中途徘徊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沒有發生嚴重的全部政治上的動搖。現在這種動搖已

經是極厲害的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即協約國的和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因為〔協約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底首腦——在那究竟是戰到最終勝利還是單獨媾和來反對俄國的問題上已經動搖不定。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因顯然失去民衆中的多數而極厲害地動搖起來，拒絕繼續同立憲民主黨人聯盟，即拒絕同他們建立聯合政府。

(四) 所以，在七月三四兩日舉行起義就會是一個錯誤：因為當時我們無論在實力上或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權。在實力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雖然彼得城有時也會落在我們手中，可是那時我們的工人和兵士還不會去為佔領彼得城而拚命鬥爭：當時他們還沒有這樣〔兇猛〕，他們無論對克倫斯基輩或對策烈鐵里一切爾諾夫輩都還沒有這樣切齒痛恨，當時我們的人還沒有因目覩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摧殘布爾什維克而受到沉痛的教訓。

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七月三四兩日那個時候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軍隊和外省在科爾尼洛夫叛亂之前是可能而且一定會向彼得城進攻的。

現在的形勢却已完全不同了。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本階級底大多數，即能夠引導羣衆前進的這個革命先鋒隊，人民先鋒隊底大多數。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人民底大多數，因為切爾諾夫退出內閣一舉乃是遠非唯一而又極為明顯具體的標誌，表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人所實行的聯盟（以及從社會革命黨人本身）方面是得不到土地的。而這正是革命帶有全民性的中心關鍵之所在。

現在我們有本黨所處的優勢地位，因為全部帝國主義以及整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聯盟都發生了空前的動搖，而我們的黨却切實知道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現在我們有一定勝利的保證，因為民衆已瀕於絕望的境地，而我們却給全體民衆指示了正確出路，既在〔科爾尼洛夫事變時〕給全體人民表明了我們領導底意義，以後我們又向聯盟派提出過妥協的建議，並在他們毫不停止動搖的情形下遭到了他們的拒絕。

如果現在還以為我們的實行妥協的提議尚未遭到拒絕，以為〔民主會議〕<sup>65</sup>還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便是莫大的錯誤了。妥協是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的，不然便沒有可能提出它來。但是這些其他政黨拒絕了這個提議。民主會議只是一種會議而已。千萬不要忘記一點，即在民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底代表，並沒有義憤填胸的貧苦農民底代表。它是人民少數底會議，——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把民主會議當作國會看待，那我們便犯了莫大的錯誤，我們便陷於不可救藥的國會迷裏了；即令民主會議宣佈自己爲國會，宣佈自己爲代表革命的全權國會，它還是絲毫不能解決問題的。問題只能在民主會議以外，只能在彼得城和莫斯科底工人區域內解決。

現在我們具備有獲得起義勝利的一切客觀前提。我們所處的地位非常優越，因為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能結束苦惱人民的各種動搖，才能結束世界上這種最令人苦惱的現象；因為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會打破用單獨搆和手段來反對革命的把戲，而以公開提議更完滿、更公道、更迅速的和平，即有利於革命的和平來打破這套把戲。

最後，只有我黨在起義中終究獲得勝利時才能挽救彼得城，因為如果我們的和平提議竟被拒絕，如果我們連休戰協定都不能得到，那我們就要做〔護國派〕，我們就要做各主戰黨底首領，我們就要做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會用真正革命手段來進行



戰爭。我們將奪取資本家所有的一切麵包和靴鞋。我們只留給他們一些麵包殼，我們要叫他們穿草鞋，我們將把所有的麵包和靴鞋都送到前線上去。

那時我們就能捍衛住彼得城。

進行真正革命戰爭的資源，不論是物質資源或精神資源，在俄國還是大得無可限量的；我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可以指望德國人至少會同意與我們休戰。而在現時得到休戰，就無異是戰勝了全世界。

\*       \*       \*

我們既意識到絕對需要有彼得城和莫斯科工人的起義來挽救革命，來擺脫雙方聯盟國帝國主義者〔單獨媾和〕實行瓜分俄國的危險，那末，第一，我們就應該把我們在民主會議的全部政治策略適應於日益增長的起義條件；第二，我們應該證明我們不只是口頭上接受了馬克思所說必須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思想。

我們應該在民主會議中即刻鞏固布爾什維克黨團，而不要專求數量，不要害怕使動搖分子留在動搖分子營壘中：他們留在那邊要比蹬在堅決忠誠的戰士營壘裏較為有利於革命。

我們應該發表一篇簡短的布爾什維克宣言，用最鋒利的語句指出說，冗長的演說以及一般〔演說〕都是不合時機的，而認為必須即刻動作起來挽救革命，絕對必須與資產階級完全斷絕關係，必須完全撤換現政府中的全部人員，必須與準備用〔單獨媾和〕來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刻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

我們在宣言內應當用極簡短極鋒利的語句來說明這個結論，把它聯繫到我們的政綱草案：給各國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

地，沒收資本家駭人聽聞的利潤，制裁資本家駭人聽聞的破壞生產行爲。

這個宣言愈簡短愈好，愈鋒利愈妙。在這宣言中還必須明顯指出兩個極重要之點：民衆已因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動搖不定而受盡了痛苦和折磨；我們必須和這兩個政黨徹底破裂，因爲它們背叛了革命。

另一點是：我們要立刻提議締結不兼併的和平，立刻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斷絕關係，我們這樣來作，就可以達到或是立刻休戰，或是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就會轉到防衛戰方面，而革命民主派就會在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真正正義的，真正革命的戰爭。

我們既宣讀這篇宣言，既號召解決問題而不是說空話，號召動作而不是寫決議案，就應立刻把我們整個黨團都派到工廠和營房裏去，因爲那裏才是我們黨團工作的地方，那裏才是生活底神經中樞，那裏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泉源，那裏才是民主會議的推動力之所在。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該用熱烈激昂的演講來說明我們的政綱，並指出或者是民主會議完全接受這個政綱，或者就是武裝起義。折衷辦法是沒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垂危了。

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把我們的整個黨團都集中到工廠和營房中去，那我們就能正確估計到開始起義的時機。

爲要用馬克思主義態度來看待起義，即是把起義當作一種藝術，我們同時就要不放過一分鐘，而立刻組織起義隊伍司令部，分配力量，把可靠的部隊派遣到最重要的地方去，包圍亞歷山大戲院，佔領彼得巴夫洛堡<sup>66</sup>，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人員，要把那些寧可戰死而不讓敵人向城市中心進展的隊伍派去抵禦士官生和野蠻師<sup>67</sup>；我們應當動員武裝工人，號召他們進行

最後的拚命戰鬥，一下子佔領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的起義司令部設在中央電話局近旁，使它與一切工廠，一切部隊，一切武裝鬥爭的地點等等都用電話聯絡起來。

這當然都不過是舉其大概，不過是爲了說明在現今這個時機若要忠於馬克思主義，若要忠於革命，便非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不可。

寫於一九一七年九月。

## 旁觀者底意見

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是在十月八日，要在九日就送達彼得城的同志們手中，恐怕是很少希望的。也許這幾行字會到達得太遲，因為北方蘇維埃代表大會定於十月十日舉行。雖然如此，我還是想來提出我的『旁觀者底意見』，希望在彼得城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兵士所準備的發動雖是很快就會舉行，但還沒有實行時，仍可供同志們採納。

全部政權應轉歸蘇維埃，這是很明顯的。同樣，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權（或者說布爾什維克的政權——現在這兩個概念是二而一的）定能獲得世界各國，尤其是各交戰國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特別是俄國農民之極大的同情和竭誠的援助，這也是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應該認為不容置辯的。這是人所共知和早已證明了的真理，無庸贅述。

所要加以說明的是未必全體同志都已充分明白的問題，即：政權轉歸蘇維埃，現時在實踐上就是武裝起義。看來，這似乎是很明顯的，但並非所有的人都細心思索着這點。現在拒絕武裝起義，就等於拒絕布爾什維主義底主要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就等於根本拒絕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但武裝起義乃是受特別法則支配的一種特別的政治鬥爭形式，這些法則必須細心加以思索。關於這個真理，馬克思說得非常明顯，他說武裝『起義如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

馬克思認爲這種藝術底主要法則是：

(一)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而是要在開始起義時就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

(二) 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否則那更有準備和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

(三) 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實行進攻。〔防守是武裝起義底死路〕。

(四) 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

(五) 每一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就可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

〔歷史上最大的革命策略匠師唐通說過：勇敢，勇敢，再勇敢〕，——馬克思用這幾句話總結了一切革命中關於武裝起義的教訓。

如果把這點應用到俄國，應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那就是說：一定要同時既從外邊，又從內面，又從工人區，又從芬蘭方面，又從列維里，又從喀琅施塔得，儘可能迅速而出其不意地進攻彼得城，要用全部艦隊舉行進攻，要集中大大超過那擁有一萬五千至兩萬（也許更多）的我國〔資產階級近衛軍〕（士官生），我國〔凡台軍隊〕（一部分哥薩克）等等的力量。

要把我們的三個主要力量——海軍，工人和陸軍這樣配合起來動作，使能一定佔領並不顧任何損失都要保持住：（一）電話局，（二）電報局，（三）各火車站，（四）尤其是各橋樑。

要挑選最堅決的分子（我們的〔突擊隊員〕和青年工人以及

優秀水兵)來組成一些不大的隊伍，派他們去佔領一切最重要的地點，並參加各處所有一切重要的動作，例如：

包圍彼得城並截斷其與外部的交通，用海軍、工人和陸軍的配合攻擊把宅佔領起來，——這就是要用藝術技巧和三倍勇敢精神來執行的任務。

要把最好的工人編成攜帶槍枝炸彈的隊伍，派他們去進攻和包圍敵人底〔中心機關〕(各士官學校，電報局，電話局及其他等等)，口號是：寧可全體犧牲，決不放走敵人。

我們希望當已決定實行起義時，各領導者定會卓著成效地運用唐通和馬克思底偉大遺訓。

俄國革命和全世界革命底成敗，都要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月。

## 預 言

謝天謝地，現在大家都不相信神奇事情了。神奇的預言是童話。但科學的預言却是事實。在現今到處常常有人表現出一種可恥的沮喪和甚至絕望心理的時候，我們提起一段已經證實的科學預言是有益處的。

一八八七年，恩格斯在爲博爾克海姆所著紀念德國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時期的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這本書構成一八八八年在格丁根和蘇黎支出版的社會民主主義叢書第二十四冊）寫的序言中，曾論及當前的世界大戰。

以下就是恩格斯在三十多年前談到當前世界大戰時所說的一段話：

…〔現在普魯士即德意志所能進行的戰爭，已經只能是世界大戰了。這就會是空前巨大空前猛烈的世界戰爭。那時將有八百萬以至一千萬個兵士互相宰殺，而把整個歐洲吃得乾乾淨淨，比一羣遮天蔽日的蝗蟲還要厲害得多。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那種大破壞，將在短短的三四年內重演出來並且會遍及全大陸，飢荒遍地，瘟疫流行，軍隊和民衆因生活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所有工商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都將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便是普遍的破產；各個老舊國家及其歷來因循的國家智謀都會陷於崩潰，結果是一打一打的王冠滾落到街道上來，甚至沒有人去收拾；這一

切究竟如何結束，以及誰會成爲鬥爭中的勝利者，誰也絕對無法逆料；只有一種結果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這就是普遍的窮竭和工人階級最終勝利條件的造成。

這便是軍備競爭制度達到極點，終究產生出它那些不可避免的結果時所展開的前途。這便是你們這班帝王和國家要人先生底智謀把舊歐洲引到了的絕境。如果你們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只好來開演最後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悲劇，那我們是不會悲傷的（uns kann es recht sein）。就讓戰爭也許會把我們暫時拋到後面去，就讓戰爭也許會把我們已經爭得的某些陣地奪去吧。但如果你們把力量展開到你們自己將來也對付不了的地步，那末——不管將來事變進程怎樣——在悲劇結束的時候，你們一定會傾覆下去，而無產階級底勝利不是已經爭得，就會畢竟（doch）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序於倫敦。】

這段預言是多麼明哲呵！這個明白簡單確切的科學的階級分析中的每一句話，都是多麼意味深長呵！現在陷於可恥的猶疑，頹喪和絕望狀態的人，假如… 假如這些慣於向資產階級奴顏婢膝或甘願被資產階級嚇倒的人還有一點思考能力，他們該會從這裏取得怎樣多的教訓呵！

恩格斯所預料的事情有些是發生得不像他所預料的那樣，因爲世界和資本主義在瘋狂迅速推進的帝國主義發展的三十年間當然不能不有某些變遷。然而最令人驚奇的，是恩格斯所預料的很多事情都是「一字不差地」發生着。其所以如此，是因爲恩格斯作了十二分確切的階級分析，而階級以及階級間的相互關係又是仍如先前那樣的。

…「戰爭也許會把我們暫時拋到後面去…」。實際情形正是



如此，並且比這更甚，更壞。有一部分〔被拋到後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及其毫無氣節的〔半反對者〕，即考茨基主義者，公然讚美他們的這種後退而成了叛變和出賣社會主義的人了。

…〔戰爭也許會把我們已經爭得的某些陣地奪去…〕。工人階級有許多〔合法〕陣地都被奪去了，但它在患難中受到了鍛鍊，正領會着一種殘酷而有益的教訓，即從事不合法組織，進行不合法鬥爭，準備本身力量去作革命衝擊的教訓。

…〔一打一打的王冠滾落下來…〕。有幾頂王冠已經滾落下來了，其中有一頂王冠等於整整一打別的王冠：這就是全俄帝國君主尼古拉·羅曼諾夫底王冠。

…〔這一切究竟如何結束，誰也絕對無法逆料…〕。在四年戰爭以後的今天，這種絕對無法簡直可以說是更加絕對了。

…〔所有工商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都將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在戰爭第四年末的時候，這種情形已經在被資本家捲入了戰爭漩渦的一個最龐大最落後的國家，即在俄國完全表現出來了。而且德奧兩國現在變本加厲的飢荒，衣服和原料的缺乏，生產資料的消耗，難道不是證明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裏也飛奔而至麼？

恩格斯只描寫過〔對外〕戰爭所引起的結果；他沒有說到對內的，即國內的戰爭，但歷史上還沒有一次大革命避免過國內戰爭，並且也沒有一個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不經過國內戰爭而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如果說對外戰爭還可不引起資本主義〔人造機構〕〔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而繼續一個相當時期，那末國內戰爭却就顯然絕對非引起這種結果不可了。

那些繼續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如我們的新生活派，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等等一類的人，用忿恨神情指出這種〔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底表現，把一切都歸罪於革命無產階

級，歸罪於蘇維埃政權，歸罪於實現社會主義的〔空想〕，該是暴露自己——如果不是自私自利地効忠於資產階級的話——多麼魯鈍，多麼沒有氣節呵。〔混亂〕，或如一個絕妙的俄文字所說——pa<sup>3</sup>pyxa<sup>⊖</sup>，是由戰爭引起的。艱苦的戰爭是不免要引起破壞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必要條件和伴侶的國內戰爭是不免要引起破壞的。誰一〔碰見〕破壞就離開革命，離開社會主義，那他就不過是表示自己沒有主見，表示自己在實際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罷了…

…〔飢荒遍地，瘟疫流行，軍隊和民衆因生活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

恩格斯是把這個不容爭辯的結論，把每一個稍能想一想數年艱苦戰爭客觀結果的人都容易認識的結論，作得多麼簡單明白呵。而那許許多多不願意或不善於思索這種極簡單結論的〔社會民主黨人〕和所謂〔社會主義者〕，又是顯得怎樣愚蠢呵。

試問數年戰爭能否不使軍隊和民衆都野蠻化呢？當然不能。數年戰爭產生這種延及幾年，甚至延及整整一代人的惡果，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那些〔囊中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的小人，却附和資產階級，竟把野蠻化或爲制止特別厲害的野蠻化現象而不免要採取的殘酷手段歸罪於革命，其實誰也清楚知道這種野蠻化現象完全是由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任何一個革命爲要擺脫這種戰爭惡果，都是必須進行長期鬥爭，必須採取許多殘酷高壓手段的。

我國新生活報，前進雜誌或人民事業雜誌方面的甜言蜜語的作家，〔在理論上〕甘願容許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階級底革命，只要這個革命是從天上掉落下來，而不是在沾滿四年帝國主

⊖ —— 意即破壞。—— 譯者。

義殺人戰爭血污的土地上，不是在被這次殺人戰爭弄得疲憊不堪和野蠻化的數千百萬民衆中間誕生和成長起來。

他們也曾聽見過並且〔在理論上〕承認過必須把革命比作產育，但當問題到了必須實行起來的時候，他們就可恥地畏縮起來，就從無聊的嘔泣轉爲附和資產階級惡意攻擊無產階級起義的調子了。試看看描寫產育情形的文藝作品吧，試看看那些想把一切產育痛苦悽慘情景真實描繪出來，如左拉所著人生樂趣或維列薩也夫所著醫生隨筆一類的作品吧。人類產育是常使女子受到極大苦痛，痛得不省人事，弄得血跡斑斑，半死半僵的。但假如某個〔生物〕竟認爲愛情底意義，愛情底結果以及女子變爲母親一事底意義不過如此而已，試問有誰會肯承認這個〔生物〕是人呢？誰會根據這點而拒絕愛情和產育呢？

產育是有時容易，有時困難的。科學社會主義底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都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免要經過一個長久的產育苦痛時期的。恩格斯分析世界大戰底種種結果時，簡單明瞭地描寫了一件不容爭辯的明顯事實，即緊跟着戰爭發生以及同戰爭相連的（尤其是——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在戰爭時期爆發並且不得不在其受世界大戰環繞的時期生長和支持下去的）革命是特別困難的一種產育。

恩格斯明白認識到這件事實，所以特別慎重地說到世界大戰中滅亡的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社會主義的問題。〔只有一種結果（世界大戰底結果），——他說，——才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這就是普遍的窮竭和工人階級最終勝利條件的造成〕。

這種思想在我們所分析的這篇序言末尾表示得更加明顯：

…〔在悲劇結束的時候，你們（資本家和地主，帝王和資產階級國家要人）一定會傾覆下去，而無產階級底勝利不是已經爭得，就會畢竟是不可避免的〕。

困難的產育能使致命病症和致命結局底危險增加多倍。可是個別的人固然可能死於這種產育，但從舊制度中產育出來的新社會却不會死亡，而不過是誕生得更爲痛苦和更爲長久，生長和發展得更爲緩慢罷了。

戰爭底結局還沒有到來，而普遍的窮竭狀態却早已到來了。至於恩格斯用假定方式預察到的那兩種直接從戰爭中產生出來的結果（若不是工人階級已經爭得勝利，就會是不顧一切困難而終究造成使這種勝利不可避免的條件），那末這兩種條件在現今一九一八年年中的時候都已具備了。

在一個發展較弱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階級底勝利已經爭得了。在其餘的國家裏，正用驚人苦痛的驚人努力造成使這種勝利〔畢竟是不可避免的〕條件。

讓〔社會主義的〕小人去預報凶兆吧，讓資產階級去咆哮震怒和發瘋發狂吧。只有閉着眼睛不願看見什麼和塞着耳朵不願聽見什麼的人，才會覺察不到現在全世界上懷妊着社會主義胎兒的資本主義舊社會產育陣痛已經開始的事實。我國被事變進程暫時提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前鋒的地位，它現在正遭受着已經開始的產育初期特別苦重的痛楚。我們有一切根據來完全堅決和絕對確信地觀察未來，因爲這個未來是在爲我們準備着新的同盟者，準備着社會主義革命在幾個更先進國家裏的新勝利。我們有權引以自豪並深以爲幸的，就是我們最先在地球一個角落裏打翻了資本主義這隻野獸，它已使地球沾滿血污，已把人類引到飢寒交迫和野蠻化的地步，然而不管它臨死時掙扎得怎樣兇狠殘暴，總是不免很快就要滅亡的。

寫於一九一八年六月。

##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摘錄)

###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 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冊子中所講到的基本問題，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對於各先進國，尤其是對於各交戰國，尤其是在目前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鬥爭中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對於這個問題必須加以仔細說明。

考茨基曾這樣提出問題：「這兩個社會主義派別（即指布爾什維克與非布爾什維克）的對立乃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方法，即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的對立」（第三頁）。

這裏我們要順便說明一句，考茨基把俄國的非布爾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稱為社會主義者，是只以他們的名稱，即只以他們的空話，而不以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所佔的實際地位為根據。這是何等高明地來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啊！但關於這一點，讓我往下再比較詳細的去說吧。

現在應當說明的是主要之點，即考茨基所謂「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的「根本對立」這個偉大發現。問題的中心就在這裏。考

茨基那本小冊子底全部實質就在這裏。這真是怪誕絕倫的糊塗理論，這真是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所以必得承認說，考茨基是遠遠超過伯恩斯坦之上了。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乃是無產階級國家對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民主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關係問題。看起來這已是明如皎日。然而考茨基好像專門背誦歷史教科書的中學教員似的，固執地把背對着二十世紀，把面朝着十八世紀，第一百次乾燥無味地在該書許多篇章中反復咀嚼着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制對君主專制與中世紀制關係的爛調！

真像在大夢裏咀嚼樹皮呢！

這根本是文不對題的說法。考茨基想把問題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蔑視民主制」（第一一頁）等等的這種企圖，祇能令人發笑而已。考茨基之所以必須用這種空話來抹煞並混淆問題，是因為他按自由主義的立場提出問題，祇是說什麼一般的民主制，而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他甚至避開這個確定的階級的概念，而拚命講什麼「社會主義前期的」民主制。在該小冊子上幾乎佔了三分之一（在全書六十三頁中佔了二十頁）篇幅的這位空談家底空談，是資產階級所非常樂聞的，因為這套空談等於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粉飾而抹煞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但考茨基所標榜的書名，終究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底精華正在於此，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對題的空話之後，也只好引出馬克思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話來。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怎樣做了這件事，這簡直是一齣大滑稽劇！聽呵：

「這個見解」（即考茨基宣稱為蔑視民主制的見解）「所根據的，祇是馬克思所說的一個字」。——考茨基在該小冊子第二〇

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六〇頁上，他甚至把這說成爲（布爾什維克）『湊巧記起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封信上用過一次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字眼』（原文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des Wörtchens）。

試看馬克思底這個『字眼』吧：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第一，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議論稱爲一個『字』，甚至稱爲一個『字眼』，——這簡直是污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應該忘記，考茨基是把馬克思著作讀得幾乎能橫流倒背的一個人；按考茨基底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裏或腦袋中定是藏有許多木箱，其中把馬克思底全部著作都擺列得極有條理，極便於隨時引證。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論馬克思或恩格斯，無論在通信中或刊印的著作中，都把無產階級專政說過許多許多次，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前後這個時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公式不過是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任務在歷史上更具體的和科學上更確切的說明而已；關於這個任務，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革命底經驗，從一八五二至一八九一這四十年過程中，都是時常說到的。

爲什麼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竟會如此怪誕絕倫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呢？如果說到這種現象底哲學基礎，那這就是用折衷論與詭辯說來偷換辯證法。考茨基原是最會耍這套偷換把戲的能手。如果從政治與實際內容來看，那這就是効忠於機會主義者，即歸根到底是効忠於資產階級。自歐戰開始時起，考茨基

在這口頭上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做資產階級奴僕的藝術方面，真是突飛猛進，巧奪天工了。

當你去考察考茨基如何巧妙地「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字眼」的時候，你就會更加相信這一點。聽呵：

「可惜馬克思沒有較為詳細地指示出，他究竟怎樣了解這個專政」…（這完全是叛徒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恰恰有過許多極詳細的指示，不過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故意加以抹煞罷了。）「…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獨裁與君主專制的區別，就是前者不是一種經常的國家機關，而是一種暫時的極端辦法。」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一語既然不是說個人專政，而是說一個階級專政，就可見馬克思說到專政時決不是指該字底本義而言。

他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指凡在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的地方所必然出現的那種狀態。單就馬克思認為英美可以和平地實現過渡，即用民主方法來實現過渡的這個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專政並不是指管理形式而言了」（第二〇頁）。

我故意把考茨基底這段議論完全摘引出來，好使讀者能夠明顯地看出「理論家」考茨基所運用的是怎樣的一種方法。

考茨基想先從專政這「字」底定義來着手觀察問題。

好極了。觀察問題時採取任何一種方法本是每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要把觀察問題的真誠態度與不誠意態度分別清楚。誰想用這種方法去認真觀察問題，他就必須作出他自己對於這個「字」的定義。那時，問題就會提得清楚而直爽。考茨基



却不這樣做。他說：「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

第一，這不是定義。既然考茨基不願意對於專政這一概念下個定義，那末他爲什麼又採取這種方法來研究問題呢？

第二，這顯然不正確。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會講到一般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會忘記提出「供哪一個階級享受？」的問題。誰都知道，——就是「歷史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隸底起義或激烈的騷動，立刻就暴露出古代國家底實質是奴隸主底專政。試問這個專政毀滅了奴隸主中的民主，即供奴隸主享受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是沒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講出這種怪誕絕倫的謊言謾語，是因為他「忘掉了」階級鬥爭……

要使考茨基所持的自由主義的虛假論斷變爲馬克思主義的和合乎真理的論斷，那就必須說：專政的意思不一定要毀滅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但它一定要毀滅（或加以極重大的限制，這也就是毀滅底形式之一）受專政所制壓或受專政所反對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

但是，不管這個論斷怎樣真確，然而它並沒有作出一個專政底定義。

我們且來考察考茨基如下的話吧：

…「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

考茨基好像瞎了眼的小狗兒用鼻子隨便東嗅西嗅，偶然在這裏嗅到了一種真確的意思（就是說，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但他畢竟還是沒有作出專政底定義來；此外他又說出了歷史上明明不正確的議論，彷彿專政就是個人獨裁。這在文法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爲實行專政的也可能是一小羣人，或是寡頭，或是一個階級等等。

此外，考茨基又說到專政與君主專制的區別，雖然他的解說顯然是不正確，但我們也不去分析它了，因為這同我們所研討的問題完全無關。考茨基愛把自己的臉由二十世紀轉向十八世紀，又由十八世紀轉向太古時代，他的這種嗜好是誰都知道的，我們希望德國的無產階級達到專政之後，會估計到考茨基底這種嗜好，譬如說，叫他到中學裏去充當古代史教員吧。用關於君主專制的機智推論來避免作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這若不是極端愚蠢的想法，也是非常拙笨的欺詐伎倆。

總之，考茨基立意來談論專政的時候，講了一大堆顯然不正確的廢話，却沒有作出任何定義來！他本來可以不依靠本人的才智，祇藉自己的記憶，從他的《木箱》中拿出馬克思論述專政的一切語句來。要是這樣，他就一定能得到下面這個定義或實質上與此相符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憑藉於強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強力手段所獲得，所維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看，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這對於每個覺悟的工人（即羣衆底代表，而不是如像各國社會帝國主義者這班被資本家收買的市儈混蛋底上層分子）都明如皎日的真理，這對於每個為自身解放而奮鬥的被剝削者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這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無待爭辯的真理，我們竟必須《用戰爭手段》才能從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那裏把它《解放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可鄙諂媚者，即第二國際領袖們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始而玩弄了一套偷換把戲，公然胡說八道，硬說《專政》底本義是表示個人獨裁，隨後他——根據這種偷換把戲！——就聲明說，可見馬克思所講的階級專政並沒含有該字底本義（而

是說，專政不是指革命的強力，而是指〔在資產階級的——請注意這個形容詞——民主制度下和平地獲得大多數〕。

他說應當把〔狀態〕與〔管理底形式〕區別開來。這種異常深奧的區別，正像我們竟把一個拙於推論的人底愚蠢〔狀態〕與其愚蠢〔形式〕區別開來一樣！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為〔統治底狀態〕（他在該書下一頁，即第二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說），是因為那時就能使革命的強力化為烏有，使強力的革命化為烏有。〔統治底狀態〕就是一種在…〔民主制度〕下可以有任何一種大多數的狀態。運用這樣一套詐術，就能安然無事地使革命化為烏有了。

但這套詐術實在太笨拙了，因而也就挽救不了考茨基。專政底前提和意思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採用叛徒們所不高興的那種革命強力底〔狀態〕，這是誰也隱瞞不了的真理。所謂〔狀態〕與〔管理形式〕有區別，這種議論之荒謬可笑，是顯而易見的事。在這裏談什麼管理形式便是加倍愚蠢，因為連三尺之童也知道君主國與共和國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解釋，這兩種管理形式，也同資本主義制度下其他一切過渡的〔管理形式〕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即資產階級專政底各種變態而已。

末了，談論什麼管理形式，就不但是愚蠢，並且是粗魯地偽造馬克思底意思，因為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分明是國家底形式或類型而不是管理底形式。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機器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種新的機器，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所有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與歪曲，因為他那叛徒的立場使他非這樣作不可。

試看他所運用的是怎樣卑鄙無聊的遁詞吧。

遁詞一：「單就馬克思認為英美可能有和平的變革，即用民主方法實現的變革這一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不是指管理底形式而言了」…

這裏絕對談不到什麼管理底形式，因為例如有些並非標本式資產階級國家的君主國並沒有軍閥機關，而例如有些本是標本式資產階級國家的共和國却具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這是大家知道的歷史上與政治上的事實，是考茨基所無法偽造的。

若是考茨基肯認真地誠意地談論問題，那他就會要自問一下：有沒有關係於革命而絕無例外情形的歷史規律呢？那時他的回答便會是：這樣的規律是沒有的。這樣的規律所指的祇是標本式的現象，即「理想式的」現象，如像馬克思有一次把中等的，常態的，標本式的資本主義稱為「理想式的」資本主義。

其次，就我們現在所探討的這點來說，在前世紀七十年代是否有使英美成為例外的因素呢？凡屬稍有歷史科學常識的人，都顯然知道這個問題是必須提出的。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偽造科學，就是玩弄詭辯。但一提出這個問題，便無疑地要得出下面這個回答：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乃是用強力手段反對資產階級；這種強力手段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存在有軍閥機關與官僚制度，關於這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屢次極詳盡地說明過（尤其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及其序言上）。但是，恰恰當馬克思說出這個意見時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兩國恰恰沒有存在這些機關（而現在，這樣的機關在英美也有了）。

考茨基為要遮掩他的叛變立場，所以處處只好玩弄欺騙手段！

但是，請看他在這裏如何偶然露出了自己的馬脚。他說：「和平地」，即是用民主的方法！！

在作專政定義的時候，考茨基曾拚命向讀者隱瞞專政這個概念底基本標誌，即革命的強力。可是現在真相畢露了：問題正是關於和平變革與使用強力的變革二者間的對立。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考茨基之所以要運用一切遁詞、強辯和賈造，爲的是要避開強力革命，爲的是要掩蓋他背棄這種革命的行為，掩蓋他轉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去，即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行為。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

〔歷史家〕考茨基這樣無恥地假造歷史，以致忘掉了一件基本事實：壟斷制前期的資本主義（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也就是這種資本主義底極盛時期），由於它在英美表現得特別標本化的那些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比較最愛和平，最愛自由的特徵。但是帝國主義，即僅在二十世紀才完全成熟的壟斷資本主義，也是由於自己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最不愛好和平，最不愛好自由，軍閥機關最爲發展且到處發展的特徵。在談論和平變革或是強力變革怎樣標本和怎樣可靠的問題時，而竟〔不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無異是墮落爲最下流的資產階級奴僕。

遁詞二：巴黎公社雖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由未曾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於是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照馬克思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純粹民主制中所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如果無產階級佔有大多數的話〕（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第二一頁）。

考茨基底這種論據，荒謬絕倫，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 des richesses*（駁不勝駁的困難）。第一，大家知道，資產階級底精華、大本營和上層分子，都從巴黎逃亡到凡爾賽去了。在凡爾賽還有〔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這又表明考茨基所謂在公社中有社會主義底〔一切派別〕參加的說法完全是造謠。把當時巴黎居民分成

了兩個交戰營壘而其一方集中有一切鬥爭頑強與政治積極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這種情形，說成爲『全民投票』的『純粹民主制』，這豈不是太可笑了麼？

第二，公社同凡爾賽的鬥爭乃是法國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既然巴黎當時決定着法蘭西底命運，試問那裏怎樣談得上『純粹民主』與『全民投票』呢？當馬克思認爲公社因沒有奪取屬於法蘭西的銀行以致鑄成大錯的時候，難道他是根據『純粹民主』的原則與實踐來出發的麼？

幸而考茨基著書立說的地方是警察禁止人們『成羣結隊』發笑的國家，不然考茨基真會被人笑死呵。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請熟讀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回憶一下恩格斯從…『純粹民主』的觀點上對於公社所作的如下估計：

『這些先生』（指反威權主義者）『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砲，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爲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

你們看，這就是『純粹民主制』！一個異想天開，竟在階級社會中一般地講什麼『純粹民主制』的卑鄙市儈『社會民主黨人』（是指此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法國的用法，以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在全歐洲的用法而言），該會怎樣受到恩格斯底嘲笑呵！

够了，要想把考茨基所說的一切無稽之談盡行列舉出來，當

然是做不到的事，因為在他的每一字句中間都充滿了絕頂的叛徒精神。

馬克思與恩格斯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績就在於毀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的嘗試。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這個結論非常重要，所以他們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黨宣言「陳舊了的」（有些部分）綱領祇作了這樣一個修改<sup>68</sup>。馬克思與恩格斯特別指明公社實行消滅了軍隊和官僚制，消滅了國會制，破壞了「寄生的贅瘤，即國家」等等。而絕頂聰明的考茨基，居然傻頭傻腦，安閑自得地重複着自由主義教授們所千番百次說過的東西，即關於什麼「純粹民主制」的童話。

難怪盧森堡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現在已是一具臭屍了！

遁詞三：「如果我們說專政是管理底形式，那我們就不能說是階級專政。因為正如我們所已經指出過的，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祇有「組織」或「政黨」。

「糊塗顧問」先生，你真弄糊塗了，糊塗到了萬分！專政當然不是「管理底形式」，這樣胡扯是很可笑的。馬克思所講的也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國家底形式或類型。這完全不是那回事，完全不是那回事。說階級不能管理，也是全然不對的；這種廢話祇有那些除了資產階級國會外什麼也看不見，除了「當權政黨」外什麼也不注意的「國會迷」，才說得出來。考茨基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中都可看見統治階級管理國家的例子，例如中世紀的地主便是這樣，雖然他們的組織性是不充分的。

結論：考茨基簡直是空前未聞地曲解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概念，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說，考茨基本人已經墮落到了自由主義者的地步，祇有自由主義者才妄談什麼「純粹民主制」的鄙陋言論，掩飾並抹煞資產階級民主制底階級

內容，最害怕被壓迫階級所採用的革命強力手段。當考茨基這樣〔解釋〕〔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底概念而竟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施行的革命強力化爲烏有時，他就在用自由主義態度來曲解馬克思的事業上打破了全世界的紀錄。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是個後生小子了。

寫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和十一月間。



###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封鎖俄國，把蘇維埃共和國看成爲傳染病的策源地，力圖把它與資本主義世界隔絕開來。這些誇耀自己國家制度〔民主性〕的人，如此盲目地仇恨蘇維埃共和國，竟沒有覺察到他們自己落到如何可笑的地步。試想想吧：這些先進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國家，擁有全副武裝，在軍事方面獨霸全世界，却竟好像害怕烈火那樣害怕從一個經濟破壞的，飢餓的，落後的，而據他們說甚至是半野蠻的國家所流行出的思想傳染病！

單是這一個矛盾，也就能使全世界勞動羣衆認清真象，並幫助我們揭破克勒孟梭，路易喬治，威爾遜等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府底虛僞行爲了。

但幫助我們的不僅有資本家仇恨蘇維埃的盲目病，而且有他們相互間的糾紛，這種糾紛使他們互相掣肘。他們彼此間商定了一種十足的默然抵制陰謀，極端害怕傳播一般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真實消息，特別是害怕傳播它的正式文牒。但是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刊物時報（“Le Temps”）却刊載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消息。

爲了這點，我們應向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報，法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底這位領袖表示極崇高的謝忱。我們很想寫一封公函向時報鳴謝，感謝它這樣恰當，這樣巧妙地幫助我們。

從時報根據我們無線電訊編成自己消息的方式中，就可顯然看出這個金囊機關報的動機何在。它想向威爾遜放出一支暗箭來刺他一下：看，你是在同什麼樣的人談判！這些遵循金囊意旨來舞文弄墨的聰明角色却沒有覺察到：他們想用叫喊布爾什維克來恐嚇威爾遜，這在勞動羣衆看來是等於替布爾什維克作廣告宣傳。再說一遍，我們應向法國百萬富翁們的機關報表示極崇高的謝忱！

第三國際成立時的國際環境就是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或如德國的謝德曼，奧國的倫勒爾這類資本主義奴僕們頒佈何種禁令，玩弄何種卑鄙手腕，都不能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阻碍關於這個國際的消息的傳播以及對於這個國際的同情心理的擴展。這種環境是到處顯然突飛猛進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這種環境是勞動羣衆中間的蘇維埃運動所造成的，蘇維埃運動已發展成爲真正的國際運動了。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奠定了準備工人對資本舉行革命進攻的工人國際組織底基礎。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是無產階級運動底國際組織，當時這個運動是向橫廣方面發展，以致革命水準不免暫時降低，機會主義不免暫時加強，而終於使第二國際遭到了可恥的破產。

第三國際實際上是在一九一八年創立的，當時許多年來，特別是大戰時期所進行的反機會主義和反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過程，已使許多國家中成立了共產黨。在形式上，第三國際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這個國際底主要特點和它的使命，就是要執行和實現馬克思主義底遺訓，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的理想；第三國際底這個主要特點馬上就因此表現出來，即這個新的第三屆的〔國際工人協會〕現時在相當範圍內已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符合了。

第一國際奠定了爭取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鬥爭底基礎。

第二國際是準備基地好在許多國家中廣泛發展運動的時代。

第三國際接受了第二國際工作底成果，排除了它那些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穢物，並且已經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領導世界上最革命的運動，即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本壓迫的運動的諸政黨所組成的國際聯合，現在已經有了空前鞏固的基礎：已經有了在國際範圍內體現着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對資本主義勝利的幾個蘇維埃共和國。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全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已經開始實現馬克思總結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發展經驗時所提出的最偉大口號，即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英明的預見，這個英明的理論，已經開始成為現實了。

這個原來是拉丁語的名詞現在已經譯成現代歐洲各國語言，而且譯成了全世界各種語言。

全世界歷史底新時代開始了。

人類已在擺脫最後一種奴隸制：資本主義奴隸制或僱傭奴隸制。

人類擺脫這種奴隸制，就是破天荒第一次進到真正自由。

爲什麼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竟是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的俄國呢？這種矛盾，一方面俄國是個落後國家，另一方面它又「飛躍」到了最高形式的民主制，即越過資產階級民主制而逕直進到了蘇維埃民主制或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這一矛盾，可以說正是使西歐人特別難於瞭解蘇維埃底作用或瞭解得很緩慢的原因之一（除了大多數社會主義的領袖已爲機會主義積習和庸俗偏見所束縛的事實而外）。

全世界工人羣衆本能地領會到，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鬥爭底武

器和無產階級國家底形式。但是爲機會主義所敗壞了的「領袖」們至今還在繼續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叫做一般的「民主制」。

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首先就表明出俄國落後性和它超過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飛躍」兩者間的「矛盾」，這是否值得驚訝呢？假使歷史讓我們實現新式民主制而不經過許多矛盾，那才真是可驚訝的了。

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任何一個對現代一般科學有認識的人，如果有人問他說：「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彼此平衡地或諧和勻稱地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那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無疑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來沒有過而且也不能有過什麼平衡，什麼諧和，什麼勻稱。在每個國家中都是時而是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這一方面或這一特點或這些特性發展得特別突出，時而又是在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別一方面，或別一特點，或別些特性發展得特別突出。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

當法國實現其偉大資產階級革命，喚醒歐洲全大陸趨向於歷史上的新生活時，資本主義比法國更發達得多的英國竟成了反革命同盟底首領。而當時的英國工人運動却英明地預示了將來馬克思主義裏的許多東西。

當英國發生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即憲章運動時，在歐陸國家中都還只發生着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法國却已爆發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偉大國內戰爭。資產階級在各個國家中用各種不同手段把各國的無產階級隊伍分別擊破了。

英國，照恩格斯的說法，是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的貴族一塊造成了最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模範國家。從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意義上說來，這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竟落後了幾十

年。法國在工人階級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所舉行的兩次有全世界歷史重大意義的反資產階級的英勇起義中，好像是把無產階級的力量用盡了。隨後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國際中工人運動的領導權轉到了德國，那時德國在經濟上比英法兩國都落後。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德國在經濟上趕過了這兩國的時候，充當德國工人黨這一全世界模範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的人，却已是一小羣十足的惡棍，賣身給資本家了的最卑鄙的混蛋，即由謝德曼和諾斯克起到達維德和列金止這些從工人出身而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資產階級効勞的最可惡的劊子手。

全世界歷史一往直前地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所走的遠不是平坦，簡單，筆直的道路。

當考茨基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有因主張與謝德曼統一，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反對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而變成爲馬克思主義叛徒的時候，曾在二十世紀最初時期寫過一篇斯拉夫人與革命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敘述了那些使國際革命運動領導權可能轉到斯拉夫人手裏的歷史條件。

果然如此。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了俄國人手裏，正如這個領導權在十九世紀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中起初操在英國人手裏，隨後操在法國人手裏，然後又操在德國人手裏一樣。

我已屢次說過：俄國與各先進國比較起來是易於開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但它要繼續這個革命並使其達到最終勝利，即完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却就要困難些。

我們之所以較爲容易開始，是因爲，第一，沙皇帝制在政治上非常（對於二十世紀的歐洲說）落後，致使羣衆底革命攻擊力量非常巨大。第二，俄國的落後性使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革命與農民反地主的革命特殊地匯合起來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

時，我們就是從此開始的，假使我們不是從此開始，那末我們當時便不會這樣容易地獲得勝利。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論到普魯士時，就已經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有與農民戰爭特殊配合起來的可能。布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五年初起，就堅持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思想。第三，一九〇五年革命在使工農羣衆先鋒隊認識西歐社會主義底〔新發明〕這一意義上，以及在羣衆革命行動的意義上，都使工農羣衆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訓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和十月無產階級革命都會是不可能的了。第四，俄國的地理條件使它在反對外部資本主義先進國底優勢力量時能比其他國家支持得長久些。第五，無產階級對農民的特殊關係便利了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便利了城市無產者去影響鄉村半無產者的貧苦勞動階層。第六，長期罷工鬥爭的教育和歐洲廣大工人運動的經驗，使蘇維埃這種特殊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形式易於在迅速而深刻尖銳化的革命形勢下產生出來。

以上所述當然是不完備的，但暫時可以此爲限。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已在俄國產生出來了。它是巴黎公社之後所成就的第二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步驟。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穩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它這新式國家是已經不會死亡的了。它現在已經不是孤立的了。

爲要繼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爲要把這種工作貫徹到底，需要努力的地方還非常之多。那些文化程度較高，無產階級比重和影響較大的國家裏所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祇要走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那它們是有一切可能趕過俄國的。

破產了的第二國際現時正在死亡而成爲活生生腐爛着的軀體。它實際上是替國際資產階級當奴僕。這是真正的黃色國際。它的最重要思想領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頌揚資產階級民主制，把

它稱爲一般的「民主制」，或是更愚蠢更粗魯地稱之爲「純粹民主制」。

資產階級民主制已經過時了，正如先前必須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內準備工人羣衆的時候做過歷史上必要的有益工作的第二國際已經過時了一樣。

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來都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資本鎮壓勞動者的機器，資本政權的武器，即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約許過政權歸人民大多數，並宣告過這樣的政權，但它却因存在有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從來也未能實現這種政權。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的「自由」，在實際上只是富人享受的自由。無產者和勞動農民本來能够而且應當運用這種自由準備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資本，戰勝資產階級民主制，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勞動羣衆照例是不能實際享受民主的。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供羣衆，供勞動者，供工人和小農享受的民主。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像蘇維埃政權這種是大多數人民底國家政權，這種在事實上是大多數人民掌握的政權。

這個政權鎮壓剝削者及其幫手底「自由」，它剝奪他們實行剝削的「自由」，發飢荒財的「自由」，爲恢復資本政權而鬥爭的「自由」，勾結外國資產階級來反對本國工農的「自由」。

讓考茨基輩去辯護這樣的自由吧。這是只有馬克思主義叛徒，社會主義叛徒才能作出的事情。

第二國際底思想領袖，如像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產，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在他們完全不能了解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底意義，不能了解這民主制與巴黎公社的關係，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必要性。

在「獨立的」（請讀作市儈庸俗小資產階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機關刊物自由報（“Die Freiheit”）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第七十四期上，登載了一篇告德國革命無產階級的宣言。

這篇宣言是由該黨中央及其在「國民會議」，即德國「立憲會議」中的黨團全體簽字發表的。

這篇宣言責斥謝德曼輩希圖取消蘇維埃，而提議——不要開玩笑吧！——把蘇維埃與立憲會議配合起來，給予蘇維埃以相當的國家權利，讓它在憲法中佔個相當的位置。

把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合併起來，調和起來！這該是多麼簡單啊！這該是多麼英明的庸人思想啊！

所可惜的，只是這種思想在俄國克倫斯基執政時期已經由聯合起來了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試驗過了。

誰讀了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每個尖銳的關頭，在每一次嚴重階級衝突發生時，都只能有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證明他對於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或政治學說都是一竅不通。

但是爲要把二月十一日發表的這篇美妙絕倫、滑稽至極的宣言內所充滿的經濟政治荒謬論調盡行揭露，就非把希法亭和考茨基一流人主張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和平結合起來的這種英明庸人思想專門分析一下不可。這點只好留到寫另一篇文章時去說。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寫於莫斯科。



##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禮

同志們！我們從匈牙利蘇維埃活動家那裏得到的消息，真使我們無限歡欣鼓舞。匈牙利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不過兩個多月，但在組織性方面說，匈牙利的無產階級似已超過我們了。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匈牙利人民的一般文化水準較高，再則產業工人在全體居民中的比重更是高得無比（在現時匈牙利八百萬人口中有三百萬是集中在布達佩斯城），末了，在匈牙利，過渡到蘇維埃制度即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得比我國容易而和平得多。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歐洲大多數社會黨領袖，無論是社會沙文主義派或考茨基派的領袖，都已完全沉溺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會主義幾十年來較為「和平」發展所養成的純粹市儈偏見中，以致根本不懂得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若不把這些領袖從自己道路上排除出去，不把他們趕走，便不能完成自己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解放使命。這班人全部或一半地相信了資產階級關於俄國蘇維埃政權所說的謊語，而不會辨別體現在蘇維埃政權中的新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供勞動者享受的民主制，即社會主義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之間本質上的區別，他們奴僕似的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叫做「純粹民主制」或一般「民主制」。

這些沉醉於資產階級偏見的盲人們，不懂得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從資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有全

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他們把俄國蘇維埃政權和俄國歷史底某些特點及其發展同蘇維埃政權底國際意義混爲一談。

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見光明。匈牙利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形式完全與俄國的不同：資產階級政府自願辭職，工人階級底統一，社會主義的統一，立刻就在共產主義綱領基礎上恢復起來。蘇維埃政權底實質現今表現得更加明顯了：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有蘇維埃政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是以無產階級爲首的勞動羣衆所擁護的政權。

這個專政必須要採用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強力手段來鎮壓剝削者、資本家、地主及其走狗們的抵抗。誰沒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應當被取銷其爲無產階級領袖或顧問的資格。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實質並不僅限於採用強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採用強力。無產階級專政底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進部隊，其先鋒隊，其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社會劃分爲階級的現象，使社會全體成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人剝削人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一個較爲長久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方面因爲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因爲根本改變生活一切部門是需要時間的，第三方面因爲慣於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經營，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種巨大習慣勢力，是只有經過長期堅忍鬥爭才能克服的。所以馬克思也就說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在這整個過渡時期中，對這個改革實行反抗的既有自覺實行反抗的資本家及其知識分子中爲數衆多的走卒，又有往往是自覺實行反抗的大批過分拘守小資產階級習慣和傳統，包括農民

在內的勞動分子。這些階層中的動搖現象乃是不可避免的。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趨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趨向於資產階級，趨向於自由貿易，即退轉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

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一個階級底政權，需要有這個階級底組織性和紀律性，需要有它那憑靠資本主義文化、科學、技術上一切成果所建立的集中權力，需要有它那與任何勞動者心理相近的本性，需要有它在鄉村中或小生產中那些渙散的，較不開通的，政治上較不穩定的勞動者面前的威信，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引導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階層前進。在這裏，空談什麼一般「民主制」，空談什麼「統一」或「勞動民主派底統一」，空談什麼一切「勞動者平權」等等等等，即從事於那些市儈化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派所最習慣的空談，是無濟於事的。空談只能蒙蔽一般人的耳目，蒙蔽一般人的意識，而鞏固那種因循拘守資本主義，國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陳腐頑固習氣。

消滅階級是一件長期的困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事情，這個階級鬥爭在推翻資本政權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後，並不會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鄙陋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會變更自己的形式，在許多方面成爲更加殘酷的。

無產階級應當進行階級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底抵抗，去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因循守舊習氣和猶豫動搖天性，這樣來捍衛自己的政權，鞏固自己的組織影響，「中立」那些害怕離開資產階級而跟隨無產階級走又太不堅定的階層，鞏固新的紀律，即勞動者底同志紀律，鞏固勞動者與無產階級間的堅實聯繫，使他們在無產階級周圍團結起來，用這種新的紀律，用這種新的社會聯繫基礎去代替中世紀的農奴制紀律，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饑餓紀律，

〔自由〕僱傭奴隸制紀律。

爲要消滅階級，就需要有一個階級底專政時期，即被壓迫階級中這樣一個階級底專政時期，這個階級不僅能推翻剝削者，不僅能無情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與全部資產階級民主觀，與任何妄說一般自由平等的市僧空談絕緣（其實正如馬克思所早已指出的，這種空談是意味着商品所有者間的〔自由平等〕，即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自由平等〕）。

不僅如此。只有受過幾十年反資本的罷工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教育、培養、鍛鍊而團結起來的那個被壓迫階級，——只有領會了城市的，工業的，大資本主義的全部文化，並有決心和本領來捍衛這種文化，保存並繼續發展其一切成果，把這些成果變爲全體人民，全體勞動者都能享受的那個階級，——只有担得起歷史所必然加在堅決排除已往、大膽開拓將來新社會道路的人身上的一切困苦、患難、考驗和巨大犧牲的那個階級，——只有其中優秀分子根本仇恨鄙棄一切市僧庸俗東西，根本仇恨鄙棄小資產階級、小職員和〔知識分子〕中間盛行的這種惡劣品性的那個階級，——只有〔經過了勞動學校鍛鍊〕而善於喚起一切勞動者，一切誠實人尊敬自己勞動能力的那個階級，才能運用自己的階級專政來消滅階級。

匈牙利工人同志們！你們一下子就在真正無產階級專政綱領上把一切社會主義者統一起來了，這樣就給全世界做出了比蘇維埃俄羅斯更好的榜樣。現在你們面前擺着一個極高尚而極困難的任務，就是要在反協約國的艱苦戰爭中支持下去，希望你們堅定不拔。如果那些昨天加入到你們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的社會主義者中間，或小資產階級中間表現出動搖不定，那你們就要無情地鎮壓這種動搖。槍斃，這便是膽怯者在戰爭中應分遭受的命運。

你們進行着唯一合理的，正義的和真正革命的戰爭，即被壓迫

者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戰爭，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戰爭。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間所有一切忠誠分子都是站在你們方面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月比一月的接近起來了。

希望你們堅決不拔！勝利定會屬於你們的！

寫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 偉大的創舉

——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摘錄)

我極詳細和極完備地引證了關於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消息，因為這裏我們顯然看得到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上極重要的一方面，對於這一方面，我們的刊物沒有充分注意到，而且我們大家都還沒有給以充分估計。

少發些政治喧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從生活中取得，並為生活檢查過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這個口號是我們全體，我們的作家，鼓動員，宣傳員，組織員等所應該始終不倦地重複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第一個時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和基本的任務，即克服資產階級底反抗，戰勝剝削者，打破他們的陰謀（如黑幫派，立憲民主黨人以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律參加過的企圖讓出彼得城的〔奴隸主底陰謀〕），這是必然而不可免的。但除這個任務而外，同樣也不免要提出——愈往前去，便愈加頻繁地提出——積極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經濟關係，建立新社會這一更重要的任務。

無產階級專政，——我已屢次指出過，例如我於三月十二日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代表會議上講話時就指出過，——並不僅僅是對

剝削者採用的強力，甚至主要不是強力。這種革命強力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會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

農奴制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棍棒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勞動羣衆極端愚昧，備受抑壓而橫遭一小羣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饑餓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內，雖然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着長足的進步，但極大多數的勞動羣衆仍舊是一羣愚昧無知，備遭一小羣資本人掠奪侮辱的僱傭奴隸或貧苦農民。共產主義（其初步爲社會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則是靠那些既推翻了地主壓迫，又推翻了資本人壓迫的勞動羣衆本身底自由自覺紀律來維持的，而且愈往前去，便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既非從空而降，也不是出自善良願望，而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並且也只能從這種條件中成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便不會有這種新紀律。而這種物質條件底代表者或傳導人，便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啓發和鍛鍊出來的一定歷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科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

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爲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一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一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一般工廠工人，即產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我們要在這括弧中指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科學上

的區別，只在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成長出的新社會底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這個新社會底更高的，進一步的階段）。

伯恩國際<sup>69</sup>，即黃色國際底錯誤，就是它的領袖們只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害怕澈底加以思索，恰巧害怕做出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為資產階級絕對不能接受的那個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鬥爭底一個時期，當階級尚未消滅之前，這個鬥爭是決不可免的，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並且在推翻資本後第一個時期，成為更形殘酷和更形獨特的了。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鬥爭，而是繼續着階級鬥爭，——直到消滅階級為止，——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採取另一種形式，運用另一些手段來進行着。

〔消滅階級〕又是什麼意思呢？凡屬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底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思考到這個最終目的底意義。所謂各個階級，就是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幾個巨大集團。所謂各個階級，就是由於彼此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團能佔得另一集團勞動的各個集團。

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並且還要廢除對生產資料的任何私有制，還要消滅城市和鄉村間的區別，以及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間的區別。這是需要很長的時期才可實現的事業。為要完成這一事業，就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小生產制無數殘餘底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和特別難於征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關連的極頑強的因循守舊習氣。



若認為一切〔勞動者〕都能同樣進行這一工作，那便是最空洞的辭句或遠古的，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底幻想。因為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並且只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只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之所以能夠實現它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因為它是文明社會中最強有力最先進的階級；第二，因為它在各個最發達的國家裏佔居民的大多數；第三，因為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半無產者分子，即照例是每年一部分時日度着無產者式的生活，照例是在某種程度內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僱傭勞動謀生的人。

誰想根據什麼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底平等這類的空泛辭句來解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任務（如像考茨基，馬爾托夫及伯恩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作的那樣），誰就只是以此來暴露他們那種在思想方面奴僕式地跟着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儈底天性。只有具體研究已經奪得了政權的那個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與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之間的特別關係，才能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並且這種關係不是在虛幻和諧的，〔理想式的〕環境中形成起來，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和多樣反抗的現實情況下形成起來的。

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包括俄國在內，極大多數的民衆，尤其是勞苦羣衆，都是連同自己的親屬千百次地經歷了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及其各種各樣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即爲了解決是英國資本還是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這一問題而屠殺數千萬人的戰爭，——把這種經歷異常加劇，擴大和加深了，使人們覺悟到這種經歷。所以極大多數民衆，尤其是勞苦羣衆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為它用英勇的果敢精神，用毫不留情的革

命手段推翻資本束縛，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闢出建設不容有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不管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民衆所表現的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方面去，倒退到資產階級〔福蔭〕下去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動搖遊離心理如何強大，如何不可避免，但他們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擁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威信，因為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不僅鎮壓剝削者反抗，而且還建設着嶄新的，更高的社會聯繫，社會紀律，即自覺的和聯合起來了的工作者底紀律，這些工作者是不承認任何束縛的，除了自己聯合體底權力外，除了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底權力外，他們是不承認任何權力的。

爲了取得勝利，爲了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反資本的革命鬥爭底無限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鼓舞他們，組織他們，指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粉碎資產階級底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以及所有小資產者階層引上新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設新社會聯繫、新勞動紀律、新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新勞動組織把科學以及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果同創造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底普遍聯合制結合起來。

這第二個任務要比第一個任務更加艱難，因為解決這個任務，絕對不能靠零星奮發的英勇氣概，而是需要有廣泛日常工作中所表現的最長期，最頑強和最困難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同時又比第一個任務更加重要，因為歸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只有爲代替資本主義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生產而起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才能成爲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那種力量底最大泉源，才能成爲這種勝利堅固不移的唯一保證。

\* \* \*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就是我們從這中間可以看出工人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過渡到新勞動紀律以及創造社會主義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方面所表現的自覺和自願的倡首精神。

受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教訓之後，未曾轉到沙文主義和民族自由主義方面而是轉到了社會主義方面的一位不可多得，甚至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的德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雅可比說過，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要比薩多瓦附近的會戰<sup>70</sup>有更大的歷史意義。這句話是很公正的。薩多瓦附近的會戰所解決的，是建立德國民族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究應屬於普奧這兩資產階級君主國中哪一個的問題。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是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達到戰勝資產階級的一個小小的步驟。因而我們也可以說，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要比興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國人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中所獲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有更重大的歷史意義。帝國主義者底勝利是爲了英美法三國富豪底利潤來屠殺千百萬工人，是垂死的，快脹死的和活活腐爛着的資本主義底殘暴行爲。而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却是爲使全世界各國人民解脫資本桎梏和戰爭慘禍的這種社會主義新社會底一個細胞。

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慣於自命爲〔輿論〕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當然要譏笑共產黨人底希望，稱這種希望是〔小花盆裏栽大樹〕，譏笑那些與盜竊公物，閑遊浪蕩、生產率低落、損毀原料和產品等等慣常現象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義務星期六底數目。我們回答這班老爺們說：如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用來幫助勞動羣衆，而不是用去幫助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恢復他們的權力，那麼改革就會進行得更快

而更和平。但這祇是空想而已，因為問題是由階級鬥爭來解決的，而大多數知識分子則趨向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是藉這些知識分子底幫助，却是不管他們怎樣反抗（至少是在大多數場合下），摒除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時改造和重新教育動搖分子，使之服從自己，漸漸地把動搖分子中的大多數奪到自己方面來，這樣才會獲得勝利。對於革命中的困難和挫折表示幸災樂禍，散佈張惶心理，宣傳開倒車——所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甘受這種辦法欺騙的。

如果按實質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過某種新生產方式不是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失敗、三反四覆的錯誤，而是一下子發育起來的麼？農奴制顛覆了半世紀後，俄國鄉村中仍保存有不少的農奴制殘餘。美國廢除黑奴制半世紀後，那裏的黑人往往還處於半奴隸狀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始終保持着他們替資本服務的本色，總是抱定他們那種完全虛偽的論據：在無產階級革命前，他們責備我們為空想主義者，而在革命後，他們却要求我們用荒唐妄想的速度來剷除舊制度底遺跡！

但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資產階級〔論據〕底真實價值，也知道習俗方面舊事物底遺跡在革命後相當時期內還是必然會對新事物底萌芽佔着優勢的。當新事物剛剛誕生出來的時候，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有力些，這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事物幼芽底軟弱，表示輕浮知識分子底懷疑態度等等，——這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都是保護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仔細地來研究新事物底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殷勤照顧〕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

不免會死亡的。不能担保說，恰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才定會發生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要扶助各種各類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會把這些新幼芽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東西選擇出來的。既然日本一位學者爲了幫助人們戰勝梅毒，竟有耐心接連試驗了六百零五種藥品，直到製出了能夠滿足一定需要的第六〇六種藥品時止，那末要想解決戰勝資本主義這一更困難任務的人們也就應該具有堅忍精神來試驗幾百以至幾千種新的鬥爭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從中製定出最適當的辦法時止。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爲開始這個運動的並不是境況特別優越的工人，而是具有各種專門手藝的工人，其中也包括沒有專門手藝的工人，即處於通常最困難條件下的粗工。我們大家都很知道，現在不僅俄國一國，而且全世界各國都有的勞動生產率低落現象，其基本原因就是破產和貧困，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忿恨心理和疲憊，疾病頻仍以及半飢半飽的現象。最後這點最關重要。饑餓——這就是勞動生產率低落的原因。爲了消滅饑餓現象，就必須提高農業、運輸業及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結果就成了這樣一個循環圈：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得消除饑餓，而爲要消除飢餓，又得提高勞動生產率。

大家知道，諸如此類的矛盾在實踐上是以這個循環圈的中斷，羣衆情緒底轉變，個別集團底英勇首創精神來解決的，而首創精神在這種轉變中往往起着決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鐵路工人（當然是大多數，而不是小羣投機家，管理局人員等等白黨分子）是生活絕頂困難的勞動羣衆。他們經常是食不飽腹，而在現實青黃不接和糧食狀況一般惡化的情形下，簡直是經常挨餓。請看，這些處在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革命惡意煽惑包圍中忍饑受餓的工人，雖然他們已經困乏不堪，因

爲食不飽腹弄得精疲力竭，却來舉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從事不領任何報酬的額外工作，並且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難道這不是極偉大的英勇精神麼？難道這不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底開端麼？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澈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澈底戰勝，是因爲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但這個事業已經開始，最主要之點就在這裏。既然那些熬過了四年艱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爾後又熬過了一年半更艱苦的國內戰爭的饑餓工人，終能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在饑餓的莫斯科開始這件偉大的事業，那末，當我們在國內戰爭獲得勝利並爭得和平時，繼續發展的情形又會是怎樣的呢？

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那些自願、自覺、聯合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異常寶貴，是因爲它是共產主義底實際開端，而這乃是極罕見的事，因爲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上，『只是實行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初步』（如我們黨綱中完全公正地所說的那樣）。

當一般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增加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是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是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千百萬起初聯合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又聯合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人們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開始了的時候。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譏笑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大憲章』內的浮誇詞藻，譏笑了所有這些妄談一般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辭

句，這些辭句是使各國市儈和庸人，直至現今卑鄙伯恩國際中一般卑鄙英雄們心嚮神往的。馬克思用來和這種華麗人權宣言相對立的，是無產階級一種平凡的、質朴的、務實的、日常的問題提法：由國家縮減工作日，就是這種提法的標本樣式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內容開展得愈強烈，則馬克思意見底全部正確性和全部深刻性在我們面前也就暴露得愈明顯，愈透澈。真正共產主義底〔公式〕與考茨基輩、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伯恩國際中親愛〔兄弟〕們底華麗、機巧、堂皇辭藻不同的地方，就是這種〔公式〕把一切都歸結於勞動條件。少談些什麼〔勞動民主〕，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什麼〔民權〕等等的空話吧：現代有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在這些誇大詞句裏，容易看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欺詐手腕，也如像每個有生活經驗的人望見〔善良君子〕極〔光澤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確切斷定他〔大概是個騙子〕。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關心每普特糧食和每普特煤炭吧！多設法使饑餓工人和襁褓農民所必需的這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煤炭，不是用投機買賣或資本主義方式，而是用莫斯科·嘉桑鐵路上粗工和鐵路工人一類普通勞動者之自覺，自願與奮不顧身的英勇工作來獲得吧。

我們大家應當承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空口對待革命問題的這種態度底遺跡，是在在皆是，甚至我們隊伍裏也有。例如，我們刊物上很少向這些腐爛的，資產階級民主舊制度的這種腐朽殘餘開火，很少對真正共產主義制度底平凡的，質朴的，日常的，但却是生動的幼芽加以扶助。

拿婦女狀況來看吧。在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個最先進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任何一個民主政黨，幾十年來也沒有作出我們在我國政權存立後第一年內所作到的百分之一。我們徹底剷除了

婦女不平權的現象，限制離婚，可惡的離婚手續，不承認私生子，追究私生子底父親等等卑劣法律，此種法律底殘餘在各文明國內還留下得極多，而這正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奇恥大辱。我們十二分有權以我們在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來自豪。可是，我們把地基上舊的資產階級的法律和制度廢物掃除得愈乾淨，那我們就能愈益顯明地看出，這只是爲建築物掃清地基，但還不是建築物本身。

雖然頒佈有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還是家庭奴隸，因爲家常瑣碎事務壓迫她們，窒息她們，愚鈍她們，卑賤她們，把她們禁錮在炊爨和撫育小孩的事務上，而以絕然不帶生產性的，微末的，勞神的，祇是愚鈍人折磨人的工作浪費她們的勞動。婦女底真正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只在反對這種煩瑣家務的普遍鬥爭（爲執掌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更確切點說，只是在把煩瑣家務普遍改造爲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

我們在實踐中對這個理論上是每個共產黨員都無庸爭論的問題注意得充分麼？當然，是注意得不充分的。我們對目前在這方面已有的共產主義萌芽關心得很夠麼？我再說一遍，是非常不夠的。公共飯堂，托兒所和幼稚園，便是這些萌芽的標本，也就是不帶半點浮詞、誇語和堂皇氣勢的平凡日常手段，這些手段實際能夠真正解放婦女。減少和消滅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作用上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現象。這種手段並不新奇，它們是由大資本主義所產生出來的（也如社會主義所有一切物質前提那樣），但它們在資本主義下，第一是數量極少，第二——這點特別重要——是營業性的企業，不免有投機、漁利、欺騙、偽造等一切弊端，或是「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把戲」，理應受到優秀工人們方面的憎惡和鄙視。



毫無疑義，在我國，這樣的機關却已經是多得多了，而且它們的性質已開始改變。毫無疑義，在女工和農婦中間有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多許多倍的組織人材，她們善於舉辦這類有很多工作者參加以及有更多的享受者參加的實際事業，但却沒有像往往自鳴萬能的『知識分子』或幼稚的『共產黨員』所常『患』的愛講空話，無謂忙碌，無聊爭吵以及空談計劃、體系等等的毛病。可是我們還沒有認真來懇懇照護這些新事物的萌芽。

請看看資產階級吧。他們該是多麼會宣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呵！他們怎樣在自己發行的千百萬份報紙上讚揚資本家所視為『模範的』企業，怎樣把資產階級的『模範』組織當作民族的得意之作呵！而我們的刊物並不注意或幾乎全不注意來描述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來日常關心地把其中某些變為模範組織，宣揚它們，並詳細描述：在模範的共產主義工作下，能怎樣經濟人力，怎樣便利需求者，怎樣節省產品，怎樣把婦女從家庭奴役下解放出來，怎樣改善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能夠做到，能夠通行到全社會，通行到全體勞動羣衆中去的。

模範的生產工作，模範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模範的關懷和忠誠於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糧食的精神，模範的食堂，某個工人住房和某街坊內模範的清潔衛生工作，——所有這些就是我們刊物以及每個工農組織所應當比現在更加十倍注意和關注的事情。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底幼芽，而關注這種幼芽乃是我們共同的和首要的義務。不管糧食情形和生產狀況怎樣困難，但在布爾什維克執政這一年半以來，情形畢竟無疑是有全面的進展：糧食採辦量從三千萬普特（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增到一萬萬普特（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園藝經濟增加了，未經播種的土地面積減少了，雖然有燃料上的巨大困難，但鐵路運輸業已在開始改善以及其他等等。

在這一般情景以及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贊助之下，共產主義底幼芽不僅不會夭折，反而一定會茁壯滋長並發展成爲完全的共產主義。

\* \* \*

要好好地思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意義，以便從這個偉大創舉中得出一切由此產生並絕頂重要的實際教訓。

從各方面來贊助這一創舉，——這就是第一個主要的教訓。「公社」這一名詞，我們這裏常常應用得太輕易了。凡是共產黨員或在他們參加下所創立的一切企業，往往是一下子就被宣佈爲「公社」；同時人們往往忘記，如此光榮的名稱是要以長期和頑強的勞動來爭得的，是要以真正共產主義建設中證實了的實際成效來爭得的。

因此，我以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決定廢除人民委員會關於「消費公社」名稱的指令，是完全正確的。讓名稱簡單一些吧，那時新組織工作初步中的缺陷和缺點，就不會推往「公社」身上，而將落在（這是理所當然的）不好的共產黨員身上。最好是取締廣泛使用「公社」字樣，禁止隨便援用這個字眼，或者只承認那些在實踐中已真正證明（並由附近全體居民所一致公認）了有按共產主義方式辦理的能力和**本領**的真正公社，才有權援用這個名稱。你起初要證實自己有爲社會利益和全體勞動羣衆利益從事無償勞動的能力，有「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能力，有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作出模範事業的能力，然後你才有權取得「公社」這個光榮稱號！

在這方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是最寶貴的例外。因爲這裏，莫斯科·嘉桑鐵路的粗工和鐵路工人起初在實際上證明了他們確實能像共產主義者一樣來工作，然後才稱呼自己的創舉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今後也要設法做到，並且一定做到，

使一切和每個未經艱苦勞動及長期勞動底實際成效以及模範的眞正共產主義的辦事方法加以證實，就把自己企業，機關或業務稱作公社的人，都應遭受無情的嘲笑，被人視爲騙子或空談家而受到恥辱。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偉大創舉，在另一方面，即清黨事業中也應當實地運用。在革命後的初期，當時很多〔誠實的〕和居心庸俗的人特別存着戒心，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然，是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全體怠工，並在資產階級面前趨炎附勢，於是野心家及其他危害分子便乘機混到執政政黨裏來，成爲完全是不能避免的現象。這種現象是任何革命都沒有避免過，而且也不能避免的。全部問題在於依據着健全有力的先進階級的執政黨，要善於清洗自己的隊伍。

在這方面我們早已開始工作。要堅毅不拔孜孜不倦地繼續這一工作。動員共產黨員去作戰這件事曾幫助了我們：胆小鬼和惡棍逃出黨了。聽便他們往哪裏滾去吧！黨員數量上這樣減少，是意味着黨的力量和比重大大增加。要利用〔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創舉繼續清黨：比方說，只是把那些經過了半年〔檢查〕或〔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候補期〕的分子接受入黨，凡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入黨而沒有以其特別的勞作或功績證明其絕對可靠，對黨忠實和能於成爲共產黨人的一切黨員，都應當經過這樣的檢查。

這樣以一貫提高黨對眞正共產主義工作的要求爲標準的清黨工作，定會改善國家政權機關，並大大促使農民最終轉變到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也就把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政權機關底階級性表露得非常明顯。黨中央委員會寫過一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這便是擁有十萬至二十萬黨員（我是預料在嚴格

清黨後將留下這樣一個數目，而現在的黨員人數却要超過這個數目）的黨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主張。

這個主張獲得了職工會中工人們的響應。這樣的工人在我們俄羅斯和烏克蘭達四百萬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擁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二十萬與四百萬，這就是『齒輪』（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的對比。還有千百萬農民，他們分成三個基本集團：數量最多和最接近於無產階級的集團，即半無產者或貧農；其次是中農；末了，便是數量極少的集團，即富農或鄉村資產階級。

當還有可能買賣糧食和利用飢饉來作投機事業時，農民仍是（這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相當一個時期內是不能避免的）半勞動者，半投機家。一方面，他們是投機家，所以他們仇視我們，仇視無產階級國家，總想去同資產階級及其主張糧食自由貿易的，直至孟什維克舍爾或社會革命黨人別·切爾寧可夫為止的忠僕們謀妥協。但另一方面，農民又是勞動者，是無產階級國家底朋友，是工人們在反地主反資本家鬥爭中最忠實的同盟者。作為勞動者的數千百萬農民大眾，是贊助一二十萬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先鋒隊所領導並由幾百萬有組織的無產者所組成的國家『機器』的。

世界上還沒有過比這更真正民主，更與被剝削勞動羣衆有緊密聯繫的國家。

正是這樣由『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表示出來並用這種方式具體實現的無產階級工作，才能徹底鞏固農民對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尊敬和愛戴。這種工作，而且只有這種工作，才會使農民最終相信我們正確，相信共產主義正確，才會使農民成為我們無限忠實的擁護者，而這也就是把糧食困難完全克服，使共產主義在糧食生產和分配問題上完全戰勝資本主義，無條件地鞏固共產主義。

寫於一九一九年六月。

## 論 國 家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同志們！依照貴校所定而通知給我的那個計劃，今天我們談話底題目是國家問題。我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問題已有何種程度的認識。據我所知，彷彿你們的講習班剛才開課，所以你們是初次來有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既然如此，那末我在談論這個困難問題的第一次講演中，也許會不能講得充分明瞭，不能講得足使許多聽講者完全瞭解。若果如此，那我就請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因為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並且可以說是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不過的問題。所以絕對不要期望在一次簡短談話中便可把這個問題完全弄清楚。你們聽了關於本問題的第一次講演後，應該把自己所不瞭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記下來，再三再四反覆加以研究，往後從看書以及聽講和談話中間繼續闡明這些尚未瞭解的地方。我希望我們還能再作一次會談，那時我們就能對一切補充提出的問題交換意見，並檢查一下，究竟還有那些最不明白的地方。同時，我還希望你們花費些時間，至少要把馬恩的主要著作閱讀幾本，以補充我們的談話和講演。我想，你們在圖書目錄以及貴校圖書館裏所有供蘇維埃和黨校學生參考的教材中，一定能找到這些主要著作，不過也許有人起初又會因為遇到敘述上的困難而感覺害怕，所以我又要預告

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初次閱讀時不甚明瞭的地方，下次再讀的時候，或是後來稍微從別一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可明白的，因為——我再重說一遍——這是個極其複雜而為資產階級的學者和著作家弄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所以每個想切實思考和獨立領會這個問題的人，都必須再三加以研究，反覆加以探討，從各方面加以思考，以求獲得一個明白透澈的瞭解。你們反覆探討這個問題的機會很多，因為這是關係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問題，所以不僅在我們現今所處的這樣一個洶湧的革命時期，就是在最平靜的時期，也能在任何一份報紙涉及任何一個經濟或政治問題的材料中間碰到國家究竟是什麼，國家底實質怎樣，國家底意義怎樣，我們這個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怎樣等等的問題，——你們每天都會因為某種緣由而反覆遇到這個問題。而最主要的，就是你們要從閱讀書報以及聽關於國家問題的談話和講演中學會獨立觀察這個問題，因為你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在每個很小的問題上，在非常出乎意料的情況中，在與人談話以及同敵人爭論的時候，都會時常遇到這個問題的。你們只有學會了獨立判斷這個問題的時候，才可以認為自己的信念已經充分堅定，並且無論在什麼人面前，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充分順利地堅持這種信念。

作了這幾點小小的說明之後，我就要講到本題，即講到什麼是國家，國家究竟是怎樣產生出來，以及為完全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工人階級政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基本上應當是怎樣的問題。

我已經說過，未必還可以找到第二個問題有如國家問題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律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家有意無意地混亂得這樣糊塗不堪。直到現在，往往還有人把這個問題同宗教問題混在一起，不僅宗教學說底代表人物（他們如

此作法，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那些自認爲不受宗教迷信所拘束的人，也往往把關於國家的專門問題同宗教問題混爲一談，並企圖樹立一種學說，——且往往是異常複雜，加上一套哲學思想理由和論據的學說，——說國家是一種天意的東西，是一種超乎自然的東西，說它是人類向來賴以生存的一種力量，是將某種並非出於人類本身，而是來自外界的東西賦予人們或可能賦予人們的一種力量，說它是上天降賜的力量。必須指出，這個學說同剝削階級即地主資本家底利益有極其密切的聯系，無微不至地效勞於他們的利益，深深浸透了資產階級代表先生們所有一切習慣、一切觀點和全部科學，所以你們隨時隨地都可遇見這一學說底殘餘，就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帶着憤慨神情否認他們受宗教迷信束縛，並且深信自己能用清醒頭腦看待國家的人所持的觀點也不是例外。這個問題之所以被人弄到如此混亂複雜的地步，是因為它比其他一切問題更加牽連到統治階級底利益（在這一點上，它僅次於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人們把關於國家的學說用來辯護社會上的特權，辯護現存的剝削制度，辯護現存的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期待人們表示無偏頗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希望那些以具有科學精神自詡的人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就大錯特錯了。當你們已經充分認識，充分領會國家問題的時候，你們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在關於國家的學說上，在關於國家的理論上，就始終都能看見各個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始終都能看見在各種國家觀點底相互鬥爭中，在對於國家作用和意義的估計上反映出來或有其表現的這個鬥爭。

爲要用最合科學的態度來觀察這個問題，至少也必須把國家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和怎樣發展的經過情形，作一概括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最可靠的方法，爲真正獲得正確看待這個問題的

技能而不致迷失於許許多多細枝末節或各種各色爭執意見中所必需的方法，爲用科學眼光看待這個問題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繫，而要對於每一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情形去觀察究竟這個現象現在成了什麼。

我希望你們在研究國家問題的時候看看恩格斯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信任的，其中每一句話都不是憑空說出，而是根據浩繁的歷史和政治材料寫成的。當然，這部著作不是所有各部分都敘述得一樣淺近易懂；其中有幾部分，是預計到讀者已具有相當歷史和經濟知識的。可是我又要說：如果你們讀這部著作時不能立刻全部瞭解，那也不必懊喪。這種情形幾乎是每個人都不能免要遇到的。可是，當你們以後一旦發生興趣而再來加以研究時，就一定會達到即令不是全部通統明瞭，也能明瞭其中絕大部分的。我所以提及這部著作，是因爲它在這方面提供了正確觀察問題的方法。這部著作是從說明國家怎樣產生出來的歷史概論開始講起的。

爲要正確觀察這個問題，也像觀察任何一個問題，例如資本主義以及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怎樣產生的問題，社會主義問題，社會主義怎樣出現以及它是從怎樣一些條件中產生出來等問題一樣，——爲要能切實地，確信地觀察每一個這樣的問題，都要從歷史上把它的全部發展過程考察一下。談到本問題的時候，首先就要知道，國家不是從來就存在的。曾經有過一個時代並沒存在過什麼國家。國家是在社會分成階級的時候和地方，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出現的時候出現的。

在人對人剝削底最初形態：階級劃分——奴隸主和奴隸——



底最初形態尚未出現以前，還存在有氏族制或稱呼爲克蘭制的（克蘭就是氏族，當時人們是集族而居的）家庭，這種原始時代底遺跡在很多原始部族底風俗中還表現得十分明顯，不管你拿那一部論述原始文化的著作來看，都可以碰見比較確定的描寫，記載和回憶：說會有過一個多少與原始共產主義相似的時代，當時社會還沒有劃分爲奴隸主和奴隸。當時還沒有什麼國家，還沒有什麼一貫運用暴力和強迫人民服從暴力的特殊機關。這樣的機關就叫做國家。

在人們還是集成一些不大的氏族居住，處於最低級的發展階段，處於近乎野蠻的狀態的那個原始社會中，在與現代文明人類相距幾千年的那個時代，還沒有過什麼國家存在底徵象。當時有風俗底統治，有族長所享受的威信，尊敬和權力；當時這種權力往往是歸女子執掌的，——當時女子還不是處於她們現在所處的這種無權的被壓迫的地位，——可是當時絕對沒有什麼特別分化出來管理他人，並爲這種管理底利益和目的而經常一貫把持着一種強制機關，即暴力機關的特殊集團，而大家知道，在現今時代，這樣的暴力機關就是武裝部隊，監獄及其他種種強迫他人服從暴力的工具，即構成國家實質的東西。

如果把資產階級學者製造出來的所謂宗教學說，詭譎把戲，哲學體系以及各種各樣的意見拋開，而去探求問題底根本實質，那我們就會看見，國家歸根到底就是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這種管理機關。當有專門從事管理，並爲實行管理而需要一個迫使他人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關，即需要監獄，特殊隊伍及軍隊等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也就有國家出現了。

但是從前有個時候還未曾有什麼國家存在，當時公共的聯繫，社會本身，紀律以及勞動規則所賴以維持的是習慣和傳統力量，以及族長或女子所享有的威信或尊敬（當時女子往往不僅與

男子處於平等地位，而且往往佔有更高的地位），所以當時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人，即專門從事管理的人存在。歷史告訴我們，國家這種強制他人的特殊機關，只有在社會已經劃分為階級，亦即劃分為某一集團能夠經常攫取另一集團底勞動果實的時候和地方，在有某一個人剝削着另一個人的地方，才能產生出來的。

我們始終都要記着社會在歷史上劃分為階級這一事實，因為這是基本的事實。所有一切國家中所有一切人類社會數千年來發展的經過，都向我們表明出這種發展底一般規律，法則和次序：起初是無階級的社會，即始初的宗法的社會，原始的，沒有什麼貴族存在的社會；然後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主的社會。全部現代文明的歐洲都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奴隸制度在兩千年前佔有完全統治的地位。世界上其餘各洲絕大多數民族，也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在發展程度最低的民族中，現在也還保存有奴隸制底遺跡，例如在非洲現時還可找得到奴隸制度的機構。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是最初一次大規模的階級劃分。前一集團不僅佔有一切生產資料，即土地以及雖然當時還很原始的工具等等，並且還佔有人民。這個集團就叫做奴隸主，而從事勞動並把勞動果實交歸他人的那些人則叫做奴隸。

在歷史上繼這個社會形態而起的是另一個形態，即農奴制度。在絕大多數國家裏，奴隸制度發展成了農奴制度。此時社會基本上劃分為農奴制的地主和農奴制的農民。人與人的關係底形式是改變了。奴隸主把奴隸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看待，法律把這種觀點明文規定起來，把奴隸視為完全受奴隸主佔有的一種物品。農奴仍然處於遭受階級壓迫和依賴地位，但農奴主已經不能把農民看作自己私有的物品，而只能享有農民底勞動並強迫他担任某種勞役了。其實，大家知道，農奴制度，特別是在它支持得最久，表現得最橫蠻的俄國，是與奴隸制度沒有什麼區別的。

後來，在農奴制的社會內，隨着商業底發展和世界市場底出現，隨着貨幣流通底發展，也就產生了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從商品中間，從商品交換中間，因貨幣權力出現而出現了資本權力。在十八世紀時，更正確些說，從十八世紀末葉起，以及在十九世紀時，全世界上都發生了革命。農奴制度在西歐所有一切國家都被排除了。這點在俄國發生得最晚。俄國在一八六一年也發生了變革，結果社會形態變換了，即農奴制度已由資本主義更代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劃分仍然存在，農奴制度底各種遺跡和殘餘仍然存在，但是階級劃分在基本上却具有了另一種形式。

資本佔有者，土地佔有者，工廠佔有者在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人口中，始終只佔極小的少數，但他們將全部國民勞動通統把持在手，因而就使全體勞動者都受其支配，壓迫和剝削；這些勞動者大多數都是無產者，僱傭工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全靠出賣自己一雙做工的手，即全靠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生活資料。農民在農奴時代還是彼此分散而備遭壓迫的，從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起就有一部分人(大多數)變成無產者，一部分人(少數)變成富裕農民，這些富裕農民自己又專靠僱用工人而變成爲農村資產階級。

這件基本事實，即社會從原始形態的奴隸制度過渡到農奴制度，然後又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事實，你們始終都應該注意到，因爲只有回想起這件基本事實，只有把一切政治學說都放置在這個基本範圍內，才能正確估計這些學說，並認清這些學說底實質，因爲人類史上這些悠久時代中的每一時代——奴隸制時代，農奴制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都包括有幾千或幾百年的時間，並且包含有許許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種各樣的政治學說，意見和革命，所以爲要認清這一切異常紛繁複雜的情形，特別是與

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底政治，哲學以及其他種種學說相聯的情形，就必須穩穩地把握住這個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把握住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作為基本領導的線索，並從這個觀點上去剖明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

你們根據這種基本劃分來觀察國家，就會看出，在社會尚未劃分為階級以前，正如我在上面所說過的那樣，國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但是由於社會階級劃分現象的發生和鞏固，由於階級社會的產生，於是國家也隨着產生和鞏固起來了。人類歷史上有幾十幾百個國度，都經歷了或經歷着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每一個國度內，雖然發生過極大的歷史變更，雖然發生過許多與這一人類發展過程相聯結，與人類從奴隸制度經過農奴制度而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然後又過渡到現今全世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事實相聯結的政治變遷和革命，但你們總可看見國家出現的事實。國家始終是從社會中間分化出來的一種機關，始終是由一羣專門或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是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人們劃分為被管理者和管理專家，後者凌駕於社會以上，稱呼為統治者，稱呼為國家代表人物。這個機關，這一羣管理別人的人，總是把持着相當的強迫機關，實力強制機關，不管這種對人施行的暴力是表現於原始的棍棒，還是表現於奴隸制時代所用的更完善形式的武器，還是表現於中世紀時代出現的火器，還是表現於現今二十世紀的神奇技術和完全根據現代最新技術所造成的武器，橫直都是一樣。使用暴力底手段是新陳代謝了，但是自從國家出現時起，每個社會中間總有一羣人在那裏進行管理，發號施令，實行統治，並且為了維持政權而將實力強制機關，暴力機關以及與每個時代技術程度相當的武器把持在手。所以，我們只有觀察到這種共同現象，而問為什麼在沒有階級的時候，在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時候就沒有國家存在，以及為什麼從階

級出現時起就出現了國家，——只有這樣，才可找到一個對於國家實質及其意義問題的確切回答。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當社會上還沒有階級存在的時候，當人們還在奴隸時代以前，在頗為平等的原始條件下，在勞動生產率還很低微的條件下從事勞動的時候，當原始人類很難獲得必需生活資料來維持最簡陋原始生活的時候，是未曾有，而且也不能有專門分化出來實行管理並統治社會上其餘一切人的一種特殊集團出現的。只有當最初一種社會階級劃分形式已經出現時，當奴隸制度已經出現時，當某一階級的人已有可能專門從事最簡陋農業勞動而生產出一些剩餘生活資料的時候，當這種剩餘生活資料不是為維持最貧苦的奴隸生活所絕對必需而由奴隸主攫為已有的時候，於是在奴隸主這個階級地位已經因此鞏固起來的時候並且為了使它這種地位鞏固起來，就需要有國家出現。

而它果然出現了，這就是奴隸主的國家，即賦予了奴隸主一種權力，賦予了他們管理一切奴隸的可能性的機關。當時的社會和國家要比現代的微小得多，其所擁有的交通機關也薄弱得多——當時還沒有現代的交通工具。當時山嶽，江河和海洋所造成的障礙要比現在大得多，所以當時國家是在狹小得多的地理範圍內形成起來的。技術薄弱的國家機關只能供一個版圖較狹，活動範圍較小的國家之用。然而，當時總有一種把奴隸控制於奴隸地位，把社會上一部分人 拮制於受另一部分人 強制壓迫 地位的機關。要強迫社會上佔絕大多數的一部分人經常替另一部分人勞作，就非有一種經常的強制機關不行。當階級還沒有存在時，也就沒有這種機關存在。當階級已經出現時，於是在這種階級劃分加強和鞏固的時候和地方就有一種特殊的機關即國家產生出來。國家底形式是極不相同的。在奴隸制度時代，在按當時水準算是

最先進，最文明和最開化的國家內，例如在完全建立於奴隸制上的古代希臘和羅馬內，已經有過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當時已經有過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差別。君主政體是一人獨裁的政權，共和政體是一切政權機關都要經過選舉的；貴族政體是很少一部分人底政權，民主政體是民衆底政權（民主一語是從希臘文「德謨克拉西」一語譯出，意即民衆政權）。這些差異都是在奴隸制度時代產生的。雖然有這些差異，但奴隸制度時代的國家，不論是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貴族共和國或民主共和國，總是奴隸主的國家。

你們在任何古代歷史課程中聽關於這門功課的講演時，都可聽到當時君主國家和共和國家互相鬥爭的事實，但當時基本的事實却是不把奴隸當人看待；不惟不把他們當作公民看待，並且不把他們當人看待。羅馬法典把奴隸看成一種物品。關於殺人罪的法律是把奴隸除外，更不用說保護個人安全的其他法律了。法律只保護唯一被認為全權公民的奴隸主。不論當時所建立的是君主政體或是共和政體，總不外乎是奴隸主底君主政體或奴隸主底共和政體。在這些國家中，奴隸主享有一切權利，而奴隸按法律規定却是一種物品，不僅可以對他隨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殺死，也不算是犯罪的事情。奴隸主的共和政體按其內部結構來說，可以分爲兩種：貴族共和政體和民主共和政體。在貴族共和政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全體，但仍然是奴隸主的全體，是奴隸除外的全體。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基本情況，因為它最能闡明國家問題，並且很明顯地表示出國家底實質。

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切被支配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這個機器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奴隸制度的國家內有君主政體，貴族共和政體，甚至有民主共和政

體。其實，雖然管理形式極不相同，但本質總是一樣：奴隸沒有任何權利，始終都是個被壓迫階級，根本就不承認他們是人。農奴制度國家內的情形也是如此。

由於剝削形式的變更，奴隸制度的國家變成了農奴制度的國家。這是有莫大意義的一件事實。在奴隸制度社會內，奴隸完全沒有權利，根本不承認奴隸是人；在農奴制度的社會內，農民是被束縛在土地上。農奴制度底基本特徵，就是農民（當時農民佔大多數，城市人口增長得極弱）被束縛在土地上，由此就有農奴制度這一名稱。農民可以在地主給他的一塊土地上替自己工作一部分時日，而用另一部分時日去替地主工作。階級社會底實質仍然保存着：社會仍然是靠階級剝削來支持的。只有地主是擁有全部權利的人，而農民則被認為是沒有權利的人。其實，農民所處的地位與奴隸制度國家內奴隸所處的地位很少區別。但是此時他們這些農民畢竟有了較多的達到解放的機會，因為農奴已不認為是地主底直接私有物了。農奴可以用一部分時間在自己的一塊土地上工作，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歸自己支配，並且農奴制度因商品交換即商業關係有更廣大發展的可能而愈益解體，因此農奴求得解放的範圍也愈益擴大。農奴制的社會始終是比奴隸制的社會複雜些。在農奴制的社會裏有很大的工商業發展成份，而這點還在當時就產生出資本主義的關係。在中世紀時代是以農奴制佔主要地位。當時的國家形式也是不一致的，也有過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雖然後者表現得較為薄弱），但始終只有農奴制的地主才算是統治者。農奴制的農民始終是絕對不能享有政治權利的。

無論在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下，極少數人爲了維持他們對於絕大多數人的統治，都是不免要採取強制手段的。全部歷史都充滿了被壓迫階級經常企圖推翻壓迫的事實。在奴隸制度歷史上，

有過延長至幾十年之久的奴隸解放戰爭。順便說說，現在德國共產黨人，即德國唯一真正進行鬥爭反對資本主義桎梏的政黨，就是取名為「斯巴達克團」，因為斯巴達克是約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一位最卓絕的英雄。在許多年間，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彷彿萬能的羅馬帝國，經常受到在斯巴達克領導下武裝和集合起來並組織有一支強大軍隊的奴隸大規模起義底震撼和打擊。歸根到底，這些奴隸有的慘遭屠殺，有的被擒獲，受到奴隸主方面的酷刑拷打。這種國內戰爭，是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全部歷史中數見不鮮的。我剛才舉出的例子就是奴隸制時代所發生的這樣一次最大的國內戰爭。在整個農奴制時代，也經常發生過農民起義。例如德國在中世紀時代，兩個階級，即地主與農奴間的鬥爭，擴展到廣大的範圍，而變成爲農民反對地主的國內戰爭。大家知道，在俄國歷史上，也屢次發生過農奴反對農奴主的這種起義。

地主爲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爲了保持自己的政權，需要有一種機關來使絕大多數人民一律受其支配，迫使他們服從相當的法規，而這種法規基本上都是爲了一個目的，即維持地主統治農奴的權力。這就是農奴制度的國家，其形式——例如在俄國以及亞洲至今還是農奴制度佔統治的那些十分落後的國度內——頗不一致，有的是共和政體，有的是君主政體。當國家是君主制的國家時，政權是歸一人掌握；當國家是共和制的國家時，從地主當中選舉出來的人可以多少參加政權，——農奴制社會裏的情形就是如此。農奴制社會中的階級劃分，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完全依賴於人口極少的封建地主。

由於貿易底發展，由於商品交換底發展，結果就分出了一個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資本產生於中世紀末葉，當時世界貿易因發現美洲而有極大規模的發展，貴重金屬數量激增，金銀成



了交換工具，貨幣週轉造成了巨量財富集中於一人手裏的可能。金子銀子在全世界上都被承認為財富了。地主階級底經濟力量衰落下去，而新階級即資本案階級底力量發展起來。結果是社會改造成這樣：全體公民好像是一律平等；先前那種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現象已經消滅；所有的人，不管誰擁有多少資本或是按私有權佔有土地也好，亦無論是只有一隻做工的手的窮光蛋也好，都是法律上一律平等，法律對大家都同樣保護，對各人的財產都加以保護，免受只有一隻手，漸漸貧窮破產以至變成無產者的大眾侵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不能詳細分析這個社會。你們將來進行黨綱問題談話時，又會講到這個問題，那時你們會聽到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情形的說明。這個社會拿起自由口號反對過農奴制度，反對過舊時農奴法制。但這種自由只是供私有主享受的自由。所以當農奴法制被廢除時，——這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期發生的事，這在俄國比其他各國發生得較晚，即在一八六一年才發生，——於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便代替了農奴制度的國家，把全體人民自由宣佈為自己的口號，說它代表着全民意志，而否認它是個階級性的國家，從此就開展了為全體人民自由奮鬥的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現在這個鬥爭已造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且已普及於全世界了。

為要明瞭已經開始了的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為要明瞭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質，就必須記着，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反對農奴制的國家時，是拿着自由口號前去作戰的。廢除農奴制度，就是表明資本主義國家底代表人物獲得了自由，並且給了他們一種利益，因為農奴制已受到破壞，農民已可能佔有土地了。至於農民究竟是完全佔有他們用贖買方法購得的土地，還是局部佔有他們接代役租制度取得的土地，那國家對此是不加注意的：國家保護

着一切私有財產，不問其來歷怎樣，因為國家總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民在所有一切現代文明國家內，都變成私有者了。國家在那些地主給予了農民一部分土地的地方，也保護着私有財產，它在這裏叫農民用贖買辦法，即用金錢購買辦法給予了地主一種報酬。國家好像宣稱說它定會保護全部私有權，於是就對私有權實行各種各樣的幫助和袒護。國家承認每個商人，工業家和工廠主都有這種私有權。而這個以私有權為基礎的社會，以資本權力為基礎的社會，以完全控制一切無產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為基礎的社會，却宣佈自己是根據自由實行統治的。它反對農奴法制時，宣佈私有財產自由，且特別以國家似乎已經不是階級性的國家這點自豪哩。

其實，國家仍然是幫助資本家控制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的一副機器，但它在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佈普選權，並且經過自己的擁護者和鼓吹家，學者和哲學家們聲明，說它並不是階級性的國家。甚至當現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反對它的鬥爭已經開始的時候，這班人還責備我們是破壞自由的人，說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強制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礎上的國家，而他們的國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國家。所以，在現今這個時候，在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並且恰值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特別尖銳化了的時候，這個問題，即國家問題，已具有了最重大的意義，並且可以說已經成了最迫切的問題，成了現今一切政治問題和一切政治爭論底焦點。

無論我們拿俄國或任何一個較為文明的國家內任何一個政黨來看，都可以看見，差不多現今所有各種政治爭論，分歧和意見，都是在國家這一概念周圍旋轉的。在資本主義國度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如像瑞士或美國那樣一些最自由民主的共和國

內，國家究竟是人民意志底表現，全民處決底總匯，民族意志底表現等等呢，還是供那裏的資本家維持其對工農的統治權力的一副機器呢？這就是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爭論在其周圍旋轉的基本問題。人們怎樣議論布爾什維主義呢？資產階級的刊物謾罵布爾什維克。沒有一種報紙不重複着指布爾什維克為破壞民權者的那種流行的責難。如果我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由於心境純樸（也許不是由於心境純樸，或者這種純樸是如俗語中所說的比撞騙還壞的純樸吧），竟認為罵布爾什維克破壞自由民權的這種責難是由他們發明和首創出來的，那他們就未免錯得可笑至極了。現在，沒有那一個最富的國家內用數千百萬金錢來推銷，印成數千萬份來散佈資產階級謠言和帝國主義政策的最富的報紙，是不重複着這種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基本理由和責難的：說什麼美國，英國和瑞士都是基於民權的先進國家，而布爾什維克的共和國却是強盜底國家，說在這個國家裏根本就沒有什麼自由，說布爾什維克破壞民權思想，以至於驅散了立憲會議等等。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這種駭人的責難，在全世界上都有人重複着。而這種責難也就使我們完全碰到了國家究竟是什麼的問題。為要瞭解這種責難，為要理解這種責難並完全自覺地來看待這種責難，不要只是人云亦云，而是要持有堅決意見去理解這種責難，那就必須明白認識什麼是國家。這裏我們就看見有各種各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在戰前所造成的一切替它們作辯護的學說。為要正確處置問題，就必須用批評態度去對待這一切學說和觀點。

我已經給你們指出了能够幫助你們瞭解本問題的著作，即恩格斯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在這部著作裏恰巧講到，凡是存在有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有資本統治的國家，不管怎樣民主，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總是替資本家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一副機器。至於普選權，立憲會議和國

會，都不過是一種形式，不過是一種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情底實質。

國家底統治形式是各不相同的：資本在有此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這樣，在有另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那樣，但實際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手裏的：不管是資格限制或別種限制，不管是民主共和制度，橫直都是一樣，並且這種共和制度愈民主，則資本主義底這種統治也愈加橫蠻，愈加公然無恥。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同時也沒有那一個國家內的資本權力，少數巨萬富翁對於全社會的統治權力，如在美國表現得這樣橫蠻，這樣賄賂公行（凡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後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這點）。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着全社會。所以無論什麼民主共和制度，無論什麼選舉制度，都是不會改變事情實質的。

民主共和國和普選制，同農奴制比較起來，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為它們使無產階級有可能達到它現在所有的這種統一和團結，組成爲現在同資本進行有系統鬥爭的整齊而有紀律的隊伍。農奴連稍微近似這點的東西也沒有，奴隸更不必說了。我們知道，奴隸舉行過起義，進行過暴動，開始過國內戰爭，但他們始終沒能造成一個自覺的大多數，沒能造成一種領導鬥爭的黨，沒能清楚瞭解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甚至在歷史上最革命的時機，也始終是個任憑統治階級播弄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國會和普選制，——所有這一切，從全世界社會發展方面來看，都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向資本主義進展了，也只有資本主義，由於有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壓迫無產者階級有可能來認識自己的地位，並造成全世界的工人運動，造成現時在全世界上包括有千百萬工人的政黨，即自覺地領導着羣衆鬥爭的社會主義黨。沒有國會制度，沒有選舉制度，則工人階級就會不能有這樣的發

展。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一切都是廣大羣衆所十分重視的。正因為如此，所以要在這方面實行一個轉變也就彷彿是件很難辦到的事情。不僅那些有意作偽的學者及牧師擁護和辯護着一種資產階級謊語，說什麼自由國家，說國家負有保護全體人民利益的使命，而且有許多誠心誠意重複陳腐偏見，不能瞭解從資本主義舊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人，也擁護和辯護這種謊語。不僅那些直接依賴於資產階級，受資本壓迫或被資本收買的人（替資本服務的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學者，藝術家和牧師等等），而且有許多只是受着資產階級自由偏見影響的人，都在全世界各處攻擊布爾什維主義，因為蘇維埃共和國剛剛成立時就摒棄了這種資產階級的謊語，而公開聲明說：你們把你們的國家稱爲自由的國家，實則當私有財產還存在的時候，你們的國家縱然是個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也無非是供資產階級鎮壓工人的一副機器，並且國家愈自由，這種情形也表現得愈明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美國就是如此。資本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統治得這樣公然無恥，這樣殘酷無情，這件事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像在這兩個國家內表現得這樣鮮明，雖然它們都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不管它們粉飾得怎樣漂亮，不管人們怎樣說什麼勞動民主和全體公民一律平等。其實在瑞士和美國都是資本統治一切，工人每次企圖爭得本身地位稍微嚴重的改善時，都要立刻碰到國內戰爭的對付。在這兩個國家內，兵士，即常備軍隊，人數較少，——在瑞士實行着民警制，每一個瑞士人都有槍枝放在自己家裏；美國直到最近時期還沒有常備軍，——因此，當罷工發生時，資產階級就武裝起來，僱用兵士去鎮壓罷工，並且無論什麼地方鎮壓工人運動，都不如瑞士和美國實行得這樣兇惡殘忍；資本底勢力無論在那一個國家的國會裏，都不如在這兩個國家的國會裏表現得這樣厲害。資本底勢力高於一切，交易所高於一切，至於國會和選舉，不過是傀儡和玩

具罷了…但是越往下去，工人也就認識得越加清楚，蘇維埃政權底思想也就傳佈得愈加廣濶，尤其是在我們剛才經歷了的這次流血混戰以後。工人階級日益明白認識到，它必須同資本家作無情鬥爭。

不管共和制度用什麼形式粉飾起來，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但如果它是資產階級的，如果它那裏保存有土地和工廠私有制，而私有資本把全社會都控制在僱傭奴隸的地位，換句話說，如果它那裏不實現我們黨綱和蘇維埃憲法所宣佈的東西，那末這個國家就是供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一副機器。我們要把這副機器拿到應該推翻資本權力的那個階級手裏來。我們要排斥所有一切說什麼國家是普遍平等的陳腐偏見，因為這是一種騙局：當剝削制還存在的時候，是不會有什麼平等的。地主不會與工人平等，飢寒交迫者不會與飽食暖衣者平等。無產階級把稱為國家而受到迷信崇拜的這副機器擱棄，把硬說國家是全民政權而受到信任的這種陳腐童話揭破，因為這是資產階級的謊話。我們已經從資本家那裏把這副機器奪來了，奪歸我們自己了。我們要用這副機器或這根棍棒去消滅一切剝削，只有到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什麼實行剝削的可能，再也不會有什麼土地佔有人和工廠佔有人，再也不會有一部分人飽食有餘而另一部分人忍飢受餓的情形時候，——只有到再不會有發生這種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這副機器破毀掉。那時就不會有什麼國家，不會有什麼剝削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底觀點。我希望我們在以後的講演中又會回頭講到這個問題，並且不祇一次地講到這個問題。

##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 經濟和政治

臨到蘇維埃政權第二週年的時候，我本想用本文題目寫一本小冊子，可是因為日常工作忙碌，直到現在還祇初步地準備了個別章節。所以我決定嘗試嘗試，用提綱方式把我認為是本問題中最重要的意思簡略敘述一下。自然，提綱式的敘述是有許多不便和缺點的。但在一篇不大的雜誌論文中，也許總可以達到一個小小的目的，即指出這問題底提法和研究大綱來供各國共產黨員討論。

### —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橫着有一個相當的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含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底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與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

具有這種過渡時期特點的整個歷史時代底必然性，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任何一個有學識的，對於發展論有相當認識的人，都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代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

(第二國際所有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麥克唐納爾和龍格，考茨基和阿得列爾之流在內，雖然他們掛着社會主義的假招牌，都是這樣的民主派)所講的關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切議論，都完全表明他們忘記了這種顯然的真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根本就厭惡階級鬥爭，幻想避免這種鬥爭，力圖輾平、調和及鈍化這種鬥爭底鋒芒。所以這類民主派或則根本不承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或則認定自己的任務不是領導兩種鬥爭力量中一方的鬥爭，而是妄想把兩種鬥爭力量調和起來。

## 二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俄國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但俄國基本力量及社會經濟底基本形式也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祇能牽涉到非最主要之點。

這些社會經濟基本形式就是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共產主義。這些基本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俄國經濟，就是表明在幅員廣大的全國統一範圍內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起來的這種勞動底初步形態，與小商品生產，與尚保存着並在小商品生產基礎上復活着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鬥爭。

其所以說勞動在俄國已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了起來，第一，是因為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二，是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全國統一範圍內組織着國有土地上和國有企業中的大生產，按各經濟部門和各企業來分配勞動力，把屬於國家的大量消費品分配給勞動者。

我們是說俄國共產主義底〔初步〕（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



的我黨黨綱就是這樣說的），因為這些條件在我國還祇部分地實現，換言之，這些條件的實現還處在開始的階段。我們用革命打擊手段，一舉而把一般可能立刻實現的事情實現了：例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天，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就把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就毫無報償地把大土地私有者剝奪了。在幾個月內就同樣毫無報償地把幾乎所有大資本家及工廠、股分公司、銀行及鐵路等等的私有主剝奪了。由國家來組織工業中的大生產，從「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工廠和鐵路，——這在基本上大致已經實現了，但在農業方面，這還祇是剛剛開始實行（由工人國家在國有土地上組織「蘇維埃農莊」，即大農莊）。同樣把小農組織成爲各種合作社，作爲從小商品農業進到共產主義農業<sup>①</sup>的過渡辦法一舉，也剛剛才開始進行。至於由國家組織物品分配來代替私商，即是由國家採辦糧食並運給城市，採辦工業品並運給鄉村這件事，也是如此。下面就關於本問題的統計材料。

農民經濟仍舊是小商品生產的經濟。這裏存在有非常廣濶，而且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當然是不免要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底形式就是經過投機小販和奸商活動來反對國家採辦糧食（以及採辦其他農產品）的辦法，一般反對由國家分配農產品的制度。

---

<sup>①</sup> 在蘇俄已經成立的蘇維埃農莊約有三千五百三十六個，農業公社約有一千九百六十一個，農業合作社約有三千六百九十六個。我們中央統計局現時正在把所有蘇維埃農莊和農業公社作一次精確的登記。登記結果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就會開始收到。

## 三

爲了說明這些抽象的理論原則，且來引出一些具體的統計材料。

根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材料，在俄國境內由國家採辦的糧食，從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止共約三千萬普特。下一年約計一萬一千萬普特。再下一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頭三個月的採辦結果大約可達到四千五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八年同月份裏（八月至十月），則僅有三千七百萬普特。

從這些數目中間就可以看出，在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我們的情形雖然改善得很慢，但畢竟是一往直前地改善着。這種改善是在俄國和外國資本家用盡世界列強所有一切力量來組織國內戰爭，因而造成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難條件下達到的。

所以不管各國資產者及其公開和暗藏的幫手們（第二國際中的「社會主義者」）怎樣造謠，怎樣誣蔑，但有一點總是不容懷疑的：即從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觀點來看，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得了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全世界資產階級之所以瘋狂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和陰謀等等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正是因爲它明白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們壓倒下去，則我們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就必然會獲得勝利。但資產階級要想這樣把我們壓倒，是決不會成功的。

我們在所得到的這個短期間內，並在行動時所處的那種舉世未有的困難條件下，究竟在什麼程度內戰勝了資本主義，這從下述總結數字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統計局剛剛製定了預備發表的關於蘇俄二十六省（不是全國）的糧食生產與消費情形的統計表。

其總結如下：

蘇俄二十六省	人口 (以百萬為單位)	產糧數量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不計種籽和飼料)	運到的糧食數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居民所擁有的糧食總量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每口人消費的糧食量 (以普特為單位)	
			由糧食人民委員部運到的	由投機小販運到的			
產糧省區	城市…	4.4	—	20.9	20.6	41.5	9.5
	鄉村…	28.6	625.4	—	—	481.8	16.9
消費省區	城市…	5.9	—	20.0	20.0	40.0	6.8
	鄉村…	13.8	114.0	12.1	27.8	151.4	11.0
總計	(廿六省)	52.7	739.4	53.0	68.4	714.7	13.6

由此可見，供給城市的糧食大約有一半是由糧食人民委員部運到的，另一部是由投機小販運到的。據一九一八年城市工人食糧情形確切調查結果來看，其比例正是如此。但由國家運到的糧食，工人所付的價格只有投機小販運到的十分之一。糧食的投機價格比國定價格高到十倍。這就是確切研究工人收支情形所得的結果。

#### 四

如果把上述的統計數字仔細思考一下，就可得出表明俄國現時經濟一切基本特點的確切材料。

勞動羣衆已擺脫了歷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

這個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上的前進步驟，按其程度，其規模及其速度說來，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資產階級底擁護者（包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內）沒有估計到這一點，他們所說的自由平等，是指資產階級國會的民主制而言，竟把這種民主制冒稱為一般『民主制』或『純粹民主制』（考茨基語）。

但是勞動羣衆所注重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免除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自由），所以他們才這樣屹立不搖地擁護蘇維埃政權。

在農民國家裏，從無產階級專政方面首先獲得利益，馬上獲得利益和獲得利益最多的就是一般農民。俄國農民在地主資本家統治時期是經常挨餓的。農民在我國千百年來的長期歷史中，從來沒有可能來為自己工作：他們忍飢受餓，却把幾萬萬普特糧食交給資本家，交給城市和國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農民破天荒第一次為自己工作，並比城市居民吃喝得好些。農民破天荒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自由：免於飢餓的自由，吃自己糧食的自由。誰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時規定了最高度的平等：農民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按人口』分配了土地。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

爲了消滅階級，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部分任務，我們已經完成了，但這只是一部分的任務，而且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任務。爲了消滅階級，第二就要消滅工農間的區別，把全體的人都變成工作者。這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這是更困難無比的任务，而且由於客觀必然性，這還是很長期的任務。這個任務是不能用推翻某個階級的辦法來解決的。必須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從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這樣的過渡，必然是很長久的。採用急躁輕率的行政立法手段，只會阻滯這種過渡並增加其因

難。只有採取各種使農民都能大大改善全部農業技術，並把這技術加以根本改造的辦法來幫助農民，才能促進這種過渡。

為了解決這個最困難的第二部分任務，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便應當在自己對農民的政策方面，一貫地執行以下的基本路線：無產階級應當把農民勞動者和農民私有者，即是把農民中的工作者和農民中的商人，農民中的勞動者和農民中的投機者分別開來。

這種分別就是社會主義底全部實質所在。

無怪乎那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以及考茨基輩）完全不懂得社會主義底這種實質。

這裏所說的分別是很難實行的，因為在實際生活中，〔農民〕所有的一切特性，不管彼此間如何差異，如何互相矛盾，總是溶合為一個整體。但是把他們分別開來，還是可能的，不僅可能，而且是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條件中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勞動農民歷來都受地主，資本家，投機小販，奸商及其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內）所壓迫。勞動農民在幾百年中養成了敵視和仇恨這些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而實際生活的〔教養〕，就迫使農民去設法和工人結成聯盟來反對資本家，反對奸商，反對投機小販。同時經濟環境，商品經濟環境又必然使農民變為（並非經常如此，但在大多數情形下是如此）投機小販和奸商。

根據我們上面所引的統計材料，就可顯然看出農民勞動者與農民投機者間的區別。有一種農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為了供給城市裏受餓工人，會按國家固定價格把四千萬普特糧食交給國家機關，雖然當時這些機關還有許多缺點，而這種缺點是工人國家所明白認識，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時期中是無法免除的，——這種農民就是勞動農民，他們完全不愧為社會主

義工人底同志，是社會主義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會主義工人在反資本壓迫鬥爭中的骨肉兄弟。還有一種農民，利用城市工人底困乏飢餓，暗地裏用超過國定價格十倍的價錢出賣了四千萬普特糧食，這樣來欺騙國家，到處引起並加強欺騙，搶劫和欺詐的現象，——這種農民就是投機者，就是資本家底同盟者，就是工人底階級敵人，就是剝削者。因為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都是從全國公有土地上收割來的，而其所用的農具不管怎樣都不僅是由農民，並且是由工人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等等；用餘糧去投機，這就是剝削忍飢受餓的工人。

人們從四方八面大喊大叫，指責我們憲法上工農不平等，指責我們遣散立憲會議，用強力奪取餘糧等事實說道：你們是破壞自由平等和民主制的人。我們却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作過這樣多的事情來消滅勞動農民千百年來所備受苦痛的那種實際上的不平等，那種實際上的不自由。可是對於農民中的投機者，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承認他們可以享受平等，正如我們不承認剝削者可以與被剝削者，飽食者可以與飢餓者〔平等〕，不承認前者有劫掠後者的〔自由〕一樣。而對於那些不願意了解這種區別的有學識的人，我們就要用對待白黨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那怕這種人自稱爲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考茨基派，切爾諾夫派，馬爾托夫派等等。

## 五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一點上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消滅階級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階級一消失，專政也就不需要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是不會消失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雖然還是存在，但每個階級都改

變了，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並不消失，而只是採取別的形式。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是被壓迫階級，是被根本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階級，是唯一直接而完全與資產階級對立，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夠澈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已經成為統治階級；它掌握着國家政權，它擁有已經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它領導着那些動搖的中間的分子和階級，它鎮壓着剝削者愈益增長的反抗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階級鬥爭底特殊任務，這種任務是無產階級以前沒有提出過，而且也不能提出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保持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因為他們是國際資本底一個支部。他們還保留有某些生產資料中的一部分，還保留有金錢，還保留有極大的社會聯繫。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於失敗而更加增加千百倍。他們擁有管理國家、軍事、經濟的『藝術』，這就使他們佔有極大極大的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比他們在居民總數裏所佔的比重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為反對已獲勝利的被剝削羣衆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更加殘酷得無可比擬了。既然說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幻想去代替這革命概念（如像第二國際中的一切英雄們所幹的那樣），那麼情形也就只能是這樣。

末了，農民亦如一般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是佔着中等的中間的社會地位：一方面，他們是人數很多的（在落後的俄國是人數極多的）勞動大眾而由全體勞動者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共同利益聯合起來的；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彼此分立的小業主，小私有者和小商人。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

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動搖不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在一切社會關係遭到非常急劇破壞的時候，以及在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最慣於拘守陳規和因循苟且的情形下，他們從此方轉到彼方，反覆無常，猶豫不決等，當然是必不可免的。

無產階級對於這個階級，或者說，對於這種社會成份的任務，就是要領導他們，爭取對他們的影響。領導動搖分子和不穩定分子，——這便是無產階級所應作的事情。

我們把所有一切基本力量或階級及其由無產階級專政所改變了的相互關係比較一下，就可知道，第二國際一切代表人物中所流行的說什麼『經過』一般『民主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種小資產階級觀念，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愚鈍至極了。這種錯誤觀念底基礎就是從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下來的偏見，以為『民主制』包含有絕對的，超階級的內容。其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連民主制也過渡到嶄新的階段，階級鬥爭也提升到更高的階段，而使所有一切形式都服從於階級鬥爭。

關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是等於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產關係的概念。用這些籠統詞句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底具體任務，就無異是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底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從無產階級方面看來，問題只能這樣提出：是擺脫哪一個階級壓迫而獲得的自由？是哪一個階級與哪一個階級的平等？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制，還是以力爭廢除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制？等等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一書中早已解釋過，平等概念是商品生產底反映，所以假若不把平等瞭解為消滅階級，那末平等概念便會變成一種偏見。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平等概念與社會主義平等概念不同的這種淺近真理是常常被人遺忘的。如果不忘記這個真



理，那就顯而易見，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就算是在消滅階級的方向上實現了最重大的前進步驟，無產階級爲要把消滅階級這一事業貫徹到底，就應當利用國家政權機關來繼續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同時要對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和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採取不相同的鬥爭、影響和逼迫的手段。

(待續)●

寫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

● 此文沒有寫完。——譯者。

## 青年團底任務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想要談到的問題，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基本任務是什麼，以及社會主義共和國內一般青年組織應當是怎樣一種組織的問題。

其所以特別要講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真正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正是要由青年來擔負。須知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培養出來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滅建築在剝削上面的舊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他們至多也只能建立一種新社會制度來幫助無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保持自己的政權並奠下堅固的基礎，至於在這個基礎上來實行建設，那就只有靠已經是在新條件下，即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已不存在的環境中從事工作的一代人去擔負。

所以，從這個觀點上來觀察青年底任務問題時，我應當說，一般青年底任務，尤其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其他一切組織底任務，可以用一句話來表示，就是要學習。

當然，這僅僅是「一句話」。這句話還沒有答覆主要和最重要的問題——學習什麼和怎樣學習？可是全部關鍵就在於從改造舊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起，那些將擔負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新代底學習、訓練和教育，也就決不能是舊時那樣的了。青年底學習、

訓練和教育應當是把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材料作為出發點。

只有從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知識、組織及機關底總和出發，並利用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人力與資財，我們才能來建設共產主義。只有把訓練青年、組織青年和教育青年的事業根本改造，我們才能使這代青年努力的成果得以建立起一個與舊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

因此，我們必須詳細講到的問題，就是我們應當教育青年學習什麼，真正想不愧為共產主義青年的青年應當怎樣學習，以及我們應當如何來培養青年，使他們能夠澈底完成我們所已經開始了的事業。

對於這個問題，似乎首先而且極自然地應當回答說：青年團以及所有一般想走向共產主義的青年都應該學習共產主義。

但「學習共產主義」這一回答還未免太寬泛。為了學會共產主義，我們究竟需要什麼呢？為了求得共產主義知識，我們究竟應從一般知識總和中挑選出哪些東西來呢？這裏我們可能遇到許多危險，而這種危險往往當人們把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提得不正確，或者對這任務理解得太片面時，就會馬上呈現出來的。

驟然看來，總不免以為學習共產主義便是領會共產主義教科書、小冊子和著作裏的一切知識。但把研究共產主義的任務說成這樣，就未免太粗笨，太不妥當了。

如果說研究共產主義只限於通曉共產主義著作、書本和小冊子裏的東西，那末我們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產主義的書呆子或吹牛家，而這是往往會使我們受到損害的，因為這種人雖把共產主義書本上的東西都讀得爛熟，却不善於將這一切知識融會貫通，也不會按共產主義的真正要求去實際行動。

舊時資本主義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與實踐完全隔離，因為我們有過的那些書裏雖把一切都描寫得再

好沒有了，那知它們大半是些極可惡的謊言謬語，虛假地向我們描述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景。所以單從書本上來通曉論述共產主義的書籍裏所說到的東西，便會是極不正確的。

現時在我們的言論與文章中，已經不是簡單重複以前關於共產主義所說的那些話，因為我們的言論和文章都是與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聯繫着的。沒有工作，沒有鬥爭，那末單從共產主義小冊子和著作中求得的書本上的共產主義知識，可以說是一文錢不值，因為這種知識仍舊會是把舊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可惡的特徵，即理論與實踐隔離的現象保持下去。

假如我們祇求通曉共產主義的口號，那就會更加危險了。我們若不及時認清這種危險，若不用全力去消除這種危險，那末，有五十萬或一百萬青年男女這樣學習過共產主義之後便自稱為共產主義者，就只會使共產主義事業遭到莫大的損害。

這裏便發生另一個問題：爲了學習共產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把這一切結合起來呢？從舊時學校，舊的科學中，我們應當採取一些什麼呢？

舊時學校總說它是要培養出通曉各種知識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學。我們知道，這完全是撒謊，因為當時整個社會都是建築和支持在把人們分成各階級，分成剝削者與被壓迫者的基礎之上。自然，舊時所有浸透了階級精神的學校，祇能使資產階級底兒女獲得知識。這種學校裏的每一句話，都無非是根據資產階級利益捏造出來的。

在這樣的學校裏，工農青年所受到的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爲迎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爲資產階級造成適用的奴僕，他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時又不會驚擾主人的安寧。所以我們反對舊時的學校，而祇從這種學校中採取我們爲了實行真正共產主義教育所必需的東西。

這裏，我就要講到人們常常用來斥責與非難舊時學校的說法，這種說法往往作出完全不正確的結論。

人們說，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強迫紀律，呆讀死記的學校。這是對的，但是總還要把舊時學校中壞的東西與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區別開來，應善於從舊學校中挑選出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

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通曉一大堆無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這種知識閉塞着青年的頭腦，並把他們變成一些依法泡製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從此便想做出結論，說無須通曉人類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那你們便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為無須領會共產主義學說本身所產生的全部知識，而祇要通曉共產主義口號，祇要通曉共產主義科學底結論就已經足夠了，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便是共產主義從人類思想總和中產生出來的標本。

你們讀過和聽說過，主要是由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科學，即馬克思主義學說，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一位固然是天才社會主義者底紙上著作，這一學說已經成了全世界千百萬無產者底學說，千百萬無產者已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運用着這個學說。

如果你們要問：爲什麼馬克思底學說能夠掌握這最革命階級中千百萬人的心靈，那你們祇能得到一個回答：這是因爲馬克思憑藉了人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獲得的那些知識底堅固基礎；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便瞭解到資本主義底發展必然會引向到共產主義，而且主要的，是他唯一依據於對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最確切、最縝密和最深刻的研究，藉助於充分領會以往科學上所貢獻的全部知識而證實了這個結論。

凡人類社會所創造出的一切，他都用批判態度來審查過，任何事物也沒有忽略過去。凡人類思想所建樹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並根據工人運動的實踐來一一檢驗過，於是就作出了那些為資產階級狹隘性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

例如，當我們說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就必須注意到這點。若不清楚瞭解到，祇有確切通曉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文化，祇有改造這種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若不瞭解這點，我們便不能解決這個任務。

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為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底必然結果。

所有這一切大道小徑，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通向於無產階級文化，猶之馬克思所改造了的政治經濟學向我們指明了人類社會的必然歸宿，指明了進到階級鬥爭，進到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一樣。

當我們聽到有些青年代表者以及某些擁護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攻擊舊時學校，說它是呆讀死記的學校時，我們便回答說，我們應當採取舊時學校中那些優良有用的東西。

我們決不能採取舊時學校裏那種用十分之九無用，十分之一被曲解了的累贅知識來充塞青年頭腦的辦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祇限於學得共產主義的結論，可以祇去背誦共產主義的口號。須知這樣做去，是建立不了共產主義的。祇有用人類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寶藏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時，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

我們不需要呆讀死記，但是我們一定要使每個學習者用基本事實底知識來發展和完善自己的思考力，因為如果不把所學得的

全部知識加以融匯貫通，那共產主義也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就會變成一塊空招牌，那共產主義者也就祇會是吹牛家。你們不僅應當通曉你們所學得的知識，並且要用批判態度來領會這些知識，使得自己腦子不是被一堆無用的垃圾充塞着，而是為現代每個有學識的人所必備的一切實際知識所豐富着。

假如一個共產主義者只根據自己所學得的現成結論，却不用一番極認真，極艱苦而浩繁的功夫，不理解他所必須用批判態度來對待的實際事物，便想用共產主義這字眼來妄自矜誇，那末，這樣的共產主義者是很可悲的。這樣一種走馬看花一知半解的態度，是極端有害的。明知我自己懂得的太少，那我就設法使自己懂得的更多，但若有一個人說自己是個共產主義者，同時又認為自己根本就無須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舊時學校所培養出來的是資本家所必需的奴僕，舊時學校把科學人材訓練成為適合資本家口味來寫作和說話的人。所以我們必須廢除這樣的學校。我們應當廢除這樣的學校，我們應當破壞這樣的學校，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從這種學校裏採取人類所積聚起來而為人們所必需的一切呢？

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善於去區別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東西與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呢？

我們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內違反大多數人意志所施行的舊的強迫紀律，採用工人和農民底自覺紀律，這些工農分子不但能仇視舊社會，而且具有團結和組織自己力量去進行鬥爭的毅力、本領和決心，以便把這分離渙散在遼闊國度內千百萬民衆底意志統一成為一個意志，因為沒有這樣的統一意志，我們是必然會遭到潰敗的。沒有這樣的團結，沒有工農這種自覺紀律，我們的事業便毫無希望。不具備這些條件，我們便不能戰勝全世界的資本家

和地主。我們就會甚至連基地也不能鞏固，更談不到要在這個基地上來建成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了。

同樣，我們雖反對舊時學校，對舊時學校懷着完全正當與必要的仇視心理，重視那種毀壞舊學校的決心，但我們却應當瞭解到，廢除舊時崇尚書本、強迫紀律、呆讀死記的方式時，我們必須善於吸取人類的全部知識，使我們這裏的共產主義不會是什麼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經你們自己深思熟慮過的東西，是從現代知識上看來必不可免的結論。

這就是當我們說到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時所應當提出的基本任務。

爲要向你們說明這點，同時講到怎樣學習的問題，就讓我舉出一個實際例子。你們都知道，緊接着軍事任務，即保衛共和國任務之後，立刻就在我們面前出現了經濟的任務。

我們知道，如果不復興工業和農業，並且還不是按舊方式來復興工業和農業，那末共產主義社會是建設不成功的。必須在現代最新科學基礎上復興工業和農業。你們知道，這樣的基礎就是電氣化，祇有當全國電氣化，一切工業和農業部門都電氣化的時候，祇有當你們真正坦負起這個任務的時候，你們才能替自己建成老年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產主義社會。

你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在經濟上復興全國，要在基於現代科學和技術、基於電氣的現代技術基礎上改造和恢復農業與工業。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在電氣化事業中，不識字的人是沒有用處的，而且僅僅是識字還不夠。這裏祇懂得什麼是電氣還不夠；應該懂得要怎樣在技術上把電氣應用到工農業上去，應用到工農業的各個部門中去。每個人必須學會這點，必須教導整個勞動青年後輩學會這點。

這就是一切有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底任務，也就是每個自認爲



是共產主義者，深知自己一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就負起了幫助黨建設共產主義，幫助整個青年後輩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責任的青年人底任務。他必須認清，祇有在現代知識基礎上，他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如果他不通曉這種知識，那共產主義就始終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

老年一代人底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那時，主要任務是批評資產階級，發展羣衆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心，提高階級覺悟，善於團結本階級的力量。

新起一代人底任務，却就更加複雜了。你們不祇是應當團聚自己的一切力量來援助工農政權擊退資本家的侵犯。這點你們應當做到。這點你們懂得很清楚，這點每個共產主義者都明確了解。但是這還不夠。

你們應當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前一半工作在許多方面已經作成了。舊的東西已經像應份被破壞的那樣被破壞了，它已經像應份變成廢墟的那樣變成廢墟了。地基業已清除好了，共產主義青年後輩底任務也就是應當在這塊地基上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擺在你們面前的是建設任務，你們祇有通曉了一切現代知識，善於把共產主義從背得爛熟的現成公式、意見、方案、章程和綱領變成爲包括有你們的直接工作的活生生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變成爲你們實際工作的南針，那時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這就是你們在教育、訓練和啓發全體青年的事業中所應當執行的任務。一切男女青年都應該成爲共產主義社會底建設者，而你們就應當是千百萬青年中的第一批建設人。

不吸收全體工農青年來參加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你們就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這裏我自然要講到這樣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我們的方法應該有什麼特點。

我在這裏首先要講共產主義道德問題。

你們應當把自己訓練成爲共產主義者。青年團底任務便是要這樣來進行自己的實際活動，使這些青年一面從事學習、組織、團結和鬥爭，同時就把自己以及所有一切將其認作是領袖的人都培養成爲共產主義者。應該做到使教育、訓練和培養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都成爲在青年中養成共產主義道德的事業。

但是，究竟有沒有共產主義道德呢？有沒有共產主義德性呢？當然是有的。人們往往硬說我們沒有自己的道德；資產階級特別常常責備我們，說我們共產黨人摒棄一切道德。這無非是淆亂視聽，蒙蔽工農耳目的一種手段而已。

究竟在什麼意思上我們摒棄道德，否認德性呢？

是在資產階級所宣傳的道德這意思上，因爲他們是從上帝意旨中引伸出這種道德來的。關於這點，我們當然說我們不信仰上帝，並且我們明明知道，僧侶、地主和資產階級都是假借上帝名義說話，爲的是要來貫徹他們這些剝削者的利益。也有人不是從德性趣旨中，不是從上帝意旨中，而是從唯心主義或半唯心主義論調中引伸出這一道德來，但這種論調始終是與上帝意旨很相類似的東西。

我們摒棄一切從超人類和超階級的概念中援引出來的德性。我們說這是欺騙，這是爲了地主資本家利益來愚弄和禁錮工農頭腦的伎倆。

我們說，我們的德性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我們的德性是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利益中引伸出來的。

舊社會是建築在地主資本家壓迫全體工農的基礎上面。我們本來應當毀壞這個社會，本來應該打倒這些壓迫者，但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建立一種聯合。上帝決創造不了這種聯合。

這種聯合，祇有工廠，祇有受過訓練而從舊日沉眠狀態中醒

覺了的無產階級，才能建立起來。祇有當這個階級已經形成的時候，才有羣衆運動開始起來，這種運動已造成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情形，即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最薄弱的國家中已獲得的勝利，這個國家爲捍衛自己而擊退全世界資產階級底逼攻，業已有了三年了。

同時我們看見，無產階級革命是在全世界上日益增長着。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實際經驗來說，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創造這樣一種堅強團結的力量，它引導零星散漫的農民前進，並在抗拒剝削者底各次逼攻中支持下來了。祇有這個階級才能幫助勞動大衆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並徹底捍衛和徹底鞏固共產主義社會，把共產主義社會最終建成。

所以我們說：在我們看來，超人類社會的德性是沒有的；這是一種欺騙。在我們看來，德性應該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

這種階級鬥爭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資本家，消滅資本家階級。

階級一般說來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說社會上一部分人能佔有另一部分人底勞動。

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佔有全部土地，那就是說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擁有工廠，擁有股票和資本，其餘一部分人却在這些工廠內作工，那就是說有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

趕走沙皇，本來就不困難——這總共只花費過幾天工夫。趕走地主也不很困難，這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趕走資本家同樣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消滅階級，那就困難得不可比擬了；工人和農民的區分總還存在着。如果一個農民耕種自己的一塊土地，擁有他本人或家畜都不需要的多餘糧食，而其餘的一切人却沒有糧食可吃，

那末，這個農民也就變成爲剝削者了。他所剩餘的糧食愈多，他能獲得的利益就愈大，讓其餘的人去挨餓吧：「他們愈飢餓，我這糧食就能賣得愈貴」。

應該使所有的人都按照公共計劃和公共規則，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廠中工作。這點容易做到麼？你們知道，要做到這點，決不能像趕走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容易。這裏需要無產階級去重新訓練重新教育一部分農民，將勞動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以便把那些富裕的和專靠別人貧困而發財致富的農民底反抗消滅下去。

可見，推翻了沙皇，趕走了地主與資本家，但無產階級鬥爭底任務還是沒有完結，而我們所稱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制度也就是要來完成這一任務。

階級鬥爭還在繼續着；它不過只改變了自己的形式。這是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其目的就是要使舊的剝削者再不能翻身，使散漫落後的農民羣衆統一成爲一個聯盟。階級鬥爭在繼續着，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從於這個鬥爭。

所以我們也就要使我們的共產主義道德服從於這一任務。我們說：道德就是用來破壞舊時剝削者社會，並把全體勞動大眾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的工具。

共產主義的道德，也就是爲聯合勞動者去反對一切剝削制，反對一切小私有制的這一鬥爭服務的，因爲小私有制把全部社會勞動所創造出的東西都交給一部分人的手中。

我國的土地已經是公共的財產。

但是，假如我從這公共財產中拿來一塊土地，種上超過我所需要一倍的糧食，然後把這種餘糧用來投機漁利，那又怎樣呢？假如我這樣來打算：餓肚子的人愈多，那我出賣糧食的價錢就愈高，那又怎樣呢？難道我這是共產主義者的行爲麼？

決不是的，這是剝削者的行爲，這是私有者的行爲。應該同這種行爲作鬥爭。

如果讓這種現象繼續下去，那一切都會向後倒退，回復到資本家政權，回復到資產階級政權去，如像過去一些革命中所常有過的情形一樣。爲了使資本家與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再復活，就要禁止投機買賣，就要使個別人不能用損人利己的手段來發財致富，就要使全體勞動者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這也就是共產青年團和共產青年組織基本任務底主要特徵。

舊社會所倚據的原則是：不是你去掠奪別人，便是別人來掠奪你；不是你替別人作工，便是別人替你作工；你或是當一個奴隸主，或是當一個奴隸。顯然，凡是在這個社會裏教養出來的人，可以說從吃奶的時候就染上了這樣一種心理，習慣和觀點——不是當奴隸主，就是當奴隸，或者是當一個小私有者，小職員，小官僚，知識分子，總之是當一個只關心自己而不顧及旁人的人。

既然我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翁，旁人的事與我全不相干；如果旁人挨餓，那就更好，我可按更高的價錢出賣我的糧食。既然我有了一個醫生、工程師、教員或職員的小職位，那末旁人的事也就與我完全無關了。也許，只要我獻媚取悅於有財有勢的人，我就不僅能保住我的這個位置，並且還可以高昇到資產者的地位上去哩。這樣的心理和情緒是共產主義者所不應該有的。

當工人和農民已經證明我們能於用本身力量來捍衛自己並創造新社會的時候，也就開始了新的共產主義教育，即在同剝削者作鬥爭中受到的教育，在聯合無產階級反對利己主義者和小私有者，反對那認爲『我的目的祇在謀利，其他一切與我無關』的心理和習慣的鬥爭中受到的教育。

這就是對於青年後輩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的回答。

青年們祇有把自己學習，教育與訓練中的每一步驟同無產者

勞動者反對舊的剝削者社會所不斷進行的鬥爭聯繫起來，才能學習共產主義。

當人們向我們講到道德的時候，我們回答說：對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道德都包括在這種堅固團結的紀律和反對剝削者的自覺羣衆鬥爭中。我們不相信永恒不變的道德，並且要揭破一切關於道德的騙人鬼話。

道德就是要幫助人類社會昇到更高的水準，使人類社會擺脫勞動剝削制。

爲了實現這個任務，就需要有在同資產階級作有紀律的殘酷鬥爭環境中開始變成爲自覺人物的一代青年。他們只有在這一鬥爭中，才會教育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應當使自己學習、教育和訓練的每一步驟都服從這一鬥爭，都與這一鬥爭聯繫起來。

教育共產主義青年，決不是向他們講授關於道德的各種甘言和條規。教育底主旨並不在此。

祇有當人們看見他們的父母怎樣在地主資本家壓迫下生活的時候，當人們親自也受到那些發動反剝削者鬥爭的人所受到的痛苦的時候，當人們看見爲了保持已經爭得的成果而繼續奮鬥是要經受怎樣大的犧牲，看見地主資本家都是如何兇暴的敵人的時候，——那時他們才會在這種環境中訓練成爲共產主義者。

鞏固與完成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是共產主義道德底基礎。這也就是共產主義教育，訓練與學習底基礎。這也就是對於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的回答。

如果學習，教育和訓練只局限於學校以內，而與蓬勃的實際生活脫離，這樣的教育方式我們是不會相信的。工農一天還處在地主與資本家底壓迫之下，學校一天還操縱在地主資本家手裏，那青年人始終會是愚昧無知的。

但是我們的學校却應當使青年獲得基本知識，使他們具有獨

立養成共產主義觀點的本領，應該把他們培養成爲有學識的人。我們的學校必須使人們在學習期內便能成爲參加推翻剝削者鬥爭的人。

共產主義青年團，祇有當它能把自已學習、教育、訓練的每一步驟都與參加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總鬥爭聯繫起來的時候，才配稱爲共產主義青年聯盟。你們很清楚地知道，俄國暫時還是個唯一的工人共和國，其餘整個世界上還存在着舊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仍然是比它們弱些，我們隨時都有遭到新的進攻的危險；祇有我們學會團結一致時，我們才能在今後的鬥爭中獲得勝利，而當我們業已鞏固之後，那我們就會成爲真正無敵的力量。

因此，做一個共產主義者，就是要把全體青年都組織和團結起來，要在這個鬥爭中作出受教育與守紀律的榜樣。那時你們才能開始並完成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大廈的事業。

爲了使大家都能更清楚地了解這點，我要向你們舉出這樣一個例子。我們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什麼是共產主義者呢？

〔共產主義者〕是個拉丁語源的名詞。〔共產主義者〕一語是導源於〔公共〕一字。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說土地和工廠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勞動，——這就是共產主義。

如果每人都在單獨一塊土地上經營自己的業務，那末勞動能否成爲公共的呢？公共勞動不是一下子就能造成的。公共勞動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需要努力，吃苦，創造，而且是要在鬥爭進程中造成的。這裏不能憑靠舊的書本，書本是誰也不會相信的。這裏要憑靠的是自身的生活經驗。

當高爾察克從西伯利亞，鄧尼金從南方進攻時，農民是站在他們那方面的。當時他們不歡迎布爾什維主義，因爲布爾什維克按固定價格收買糧食。但當農民在西伯利亞與烏克蘭嘗試過了高

爾察克和鄧尼金政權的味道之後，他們才認清到，農民祇有這樣兩條路可走：或者走到資本家方面去，那時資本家就要你去當地主的奴隸；或者就來跟着工人走，工人雖不約許給你什麼天堂生活，並且還要你在艱苦鬥爭中遵守鐵的紀律和表現堅強意志，可是它能使你從資本家地主的奴役中解脫出來的。

當那些甚至黑暗無知的農民也根據自身經驗懂得和認識了這點的時候，那他們便成爲自覺的，經過嚴酷鍛鍊的共產主義擁護者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就應當把這種經驗作爲自己全部活動底基礎。

我已回答了我們應當學習什麼，我們應從舊學校和舊科學中採取一些什麼的問題。現在我還想來回答應當怎樣學習的問題。我的回答是：祇有把學校活動的每一步驟，把教育、訓練和學習的每一步驟，與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學習這些東西。

我要從某些青年組織底工作經驗中舉出幾個例子，來向你們具體說明應該怎樣進行這種共產主義教育。

大家都在說掃除文盲。你們知道，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單靠蘇維埃政權頒佈一道命令，或靠黨發出一定的口號，或者派一部分優秀工作人員去進行這種工作，是不夠的。還需要這代青年人自己把這一工作坦負起來。

共產主義就是要男女青年團員親自說出：這是我們的事情，我們要聯合一起到鄉村中去掃除文盲，使我們這代青年中沒有一個不識字的人。我們力求使青年們能把自己的自動精神用來進行這一事業。

你們知道，要很快就把俄國從一個不開化不識字的國家變成人人識字的國家，是辦不到的；但如果青年團負責來進行這一工作，如果全體青年都爲公共福利而努力工作，那時這包含有四十



萬青年男女的組織，便有權稱爲共產主義青年團了。同時，青年團員底任務是還要通曉種種知識，好來幫助那些不能自力從黑暗無知中解脫出來的青年。

做一個青年團員，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 and 能力用去爲公共事業服務。這就是共產主義教育底實質。祇有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青年男女才能培養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祇有當他們能在這種工作中收到實際效果時，他們才會變成爲共產主義者。

就拿城郊菜園工作來做例子吧。這也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之一。人民在忍饑受餓，工廠裏在鬧饑荒。爲要免除饑餓，應該發展菜園業，但耕作還在按照舊方法進行。

所以必須有更覺悟的分子來擔任這件事情，那時你們就會看見，菜園業會擴大，菜園面積會增加，結果定會好轉起來。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踴躍參加這件事情。每個青年團組織，每個青年團支部，都必須把這看成是自己切身的事情。

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是在一切工作中都能出力幫助，都表現出主動性和首創精神的突擊隊。青年團應當成爲這樣一個團體，使得每個工人都感覺到，這團體中的人們底學說也許還是他所不懂得，也許他還不會一下子就相信的，但他從他們的實際工作和活動上，却會看出他們是真正能向他指明正確道路的人。

假如共產主義青年團不能在各方面這樣來建立自己的工作，那它就會迷失到資產階級的舊道路上去。

我們的教育應當與勞動大眾反對剝削者的鬥爭結合起來，爲的是要幫助勞動大眾來解決從共產主義學說中產生出來的任務。

每個青年團員都應當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閒時間去改善菜園業，或在某個工廠裏去組織青年學習等等。

我們要把俄國從窮困貧瘠的國家變成爲一個富裕的國家。所以必須使共產主義青年團把自己的訓練，自己的學習，自己的教

育與工農底勞動結合起來，不要關閉在自己的學校內，不要祇限於閱讀共產主義書籍與小冊子。

祇有在勞動中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才能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必須使大家都看到，青年團員個個都是有知識的，同時又都是善於勞動的。當所有的人都看見我們已經廢除了舊學校裏的舊的強迫紀律而實行了自覺的紀律，看見全體青年去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看見他們利用每個近郊菜園來幫助居民，——那時人民就不會用從前的眼光來看待勞動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便是要在農村中或在自己街坊裏來實行幫助如像——我舉出這樣一個小例子——保證清潔或分配食品一類的事情。

在舊時資本主義社會裏，這些事情是怎樣進行的呢？

當時每個人祇替自己工作，誰也不去注意那裏是否有衰老的或患病的人，或者是全部家務都落在婦女肩上，因而婦女也就處在被抑壓和被奴役的地位。誰應當來反對這種現象呢？青年團。青年團應當出來說：讓我們來把這件事情改作好，我們組織些青年隊去幫助厲行清潔或分配食品，有系統地去挨戶檢查，有組織地來爲全社會公益事情服務，正確地分配力量，並表明出勞動應該是有組織的勞動。

現在已到五十歲內外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能看見共產主義社會的，因爲那時他們都會死去了。

至於現在還祇有十四五歲的這一代人，那末他們既可以看見共產主義社會，又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

所以他們就應當知道，他們畢生的唯一任務便是建設這個社會。

在舊社會中是各個家庭單獨勞動，除了壓迫民衆的地主與

資本家外，誰也沒有把勞動結合起來。任何一種勞動，不管它怎樣髒污，怎樣困難，我們都應當把它好好組織起來，使每個工人和農民都會對自己說：我是偉大自由勞動軍中的一分子，我能不能資本家地主而親自建設自己的生活，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秩序。

必須使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自覺的有紀律的勞動中教育所有一切從十二歲起的青年。

這樣我們才能指望現在所提出的任務定會得到解決。

我們應該估計到，要把全國實行電氣化，使我國的貧瘠土地能用最新技術來經營，那至少要花十年工夫。

所以，現在還是十四五歲，但經過一二十年就會在共產主義社會內生活的這一代人，應當這樣定下自己學習的全部任務，使青年每天在任何鄉村，任何城市裏，都能實際解決公共勞動中的某種任務，那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務。

要保證共產主義建設成功，就要看上述工作在每個鄉村裏進行得怎樣，就要看共產主義競賽發展得怎樣，就要看青年能夠結合自己勞動的實際本領怎樣。

祇有從保證這種建設成績底觀點上來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祇有經常反射自問，爲了成爲團結和自覺的勞動者，我們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祇有在這樣一個長期過程中，共產主義青年團才能把自己五十萬團員聯合成爲一支勞動大軍，博得普遍的尊敬。

# 論我國革命

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 一

這幾天內我瀏覽了蘇漢諾夫論革命的札記。特別刺目的，是我國所有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也如第二國際底全體英雄一樣表現着迂腐的見解。姑且不說他們胆小如鼠，甚至他們中間傑出的人物一遇到必須稍微離開德國模樣時都總要來點支吾搪塞，姑且不說所有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在整個革命時期已經充分表現出了的這種特性，而且他們那種奴僕式的模倣已往的態度也是很刺目的。

他們都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却迂腐到了萬分。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其革命辯證法，他們是一竅不通的。甚至馬克思說在革命時期必須有極大的機變性這直接指示，他們也絕對沒有瞭解，甚至例如馬克思好像是在一八五六年寫的通信中認爲可以指望德國將有一次能够造成革命形勢的農民戰爭來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這直接指示，他們也在百般迴避着，就像小貓在熱粥旁邊繞圈一樣。

他們在一舉一動中都揭露自己是些怯懦畏縮的改良主義者，深恐離開資產階級一步，更怕與資產階級絕緣，同時却又用荒謬絕倫的空談和大話來掩飾自己的胆怯心理。而且他們甚至在單純理論方面也暴露出自己完全不瞭解馬克思主義如下一種意見。

他們至今只看見過西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發展底一定道路。所以他們就不能想像到，這一道路，若不mutatis mutandis，即若不加以某些更正（從全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是完全不重大的更正），是不能當作模範的。

第一，就是關於與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相聯繫的革命。在這樣的革命中不免要現出一些新的特徵或正由於這次戰爭而有所改變的特徵，因為世界上從來還沒有在這種環境下發生過這樣的戰爭。我們看見，最富強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在這次戰爭之後，至今都不能調整『常態的』資產階級關係，而我們的改良主義者，即儼然以革命家自命的小資產者，却始終認為常態的資產階級關係乃是絕對無法超越的界限，並且他們對於這種『常態』的瞭解又是極端死板和狹隘的。

第二，他們根本不瞭解，全世界歷史發展是按着總規律進行的事實不僅毫不排斥，反而預定這一發展過程中的個別階段在發展的形態或次序上表現出一種特色。例如他們甚至想也沒有想到，俄國是介乎各文明國家與初次由這次戰爭最終捲入文明軌道的各東方國或非歐洲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會能夠並且必定表現出某些特色，這些特色固然是遵循着世界發展底總路線，但它却使俄國革命與以前西歐各國革命不同而在達到東方國家去的道路上引起某些局部的新奇的特點。

例如，他們死守着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學得爛熟的論據，認為我國還沒有成熟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如像他們中間某些『飽學』先生所講的那樣，硬說我國還沒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他們任何人也沒有想一想：一個國家的人民既然碰到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難道他們為沒有出路的境況所迫而不可以起來奮鬥，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爭得一些並非尋常的條件，以保證文明更進一步發展嗎。

『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準』。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英雄們，當然也包括蘇漢諾夫在內，開口閉口總在重覆這個爛調。他們把這個不容爭辯的論調反覆咀嚼，竟以為這就是估計我國革命時有決定意義的標準。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情況把俄國捲入了西歐一切多少重要的國家都被牽入的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把俄國頗與東方正在開始和部分已經開始的革命相近的發展進程放置到這樣一種條件下，使得我們能夠實現正如馬克思這樣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八五六年論到普魯士時認為是一種可能前途的『農民戰爭』與工人運動的聯合，——那又怎樣呢？

既然完全沒有出路的境況把工農力量多倍地增加起來，使得我們能夠沿着另一種途徑去創設文化底基本前提而不走一切其他西歐國家的舊路，——那又怎樣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是否就會因之改變了呢？每個正在或已經捲入世界歷史總進程的國家內的主要階級底基本相互關係，是否就會因之改變了呢？

如果說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相當的文化水準（雖然誰也不能說，這個相當的『文化水準』究竟怎樣），那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爭得造成這個相當水準的必要前提，然後就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走向前去追上其他各民族呢？

寫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 二

你們說，爲了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有文明的。好極了。那麼，爲什麼我們不能首先在我國創立這種文明底前提，即驅逐地主和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向社會主義方面進展呢？你們究竟在那一本書上讀過，說通常歷史程序底這類變態是不容許的或不可能的呢？

記得拿破崙這樣寫過：“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譯出來就是：「首先要去苦戰一番，然後再看分曉」。我們也就首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苦戰過一番，以後我們也就看見了像布列斯特和約，或新經濟政策等類事變發展中的枝節（就世界歷史說來，這當然是枝節）。現在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說，基本上我們是已經勝利了。

我們的蘇漢諾夫之流，更不待說那些比他們更右的社會民主黨人，連做夢也沒有夢想到，非如此便根本不能實行革命。我們的歐洲庸人們連做夢也沒有夢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更多得無比，社會條件更特殊到萬分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是會向他們表現出比俄國革命更為特殊的情況來的。

考茨基式的教科書在當時不待說是很有益處的。但現在終歸已是放棄認為這種教科書把今後世界歷史進程中一切形態都已預察周到的想法的時候了。現在已經應該說，這樣設想的人簡直是些傻瓜。

寫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

…我想來談談的，是能把這雜誌編輯部在第一二兩期合刊發刊詞中所宣佈的那個工作底內容與綱領規定得更為精確的幾個問題。

在這篇發刊詞中說道：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週圍所團結的雖不盡是共產黨員，然而都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以為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結成這樣一個聯盟，是絕對必要而且能正確決定這個雜誌底任務的。共產黨員（也如一切順利開始過大革命的革命家們一樣）所能犯的一種最重大最危險的錯誤，就是以為革命事業可能單靠革命家努力來完成。其實恰恰相反，要做成任何一種認真的革命工作，都必須理解並切實實行這樣一個原理，就是革命家只能表現出真正有生命力和進步階級底先鋒隊的作用。先鋒隊只有當它不脫離其所領導的羣衆而善於真正領導全體羣衆前進的時候，才能完成其為先鋒隊底任務。除非在各種各樣的活動方面都與非共產黨員結成聯盟，便根本談不到什麼有成效的共產主義建設工作。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所擔任的捍衛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工作，也是如此。很可慶幸的一點，就是俄國先進社會思想中的主要潮流擁有豐富的唯物主義傳統。且不去說普列漢諾夫，單是指出契爾內舍夫斯基就夠了，現代的民粹派（人民社會黨



人，社會革命黨人等）因一味崇尚時髦的反動的哲學學說而往往離開契爾內舍夫斯基，倒退轉去，被歐洲科學中所謂『最新成就』底幻景所惑而不能看出掩藏在這種幻景下面替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偏見以及資產階級反動性服役的各種伎倆。

無論如何，我們俄國總還有——且一定是很久還會有——一些非共產黨員的唯物主義者，我們絕對應該吸收所有一切擁護徹底戰鬥唯物主義的人來共同努力工作，反對那種哲學上的反動，反對所謂『知識人士』所持的種種哲學偏見。老狄慈根<sup>71</sup>——請不要把他同他那個自負不凡而又毫無成就的冒充著作家的蠢兒子相混——十分確切明瞭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對現今盛行於資產階級國家並深受其中一般學者和政論家尊敬的那些哲學流派的基本觀點，他說：現代社會中的哲學教授實際上大半都不過是些『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

我們俄國那些喜歡自命為先進人物的知識分子，也如他們在其他一切國家中的同僚們一樣，很不喜愛按照狄慈根所表述的這種觀點來評斷問題。其所以不愛這樣作，是因為他們害怕真理。只要稍微把現代那些有學問的人們在國家政治方面，一般經濟方面，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依賴於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這一事實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狄慈根所作的這種激烈評論是絕對正確的了。只要想起絕大多數時常在歐洲各國出現的時髦哲學流派，例如從那些與鑄之發現有關的哲學流派起，到那些現在拚命想利用愛因斯坦學說來做根據的哲學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階級立場及其竭力扶持各種宗教的政策與各種時髦哲學流派底思想內容有怎樣的聯繫了。

由此可見，這個雜誌既想成為戰鬥唯物主義底機關刊物，首先就應該是個戰鬥的刊物，就是說，它應該堅決揭露並攻擊所有一切現代『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不管他們是以官場科學

代表人物資格出台活動也好，或是以『民主主義左派的或社會主義思想的』政論家自命的志願兵資格出台活動也好。

其次，這樣的雜誌應該是個戰鬥無神主義的機關刊物。我們有些國家部署或至少有些國家機關是專門主管着這種工作的。但是，這種工作執行得極其遲鈍，極不充分，其原因大概是由於感受到我們俄羅斯的（雖然是蘇維埃時代的）道地官僚主義流行現象的障礙。所以，爲要補助相當國家機關所進行的工作，爲要糾正並加強這種工作，就萬分需要這個立意成爲戰鬥唯物主義機關刊物的雜誌來努力進行無神主義的宣傳，進行無神主義的鬥爭。要留心觀察用各國文字出版的所有一切無神主義的文獻，要把這方面所有一切含有若干價值的東西翻譯出來，至少是扼要地介紹過來。

恩格斯早已向現代無產階級底領導者們叮囑勸告過，要他們設法把十八世紀末葉底戰鬥無神主義文獻翻譯出來，將其廣佈到民間去。可惜我們至今還沒有做過這番工作，真使我們感覺慚愧（這件事實就是證明在革命時代奪得政權要比正確運用這個政權容易得多的無數證據中的一種證據）。有些人往往用各種『動聽的』理由來爲我們這種遲鈍笨拙的弱點辯護，例如說十八世紀無神主義的老文獻已經陳腐不堪，不合科學，太嫌幼稚等等。這種冒充科學的詭辯真是再壞沒有了，因爲它若不是掩蓋着迂腐，便是掩蓋着完全不懂馬克思主義。固然，在十八世紀革命家底無神主義文獻中間，可以找到許多不合科學，又很幼稚的東西。但是誰也不妨礙出版人把這些作品加以刪減並附以簡短的跋文，指出人類從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在用科學態度批評宗教方面所達到的進步，指出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新的著作等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以爲單用純粹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工作便能使被全部現代社會禁錮於黑暗無知與偏見境地的廣大民衆（尤其是農民與手工業

者) 逕直擺脫這種黑暗地位，那就是最嚴重而且最壞不過的一種錯誤了。應該把各種各樣的無神主義宣傳材料供給這些民衆，把實際生活方面各種各樣的事實告訴他們，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影響他們，藉以引起他們的興趣，把他們從宗教迷夢中喚醒過來，從各方面用各種方法使他們振奮起來等等。

十八世紀老無神主義者所寫的那些筆調遒勁生動，天才獨到，談諧而公開攻擊流行僧侶主義的作品，其能把民衆從宗教迷夢中喚醒過來，往往要比現在我們出版物中佔居優勢而又曲解（這是不容隱諱的事實）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文字合適千倍，因為這種文字寫得乾燥無味，只是簡單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轉述一遍，幾乎完全沒有拿選擇適當的事實來加以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較為重大的著作，我們都有譯本了。害怕舊無神主義與舊唯物主義在我們這裏不會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那些改正來加以補充，是絕對沒有根據的。最重要的事情——即我們的那些似乎是崇拜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却毀損着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們往往忽視的事情——就是要設法喚起還很落後的羣衆來自覺對待宗教問題，來對宗教進行自覺的批評。

另一方面，你們看一看現代用科學態度批評宗教的那些代表人物吧。這些有學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差不多在每次駁斥宗教偏見的時候都要〔補述〕一種議論，其內容馬上就暴露出他們是資產階級底思想奴隸，是〔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

舉兩個例子來說說。維皮爾教授在一九一八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標題爲基督教底起源（莫斯科〔法洛斯〕出版局印行）。作者敘述了近代科學底主要成果，但他不僅沒有反對教會這一政治組織用作武器的種種偏見和騙局，不僅迴避了這些問題，並且表示出一種簡直可笑和反動至極的奢望，說他要超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這兩個〔極端〕。這無異是替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

服役，這個資產階級在世界各國都把他們從勞苦羣衆身上榨取所得的利潤拿出數萬萬盧布來維持宗教。

德國有名的科學家德留福斯在其所著基督神話一書中排斥宗教偏見與神話，證明說根本就沒有過基督這樣一個人，而他在該書末尾却又主張要有一種宗教，不過這種宗教是較為刷新，更為精細，更為巧妙而能夠抵抗『日益洶湧的自然主義潮流』的（一九一〇年刊印的德文第四版，第二三八頁）。德留福斯是個爽直的和自覺的反動分子，他公開幫助剝削者用更骯髒更卑劣的新穎宗教偏見去代替陳舊腐敗的宗教偏見。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當翻譯德留福斯底著作。這只是說，共產黨員與一切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雖應在某種程度內同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成立聯盟，但當這些分子陷入反動時，就要堅決把他們揭破。這是說，害怕去同十八世紀，即當資產階級還是個革命階級的那個時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成立聯盟，就無異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與唯物主義，因為在某種形式下和在某種程度內與德留福斯一流人成立『聯盟』，是我們同那些佔統治的宗教的黑暗反動勢力作鬥爭時所應作的事情。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既想成爲一種戰鬥唯物主義的機關刊物，就必須用許多篇幅來登載無神主義的宣傳文章，介紹無神主義的著作，並糾正我們國家機關在這種工作上的巨量缺點。凡屬包含有許多具體事實與比照，能把現代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及其階級組織與宗教團體和宗教宣傳機關間的聯繫揭示出來的書籍和小冊子，都是我們特別必須利用的。

凡關於美國的一切材料都極爲重要，因為那裏宗教同資本發生的正式官場國家聯繫，還表現得不甚明顯，但是另一方面，那裏却又令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所謂『現代的民主制度』（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與一部分無政府黨人等等極不合理地

匍匐崇拜的這個制度)，不過是表示可以自由宣傳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東西，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東西却是最反動的思想，宗教，黑暗觀念，為剝削者作辯護等等。

我希望這個想做一個戰鬥唯物主義機關刊物的雜誌經常供給我國讀者關於無神主義書籍的述評，並指明什麼作品對於那些讀者以及在何種關係上特別合適，我國出現了什麼書（只有譯得較好的版本才可算是已經出現的書，但這樣的譯本是不很多的）以及還有什麼書要出版。

\*             \*             \*

戰鬥唯物主義者為要執行自己所應執行的工作，除了與那些不是共產黨員的徹底唯物主義者成立聯盟之外，同樣還必須——甚至更加必須——同現代自然科學中那些趨向於唯物主義，不怕反對現時在所謂『知識人士』中盛行的唯心主義及懷疑主義哲學傾向而大胆捍衛和宣傳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成立聯盟。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第一二兩期合刊上登載有齊米梁節夫評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就使我們有把握希望這個雜誌能把後一種聯盟也實現成功。必須多多注意成立這種聯盟的問題。必須記着：正因為現代自然科學遭遇着急劇的變革，所以往往有大大小小的反動哲學學派和哲學流派發生。因此，注視着自然科學方面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並吸收自然科學家來參加哲學雜誌上所進行的這種工作，便是一個緊急的任務，戰鬥的唯物主義若不解決這個任務，那它就會根本不成其為戰鬥性的東西，就會根本不成其為唯物主義。如果齊米梁節夫在雜誌第一期上竟不得不特別指出說愛因斯坦本人雖然——據齊米梁節夫所說——沒有對唯物主義基礎進行任何積極的攻擊，但他的學說却已為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知識界中許多分子所拚命利用，那

我們就應該說，不僅愛因斯坦一人底遭遇如此，而且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然科學大改革家中許多人，甚至其中絕大多數人底遭遇，也莫不如此。

我們如果不願對這種現象持一種無意識的態度，就應該知道，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主義，若拿不出強有力的哲學上的論證，就抵擋不住資產階級觀念底攻擊，也阻止不了資產階級世界觀底復辟。爲要支持住這個鬥爭，爲要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而獲得完全勝利，那末自然科學家就必須做一個現代的唯物主義者，做一個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義底自覺信徒，即必須做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爲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方面的撰稿者有組織地從唯物主義觀點上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即研究馬克思在他所著資本論一書及其各種歷史和政治著作中實際運用了的辯證法，馬克思把這個辯證法運用得極有成效，以致現在東方各國（日本，印度和中國）新興階級，即佔世界人口大多數但歷來都因消極冷淡與沉眠不醒而使歐洲許多先進國內發生停頓腐敗情形的數萬萬人民奮起鬥爭的事實，新民族與新階級奮起鬥爭的事實，日益鮮明地證實着馬克思主義。

當然，這樣來研究，解釋，宣傳黑格爾辯證法，是種極困難的事情，所以這方面的初步嘗試也就不免要犯錯誤。但是只有根本不作事的人才會不犯錯誤。我們以馬克思運用他從唯物主義觀點上加以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的模範做根據，就能夠而且應該從各方面來闡明這個辯證法，在雜誌上登載黑格爾底主要著作摘錄，根據唯物主義觀點來加以解釋，援引馬克思運用辯證法的實例，以及在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方面所常見而爲近代史尤其是現代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所提供得非常多的種種實例來加以評註。我認爲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底編輯人和撰稿者，應該組成爲某種「黑格爾辯證法底唯物主義友人協會」。現代的

自然學家在用唯物主義觀點解釋的黑格爾辯證法中間，可以找到（只要他們知道怎樣去找，只要我們能學會怎樣幫助他們）自然科學革命所提出的種種哲學問題的解答，而這一類的哲學問題是常使崇拜資產階級時髦思想的知識分子『跌入』反動立場的。

唯物主義不把這樣一個任務坦負起來，並有系統地加以執行，那它便不能成爲戰鬥性的唯物主義。那它就會——用謝德林底話來說——不是處於攻敵地位，而是處於被攻地位。不這樣來作，那末自然科學方面的巨大人物在必須作出哲學結論與綜合的時候，就會仍如先前那樣往往感到束手無策。要知道，自然科學進步得十分迅速，在各方面受到極深刻的革命的改變，所以自然科學沒有哲學的結論是絕對不行的。

我現在舉出一個例子來作結束。這個例子雖然不是與哲學問題有關，但終究是與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也想予以注意的社會問題有關。

這個例子，表明現代偽科學在實際上是最囂張最卑劣反動觀點底傳達者。

不久前我收到了俄國技術協會第十一科出版的經濟學者雜誌第一期（一九二二年）。寄這個雜誌給我的那位年輕共產黨員（他大概是沒有功夫來看看這個雜誌底內容）很輕率地對這個雜誌大表贊同。其實，這個雜誌是——我不知道這中間究竟有多少故意的成份——現代農奴主底機關刊物，這些農奴主當然是以科學、民主主義等等外衫掩飾起來的。

有一位姓索羅金的先生，在這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戰爭影響的所謂『社會學』研究的洋洋大作。這篇深奧的論文中間，有許多從作者及其無數的外國師友底『社會學』作品中引來的深奧論據。請看看他的這種深奧程度吧。

他在第八三頁上說道：

『現在彼得格拉每一萬起婚姻中，有九十二點二的離婚事件——真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字，並且每一百個宣佈離開了的婚姻中又有五十一點一是結婚未滿一年的：其中有百分之十一未滿一月，有百分之二十二未滿兩月，有百分之四十一未滿三個月至六個月，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超過六個月的。這些數目字證明，現代的合法婚姻不過是掩飾着私通行爲而使那些愛「色」的人們能「依法」來滿足他們的慾望的一種形式罷了』（經濟學者第一期，第八三頁）。

這位先生以及出版這個雜誌並登載此類文章的俄國技術協會，當然都是以擁護民主主義者自居；他們聽見人家叫出他們的真實名字，即叫他們爲農奴主、反革命者和『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一定以爲是種莫大的侮辱。

凡屬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只要稍微認識認識資產階級國家關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問題的法律，以及這方面的實際情形，就能知道，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即令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正是用這種農奴主態度對待婦女和私生子的。

這當然不能阻止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一部分無政府黨人以及西歐各國所有一切與他們相當的政黨大聲叫喊，頌揚所謂民主制度而指摘布爾什維克違背民主制度。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在對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地位這一類問題上，正是唯一澈底民主主義的革命。而這個問題，却是與任何一個國度裏半數以上人口底利益都有極切近關係的問題。雖然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已經有過很多自稱爲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可是只有布爾什維克革命才第一次在這方面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一方面反對那種反動思想和農奴制度，同時又反對當權和有產階級通常所表現的偽善態度。



如果索羅金先生以為每一萬個婚姻中有九十二件離婚事實是個驚人的數字，那我們就只好假定，索羅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與實際生活隔絕得幾乎誰也不會相信其真正存在的修道院裏教養成人，那他就是為了討好於反動派和資產階級而故意歪曲事實。凡對資產階級各國社會情形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那裏實際離婚情事（當然是沒有得到教會和法律認可的離婚情事）底實際數目要多得無比。俄國在這方面與別國不同之處，只在於我們的法律不把偽善與婦女及其兒童無權地位奉為神聖，而是公然用政府名義對一切偽善和一切無權地位宣佈徹底一貫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雜誌對這種現代的『有學問的』農奴主，也必須進行鬥爭。也許其中很多人甚至領着我們國家的金錢，在我們國家機關裏擔任着教育青年的職務，雖然他們根本就不配做這種工作，也如淫亂成性的人不配在蒙童學校裏擔任訓育一樣。

俄國工人階級已經奪得了政權，但它還沒有學會利用這個政權，否則一定是早已把這樣的教員和學術團體會員客客氣氣遣送到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度裏去了。那裏才是這種農奴主最合適的處所。

但它只要願意學習，就一定能學會的。

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 簡 要 註 釋

<sup>1</sup> 列寧在本文末尾附有一個詳細書目，其中列舉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以及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獻，本版中從略。——（見正文第一六頁）。

<sup>2</sup> 見 Engels: “Die Bauernfrage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Neue Zeit”, 1894, I, 301, 302（恩格斯著，法德農民問題，載於新時代雜誌，一八九四年，第一期，第三〇一和三〇二頁）。——（見正文第四一頁）。

<sup>3</sup> 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是於一八七八年由德國首相俾斯麥提出實行，目的是要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消滅下去。一八九〇年宣告廢除。——（見正文第四五頁）。

<sup>4</sup> 阿拉克切也夫伯爵（一七六九——一八三四），是俄皇亞歷山大第一時代的一個反動顯宦，是俄國史上一個警察暴政和武人專橫時代的主要掌權人物。——（見正文第七九頁）。

<sup>5</sup> 民意黨人即民粹派革命團體【民意社】社員，以實行暗殺專制政府要人的個人恐怖爲其主要政治鬥爭手段。——（見正文第八一頁）。

<sup>6</sup> 米海洛夫斯基（一八四二——一九〇四）是十九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民粹派有名的理論家，進行了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殘酷鬥爭。——（見正文第八九頁）。

<sup>7</sup> 【勞動解放】社是普列漢諾夫一八八三年在瑞士創立的第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團體，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方面有過重大的貢獻。——（見正文第九二頁）。

<sup>8</sup> 霍普特曼（一八六二——一九四六）是德國詩人兼戲劇作家，著有描寫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西里細亞織工起義情形的織工劇本。——（見正文第九三頁）。

<sup>9</sup> 布朗基主義是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派，以法國著名革命家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一）得名。列寧說：布朗基主義者妄想【不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手段，而用一小羣知識分子陰謀手段來使人類擺脫僱傭奴隸制度】。——（見正文第九三頁）。

<sup>10</sup> 伯恩施坦主義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流派，出現於十九世紀末葉，以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施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得名。伯恩施坦根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對馬克思革命學說提出了許多修正。——（見正文第九四頁）。

<sup>11</sup> 是指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一八九九年參加反動資產階級政府而言。——（見正文第一〇九頁）。

<sup>12</sup> 【俄國的批評派】是指司徒盧威、布爾加科夫、杜干·巴爾諾夫斯基等人而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他們常在合法刊物上著文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見正文第一〇九頁）。

<sup>13</sup> 【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是於一八九五年由列寧在彼得堡創立。【鬥爭協會】把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統一為一個集中組織，因而在俄國奠定了建立真正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基礎。——（見正文第一一九頁）。

<sup>14</sup>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間，列寧、馬爾托夫、克里奇諾夫斯基以及彼得堡【鬥爭協會】其他幾個會員會被沙皇警察逮捕，因被戲稱為【十二月黨人】；一八九七年二月，他們起程赴西伯利亞流放所以前曾被釋放出獄幾天。——（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sup>15</sup> 沙皇憲兵穿的是青色制服。——（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sup>16</sup> 瓦龍錯夫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自由主義民粹派底思想家之一。——（見正文第一二三頁）。

<sup>17</sup>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是指【經濟派】而言。——（見正文第一二三頁）。

<sup>18</sup> 信仰（“Credo”）是敘述【經濟派】觀點的一種文件（參看本集第九二至一〇三頁上所載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一文）。——（見正文第一二五頁）。

<sup>19</sup> 祖巴托夫當時任莫斯科暗探局局長，是俄國所謂【警察社會主義】底授意人。他建立了受憲警監護的偽工人組織，以期誘惑工人離開革命運動。——（見正文第一二八頁）。

<sup>20</sup>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因討論關於黨員資格的第一項黨章條文發生了激烈鬥爭。當時有兩個條文互相對立：一個是列寧提出的條文，另一個是馬爾托夫提出的條文。列寧認為凡加入黨的人，除了承認黨綱並在物質上幫助黨而外，還必須參加黨內某一個組織，並服從黨的紀律。馬爾托夫認為不必參加黨的組織，而提出一種模糊含混的入黨條件；即所謂在黨組織領導下【親身協助】黨。列寧主張建立一個團結堅強的戰鬥政黨，而馬爾托夫則主張對不穩定的非無產者分子大開入黨之門。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馬爾托夫所提出的第

一項黨章條文。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召集）重新審查了這個問題並採納了列寧所提出的條文。——（見正文第一三一頁）。

<sup>21</sup> 解放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因解放雜誌得名。解放雜誌是於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間在斯多德牙爾出版，由司徒盧威主編，周圍所團結的是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底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在一九〇五年創立了立憲民主黨。——（見正文第一四四頁）。

<sup>22</sup> 所謂新火星派是指孟什維克派而言。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召集）閉會後，孟什維克很快便把火星報奪歸己有，將其變成自己派別組織的機關報，用以反對布爾什維克，反對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於是孟什維克的火星報便被稱呼為新火星報，以別於列寧所主編的舊火星報。——（見正文第一四四頁）。

<sup>23</sup> 法蘭克福會議是個立憲會議，一八四八年五月至一八四九年六月在美因河岸法蘭克福城舉行，其目的是制定德意志全國憲法。馬克思把它稱為「妥協派的會議」。——（見正文第一四六頁）。

<sup>24</sup> 彼得龍克維奇和羅吉激夫兩人是自由保皇主義的立憲民主黨中的重要人物。——（見正文第一四八頁）。

<sup>25</sup> 蘇列斯塔科夫是俄國作家戈果里所著滑稽劇巡按中的人物，以拚命吹牛撒謊為特色。——（見正文第一五四頁）。

<sup>26</sup> 無名派是指無名雜誌底組織者和參加人而言。無名雜誌是於一九〇六年由一些轉上自由資產階級立場的先前的「經濟主義者」，即普羅科坡維奇，枯斯科娃等人在彼得堡出版的。——（見正文第一五六頁）。

<sup>27</sup> 「護中人」是俄國作家柴霍夫所著同名小說裏的主人公，以坐井觀天，固步自封，冥頑固執而不肯顧及周圍實際情形為特色。——（見正文第一七二頁）。

<sup>28</sup> 「怪聰明的小魚」是俄國諷刺小說作家謝德林在一篇童話中描繪出來的一種庸人形象，以固步自封和貪生怕死為特色。——（見正文第一七二頁）。

<sup>29</sup> 一九〇七年間，孟什維克拉林主張由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及無政府黨人共同召集一個「工人代表大會」，藉以成立「廣大工人政黨」，其實是企圖把社會民主黨取消，而將工人階級先進部隊溶化到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去。列寧揭破了這種企圖。——（見正文第一七八頁）。

<sup>30</sup> 此地所謂「東方危機」，是指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及其所引起的國際糾紛而言。——（見正文第一九二頁）。

<sup>31</sup> 民意黨人是民粹派團體「民意社」社員（參看註5），土地平分黨人是民粹派團體「土地平分社」社員。土地平分黨人與民意黨人不同，認為反專制的

直接政治鬥爭是次要的事情，而認為他們黨的實際任務是贊助人民要求普遍「公平」分配一切土地。「土地平分社」沒有存在多久，它的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領導者們很快就轉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去了。——（見正文第一九二頁）。

<sup>32</sup> 十月黨人是反動團體「十月十七日同盟」中的參加人，代表巨大工業資本及按資本主義方法經營地產的大地主底利益，因表示擁護沙皇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約許人民政治自由的宣言而稱為十月黨人。——（見正文第一九七頁）。

<sup>33</sup> 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是沙皇政府內務總長和國務總理。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慘遭鎮壓以及接着到來的極殘酷政治反動時期，都是與斯托雷平底名字相連的。——（見正文第一九七頁）。

<sup>34</sup>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驅散第二屆國家杜馬，頒佈第三屆國家杜馬新選舉法，遂使工農羣衆本來有限的權利更加縮小了。——（見正文第一九八頁）。

<sup>35</sup> 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派的杜馬，是以斯托雷平（參看註33）和杜巴索夫兩人得名。杜巴索夫（一八四五——一九一二）當時任莫斯科總督，以殘酷鎮壓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武裝起義聞名。——（見正文第二〇一頁）。

<sup>36</sup> 「巴拉祖金·莫爾察林式的興隆」一語，是從謝德林所著在溫和客氣的人士間和現代的樂土中借來的。巴拉祖金是一種滑頭律師典型，專求自己地位「興隆」，並為達此目的而不惜採用任何手段。莫爾察林原是格里巴也多夫所著滑稽劇聰明眼中的一個人物，後來謝德林借他來形容過新時代中鑽營利祿，逢迎上司的宵小官吏。——（見正文第二〇二頁）。

<sup>37</sup> 列寧不久（在一九〇九年間）就寫了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給了波格丹諾夫等修正主義者及其哲學老師阿萬那留斯和馬赫一個殲滅性的批評。——（見正文第二一一頁）。

<sup>38</sup> （一）「一八七一年春的巴黎事變」——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工人實行起義，結果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府」（馬克思語），即巴黎公社；法國反動政府在普魯士寇軍幫助下把巴黎公社沉入血海了。（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事變」——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舉行武裝起義，結果是被沙皇政府殘酷鎮壓下去了。——（見正文第二一三頁）。

<sup>39</sup> 馬赫主義是一種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產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和八十年代，其創始人為奧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馬赫和德國哲學家阿萬那留斯。——（見正文第二一七頁）。

<sup>40</sup> 「路標派」是以路標集得名。路標集是於一九〇九年由一羣有名的立憲民主黨作家出版。立憲民主黨人在這個文集中代表資產階級感謝沙皇政府擊潰一九

〇五年革命，因而表明俄國自由派已完全轉入反革命營壘，——（見正文第二三八頁）。

<sup>41</sup> 『野牛』是當時俄國政治刊物上用來諷刺地主貴族反動派極右分子的一種稱呼。——（見正文第二四九頁）。

<sup>42</sup> 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內出現了一種『左的』機會主義派別，要求召回社會民主黨參加國家杜馬的代表，反對在工會及其他合法工人團體中工作，因被稱呼為『召回主義者』。——（見正文第二五一頁）。

<sup>43</sup> 地政官是當時俄國鄉村中的政府代表人物，由當地貴族地主分子充任，兼掌管任意宰制農民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地政官一職是從一八八九年開始設置，直到俄國沙皇制度傾覆時才宣告廢除。——（見正文第二五四頁）。

<sup>44</sup> 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反動年代，孟什維克背棄了黨底革命口號，力圖取消無產階級革命秘密黨，而主張成立一個專在斯托雷平所領導的極反動制度範圍內活動的『公開』工人黨，因被稱呼為取消派。——（見正文第二五五頁）。

<sup>45</sup> 護黨派孟什維克分子或孟什維克護黨派（『普列漢諾夫派』），是普列漢諾夫當時所領導的一部分孟什維克，他們與孟什維克取消派相反，主張保存和鞏固無產階級秘密黨。——（見正文第二六一頁）。

<sup>46</sup> 斯托雷平工黨是用以諷刺孟什維克取消派的一種稱呼（詳見註44）。——（見正文第二六三頁）。

<sup>47</sup> 盧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是波德兩國社會民主運動中一位卓越活動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熱烈的革命家和始終努力為工人階級事業奮鬥的戰士。列寧非常重視盧森堡對於國際工人運動的功績，但同時又嚴厲批評了她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許多重要問題上，特別是在民族問題上的半孟什維主義立場。——（見正文第二六五頁）。

<sup>48</sup> 芬尼亞運動發生於一八五七年，主張愛爾蘭離英獨立。芬尼亞黨人革命團體曾在愛爾蘭和美洲方面同時進行工作。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了廣大的國際運動，要求赦免被判芬尼亞黨人。——（見正文第二六八頁）。

<sup>49</sup> 談談辯證法問題，是列寧在他的一本哲學筆記簿中摘錄了拉薩爾所著愛爾蘭的曖昧學者海拉克里特底哲學一書後寫成的一篇札記。——（見正文第二七八頁）。

<sup>50</sup> 一九一五年九月，國際主義者在瑞士境內齊美爾瓦爾得村中召集第一次代

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列寧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革命分子團結成爲一個左派集團，即齊美爾瓦爾得左派。——（見正文第二九一頁）。

<sup>51</sup> 一八八二年着手開鑿巴拿馬運河的【列賽普斯公司】遭受破壞時（一八八九年）暴露出許多大規模侵吞、賄賂及投機的事實。從此時起，一般人就常用【巴拿馬】一語來形容大規模欺詐舞弊的情事。——（見正文第二九六頁）。

<sup>52</sup> 一九一二年八月，托洛茨基建立了由各種反布爾什維克派別組成的所謂八月聯盟，【紐委分子】就是指八月聯盟底領導機關即組織委員會委員而言。——（見正文第二九七頁）。

<sup>53</sup> 所謂齊蘇芝黨團，是指第四屆國家杜馬中齊蘇芝所領導的孟什維克黨團而言。——（見正文第三〇八頁）。

<sup>54</sup> 【國際】派（亦稱【斯巴達克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革命分子所組成的團體，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由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梅林格和蔡特金等人領導。當德國共產黨成立時，【國際】派即構成爲德國共產黨底骨幹。——（見正文第三一二頁）。

<sup>55</sup> 尤尼烏斯是盧森堡底假名（詳見註47）。——（見正文第三一二頁）。

<sup>56</sup> 加利非（一八三〇——一九〇九）是法國的一個將軍，以殘酷懲治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社員聞名。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間在瓦爾德一盧梭內閣中充任過陸軍總長。——（見正文第三一四頁）。

<sup>57</sup> 古梨可夫（一八六二——一九三六），是俄國大資產階級反革命派最有名的代表。是【十月十七日同盟】（詳見註33）底創始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當過第一屆臨時政府海陸軍總長。——（見正文第三一六頁）。

<sup>58</sup> 這是哥德所著浮士德詩集中一個人物米費斯托法爾所說的話。——（見正文第三二二頁）。

<sup>59</sup> 是指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干·巴爾諾夫斯基（一八六五——一九一九）而言。——（見正文第三四〇頁）。

<sup>60</sup> 施洛克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所著威尼斯商人劇本中的高利貸者形象。——（見正文第三四二頁）。

<sup>61</sup> 這裏指的是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一八三五——一八六三）所著的一部有名的中篇小說教會學生；其中揭露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於俄國教會學校的荒謬教育制度和野蠻習俗。——（見正文第三四三頁）。

<sup>62</sup> 斯大林同志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繼續並發揮馬列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時，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獲得勝利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時所負任務的理論。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聯共(布)中央工作報告中說道：



【一九一七年八月，即是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國家成立幾個月以前，列寧寫成了他那部有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列寧認為他這部著作底主要任務是要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反對機會主義者方面對於這學說的曲解和庸俗化。列寧當時立意寫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部分，在這一部分裏，他打算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作一個主要的總結。毫無疑義，列寧在他這本書第二部分裏，是想依據我們國家裏蘇維埃政權存在的經驗，來繼續闡明和發揮國家理論的。可是，他還沒有實現這個任務，就不幸逝世了。但是列寧所沒完成的事業，是他的門生所應該去完成的。

國家是在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其所以產生，是爲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國家政權底工具，主要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探機關和監獄。國家底活動是表現於兩種基本職能上：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是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是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統治階級底領土，或是保護本國領土以防他國侵犯。從前，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曾是如此。現時，在資本主義下的情形，也是如此。

爲了要推翻資本主義，不僅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僅必須剝奪資本家，而且必須完全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打破它的舊軍隊，打破它的官吏機關，打破它的警察，而代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作了的。但是決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方面，決不能保存舊國家底某些職能，加以變更而使其適應於無產階級國家底需要。尤其是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形式應當始終不變，說我們國家底一切最初原有職能在將來也應當完全保存。其實，我們國家底形式，是隨我國發展和外部環境變更而變更着，而且將來還會變更的。

列寧說得完全對：

【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

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者階級爲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那些階級底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底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起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於是我們的國家在這個時期也就實現了兩個基本的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這一點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爲從前的國家底職能

是要鎮壓那些不順從的人，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是為勞動者多數底利益來鎮壓剝削者少數，而從前的國家却是為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以防外來的侵犯。這一點也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為從前的國家也進行過武裝保護本國的事情，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是為保護勞動者多數底勝利品，而從前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却是為保護剝削者少數底財富和特權。這裏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我們國家各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新經濟底萌芽，並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教育人民。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得到重大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分子時起，一直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分子最後的餘孽，組織文化革命，組織保衛國家的完全現代化的軍隊。於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底職能也因此而改變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了，消亡了，因為剝削制已被消滅了，剝削者已不存在了，再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鎮壓了。代替鎮壓職能的，是國家防範那些偷竊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武力保護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因此紅軍，紅海軍以及為捉拿懲罰外國偵探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兇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那個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是仍然保存着。國家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仍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那末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它是歷史上從所未有，並且按其形式和職能來說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發展過程並不能停止在此地。我們是在繼續前進，向共產主義前進。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會保存呢？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剷除的話。同時很明顯的，我們國家底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化而變更。

不，不會保存而會消亡下去，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了的話。

這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情形』。——（見正文第三四八頁）。

63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四兩日，彼得堡工人和防軍士兵羣衆自發遊行示威，

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雖然這次示威帶着和平性質，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參加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終於調用前綫軍隊來對付示威羣衆。克倫斯基所領導的臨時政府把示威運動鎮壓後，馬上就對布爾什維克黨橫施壓迫，封禁布爾什維克黨出版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及其他刊物，下令通緝當時被迫隱匿的列寧，逮捕布爾什維克黨內許多重要人物等等。但布爾什維克黨在這種極困難的條件下，終能準備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見正文第三五〇頁）。

<sup>64</sup> 一九一七年八九兩月間，科爾尼洛夫將軍舉行反革命叛亂，以圖撲滅革命，消滅蘇維埃，成立武人獨裁政府。由於布爾什維克堅決領導武裝回擊反革命勢力的結果，科爾尼洛夫叛亂是被粉碎了。——（見正文第三五〇頁）。

<sup>65</sup> 一九一七年九月，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參看前註64）潰滅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召集所謂民主會議，從這次會議中產生了所謂預備國會（亦稱共和國臨時委員會）。召集民主會議的目的，是妄想把國家由蘇維埃革命道路轉上資產階級國會制度的道路，即妄想阻止革命運動增長的行程，可是這一企圖完全破產了。——（見正文第三五二頁）。

<sup>66</sup> 亞歷山大戲院是民主會議開會的地點，彼得巴夫洛堡是沙皇政府囚禁革命家的地方。——（見正文第三五四頁）。

<sup>67</sup> 野蠻師是由高加索山民部隊編成，科爾尼洛夫將軍（參看註64）曾企圖利用這一師人去進攻革命彼得格拉。——（見正文第三五四頁）。

<sup>68</sup> 這裏指的是共產黨宣言德文版（一八七二年）序言中如下一段話：『…由於首先既有過二月革命底實際經驗而後來又尤其有過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底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某些地方已經陳舊了。特別是公社已證明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擷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正文第三七五頁）。

<sup>69</sup> 所謂伯恩國際（亦稱黃色國際），是指第二國際而言。第二國際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起，即已分裂成爲許多單個的社會沙文主義政黨而不復是個國際組織了。大戰後召集的正式恢復第二國際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是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在伯恩城（瑞士）舉行，因有此稱。——（見正文第三九二頁）。

<sup>70</sup> 薩多瓦附近的會戰（薩多瓦在捷克境內）是普奧戰爭中的一次戰役，發生於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從此就決定了普魯士在普奧戰爭中勝利的結局。——（見正文第三九五頁）

<sup>71</sup> 『老狄慈根』，即約瑟夫·狄慈根（一八二八——一八八八），是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論職業是一個皮革工人。——（見正文第四五七頁）

## 俄文刊物索引

人民事業報是社會革命黨底主要機關報，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在彼得格拉出版。

工人小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盟在日內瓦出版的刊物，一八九六年創刊，一八九九年停版。

工人思想報是【經濟派】底機關報，一八九七年十月創刊，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停版；起初在彼得堡秘密刊印，後來移到柏林出版。

工人事業雜誌是【經濟派】底機關刊物，由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聯合會出版，一八九九年創刊，一九〇二年停版。

工人報是基也輔社會民主黨人底報紙，一八九七年開始出版，不久（一八九八年）便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佈為全黨中央機關報。只出版過兩期。

火星報是列寧在一九〇〇年末創辦的第一個全俄革命馬克思主義機關報。在國外出版，秘密散佈於俄國各地。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列寧的火星報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造成了創立俄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基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即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不久，火星報便轉入孟什維克手中了。

生活事業雜誌是取消派孟什維克的刊物，於一九一一年間在彼得堡出版。

回擊是孟什維克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出版的一種論叢。

共產主義者雜誌是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一九一五年末在國外出版的刊物，只出版過一期（雙號）。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是個哲學和社會經濟科學雜誌，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在莫斯科出版。

我們的事業雜誌是護國派孟什維克所辦的一種月刊，從一九一五年一月開始在彼得堡出版，繼續了我們的曙光雜誌底政治路線。

我們的曙光雜誌是取消派孟什維克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種合法刊物，一九一〇年創刊，一九一四年停版。

社會民主黨人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中央機關報，一九〇八年創刊，一九一七年停版，起初在巴黎刊印，後來在日內瓦刊印。

社會民主黨人雜誌是勞動解放社出版的一種文藝和政治評論性質的刊物，一九一〇至一九二二年間在日內瓦刊行。

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簡稱呼聲）雜誌，是取消派孟什維克底機關刊物，一九〇八年二月創刊，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版，由馬爾托夫等人主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在日內瓦刊印，後來在巴黎刊印。

俄國財富雜誌是一種月刊，一八七六年創辦，一九一八年年中停版；九十年代初變成自由主義民粹派機關刊物，激烈反對馬克思主義。

俄國舊事雜誌是一種歷史刊物，一八七〇年開始在彼得堡出版，一九一八年停刊。

前進報是布爾什維克底機關報，於一九〇五年一月至五月間在日內瓦出版，由列寧主編。

前進雜誌是孟什維克莫斯科委員會底機關刊物，一九一七年開始出版，一九一八年停刊。

革命俄羅斯報是社會革命黨底中央機關報，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間刊行。

真理報是布爾什維克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創辦的公開日報，其組織者和領導者為列寧和斯大林。真理報常受沙皇政府取締，屢遭封閉，但接着又用工人真理，無產階級真理等新名稱繼續出版；一九一四年七月，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被政府封禁，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推翻專制制度後，才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機關報資格復刊；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後，轉入半秘密狀態，用各種不同名稱繼續刊行；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又開始用原先的名稱出版；一九一八年三月移到莫斯科刊印。從此時起，真理報就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和莫斯科委員會機關報資格出版了。

討論刊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刊物社會民主黨人報無定期出版的副刊。

現代生活雜誌是右派孟什維克所出版的一種月刊，一九〇六年九月創刊，一九〇七年三月停版。

教育雜誌是一種帶文藝，通俗科學和社會政治性質的刊物。一八九二年在彼得堡創刊，一九〇九年停版。一九〇三年間，有馬克思主義者參加過這個雜誌

的工作。

組委國外祕書處新聞是孟什維克組織委員會底機關刊物，於一九一五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在蘇黎芝城（瑞士）出版。

國外報是一種週刊，於一九〇八年三四兩月由一部分俄國僑民在日內瓦出版。

勞動之聲報是孟什維克的刊物，於一九一六年在薩馬拉城出版。

無產者報是布爾什維克底中央機關報，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開始出版。列寧任該報主筆，並且是其重要論文撰述人。最後一期（第二十六期）出版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

復興雜誌是取消派孟什維克底合法刊物，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在莫斯科出版。

統一報是於一九一七年由普列漢諾夫在彼得格拉出版，堅持極端沙文主義立場，拚命同布爾什維克鬥爭，而主張與自由保皇主義立憲民主黨實行聯盟。

新生活報是一種日報，周圍所團結的是些所謂國際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新時代報是從一八六八年開始在彼得堡出版，一九一七年十月停刊，起初是個溫和自由派的刊物，後來（從一八七六年起）變成了保守主義貴族官僚底機關報，靠沙皇政府出資維持，不僅極力攻擊革命運動，並且反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運動；從一九〇五年起變成黑幫黨人機關報之一。

聖彼得堡工人小刊是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在一八九七年間出版的報紙，只刊行過兩期。

曙光雜誌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刊物，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間在斯多德牙爾刊印，由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等人編輯，一共出版過四期。

## 書內所引馬恩著作索引

- 反杜林，恩格斯著（一八七八年）  
——20, 21, 40, 52, 65, 167, 220,  
230, 231, 432.
-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合著  
（一八四八年）——17, 26, 40,  
42, 43, 51, 60, 61, 65, 70, 94, 97,  
151, 152, 177, 213, 315, 333, 375.
- 法蘭西內戰，馬克思著（一八七一  
年）——18, 373.
- 法國階級鬥爭，馬克思著（一八五  
〇年）——37.
- 法德農民問題，恩格斯著（一八九  
四年）——41.
- 美國工人階級底狀況，恩格斯著  
（一八四五年）——49, 50, 58, 303.
- 政治經濟學短評，恩格斯著（一八  
四四年）——50.
- 政治經濟學批評，馬克思著（一八  
五九年）——18, 24.
- 神聖的家族或批評的批評之批評，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一八四五年）  
——20, 50.
-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恩  
格斯著（一八八四年）——  
40, 52, 408, 419.
-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馬克思著（一  
八五二年）——110.
-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德文第三版序  
言，恩格斯著（一八八五年）  
——110.
-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著（一八七  
五年）——189, 315, 330, 332,  
338.
- 哲學底貧困，馬克思著（一八四七  
年）——17, 42, 60.
- 費爾巴黑論，恩格斯著（一八八八  
年）——20, 52, 65, 220, 230.
- 資本論，馬克思著（一八六七至一  
八九四年間出版）——18, 19,  
20, 28, 29,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51, 52, 66, 97, 167, 192, 219,  
230, 393, 462.
- 第一卷（一八六七年）——18,  
20, 24, 29, 33, 36, 38, 39, 219.
- 第二卷（一八八五年）——  
33, 52.
- 第三卷（一八九四年）——33,  
34, 36, 37, 52.
- 新萊茵報上發表的馬克思論文（一  
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  
17, 44, 51, 144, 145, 146, 147,  
148.
- 福祿特先生，馬克思著（一八六〇  
年）——18.
- 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著（一八五  
〇年）——114.

德國農民戰爭德文第三版序言，恩格斯著（一八七五年）——114.

馬恩通信（一八四四至一八八三年）

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信——59.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的信——60.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信——60.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61.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信——266.

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的信——302.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的信——35.

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信——35.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的信——266.

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的信——267.

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的信——267.

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的信——25.

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的信——267.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信——268.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信——268.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信——268.

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信——268.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的信——23.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信——21.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的信——269.

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信——268.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信——269.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信——270.

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的信——205.

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的信——302.

馬克思致布拉克的信：

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的信——330.

恩格斯致伯伯爾的信：

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的信——331.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黨人聯絡委員會的信：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信  
——60.

馬克思致衛登麥爾的信：

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的信——  
328.

馬克思與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

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

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信  
——302.

馬克思致左爾格的信：

一八七四年八月四日的信——  
302.

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信  
——192.

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的信  
——181.

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的信  
——181,188.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  
——182.

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  
——182,192.

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日的信  
——179.

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

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日的信  
——183.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信——183.

一八八五年六月三日的信——  
183.

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信  
——190.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  
信——179,189.

一八八七年三月三日的信——  
184.

一八八七年四月六日的信——  
193.

一八八七年四月九日的信——  
193.

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信  
——193.

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二日的信  
——184.

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信  
——184.

一八八九年六月八日的信——  
185.

一八八九年七月十七日的信  
——185.

一八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的信  
——185.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的信  
——191,302.

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九日的信  
——302.

一八九一年三月四日的信——  
303.

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的信  
——303.

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信  
——191.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日的信

——187.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四日的信

——185.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

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的信

——293,294,302,313.

恩格斯致維什涅維茨卡婭的信：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

信——178.

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信

——178.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的信——

168.

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的信

——167.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的信

——219

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信

——219.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的信

——171.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的信

——173.

馬克思致費爾巴黑的信：

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日的信

——218.

## 名目索引

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381-382, 452-455.

小資產階級——83-84, 215, 249,  
387-388.

並見農民。

土地問題——34-38, 137-143, 195-  
198, 211-212, 324-325.

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45, 72,  
98, 109-111, 112-113, 134-136,  
181-187, 187-191, 232, 237-238,  
242, 300-301, 306, 309-310, 329-  
330, 349.

機會主義底階級根源——214-  
216, 242-246, 253-254, 300, 302-  
308.

並見伯恩施坦主義，修正主  
義，改良主義，『經濟主義』，  
孟什維主義。

工聯主義（工聯派）——18, 97-98,  
118, 123, 124, 129-130, 302-303,  
309-310.

並見『經濟主義』。

布期基主義——99, 158, 231, 238,  
326, 349.

民主制——資產階級民主制——  
213, 335-336, 336-337, 382-383

並見資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民主  
制——335-336, 345-346, 383,  
385.

並見無產階級專政。

民粹主義（民粹派）——70, 80-84,  
90, 91.

民族問題——39, 265-273, 283-284,  
285-294.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23-25, 28  
32-33, 43-49, 83-84, 89-90, 243  
341-342, 392-393.

平等——338-341, 345-347, 388,  
421-422, 427-428, 430-433.

存在和思維——19-21, 23-25, 65-66

考茨基主義——297-298, 304-305,  
308-309, 329, 365-376, 383-384,  
385-386.

共產主義教育——39, 292, 434-451.

共產主義國際（共產國際）——  
377-384.

共產主義——60-61, 81, 315, 331-  
333, 338-348, 390-393, 398, 400,  
401, 424-425, 434-441, 447.

自由主義——71, 72, 189, 194, 200-  
202, 213-214, 244, 254, 257.

- 自發性和覺悟性——112-117, 117-130.
- 米勒蘭主義——109, 110, 214.  
並見伯恩施坦主義，修正主義，機會主義。
- 伯恩施坦主義——98, 104, 109, 209, 214, 255, 349.  
並見改良主義，機會主義。
- 利潤——33-34, 67, 299, 301-302, 304-305.
- 改良和革命——68-69, 109, 252-264, 272, 289-290.
- 改良主義(改良派)——99, 244, 252-264, 329, 452-453.  
並見機會主義。
- 社會沙文主義——295, 300, 308-310, 317-318, 360-361, 385, 387.
-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19, 38-41, 114-116, 315, 338-341, 386-387, 391-392, 398, 400-401, 428-433, 453-454.
- 社會主義是社會發展底必然產物——32-33, 38-39, 46, 48-49, 62-63, 104-105, 109, 297, 315, 331-332, 437-438.
- 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的勝利——277, 313, 453-454.
-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底初級階段——315, 330, 338-341, 344-345, 347, 391, 392, 424-425.
-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7, 60-61, 315, 331-332, 341-348, 391, 392, 398, 424-425, 447, 450-452.
- 社會經濟形態——23-25, 28-29, 411-412.  
原始公社的社會經濟形態——26, 408-409, 413-414.  
奴隸制的社會經濟形態——410, 413-414.  
封建制的(農奴制的)社會經濟形態——410-411, 415.  
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26-27, 411-412, 416-417.  
並見資本主義。
- 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參看社會主義。
- 武裝起義——164-165, 171-175, 349-355, 356-358.
- 取消主義(取消派)——255-264.
- 孟什維主義——131-136, 154, 203-206, 335, 383-384.
- 拉薩爾主義——18, 44, 97-99, 339-340.
- 空想社會主義——16-18, 47, 68, 70-71, 85, 99, 115-116.
- 宗教和反宗教鬥爭——19-20, 68-69, 221-223, 230-241, 457-461.
- 政治經濟學——28-38, 50-51, 66-67, 211-212.
- 帝國主義——275-276, 287-288, 295-297, 301-302, 303-304, 312, 373.
- 思想體系——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124-130, 244, 253.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思想

- 體系——124-130, 209, 230。
- 思維和存在——參看存在和思維。
- 紀律——黨的紀律——74, 75。
-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紀律  
——74, 75, 386-388, 391, 394,  
439-440。
- 革命——革命底原因和意義——  
23-25, 32-33, 68-69, 87-88, 142-  
143, 195-198, 199-200, 316-319,  
321, 359-364, 374。
- 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年的法國  
資產階級革命——26-27, 68,  
148, 200-201, 202, 380。
- 一八四八年革命與馬恩策略  
——16-17, 43-44, 51, 70-71,  
144-154, 168-169, 200-201,  
283-284, 285-287。
- 一九〇五年革命及其性質和動力  
——72, 142-143, 149, 168, 195,  
198, 201-207, 213-214, 248-249,  
381-382。
-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  
底策略——43-45, 142-143, 144  
-154, 196-198, 199-207, 239, 271,  
320-327。
- 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  
——44, 62-63, 87-88, 142-143,  
171, 215-216, 253, 274, 294, 309-  
310, 318-319, 361-364, 371, 381-  
382, 452-455。
- 馬赫主義和馬赫主義者——217-  
218, 223-229, 251。
- 馬克思主義——一般定義——15-  
45, 46-54, 62-63, 64-69, 70-73,  
76, 88-91, 155-156, 166-175,  
176-194, 199-200, 208-209,  
217-221, 230-236, 320, 328-330,  
331-333, 344, 378, 384, 436-438,  
452, 461-462。
- 馬克思主義底來源和組成部分  
——15-16, 19, 23-25, 47-48, 64-  
69, 115-116, 118-119, 230, 487-  
488。
- 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教條，而是  
行動底指南——75-76, 85-86,  
105-106, 155-156, 178, 247, 249-  
250, 320-323, 452-455。
- 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參看辯  
證唯物主義。
-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18, 28-  
38, 51, 66-67, 167, 211-213。
- 財產(所有制)——私有財產(私有  
制)——32-33, 35, 36-37, 40-41,  
46-47, 49, 50-51, 340, 417-418。  
公共財產(公共所有制)——  
39, 41, 315, 340-341, 341-342,  
444-445。
- 哲學——19, 23, 48-49, 210-211, 217-  
229, 230, 233, 234, 250, 278-282,  
456-457, 461-463。
- 哲學底黨性——20-21, 217-  
229, 457-458, 462-463。
- 德國哲學(十八世紀末和十九  
世紀初的德國哲學)與辯證唯  
物主義——19, 22-23, 48-49, 65,  
115, 210-211, 219, 278-282, 462-

463.  
 並見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  
 唯心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  
 修正主義——104-105, 209-216,  
 242-246.  
 並見伯恩斯坦主義，『經濟主  
 義』，機會主義。  
 基礎和上層建築物——23-26, 65-  
 66, 196-197, 199-200, 248-249.  
 唯心主義——19-21, 48, 65, 66, 210,  
 217-220, 282.  
 唯物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  
 16-17, 19-21, 65-66, 69, 217-  
 220, 230.  
 庸俗唯物主義——21-22, 167-  
 168.  
 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  
 20, 65, 230, 233, 238, 459-460.  
 費爾巴黑的唯物主義——15-  
 16, 19-21, 230-231, 233, 238.  
 辯證唯物主義——參看辯證唯  
 物主義。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217-229.  
 唯物史觀——參看歷史唯物主義。  
 國會制度(代議制度)——146, 163,  
 188, 213-214, 307-308, 419-420.  
 國際——第一國際——18, 45, 53,  
 71, 98, 378, 379.  
 第二國際——315, 316, 318,  
 319, 378, 379, 382-383, 424, 426,  
 431-432.  
 伯恩國際——392, 396, 399.

第三國際——參看共產主義國  
 際。

國家——國家底本質和形式——  
 40-41, 71, 316, 328-348, 371-  
 372, 375-376, 405-422.  
 國家底基本職能——330, 473-  
 475.  
 國家的產生——46, 408-413,  
 473-475.  
 奴隸主的國家——40, 413-415.  
 農奴主的國家——40, 415-417.  
 資產階級的國家——40-41,  
 316, 330, 332, 336-337, 371, 382,  
 416-422.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  
 家——41, 316, 330, 333, 338-  
 341, 382, 422, 473-475.  
 共產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國  
 家——330-333, 336-338, 341-  
 348.  
 並見無產階級專政。  
 國家電氣化——440, 451.  
 理論——革命理論底意義——17,  
 19, 62, 64-65, 75-76, 83-85, 88-  
 91, 102-103, 104-105, 112-117,  
 128, 169-170, 208-209, 331-333,  
 379.  
 理論和實踐，理論和實踐底一  
 致——41-42, 75-76, 80-81, 84-  
 85, 89-91, 104-105, 169-170,  
 199-200, 434-451.  
 理論底黨性——64, 89-90, 115-  
 117, 217-229, 406-408, 457-458,

- 並見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
- 剝奪剝奪者——32-33,39,40-41,86,  
342,343,425。
- 殖民地問題——275-276,296,297,  
298-300,301-302,304-305。
- 知識界(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的  
知識界——32,169,362-363,  
386-387,395-396,403,461-462。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知識  
界——84,118-119。
- 階級和階級鬥爭——26-27,32-33,  
41-45,62-63,68-69,76-77,86-  
91,155-165,313-314,329-330,  
392,408-413,430-433,442-444。  
階級底產生——39-40,46,301,  
410-411。  
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政治  
的，經濟的和理論的鬥爭)  
——27,31,38-39,42-43,46-47,  
49-50,53,73,78-79,86-88,97-  
99,101-107,115-116,119-120。  
階級底消滅——328,336,387-  
388,392,428-433,444。
- 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底全世界歷  
史使命——17,26-27,49,70,80-  
81,86-88,116-117,195,239,  
261-232,385,386,388-389,391-  
394,441。  
無產階級及其與農民聯盟——  
41,44,142-143,381-382,428-  
429,441-432,445-444,452,454。  
無產階級底領導權——86-88,  
99-100,142-143,195,239,254-  
255,386-387,391-394,431-432,  
443-444。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39-  
40,87-88,114,270-271,283-  
284,291-299,378-379。  
無產階級專政——38-39,74,145,  
328-330,335,364-376,385-389,  
390-392,430-433。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中  
的基本要點——328-330,379,  
383,384。  
無產階級專政與從資本主義過  
渡到共產主義——38-39,62-  
63,74-75,277,330,333-338,367,  
386-389,423-425,430-433。  
並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  
家，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  
民主制。
- 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146-  
150,322-325,381-382。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17,  
41-45,88-89,155-165,169-170,  
177-178,198-207,231-233,  
248-249,320-327。  
無產階級黨——一般定義——71-  
72,75-77,81,82-88,99,101-103,  
104-107,110-111,112-114,  
121-122,131-136,142,151-152,  
179,239,315-319,403-404,456  
無產階級黨底思想基礎——  
17,75-76,84-91,97-103,104-

- 107, 108-130  
 無產階級黨底政治或策略基礎  
 ——41-45, 75, 142, 144-154,  
 320-327.  
 無產階級黨底理論基礎——  
 17, 19-25, 65-66, 76-77, 84-86,  
 88-91, 104-107, 112-117, 217-  
 229, 230, 278-282, 328-330, 452-  
 454.  
 無產階級黨底組織基礎——  
 74-77, 110-111, 130-133, 403-  
 404.  
 並見辯證法, 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  
 哲學的唯物主義, 理論。  
 剩餘價值——29-38, 66-67.  
 勞動——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底  
 社會公共性質——32-33, 37-  
 38, 297, 390-391.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生產率  
 ——31, 34-35, 37-38, 397-398.  
 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率——  
 38, 39, 341-342, 397-398, 424.  
 共產主義的勞動——341-342,  
 391, 394, 398, 424, 447, 450-451.  
 並見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26-27, 31-33, 35-38,  
 39, 66-67, 212-213, 215, 243,  
 275-276, 277, 397-398, 416-417,  
 425.  
 並見帝國主義<sup>b</sup>  
 資本主義的危機——31-32, 67, 212-  
 213, 275-276.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衆貧窮化——  
 33, 36-38, 67, 109, 195-196, 243,  
 416-417.  
 資產階級式的法權與社會主義——  
 338-341, 341-345.  
 資產階級——一九四八年革命中的  
 資產階級——43-44, 70-71,  
 117, 149.  
 自由資產階級——70-71, 149,  
 197-198, 213, 248-249, 258-259.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26-  
 27, 38-39, 42-43, 86-87, 243, 244  
 -246, 302.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的俄國資  
 產階級——189, 248-249, 261-  
 262.  
 道德——資產階級的道德——44-  
 443.  
 共產主義的道德——442-446.  
 農民——26-27, 41, 44, 70-71, 102-  
 103, 149-150, 187-188, 195-196,  
 197-198, 324-325, 386-387, 404,  
 415-416, 417-418, 425, 428-430,  
 431-432, 443-444.  
 『經濟主義』(『經濟派』)——  
 92-103, 106-107, 110-112, 117-  
 130, 153-154.  
 並見工聯主義。  
 蒲魯東主義——17, 60, 114-115,  
 208-209, 266-267, 276, 283-284,  
 288-289.  
 價值——勞動價值論及其意義——  
 28-29, 66-67, 167.



歷史唯物主義——一般定義——

20-21,23-25,46, 47-49, 57, 65-66,68-69,70-71,88-91,109,180, 217-229,437-438.

並見基礎和上層建築物，社會生活中的辯證法與無產階級底策略，階級和階級鬥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革命。

憲章運動（憲章派）——201,380.

戰爭——正義的戰爭——311-314, 389.

非正義的和反動的戰爭——285-287,311-312.

國內戰爭——160-161, 164-165,313,361-362.

民族解放的戰爭——312-314.

帝國主義的戰爭——312-314, 317,393.

聯共（布）——見無產階級黨。

蘇維埃——325-326, 337, 343, 378, 379-380,381-382,384,385-386.

黨綱——84,104-107, 324, 386, 398, 422,425.

辯證法——唯物辯證法（定義）——

17,22-23,41-42,65-66,133,247, 278-282,344.

黑格爾辯證法——22-23, 48, 133,219,278-282,462-463.

對立面的鬥爭是辯證法底本質——23,132-133, 199-200, 243, 278-282.

作為認識論的辯證法——22-23,281.

社會生活中的辯證法與無產階級底策略——41-43, 45, 57, 177-178, 232-233, 331-332, 462-463.

辯證法和自然科學——22, 57, 65-66,281,462-463.

辯證法和形而上學——20-21, 281-282.

並見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

辯證唯物主義——17, 19-23, 48-49,65-66,196,230,234-235,243, 278-282.

並見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哲學。